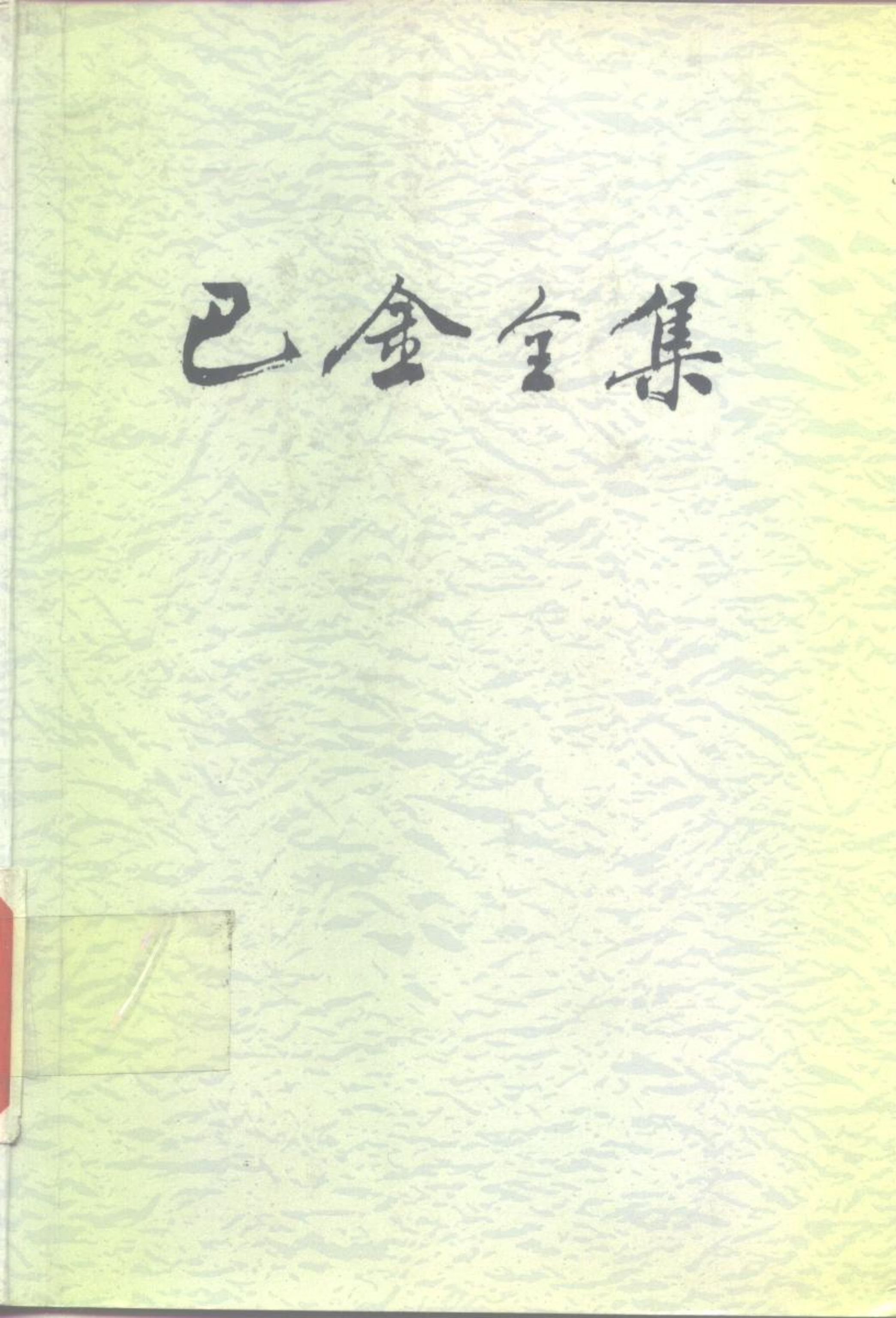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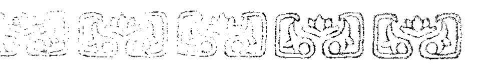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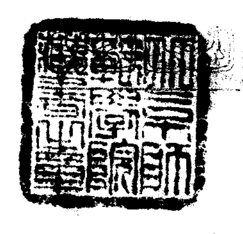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第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北京第1版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721-X/I·722
定价 6.15 元

目　录

将军

沉默

将　　军

《将军》，一九三四年八月由生活书店初版，迄一九三七年四月，共印行四版(次)。

序　一（给 E.G.）*

E.G.①：

五年很快地就过去了。这其间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在你常常接触的那些报纸上报告过任何消息。也许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在混乱的国度里死掉一个年轻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会这样想。不然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就像石沉大海般没有一点影响呢？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了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销磨我的精力和生命。于是我拿沉默来惩罚了自己。在你们的 milieu② 里我是死了，我把自己杀死了。我想你和 A.B.③ 有时候在工作的余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大公报》。曾收入一九三六年三月商务印书馆版《生之忏悔》。作者于编选《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一九三六年四月开明书店出版）时，曾收入该集之《将军》集，并改题为《将军·序一》。

① E.G.：即爱玛·高德曼（1869—1940），俄国出生的美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五年开始由秦抱朴介绍，我和她通过几封信。

② milieu（法文）：圈子的意思。

③ A.B.：即亚历山大·柏克曼（1870—1936），高德曼的朋友和同志。我翻译过他的名作《狱中记》（节译本），一九三六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暇也许会谈到我的死，为这事情发出一两声叹息罢。

E.G.，这五年是多么痛苦的长时间啊！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度过它们的。然而那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书不知道吸吮了我多少的血和泪。

但是这情形只有你才了解。你会知道在这五年里我贡献了怎样的悲惨的牺牲，这牺牲是完全不值得的。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① 以后在一九二七年，两个无罪的工人② 在波士顿被法律送上了电椅，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痛苦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曾允许过我这样称呼过你），E.G.，你，梦的女儿（L.P.Abbott 这样称呼过你），你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现在人家在谈论我的教养，生活，意识了。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虚无主义，人道主义，人家把这样的头衔加到了我的名字上面。我的小说给我招来了这许多误解。我的小说完全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为人。虽

① 我十五岁读到她的论文《无政府主义论》（中译文）。

② 指意大利工人 N.Sacco 与 B.Vanzetti，当时我在法国。

然我曾经写过一本三百多页的解释我的思想的书(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玄学的术语，完全是人人懂得的话句)，但那些谈论我的思想断定我为某某主义者的人是不会去读的。他们根据一篇短篇小说就来断定我的思想，然后再从这里演绎出种种奇异的结论。这几年来我就陷落在这样的泥窖里面爬不起来。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写的这些文章，我决定惩罚自己，我便用了沉默这刑罚，几年来我没有和你们通过一次信，我自己塞断了鼓舞安慰的泉源，这惩罚也使我受够苦了。我就是这样地在痛苦中活埋了自己。

今天读着你的两厚册的自传“Living My Life”，那两本充满着生命的书把我的灵魂猛烈地震动了。你的那响彻了四十年的春雷般的吼声通过了全书来叩我的活葬墓的墓门。这时候沉默也失掉了它的效力。生命之火燃起来了。我要回到那活动的生活里去。我也要去历尽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和热烈的希望。我要以你所教给我的态度从容地去度那生活，一直到饮尽了杯中的最后的一滴。

E.G.，我现在开始来打破那沉默了。同着这封信我愿意把我的最近的这本小说集献给你，它也是我的沉默时期中的产物，它也浸透着我的血和泪。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的最近一年的苦痛生活。而且从《在门槛上》一篇里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影。我因了你的介绍才读到屠格涅夫的那首伟大的散文诗，才认识亡命巴黎的那些柏罗夫加斯亚型的女

性，在我的脑筋里，她们的印象也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我盼望着在最近的将来我和你，和她们能够在地中海畔的巴塞罗那见面。那时候我决不会再向你絮絮地谈我的苦痛的生活了。

1934年6月，北平。

序　二*

沉默，这半年来的沉默差不多闷得我说不出话来了。我很高兴还有机会在这里饶舌。

我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三四十个男女仆人。但是我从小就爱和所谓"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听过不少从轿夫、听差的口中讲出来的故事。在柴灶前面我曾帮忙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书本所告诉我的，教师所传授我的，都早被时间的流水冲洗干净了。只有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格还留下来，成为跟我不能分离的东西。我彻头彻尾是一个粗野的人。

我缺乏教养，我没有知识；我不曾登过艺术的宫殿，我也没有入过学府的堂奥。虽然也曾跟在文豪学士的后面喊过几声，但也只是喊而已。我从不敢妄想跟着文豪学士高视阔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刊）。发表时题为《我希望能够不再提笔》；后收入《生之忏悔》时，改题为《我与文学》。

地走进文坛。我根本就是一个不学无文的人。这个原形无论如何是没法遮掩的。

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过。大学里种种有关于文学的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他们梦想不到会有许多人靠着文学吃饭。他们也决不会想到我也靠稿费维持生活。

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我写文章不过是消耗自己的年轻的生命，浪费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策我，要我拿起笔。

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格使我不甘心。我要挣扎。我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注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难道我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我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我应该回到他们里面去。

现在我的笔暂时放下了。虽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

巴　金 1934年6月。

五十多个*

"走罢，这儿不是我们立足的地方，"大家这样嚷着。各人把身边的一个小包袱挂在一只膀子上，另一只手里提了一点东西，陆续走出了那个茅棚，并没有一点留恋。

在一条狭小的土路上他们大步走着，人数是五十多个，时候是早晨，天是个阴天，从昨夜就刮起北风，也有人想到会落雪。但是他们不能够再在这个村庄里住下去了。

他们永远是这样地开始新的路程：没有固定的目的地，没有积存的粮食，没有工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走，走向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希望会得到工作，得到饱饭，得到温暖。

这行程并不是最近几天里才开始的：半年前洪水淹没了他们的故乡，冲去了这一年的收获；以后大兵又经过那村庄，带走了剩下的一些东西，烧掉了一些房屋。每个人只剩了几件衣服，两只空手，一条性命。饥饿逼着他们，寒冷逼着他们，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打他们的背。于是他们含着眼泪离开了故乡，这村庄从前曾经被他们大家当作父母般地热爱过。那时候它充满了活气就像一个健康的壮年人，后来才染上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疾病渐渐地枯瘦起来，到如今却又遭了惨死，而且除了痛苦的回忆外，就不给他们遗留下一点东西。

他们就这样走上了漂泊的路途，走过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经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在那里他们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每一间房屋的门都在他们的面前关住了。他们只有一条路，在任何时候，不论是太阳从山坳里露出红脸的早晨，或者在月亮躲在树林里的黄昏，或者星子在天空霎眼的黑夜，他们都只有一条路：往前面走。

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他们的脸庞跟着天空、山、树，改变了颜色，而脚步却没有停止过。他们从没有在一个地方有过一个星期的停留。在某一个城市里人家给了他们一线的希望，但是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只得继续往前面走去。

饥饿和寒冷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成了一个小队，人数是五十多个，有男、有女，也有老、有小。

不怕风和雨，不怕太阳和雪，他们连结在一起，不停地向前走着，大家都只有一个希望：工作——生活。肚皮要饱，身子要暖——这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鼓舞着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地想，谁也没有另外的心思。

他们经过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座山又一座山，在破陋的茅棚里，在草枯了的原野上，在叶子整夜战抖的树林中，拾了大堆的枯叶铺在地上，卸下了小包袱，拿出可以当作被褥的东西裹住了身子，就这样地度过了寒冷的夜，一夜，两夜……夜晚永远是寒冷的，周围的一切也都是；温暖的只有他们的心，但是渐渐地心也有点冷了。

他们连结在一起，不断地跟饥饿和寒冷斗争，贡献了他们的全副力量，向一些陌生的富足的人讨一点剩余的粮食。但是只有一些破旧的窄门为他们开着，不过在那里面他们也不能够得到所希望的东西，在那里并没有工作和生活，只有些微的粮食来填塞他们的饥饿。

从太阳在山坳里露脸庞走到星子在天空霎眼睛。日和夜像秋千一般地翻动。日子一天比一天地短了，天空一天比一天地阴沉起来，太阳渐渐地失掉了它的光辉，河水已经结冰了，前十多天还落过第三次的雪，他们依旧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和一件工作，不得不继续走那无穷无尽的路程。

“歇歇罢，住下来罢！”每个人的心里都叫出来这样的呼声，每个疲倦的身子都需要充分的休息。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然而有几个人却说了：“走罢，再往前面走罢！”这也是众人的呼声，因为饥饿和寒冷在后面鞭打他们，赶他们往前面走。而且他们也知道在一个不容许他们居住的地方住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在这个村庄里只住了两天，过了两个晚上，吃了两顿饱饭，但是他们就失掉了一个孩子。那是赵寡妇的七岁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不过近来瘦多了。赵寡妇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不认识一个字，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伟大的牺牲，又没有人强迫她从她的两个孩子里面贡献出一个来，但是她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并且她还明白她也不是第一个人。木匠阿四在前一次落雪的时候就在城里卖掉了他的独子，给众人带来一点温饱。木匠阿四后来提起他的儿子，并没有发过

一声叹息。“他做得，难道我就做不得？都是一样的父母！况且我有两个孩子，”赵寡妇这样对自己说；“人家买了他，自然会给他饱饭吃。”她又拿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母子分别的一幕也没有悲剧给众人看。那个小孩早给人家带走了，以后他就不曾回来。去的时候他只有笑容。

这一天众人一早就离开了村庄，当时还吃了一点充饥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小孩的缘故，这两天的生活一定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比较愉快的印象。但是失掉的小孩的面貌在他们的眼前荡漾，使他们记起那个做母亲的妇人的悲痛。他们不提起他，怕她听见会伤心。她自己不说一句话，只牵着剩下的九岁孩子的手。已经走出村庄了，那个九岁的孩子还几次回过头去看那儿，絮絮地问他的弟弟在什么地方，自然他不会得到真实的回答。

他们由一条蜿蜒的土路渐渐地转到山坡上去。路是曲折的。天依旧阴沉着，像一张死人的脸。风刮得更急，空中飞扬着砂石。众人吃力地走着。一步一步地，跟风战斗，埋下头，怕砂石迷了眼睛。在他们里面那个五十多岁的张公公两次在山坡上滑倒了。他躺在路上，弯着身子，喘着气，花白胡须上粘了唾涎，尘土盖满了他的瘦脸，眼睛半开着，眼光失神地望着天空，他一定看不见什么。一些人停了脚步围着来看他，帮忙小王把他扶起来。小王扶着他慢慢地往前面走，他们两个人便留在后面。

他们依旧吃力地在蜿蜒的山路上走着，成了一根曲折的长线。人数是五十多个。风渐渐地小了，天空好像露了笑脸。

众人的脸上也有了欣慰的颜色。但是后来他们正在翻那山岗，情形就改变了，雪花开始在空中飞舞，飘到了一些人的脸上、手上。“落雪了！”大家吃惊地叫着。看那天空，天空似乎突然变得十分阴暗了。无数白色细点弥漫在空中，渐渐地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像有什么人撕碎了几床破棉絮从上面撒下来一般。风又刮得厉害了，这一次风刮得人脸痛、手痛，雪花迷了人的眼睛。他们更努力地挣扎，却不得不更缓慢地下着脚步，而且许多人几次滑倒在路上，后来才翻过了山岗。

下山的路本来是比较容易走的，然而路已经湿了，后来就成了泥泞，雪垫起来把满山都染成了白色，树木也盖上了雪花。周围是静悄悄的。没有别的行人。望过去前面白皑皑的一片，山脚下有些人家也被雪掩盖了。只有一条小河还在发亮。景致很好，但是谁也没有闲功夫和兴致。他们已经把全副精神用来跟残酷的大自然斗争。对于面前的奇丽的景致，他们生不出一点喜悦，从雪那里他们只得到寒冷。脚下连袜子也湿了，他们却不得不继续把脚往泥泞里踏，或者踏在雪堆里。他们只有一个眼前的希望，就是赶快走到山脚下的人家去。他们想，在那里也许会得到温暖和休息。

他们口里嘘着气，用手拂拭脸上的雪花，时时把红肿的手放在嘴唇边吐热气来使它们暖和。没有一点迟疑，没有一点留恋，一种严肃的思想支配着他们。他们毫不怜惜地把那已经弄得不像样的、湿漉漉的双脚继续往泥泞里踏，在泥泞里推动。一个人跌倒了，旁边的同伴就拉起他或者她，说两三句鼓舞的话。小孩走不动了，母亲或者父亲就牵着他的手走。张

公公是这个队里最老的人，他差不多不能移动脚了，就由小王和红鼻陈三两个年轻人挟着他走。他一路上发出轻微的咳嗽声。

他们只管往前面走，没有吵闹的声音，两三个人紧紧靠在一起，或者一个紧跟着一个，这样成了一个长列，在白的雪地上慢慢地走着。天空更加暗淡。夜在张它的网罗。山脚下的人家却突然在眼前消失了。原来眼睛骗了他们，路还很远，转一个弯一个树林又挡在他们的前面。

树林并不很密，里面还有一线亮光，地上却成了泥沼，大家的脚都有点害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别的路。于是他们鼓起勇气进了树林，依旧是一长列，人数是五十多个，环境却更困苦，更艰难了。

他们的眼睛开始模糊起来，他们看不清楚脚下的路，他们看不清楚两旁的树，他们看不清楚前面的景物。风刮着他们的没有保护的脸和眼睛，风震聋着他们的耳朵，风透过衣服割痛他们的身子，泥泞粘住他们的脚，他们差不多忘记大腿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了。他们只有半个有感觉的身子，但是他们却没有叫出"休息"的声音。半年来的经验使他们变得很严肃、很沉静了。没有吵闹，没有叫号，他们沉默地走着，就像是送葬的行列。树林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脚步声，脚在泥泞里杂踏的声音，印在每个人的心上。他们严肃地甚至带了一点恐怖地听那样的声音。他们丝毫没有想笑的心思，也没有轻松的心情，他们明白这时候他们是在挣扎，是在生活，而且还觉得只要他们稍微疏忽一点，周围的情形马上就会改变一个面

目。那个面目甚至会是十分可怕的。他们不敢想象，然而单是在他们所已经受过的一切以外还有更可怕的情景，这一个念头就够折磨他们了。

天完全黑了，小孩的哭声打破了众人的沉默，哭的是另一个年轻寡妇孙二嫂的四岁孩子，从前是那么活泼可爱，但是如今却瘦得像一个小猴子，连哭也哭不出大声音，也就像一个猴子的哀叫。这声音打在众人的心上，有点痛了。

"宝宝，不要怕，娘在这儿……"女人的痛苦的颤抖的声音无力地在空中飘着。

"火，火！亮！……"先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接着许多人在叫。

但是火柴被雨和雪弄湿了。于是起了短时间的吵闹。并没有谁在抱怨，却有些人相撞了，也有人滑倒在地上，发出叫痛的声音，或者叫别人拉他起来。

他们似乎进到了一个地洞里面。黑暗包围着他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身子以外是什么情景，只有那风、那雪是谁都可以感觉到的。鼻子冻得麻木，手也肿了，耳朵痛得难受，身子抖着，眼也抖着，却也没有一个人停住脚步，没有一个人让疲倦和痛苦征服了自己。每个人摸索地走那不可知的道路，谁也不曾想到休息和安慰。谁也不曾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向前面走？前面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

"火，火！亮！……"还有人在这样地叫喊。然而风太大了，雪也太大了。

"走罢，我们走快点，没有亮也要走！"一个雄壮的声音在

人群中响起来，那是铁匠冯六的声音，这个高大的壮年汉子，他的声音压倒了一切。

“好，”两三个人答应着，以后就不作声了；然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起了同样的回应：“走罢。”

依旧摸索地走着，每个人用尽了力气，咬紧了牙齿移动着脚步，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程，也不知道后面留下了几多路程。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挣扎——走。没有谁想到自己，也没有谁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同伴的脚步声和呼吸声里，他（或者她）得到了安慰，觉得自己是在一大群人里面，这一群人和他（或者她）是同命运的，他们决不会躺下来白白地饿死在地上，他们一定会做出一件事情。

依旧摸索地走着，不怕风和雪，不怕黑暗和泥泞，不怕疲倦，他们有的经验太多了，共同的困苦像一根带子把他们缚在一起，使他们把自己寄托在众人中间，消失在众人中间，在众人那里得到力量来忍受未来的更大的困苦。而且他们也知道除了这个，他们就只有死亡。

“看，前面不是灯光？快走！”铁匠冯六的声音又响起来，依旧是十分雄壮，压倒了风和雪。

“是啊，灯光！”每个人在心里应道。然而在前面并没有灯光。

孙二嫂的孩子哭了，她紧紧地抱着他，旁边另一个人挟着她的一只膀子走。在后面张公公已经不咳嗽了，也没有人注意他。小王和红鼻陈三两个人挟着他走，却不曾留心他的身子渐渐地僵硬了。

风更猛烈地刮着，打得树木发出了尖锐的长叹，枯叶继续落下来，像人的手一般轻拍着一些人的肩头，然后落进了泥泞里。雪不停地落，雪花变得更大了，在黑暗的树林中到处都是棉絮似的白点，贴在人的脸上。每个人身子变得硬了，脚变得重了，冷气包围着他们，只有心还是热的，在这时候心还在说："走罢。"

"他死了！张公公死了！"小王忽然惊叫起来。

一些人停了脚步。

"唤他，大声唤他！"一些人叫。

"张公公死了！"另一些人悲声叫。

"张公公！张公公！"红鼻陈三在唤，小王也唤，还有两个人唤。

"冷了，全身都冷了，就像一块石头！"小王悲声叫道。他的声音是响亮的，众人听见他的话，那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大家的心上。

"怎么啦？我们怎么好？……"孙二嫂沉默了半晌，忽然发出这哭声，一面紧紧地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她觉得孩子也不动了。但是他并没有死。

后面一些人在说话。在前面走的铁匠冯六听见了孙二嫂的哭声，他粗暴地说："走啦，我们赶快往前面走啦！看，灯光！"

"走啦，走啦！站住是不行的！灯光！"一些人大声响应道，可是谁也不能够说出自己究竟是不是看见了灯光。

"好，我们就把他扛起走罢，到了前面再说，反正不能够把

他扔在这儿!”小王对红鼻陈三说。

“好,”红鼻陈三短短地应了一声,于是两个人扛起冷冰冰的尸体走了。

死! 这个字像电光一般掠过了众人的脑子!

“妈的,老子还有力气,不怕死!”铁匠冯六用手拍着胸膛,赶走了那一刹那间的不愉快的思想。他的声音依旧很雄壮,但是跟先前已经有点不同了。他的脚变得沉重起来,要提起它们也有点费力。这时候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死……死在前面等着你……”他打了一个冷噤,然后回答说:“走啦,妈的!”

灯光,每个人都仿佛看见在前面什么地方有微弱的亮光,每个人都在心里想:“不远了。”大家用了最后的力气挣扎地走着,怀着一个希望:短时间以后一个温暖的世界就会到来了。然而时时有一个僵硬的尸首横在他们的眼前,挡住他们的路;夜也变得更加寒冷了。灯光只是在他们的心里,灯光只是一个幻象。他们就朝着这个幻象走。

“啊!……我们迷路了! 迷路了!”木匠阿四忽然惊叫起来。

一个沉重的石头打在众人的心上。他们现在明白了。不错,固然这是一个大树林,但是为什么他们走了这许久还走不出去呢? 他们显然是迷失在树林里面了。没有灯光,没有向导,只有黑暗,只有风和雪,只有寒冷的夜。情形是很悲惨的。

“我们怎么好? 我们怎么好?……”孙二嫂惊惶地叫,把她的孩子抱得更紧,却不知道孩子已经冻得僵硬了。

“我们怎么好？”赵寡妇拉着她的九岁的孩子，叫他紧紧偎在她的身边，她也在叫。

“我们怎么好？”另外的几个妇人也这样叫，都是绝望的声音。

“走啦！往前面走啦！”铁匠冯六像没有感情似地粗声叫起来，他的声音依旧是雄壮的，压倒了别的声音。饥饿在他的心里叫，他听得见，但是他不去注意。他的唯一的念头是：他还有力气，他不怕什么，他要走，他要跟这一切斗争。他想：“我们是五十多个，我们有手有脚，大家团结在一块儿，一定不会就躺在地上白白地饿死、冻死。我们要做出一件事情来救自己。”什么事情？他现在还弄不清楚。

“走啦！”小王和红鼻陈三也在后面叫了。他们两个扛着张公公的冰冷的尸首，就像扛一块石头似的，手感到吃力了，饥饿在肚里燃烧，然而心还是不肯屈服。他们嚷着“走”，他们努力移动脚步，雪和水泥浸进了他们的破烂的鞋袜。脚在雪地上差不多要冻僵了。

“也应该爱惜自己的脚呀！这也是父母养下来的！”平日不多说话的郑大毛这时候痛惜地叫了。“像这样闭着眼睛走，走到天明也没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办法呢？树林里又没有歇脚的地方！地上这样湿，能睡下去吗？”木匠阿四绝望地接口道。

“我走不动了，我下半截身子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赵寡妇痛苦地叫起来。她不觉得饿。但是她的九岁的孩子却在旁边叫了：

"娘，我肚皮饿！……饿。"

人群中还有两个小孩，一个是十一岁的小姑娘，一个是八岁的男孩，他们也用微弱的声音来响应他。

"我饿……"

饿，每个人都听见这样的声音，每个人都听见饥饿在肚里叫。孙二嫂的孩子不觉得饿，因为他已经死了，但是孙二嫂还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像在抱一个活人一样。她不知道。

"不要叫，过一会儿走下山，我们就有饱饭吃了，"赵寡妇拍着她的九岁孩子的肩头，改变了语调对他说。

"乖乖的，你不听见赵大婶的话？下了山就有饱饭吃！忍耐过这一会儿就好了。"吴大娘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的八岁孩子。

"奶奶，为什么我们就没饭吃？……没房住？人家都好。……奶奶，我……"那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怀着满肚皮的疑惑，断续地问她的祖母沈老娘。

"笨孩子，这是天灾呀！"六十多岁的老祖母毫不思索地用这个回答打断了她的话。

"天灾？"几个人在后面疑惑地问自己。许多人都听见了。

天灾，这是怎样的一个名词！这时候许多人吃着饱饭，住着温暖的房子，不做一件事情，而他们这一群人却迷失在风雪打击的树林里，找不到一个歇脚的地方，找不到一点充饥的东西。别人说这是天灾，他们不能够承认，他们不能够相信。他们分明看见别人拿走了他们的东西，烧掉了他们的房屋。不错，他们也看见整天落着雨，堤决了口，灌了水进来，淹没了田

地，但是人家很早就用了修堤的名义在他们那里拿走了钱。他们相信人家，却不知道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别人说这是天灾，他们不能够相信。又有人说他们是坏人，所以应该受罪，他们在路上亲耳听见过。这是多么不公道呀！——铁匠冯六起初疑惑地想，后来愤怒地想，他觉得心燃烧得更厉害了。他捏紧拳头伸出去像要跟什么人相打似的，然而一片雪花冰冷地粘到他的手背上。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地想。小王和红鼻陈三也都这样想，他们埋下了沉重的眼光，停留在那个已经没有人样的张公公的尸体上，雪堆在那上面微微发亮。他们不能忍耐地问自己：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就应该遇到这种惨死？他们不能够回答，也没有别人来给他们一个回答。“这是多么不公道呀！”仿佛有什么人在他们的耳边说了。他们咬紧了牙齿。

“就没有一个歇脚的地方吗？我实在走不动了。”赵寡妇沉默了一会儿又这样叫了。

“还要走多远？还要走多远才有饱饭吃？娘，我肚皮饿……”几个小孩轮流地这样问他们的母亲。

“我走不动了！歇歇罢。灯光，为什么灯光就没有了？”木匠阿四哀求似地叫道。

“我不愿意再走了。我会活不过今夜晚！我怕我就要死在路上！”许久不说话的周老爹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铁匠冯六说。

铁匠冯六把头抬起来望着顶上露出的一段天空，天空是深沉的，黑暗的。一些白的雪花在他的头上飞舞，冷冰冰地落

在他的脸上。"死，死就在前面等着你。"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沉默了半晌，别人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忽然他张开了阔嘴发出响亮的声音：

"小王，你说！红鼻陈三，你也说！你们大家都说！究竟走不走？"

"走啦！我们不能够躺下来等死。我们还有力气，人数是这样多。五十多个，怕什么！"两个年轻人差不多齐声说，这时候他们忘掉了一切，忘掉了黑暗，忘掉了风和雪，甚至忘掉了他们扛着的尸体，他们只有一个愤怒的思想："这是多么不公道呀！"

"还有你们呢，说呀！"铁匠冯六又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

"走啦，大家在一块儿，五十多个，还怕什么？我们有的是力气！"那些人差不多说出了同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单单想到自己。

别的人沉默了。孩子们也嚷着要继续往前走。

"那么我们就走罢！"铁匠冯六用坚决的声音说。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加一句："我相信夜就要完了。"

在他们的周围依旧是黑暗的夜。

脚步声比先前响亮多了。这时候还有吵闹和骚扰，但是不久就沉寂了。大家不说话，不叫号，各人用了全副精神走路，跟风和雪斗争，好像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一样。

黑暗压下来，寒冷包围过来，风像一些鬼在他们的头上怒号，风像一把刀割着他们的全身。泥泞拖住他们的双脚，饥饿

烧着他们的心。一个声音在他们的耳边说："死，死就在前面等着你。"

没有叫号，没有吵闹，没有眼泪，没有恐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脚上，在泥泞里不停地移动。他们不知道自己走得怎样地慢。

雪已经住了，然而情形还是一样地没有希望。前面是黑暗，后面也是的。他们不知道已经走了多少路程，也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程，更不知道是不是还迷失在树林里面。黑暗依旧是浓密的，好像这个黑夜永远不会天明，路程永远不会完结。

于是疲倦又来拖他们的身子。几个人忍不住发出了叹声。

"走啦！"铁匠冯六用了全身的力量在跟疲倦斗争，他粗暴地叫起来。"赶快走，前面就是村庄了！"其实村庄是在他的心里，那村庄是特别美丽的，那里照耀着阳光，许多人唱着歌在田地上、在店铺里劳动。那些人带笑地欢迎他们，让他们吃饱饭。他走进一家铁匠铺，拿起一个大铁锤，向着一块炙热的红铁打下去，好家伙！火花四面溅……

赶快走，赶快走，
不到死，不罢休。
我们有的是胆量，
我们有的是力气……

他用了粗暴的声音和山歌的调子唱出这几句话，他觉得

身子比先前轻松了些。但是他又想：这是多么不公道呀！

小王和红鼻陈三两个接着唱起来，几个孩子也唱了，后来大部分的人都唱了。声音自然是疲倦的，而且是不和谐的。但是大家都感觉到这时候从什么地方来了一股热气。

在许多人的眼前美丽的村庄出现了。这个幻象鼓舞着他们。使他们忘了黑暗，忘了困苦，忘了疲倦。他们永远唱着刚刚产生的简单的歌……

于是天亮了。没有风。树林留在后面。在他们的眼前是一片白皑皑的田地，雪在地上发光。一个美丽的村庄躺在他们的脚下，许多家房屋被雪盖着，两三家连在一起，分成了许多堆。左边一条路上走着一连串的农人。一些人家的屋顶上冒出了灰黑的烟，从雪堆里冒出来直往上爬。另一些人家里送出了雄鸡的啼声。

他们望着这个村庄叹了一口气，淌出眼泪来了。

"我们又算过了一个夜晚了，"木匠阿四感动地说，他回头看他的同伴。

孙二嫂坐在雪地上，埋下头摇着她怀里的死孩子，哭得很伤心。赵寡妇偎着她的儿子在路旁昏睡了。沈老娘抱着她的孙女倒在雪堆里。吴大娘大声哭着那个僵卧在她面前的八岁孩子。

一些人蹲着，一些人站着看那个村庄。张公公的尸体横在雪地上，几个人站在他的旁边。小王和红鼻陈三抄着手挺直地站在那里，口里哼着先前的那首歌。

铁匠冯六望着那个村庄，眼睛里发出光来，似乎有一个奇

特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他不再想:“这是多么不公道呀!”却回过头来捏紧拳头,用眼睛计数了同伴的数目,安慰地自语道:“还是五十多个,有手,有脚,有胆量,有力气。”于是他微笑地对他们说:“我们快往前面走罢,村庄就在面前了。在那儿我们一定有饱饭吃!”

1932年冬在上海。

短　　刀*

一

他站在一座坟前面茫然地望着那块窄小的石碑。在他周围有许多隆起的土馒头。风在树枝上怒吼，枯叶凌乱地躺在坟头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穿着蓝布短衫，腰间插了一把短刀。他那张年轻人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忧愁的皱纹。他的身上带了不少的尘土，布鞋上面还粘了污泥。这个年轻人显然是从远地方来的。

"娘，我回来了，"忽然从他的嘴里吐出了这句话。他把嘴一扁，做出要哭的样子。然而他并没有哭，连眼泪也没有淌。

"娘，我这回成功了。我不再到那边去了。娘，你以后也不必再替我担心了！"他忽然从腰间刀鞘里拔出一把短刀。刀锋还在发亮，刀叶上已经起锈了。一根短短的木柄，柄上刻着一个小小的人头。"娘，我到底给你把仇人的血带回来了。你看这把刀已经起锈了。它已经没有用了。这把短刀，它才喝过一点儿人血就起锈了。我用它，这还是第一回，也就是末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创化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一回了！”他用指甲轻轻地弹着刀锋，叹息地说：“刀锋也不像从前那样锋利了。”他又用手抚摩刀叶，把眼光注视在那上面，刀叶发出微弱的光芒。他注视着，渐渐地他在刀叶上看出了一个人的面庞，起初他认得这是自己的脸，以后他仿佛觉得他看见了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女人。他不能自主地低声说了一句：“娘，我看见她了，就是她……”他说到“她”，觉得周围的环境突然改变了。

二

在一个灿烂的星夜，夜已经迟了，没有人声，只有远近几只狗的偶尔的叫号。一所立在小溪旁边的半西式建筑物里还亮着电灯光。他已经在这所别墅的周围徘徊了好几个夜晚了。他穿一身短打，腰间插了一把带鞘的短刀。这个晚上他终于爬进了短的围墙，并不经过那道上了锁的铁栅门就进到别墅里面了。

他用胜利的眼光看这所楼房。窗里射出来的灯光在草地上微微抖动。他轻轻地踏着草走，不发出一点儿声音。他的神经紧张。憎恨在心里燃烧，希望在脑里闪耀，他暗暗对自己说：“这是最后的一回了。”

这个地方的一切他都知道。这几天他就专门在注意这些。什么地方是花坛，什么地方有树，什么地方是石阶，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走到一棵槐树脚下，这棵树就在洋房右面，离露台很近。露台旁边墙上长满了爬壁虎。房里射出来的灯光

照在露台上。他抬起头望了望露台，随后又看看树枝。于是他在两只手掌心上吐了唾液，用两只手把粗的树干合抱住，接连用力把身子往上面耸，真像一个猴子那样地熟练，他不久就爬到了树梢，沿着一根枒枝跳进了露台。

他在栏杆旁边立了半晌，然后走到窗门前，偷偷地向房内张望。那个肥胖的仇人躺在钢丝床上，发出连续的鼾声。床前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放了茶杯和碗，还有些药瓶和别的东西。沙发、凳子和靠背椅都空着，房里就没有第二个人。

他的心里充满了快乐。他轻轻地推窗门，扭门闩，门跟着他的手开了。他便揭起白纱帷幔走进了这个温暖的房间。他昂着头，一只手握着腰间的刀柄，远远地打量着床上那个肥胖的身体，正在打算怎样下手。于是他就像旧小说里的复仇英雄那样，猛然拔出了短刀，用坚定的脚步向床前走去。

然而门开了，一个人的脚步声打岔了他。他惊觉地回过头看。一个年轻的女人：时髦的打扮，一张白嫩的脸，一对发亮的眼睛。他掉转过身子，把短刀藏在背后，呆呆地望着那一张脸和那一对眼睛，忽然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低声说："她！"

女人也睁大了眼睛看他，眼睛的表情起初是惊疑，后来是恐怖，她张开嘴正要发出叫声。恰恰在这时他把短刀从背后拿出来要放回刀鞘里去。她看见了刀，以为是用来威胁她的，便闭上了嘴。但是她接着又用颤抖的声音问他："你，什么人？"脸上现出了恐怖的表情。

"我什么人？"他微微地笑了，就把刀插进了刀鞘，用一种柔和的眼光看她。"周村红树枒的李青云，你还记得吗？"他说

着便向她走去。

“不要来，不要挨我，我要叫的！”她忽然摇着手，恐怖地小声叫起来，她的眼睛时而看他，时而又看床上的肥人，那个人睡得就像一口死猪。

他站住了。但是他并不害怕。他依旧带笑地看她。他觉得他并没有认错。这分明是她，他从前的那个女孩。他记得有一回她受了惊就现出这个样子。他于是温和地说：“明姑，你就记不得你的青云哥吗？我们七年前还是好朋友啦！”他心里还想说一句：“你本来答应过做我妻子的。”

她惊疑地望着他，没有回答。

他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并不失望，却继续说：“自然现在我老得多了。但是我就是红树枒的李青云呀！我家和你家只隔了一个山坡。你娘在世时很喜欢我。你爷也爱我。你就不记得你爷吗？他想你活活把他想死了。我就是你的青云哥，鼻子下面左边有一颗黑痣，从前有一次给你摘花跌了一跤又把下巴跌坏了，现在还留着一个伤疤，这都是你从前常常说起的。”他先指着左边脸颊，随后又抚摩自己的下颔。他依旧柔情地望着她，等候她的回答。

她的惊恐的表情消失了。她对着他做了一个不很自然的笑脸，然后说：“哟，我记得了，果然是你。我的记性真坏。就记不起来了。”

“你现在还好吗？”他温和地问，他想她一定会对他说许多诉苦的话。

“很好，”她淡淡地回答。这个回答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的。然而她脸上的确现出了满足的表情。他开始觉得事情跟他所料想的不同了。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她接着问道。

“我来救你出去！”他热情地说，他想她一定懂得他的意思。

“救我？救我干什么呢？我在这儿很好，再好也没有了，”她惊讶地说。

他呆住了。他觉得也许他的耳朵听错了话，但是她的满意的表情是看得出来的。他正在迟疑间，又听见了她的话：“你快走。他在生病，你不要吵醒他。不要让他看见你，他会以为我——”她说到这里就闭了嘴，做出要他走开的手势。

他一时找不到话回答她。七年前洪水和兵祸把他们的全部财产弄光了。他跟着父母，和她们父女参加在一群难民中间，漂流到了这个地方。那个肥胖的绅士领着许多武装村民包围着他们，抢走了他们身边仅有的一点东西，打死了他的父亲和别的几个人，抢去了他所爱的姑娘。那个时候她不过十五岁，如今她是二十二岁的少妇了。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漂流了七年，埋葬了母亲（他的父亲并不是他亲手埋葬的，他至今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他的父亲的坟墓）。他在她的父亲想念她病死了以后，终于找到了她，还找到了那个仇人。他正要利用这个机会做一番旧小说里面的英雄事业，并且实现他七年来的誓愿。她反而遣他走开。她变了心，不愿意跟着他逃出仇人的掌握。他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的没有一点怜惜和感激表情的眼睛，想到那些过去的事情，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往脸

上冲，心里有一股火气直往上冒。他的耳边响着一个陌生的“他”字。“他”，永远是“他”！

“明姑，你不肯跟我走吗？”他忍住气柔声问道，两只眼睛盯着她的脸。“你就不想想这七年来为了找寻你，我已经受尽了千辛万苦，才得到了今天的好机会！……”

“不，”她摇着头，不听他后面的话，就走到沙发前面，坐下了。

他想：“只有这个简短的‘不’字！”于是痛惜地说：“明姑，你肯一辈子跟着他，跟着那口死猪？”他掉头把睡在床上的那个人看了一眼。

她点点头，迟疑了半晌，然后低声说：“好，你现在可以走了。”

“明姑，你不记得你是怎样给他抢到手里的吗？你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也许是他后来用花言巧语骗了你。他打伤了你爷，打死了我爷，从你爷身边把你活活地抢走。他是我的仇人，他也是你的仇人，你还说要跟他？”他走到她的面前对她说了这些话，他仿佛又看见当时的可怕的情景。

“你为何不早来呢？……我现在嫁给他了，他待我好，我情愿跟着他。”她起初有一点感动，但是渐渐地又想到了别的事情。七年不是一个短的时期。过去的事情已经被她忘得干干净净，他的一番话不会产生多大的效力。

“嫁给他？那是他逼你做的！你不过是他的小老婆，他把你玩够了时就会抛弃的！他们那般人里面哪个不是这样！你还说他待你好！”他生气地骂道，他挣红了脸用力咬着牙齿。

“你瞎说！你走！”她的脸也涨红了，显然是她第一回发怒。她那两只眼睛射出来骄傲的眼光。

“你叫我走？你简直忘记了自己的本性，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差不多气得要跳起来。他捏紧拳头正要朝她的被丝绸裹着的身子打落下去，但是他的眼睛触到她的骄傲的眼光，他又把拳头收了回来。他依旧站在她的面前，不再说一句话。

屋子里只有那个肥人的鼾声。空气很沉闷，时间过得很慢。那个肥胖的绅士依旧睡在床上，像一口死猪。

他忽然把眼光从她的脸和眼睛上掉开，他觉得自己的愤怒已经逃走了。

“明姑，你得多想一想。你不要这样任性。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他是你的仇人，你不对他报仇，反而愿意跟他一块儿享福？我晓得你不是这种人，”他又用温和的声音对她说。他想用他的道理去说服她。

“我为何就不该享福？我不晓得什么仇人不仇人。七年前的事情谁还去管它！我早已忘掉了！一句话说完，我不愿意跟你去！”她坚决地对他说。

他的脸色渐渐地变青了。但是他并没有失掉忍耐。他开始用祈求的眼光看她，好像想从她的脸上和眼睛里找回来他失掉了的什么东西。忽然他把嘴一扁，吐出痛苦的声音说：“七年前你给他抢走的时候，你那么悲惨地哭喊我的名字，要我去救你，你就不记得吗？……想想从前你是怎样对待我的？……我们常常躲在山后面一座庙里玩，我摘了许多野花给

你戴在头上。别家孩子欺负你的时候，我总是像老虎一样地保护你。……你现在还记得吗？”

她的脸色变得温和了，她注意地听他说话。她微微地点头，好像回答说：“我还记得。”她并没有开口。她把头低下来，脸红着，有些惭愧。

“后来你大了，我也大了，可是我们还常常在一块儿玩，”他继续说，声音更柔和，两只眼睛死死地看着她，嘴上留着微笑。“我常常到你家去看你。有时你在门口喂鸡，有时你在河边洗衣服，我站在那里等你一会儿，我们就一块儿翻过山，在三四月间我们坐在半山里，摘些樱桃、杏子来吃。你还记得吗？……”

“记得，”她低声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埋下头去。她不敢看他的眼光。

“有一回，我的亲戚带了一个姑娘到我家来，你就着急了，拉着我不住地问：那个姑娘是不是要做我的妻子。我跟你开个玩笑，就惹得你哭了半天，后来我还给你赔了许多个不是……这些我都记得。”

她微微叹了一口气，却不开口。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快活。后来洪水淹了我们的村庄，大兵又来把什么东西都弄光了。全村子的人，大家聚在一块儿，成了一群难民，到处漂流，找衣觅食。那时候你爷和我爷、我娘看见我们两个在路上彼此关心的样子，都带笑说：‘看，这天生的一对夫妻！’你有些害羞，但是你也很高兴。他们三个老人只有在这时候才露出了笑脸。”

他的声音有些苦涩了。她慢慢地抬起头看他。她的一双眼睛湿了。

他望着她，等候她的回答。他又痛苦地说了一句："这些你就忘记了？"

她默默地埋下头去，过了半晌才慢慢地说："记得那些事情又有什么用？……我的心早已变了……"她蒙住脸低声哭起来。

他痴痴地站在她的面前，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个哭着的女人。后来他把手伸了出去，脚也向前面移动，做出要拉她的样子。但是他马上又缩回手来。他仿佛听见她在说"不要挨近我"的话。

他忽然掉头去看床上，那口死猪依旧躺在那里。他的眼光在那个肥圆的头颅上停留了半晌。愤怒突然制服了他。他觉得身子微微战抖起来，心里接连说着："都是为了你的缘故。"他大步走到床前，一把抓开盖着那个身体的被子，拔出刀向敞开的肥胖的胸膛上刺进去。一股血马上喷出来。他把头往后一仰，就听见一声半梦半醒的哀叫。那个身体在床上挣扎地翻动起来。他连忙用力按着他，又接连刺进了几刀。他杀人像在杀一口猪，没有一点儿迟疑。他差不多要变成了狂人。他马上把刀插回到刀鞘里去。手上还染着血迹，他就用被子揩干净了。

他转过身，看见她向他扑过来。她恐怖地叫道："你把他怎样了？"

他不回答，却用半疯狂的眼光看她。她连忙跑到床前。

“你杀了他！”她哭叫起来，就跑去拉他的膀子。

“明姑，你跟我走！”他拉着她的手说；“我杀死他替我爷报仇，替你报仇，也替我自己报仇。”

“我不跟你去，你这凶手！”她挣脱手，突然大声叫起来，一面往门外奔去。

他追上去一把抱住她，一只手蒙住她的嘴。她还在挣扎，他一松手把她摔倒在地板上。她还没有爬起来，他就跑出露台一把抓住槐树枝，沿着树枒爬下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做得这么快。

没有人捉住他。他仿佛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追他：“你这凶手！”

他不停地拚命向前面跑，像一只被人追赶的野狗。那个声音永远在后面追赶他：“你这凶手！”

三

他依旧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他面前只有那些坟墓。他手里拿着一把起锈的短刀，周围除了风的叫吼，就没有别的声音。然而他却说了：“娘，我跟她说过那么多的话。……她不肯跟我走。……她说，她变心了。……她叫我做凶手！她爱那个仇人，她不爱我了。……钱叫她变了心。娘，幸亏你没有看见她，她已经变了，完全成了同那个仇人一样的人了。……我的刀并没有挨她一下，刀是没有用的，她的心已经变了。……娘，我现在不要她了。她已经不是同我一样的人了。

她叫我‘凶手！’……‘凶手！’……”

他突然把刀一掷，刀尖马上插在坟头上。那个刻在刀柄上的小人头正对着他的脸。他两眼发亮地说：“娘，你好好地尝仇人的血呀！……我要走了。我不再要这把刀了。单是一把短刀是不够的，她已经变心了。……娘……我以后不来了……我要向更远的地方走了！那样远的地方，有高山的地方呀！……你现在就多看我几眼罢！……”

他留恋地立了好一会儿，于是带着严肃的表情，毅然地掉转了身子，走出坟场，进了一条窄小的土路。他慢慢地走着。在路上他并不曾回转头去。

空的刀鞘还挂在他的腰间。

1932年冬在台州。

一个女人*

隔壁的挂钟敲了九下。她吃惊地抬起头来，停止了缝纫，把眼睛掉向房门看。门依旧掩着，没有人推它。她倾听着，楼梯上没有脚步声，再听下去，也没有人在下面敲门。

她叹了一口气，把眉头微微一皱，然后把眼光掉向床上。她的不到三岁的小孩睡在那里，露了一个头在枕上。他睡得很好，小脸上留着笑容。她的眼光在这张脸上停了一会儿，于是她微笑了。她又把头埋下去，继续动着针线。

房里很静。楼下有人在说话，但是送到她的耳里来，已经成了含糊的低语。说话的是房东家的娘姨。房东太太大概还没有回家，那个女人每天晚上都要到外面去。

这种寂寞的生活并不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但是她现在觉得时间突然变成无限地长，一秒钟一秒钟捱下去，好像有人在后面拖住了时间一样。她的手变得迟钝起来，她的心也渐渐地离开了手里的针线。她开始想起另外一些事情。

她想，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难道是钱没有借到手，他还在街上奔走吗？这是很可能的，他出去的时候就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曾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中之《将军》集。

过："借钱的事情恐怕没有把握，时局这样不好，市面上又萧条，朋友们大都是靠薪水吃饭的，他们哪里有余力来帮助别人呢？……"她想，钱一定没有借到。但是房东太太明天就要来收房钱。她答应明天一定把房钱付给她。房东太太那副嘴脸真难看，讲话也很厉害。本来在十多天以前就应该付房钱，房东太太已经来讨过四五次了。她知道那个女人家里很有钱，并不靠房钱生活，但是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她。明天早晨再不把房钱预备好，她真没有脸看见房东太太了。而且孩子的牛奶钱也应该付了。牛奶公司的收账员不是也说过明天来时非把钱拿去不可吗？……

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她觉得脑子隐隐地痛起来。她从前原是很健康的。但是近两三年来她的身体一天一天地衰弱了。尤其是最近几个月，自从她那个多病的四岁女儿死去以后，她突然变老了，脸上的皱纹也加多了。她又得了头痛的病。她稍微多用了一点心思，头就会隐隐地痛起来。有时候头痛得厉害了，她就吃一包头痛粉，有时候她甚至不去管它，让它自己慢慢好起来。她这种情形丈夫并不知道。她害怕会引起他的焦虑，所以不告诉他。她自己也知道这样支持下去是不行的，但是她终于支持下去了。

她是一个爱思索的女子。她的思想常常由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又再转到第三、第四件以至于许多件事情。但是她却很少回忆她过去的生活，特别是其中的某一段。她差不多把她生活中的那个时期完全埋葬了。她这三年来简直没有回想过它，因为那个时期跟现在的环境差得太远了。她不敢

让那个时期她的面影再在自己的眼前出现。

忽然孩子在梦中含糊地说了两句话。她没有听清楚。她小心地张眼看他。他在床上动了动。她便放下手里孩子的衣服，走到床前，轻轻地拍了拍孩子的小身体。孩子不再动了。她在床前站了一会儿，便轻脚轻手地走回到桌子旁边坐下去，又拿起衣服来缝。

她的手依旧慢慢地动着。她的心又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去了。她想：他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他还在外面奔走罢。夜里，街上很冷，现在刮起风来了。她听得见风敲玻璃窗的声音。她又停了针线抬头看玻璃窗。她呆呆地望着。她看不见什么，印花布的窗帷遮住了外面的一切。但是她想，外面是黑暗的，外面是寒冷的。他出去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袷衫，现在一定会觉得冷了。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好，也许经不起寒冷罢。去年有一次他在外面受了寒，不是回家来就病了好几天吗？这两三年来他也太劳苦了，为了养活他们一家几口，他就没有在家里过一天安宁的日子。尤其是这几个月，女儿的病和死把他折磨够了。现在外面刮着风，天气寒冷，而他只穿了一件袷衫在街上跑。……这样想着，她的头又隐隐地痛起来了。

后来她又埋下头去缝衣服，她想把心放在针线上面。但是她又不能不时时替他担心。她常常停了针线，暗暗地祈祷风马上停住，天气变得暖和起来，让他平安地回到家里；希望他今天进行的事情很顺利……

这样地过了一些难堪的等待的时刻。她忽然听见下面有男人的声音，好像是他在说话。她便放下针线倾听，她想大概

是他回来了。接着楼梯上就响起了脚步声。但是上来的不止一个人。她奇怪：这个时候他和什么人一道回来呢？

门上起了叩声，门开了，先露出他的脸，脸上带着笑容，他平安地回来了。后面还有一个男人。

"芸，有个朋友来看你，"他带笑地对她说。

她略略吃了一惊，她想会有什么男朋友来看她？这两年来除了他的朋友外，她就没有一个男朋友。她整天忙着料理家务和照料孩子的事情。

"芸，你还认识我吗？"一个似乎是陌生又似乎是熟习的声音进了她的耳里。一张略略黄瘦的脸摆在她的眼前，这张脸对她微笑，一对浓黑的眉毛，一双发亮的眼睛。她渐渐地认出这个年轻人了。

"你想不到我会到你家里来罢，"那个客人带笑说。

"铁民，是你？"她的脸上露了笑容，惊喜地说。"想不到你会来看我。……好，请坐罢。"她像一个主妇的样子招待客人，刚才在她脸上掠过的那一道光现在又淡下去了。

"你们瞒得好紧！这五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法找你们。我一天东奔西跑，就这样过去了。今天碰巧在街上遇见了剑风。还是我先看见他，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冒失地叫他一声，他才认出我，我才能够跑到这里来看你。你们都比从前老些了。"客人坐下来高兴地说，他的眼光常常在她的脸上盘旋，显然他很高兴看见她。

她给客人倒了茶，就走到床前，坐在床沿上，带笑地望着客人，听他说话。她听到最后的一句，就略略皱一下眉头，低

声说："生活的负担很容易使人变老的。"她的脸上露出了苦笑。她站起来走到丈夫的身边，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两句话。

"我不冷。饭吃过了，我和他在馆子里吃的，"丈夫点头说。

"铁民，不过你倒没有什么改变，你和从前完全一样！"丈夫对客人说。"我们倒变了不少，我也不知道这五年我们是怎样过下去的。"他的声音里带了叹息和羡慕。

"你还是一个人吗？我想你大概已经有了伴侣，"她还站在丈夫的身边，为了要掩盖那些忧郁的思想，便找出这样的话来问客人。

"我，还不是一个人！不过这样倒方便得多。我的工作比从前更繁重了。但是我也不觉得苦。你们离开以后，情形改变得多了！我们已经有了大的发展，可惜你们没有机会看见！"客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脸上笼罩着喜悦的光辉，热情鼓舞着他，他觉得这样的好消息一定会使他们高兴，一定会使他们回想到从前大家在一起工作的事情。他至今还记得那些情景。特别是那个时期的她，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时候她抛弃了学生生活到纱厂里去做女工，和女工们住在一起组织工会。剑风也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做文化的工作。在一次罢工失败以后，她被迫离开了工厂。他知道她并不害怕危险。但是不久她同剑风结了婚，两个人就渐渐地跟大家疏远了。后来他们的行踪也就没有人知道了。

"啊，"丈夫答应了一声，表示听懂了客人的话，但是脸上并没有喜悦的表情。她对这个好消息也不表示关心。她却时

时把眼睛掉去看床上睡着的孩子。

这种反应是出乎客人的意外的。他想：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冷淡呢？尤其是她。他所知道的她决不会是这样。固然她的面容有些改变，然而分明是同样的一个人！他感到失望了。

"宛华她们还常常记挂着你，她们到处探问你的踪迹，都没有结果。你为什么不给她们一个信呢？"客人又说，他的声音变得温和了，他想到从前的一些事情，宛华她们从前常常说他爱她，他也有过这样的心思。但是那时候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在集体的事业上，谁还敢拿恋爱的事情浪费时间，他始终不曾对她表示过什么。以后一切都完了。她刚才还在问他现在是否有了伴侣。

"我们现在跟从前的朋友完全断绝了关系。我们生活得并不好，我真不好意思看见从前的朋友，"她慢吞吞地说，脸上露出了羞涩的微笑，声音里带了一点叹息。她马上把眼睛埋下，好像害怕迎着他的锋利的眼光。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丈夫的肩头。

客人不说话。他看到她的这些举动，他想：她从前完全不是这样。他亲眼看见过，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她跳上讲台挥舞着手作过一番热烈的演说。她的讲演点燃了群众的热情。……现在她软弱地站在丈夫的身边，只像一个温顺的妻子。

"我们现在老了，生活的担子很容易使人变老的，"她抬起头感叹地说。"剑的头上已经出现了银丝了，"她说着就伸手在

丈夫的头发中间挑出一根白发轻轻地拉掉了。丈夫仰起头看她，对她微微一笑。不知道怎样客人总觉得这对夫妇的笑容里带着悲哀，平凡的悲哀。

生活的担子，她已经对客人提过两次了。在客人的耳里这是很陌生的。他从前听见她说过不少的话，但是他却没有听见她说过自己老，她说过什么东西会使人变老。

“老，笑话！你们都还很年轻！你们都不到三十岁。”客人不相信地带笑反驳道。

“芸，你就不记得重明常常说的话？”客人忽然想起就说。

“重明的话？什么话？”她惊讶地望着客人，不懂他的意思。

“你就忘记了？”客人说，他的脸上也露出惊讶的表情。“重明常常爱说：我们到死都是青年。他那时已经过了五十。你不是时常拿他做例子吗？”他不相信她会忘记了那句话。

“啊，……”她茫然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显然她的确忘记了。许多事情都被她忘记了。她自己并不觉得可惜。但是他想起这些事情，他却不能不替她惋惜了。

“我的记性很坏。从前许多事情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她看见客人的脸上现出失望的表情，知道一个“啊”字不能够使他了解，使他满意，便加了上面的两句解释。声音里充满了疲倦，也带了一点惋惜。

“人经过了风波，就会把许多事情都忘记的，我们如今才算是尝到生活的味道了，”丈夫叹息地说，这还是给妻子的话下一个注解。

"宛华她们都好吗？想起从前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她感伤地说。但是她接着又加上一句"如今连梦也不敢做了。"

"她们都好，她们都很努力。秋平最近到北方去了。景云在牢里精神很好，她被判了五年的徒刑，已经过了一年八个多月。学敏前一个月患肺病死在医院里。其余的都在。年轻的祖英现在很不错，她特别努力。"客人热烈地说着这些话，就像在报告胜利的消息。但是每一句话里都含着一个问话：然而你呢？

"她们都好，"她用缓慢的声音念着这几个字。"学敏……祖英……景云……我还记得学敏有一张黄瘦的脸，她做事的时候，常常咳嗽，我们劝她休息，她总不肯。她果然死了。"她的声音有些苦涩。

客人想：她渐渐地记起来了，事情还是有转机的，他也许可以慢慢地找回从前的那个她来。但是她又继续说了：

"她死了也好，活着不过多尝些生活的苦味。"

这句话就把客人的一线希望也铲除了。他明白从前的那个她是找不回来的了。失望使他的心痛苦。

"你们可以常常到我们那里去谈谈。芸，你也应该去看看宛华她们，她们都很记罣你，"客人这一次用了最后的努力去找回刚才失掉的一线的希望。

她微微地一笑，这笑是无可奈何的笑，她辩解似地说："我近来心境很消沉，简直没有心思到外面去走动。而且我们的环境不同，见了面也不好说什么话。"

显然她不愿意跟从前的朋友们来往了。客人的努力是没有用的。她甚至没有话跟她们说，因为她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女人了。

“你们就不可以振作起来吗？在这样轻的年纪正应该做点有用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你们再参加我们的工作。大家在一块儿工作，不好吗？”客人单刀直入地说了上面的话，他的声音和表情都很热烈，他想这些话多少总有一点用处。

“我近来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思。我的心境完全是一个老年人的心境了。芸还好一点，她有孩子安慰她。她把她的精神都耗费在孩子的身上。她爱孩子就比爱她自己的生命还厉害。”丈夫说，他微笑了。她也微笑了。两夫妇都把脸掉去看床上的孩子。他们就这样地把话题转换了，他们简直不回答客人的那些鼓舞的话。

“这就是你们的孩子吗？”客人的眼光也转到了孩子的脸上，他无意地发出了这句问话。

隔壁的挂钟忽然响了，接连地敲了十下。

“这是第二个。两岁多了，可是顽皮得很，整天把我缠得要死！”她的脸忽然发亮了，笑容在她的脸上现出来。“可惜他睡得很熟，不然就叫他起来给叔叔行礼。”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得意和爱怜。

客人吃惊地看她，他不相信这些话是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但是他明明知道的确都是她说的话。他不能不想：现在只有孩子才能够引起她的注意了，只有孩子才是她所关心的了。

"不必，"客人带笑地接连说，脸上现了一下痛苦的表情；但是做着主人的这一对夫妇却不曾注意到。

孩子忽然在床上动起来，接着就发出了哭声。她连忙跑到床前去抱他起来，抱了他在手里轻轻拍着慢慢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孩子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地哭一两次，常常弄得他母亲没有办法，"丈夫抱歉似地对客人解释，声音却是很平板的。

客人本来还要说一些话，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想：他应该走了，于是告辞出来。这对夫妇并不留他，妻子抱着孩子对他说了两句送客的话，声音也是平板的。丈夫陪着客人下楼，把客人送出后门，客气地点着头，说了请客人以后再来的话。

丈夫送了客回来，妻子已经把孩子放回到床上了。

"钱借到了吗？"她温和地问他。

他的脸色马上变了。好像大片黑云突然堆上他的脸来。他用一种疲倦的声音说："没有。我走了好几处，都不成功。时局这样紧张，听说日本军队已经到了昌黎，平津一带都难保得住。谁还肯借钱给我？"

"那么明天的房钱怎么办？"她慢慢地走到桌子旁边，坐下去，过了半晌才呆呆地说出这句话。

"我这里只有五块钱，"他半忧愁半惭愧地说，就从袋里摸出了一张五圆的钞票，慎重地递到她的手里。

"这五块钱哪里来的？你又支了薪水吗？"她问。

"芸，"他不回答她的话，却唤她一声。她愁烦地望着他。他迟疑了半晌，才低声说："我已经辞职了。"

她呆呆地望着他，好像不懂他的意思。

“上个月我们事务所里裁掉了一个书记。律师把那个人的事情都交给我一个人做。他常常责备我偷懒。不管我的事情有没有做错，他总要借故教训我。我实在忍无可忍，我今天就辞职了，”他苦恼地解释道。

“芸，你不要责备我。我实在忍受不了。其实我不走，他们也会把我赶走的！……这个月我刚好做了半个月，除了支过十五元外就只有这五块钱，”他看见她不说话，便一个人继续地说，这一次他流下了眼泪。

她不作声，俯着头默默地过了半晌，手里捏着那张五圆的钞票。

“房钱十二块，牛奶账四块三角，这五块钱怎么够？……明天……”她抬起头把钞票摊开放在桌上，绝望地低声自言自语。她的头又隐隐地痛了。

1933年春在上海。

还　　乡*

一

没有一点风。连树木也不作声。六月的天气热得人快要透不过气来。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没遮拦地直晒在唐敬的白通帽上。炙热的阳光烤着他瘦长的身子。汗珠一点一滴地从他的额上滴下来，使得他时时摸出手帕去揩自己的前额。他的左手提了一个小藤包。干燥的土地在他的疲劳的脚下喘息似地发出阵阵的热气。但是他并不停脚休息，他只顾继续往前走。

唐敬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他有一张褐色的瘦脸，和一对明亮的眼睛。这个地方在他的眼睛里并不是陌生的。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深黄色的土壤，那几棵荔枝树，那一条小河，它们是他的老朋友。还有迎面山上那座塔也没有改变。塔下面就是他的家乡，他已经有六年多没有回到那里了。

这个家乡似乎有一种吸引他的力量。过去二十几年的生活就像生根在土地里一般，而且长出了长长的藤系住他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心。虽然他漂过海，翻过山，虽然他在另一种环境里度过了六年的光阴，但是他的心仍旧被系在他的乡村里，好些根长长的藤紧紧地缠住它。所以他终于被拉回家乡来了。

他的身体虽然疲倦，但是他的心很快乐。他的脚踏上熟识的泥土路的时候，土块的香味一股一股地冲进他的鼻里，他的全个身子都因愉快而颤动了。这不是梦。他是从这个乡村里出来的，现在又回到这个乡村来了。这里的一棵树，一声鸟叫，一声狗吠，一句土话，都能够使他露出满意的笑容，引起他许多回忆。他生长在这个乡村，而且他的血管里也流着这个乡村的血，这个乡村好像在呼唤他。他的血因为这样的呼唤而沸腾起来了。

他一步一步地走近了那座塔。他看见了塔上的五层的洞门。这座塔，他从前常常爬到它的顶上去。他的乡村就在塔下面，翻过山坡便是他的家。他记得很清楚。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变更。甚至那些树木也绿得和从前一样。

他走到了河边，站在一棵大榕树下面，等候渡船。船正从对岸摇过来。有几个乡民坐在树下歇凉，把担子放在旁边。情形和从前没有两样。那些人的面孔他也仿佛认识。他们带笑地谈着闲话。他们说的是他从前十分熟习的语言，他跟这种语言已经分离了六年，现在它进到他的耳里显得异常亲切。

在他的脑子里渐渐地出现了他母亲的胖脸和他哥哥的三角脸。这两张面孔对于他是很亲切的。他快活地微笑了。他们决不会料到他今天到家！三四个月以前他写信告诉他的哥哥说要回家，但是以后他就没有再寄过信去。他们怎么想得

到他今天就会到家呢？

渡船向岸边靠过来。几个乡民和农妇上了岸。另外几个乡民就走下船去。他挤在他们中间，站在船板上，看着船离了岸，不到一会儿功夫，他的脚就踏在对岸的土地上了。

他现在到了他的乡村了。一条曲折的小路会把他引到家里，这条小路的两旁种了不少的葵树，也有好几棵荔枝。累累的红色果子在绿叶丛中垂下来，荔枝已经熟了。他从前离家也正是在荔枝熟的时候。

他在小路上大步走着。他已经转了两个弯，还没有遇见一个人。但是他看见那座碉楼了。那座高耸的白色的建筑物在他的眼前露了一个顶，却只有一个。他用眼睛去找，也没有看见另一个。他继续走了一会儿，他有点奇怪了。他亲眼看见人们建筑了两座碉楼，那个时候花去了的好几万元，还是由各家摊派的。谁都知道主持这件事情的人发了财，却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两座碉楼离得很近，人走进这个乡村，最先看见的就是这两座碉楼，这两座碉楼吸了不少的人的血，村里的人不能够忘记它们。

无疑地碉楼少去一座了。为什么？这个疑团一直藏在他的心里。他走过一座小庙，庙前有好些人光着身子在砍树。一棵榕树已经砍掉了，只剩了一个光秃的根。另一棵榕树身上砍了一个缺口，但是树还没有倒下来，两个乡民拿着斧子轮流地在砍它。

他站在旁边看了半晌，心里又生出了疑问，终于忍不住问起来："朋友，你们把这些树砍掉了做什么用？"

乡民停了斧子，奇怪地望着他，好像都知道他是一个新从外面回来的人。一个人答道："唐乡长要在这里造洋房。"

"唐乡长？"他疑惑地问道，他想该不是唐锡藩罢。

"唐乡长，唐锡藩乡长呀！"一个乡民回答道。

唐锡藩，他知道这个人。现在还是他在做乡长！他在这个乡村里做了好多年的乡长了。他以前并没有钱，现在却要造洋房了！

唐敬这样一想，他心上快乐的颜色就渐渐地黯淡起来。他不再发问了，就一直往前走去，他相信到了家他就可以知道一切。

路没有什么改变，他完全认识。在路上他遇见一些乡民，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他们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在比较僻静的路口，常常有五六个乡民聚在一起，带着紧张的表情，低声商量什么事情。

他走过了碉楼旁边。一座碉楼耸立在那里。另一座就只剩下了座石，它被拆毁了。

他走进了一条比较热闹的街。猪在路上跑。石板道旁边露了一段沟，许多秽物堆在沟里，被太阳整天晒着，发出了一股触鼻的怪味。

变了！许多事情都改变了！在这个乡村里他完全成了一个陌生的人！唐敬不能不深切地这样感觉到。

"喂，敬，是你？"一个粗暴的声音冲进他的耳里来，他的膀子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

他吃惊地看那个人，他马上认出来站在他面前穿一身香

云纱衫裤的中年人正是他的哥哥唐义。唐义带笑地望着他，接连说："你回来了！你果然回来了！想不到在街上碰见你！真巧！"

"义！你居然一眼就认出我来！我倒没有看见你，"唐敬高兴地说，紧紧握着他哥哥的手。

"我当然认得你。你无论跑到什么地方，我只要碰见你，你就逃不过我的眼睛！"唐义得意地说，笑容堆满在他的三角脸上。他的眼睛和唐敬的一样，是很明亮的。

"敬，你回来得正好！我正需要人帮忙。我们这几天闹得正起劲！"唐义接着说下去，看他那神情，好像恨不得把他一肚皮的话马上说给他的兄弟听。

"什么事情？你在干什么事情？我问你为什么把碉楼拆掉一座？"唐敬对于哥哥的话有点莫名其妙，便用这句问话打断了它，这时候他又想起了碉楼的事情。

"碉楼？那是唐锡藩他们捣的鬼！他们说风水不好，一定要把碉楼拆掉，又花了好几千元！唐锡藩自己又赚了不少，丢那妈！"唐义说着，张开嘴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现在要造洋房，"唐敬冷笑道。

"岂但造洋房，他今年就买了两个小老婆！"唐义的脸色也改变了，他竖起眉毛，眼睛里冒出火。"他做了这么久的乡长，赚够了钱！这趟我一定要把他弄掉！我们正在跟他干！你回来得正好！"他说到这里就在唐敬的肩头猛然一拍。

"我们回家去。阿妈一定高兴看见你。她很怪你许多年不回家，你就只有这一点东西吗？你的行李呢？好，把它交给

我提。”他就从唐敬的手里接过了那个小藤包。

“行李还在城里，现在又用不着，过几天再去搬。”

“不要紧，阿李的船每晚上开到城里去，我叫他去搬来。你只要告诉我行李放在什么地方。”

他们两弟兄并肩地走过了这条街，进到左边一个巷子里去了。有一个矮小的瘦汉子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汉子的面貌古怪，举动谨慎，腰间短衫下突出来一件硬的东西。

二

第三天是旧历十二日。十五是选举乡长的日子。早晨落了一阵雨，下午太阳才从云缝里钻出来。天气比平日稍微凉爽一点。

唐义和唐敬在家里陪母亲吃了午饭，刚离开饭桌，忽然外面跑进来一个年轻人，气咻咻地对唐义说：“大哥，快去，他们在祠堂里等你！区公所已经把——选举筹备员派定了。两个都是唐锡藩的人。”这个年轻人叫唐英，是唐义的同乡兄弟，新近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

唐义把眉毛一竖，脸色一变，猛的站了起来，说声：“敬，我们走！”三个人就走出了这个小院子。

祠堂里已经挤满了乡民，也有些小学校的学生，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谈话，看见唐义他们进来，有几个人就激动地说：

“大哥，唐锡藩又把圈套弄好了！又是那两个筹备员！每

年都是他们！我们不答应！”唐义不过三十几岁，但是他们都习惯了称他做大哥。

“这趟我们一定不再让唐锡藩做乡长！我们一定要跟他干！”一个年老的乡民站起来，走到唐义的身边，气恼地拍着自己的胸膛说，“这口气我再受不下去！他欺负了我们这许多年，大家都不敢开口说一个不字！这趟我宁肯拚掉我这条老命！”

“这位叔伯的话不错！我们这趟一定要打倒唐锡藩！”唐义大声对众人说。

“大家不要怕。大家记着：十五那天不要放松！我们一定要他把选举票给我们看，我们要问明白哪个选举他做乡长！”唐义跳在一张供桌上开始说话。

“丢那妈！哪个选他做乡长！”一些人在下面响应道。

“大哥，你要当心。唐锡藩在外面对人说，你反对他做乡长，他会叫人拿手枪打死你！”一个新从外面进来的乡民走到供桌前，带着严重的表情对唐义说，声音很大，众人都听得见。

“哼，他要打死我？”唐义站在供桌上冷笑道，他想不到唐敬会在旁边替他担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会怕他？”

“他敢动你，我们先打死他！”好些人在下面同声叫起来。

“各位叔伯，各位兄弟，大家记住，唐锡藩欺负我们，他一个人年年包办选举……”这是唐义的话。

“丢那妈！”

“我们先打倒他！”

“打倒他！打倒唐老虎！”

“打倒唐锡藩！”

“我们这个乡一共一百二十五里。我们这边差不多占了一百里。我们从来没有选举过他。他自己写好了选举票，出了布告说我们选他做乡长，年年都是这样！他把乡里的钱把持着，一大半进了他的口袋……”唐义继续说。

“不错！他欺骗我们。”

“他跟县衙门也有勾结。前天他还请县衙门的人吃饭。”

“丢那妈！他每年要送钱给县衙门，都是我们乡里的钱。”

“他倒舒服，今年讨了两个小老婆。”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这些话。

“大家说得对。他做了乡长，就发了财。他今年讨了两个小老婆，现在还要造洋房！他不耕田，不做生意，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大家想想看！……”唐义继续说。

“打倒唐锡藩！”

“打倒唐老虎！”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

一些人从外面跑进祠堂里来。

“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讲演队回来了！”

“我们的讲演队回来了！”

进来的是十多个青年，手里拿着白纸糊的小旗，有几面却已经撕破了。每个人都是跑得气咻咻的。白制服上面涂了污泥，头上、脸上也都有。这些青年全是本乡小学校的学生。他们为了选举的事情，出去到各处讲演，揭穿唐锡藩历届包办选

举的黑幕。

众人吃惊地望着这十几个青年，看见他们这种狼狈的样子，不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好些人发出了问话，人声嘈杂，响成了一片。

学生们走到供桌前面。他们站在那里，红着脸，说不出一句话。里面有一个人用断续的句子向众人说明，但是许多人听不清楚他的话。

“好好地说，你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唐义大声追问，他一头都是汗，两只眼睛非常明亮。

“我们给唐锡藩的走狗赶走了！……”

“我们讲演的时候，他的走狗从楼上泼下好多污泥来，泼在我们的头上、身上。”

“他的走狗到处跟我们捣乱，找我们打架。我们人少没办法，才跑开了！”

几个学生抢着说，他们脱下制服来，摸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珠。

这个消息使乡民非常激动。“我们的讲演队给唐锡藩打了，给土豪打了！”好些人这样地粗声叫起来。

“诸位叔伯，诸位兄弟，我们的讲演队给唐锡藩打了！他把我们一乡的钱刮了去，还不让我们说话！你们大家以为应该怎样办？”唐义圆睁着眼睛大声问道。

“再出去讲演！我们再派讲演队出去！”

“他一定又会派人来跟我们为难，下趟一定比这趟更厉害，”一个学生说，他现出一点胆怯的样子。

唐义的两只明亮的眼睛望着那许多激动的乡民。唐敬的眼睛也望着他们，他和唐义不同，他还不认识他们的性格，虽然他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他们的血管里也流着同样的血，但是他跟他们分开了六年了。这六年他全是在另一个环境里度过的。

“你们去！我们保护你们！”

“我们大家保护你们。不要怕，他们要打架，我们就跟他们拚个死活！”

“我们大家一道去！丢那妈！看唐锡藩有什么天大的本领？”

许多人抢着说，有些人就拍着胸膛骂起来。

“我们派几个人去见筹备员，要他们把选举的事情公开。我们要自己选举我们的乡长。不要再像从前那样让唐锡藩一个人包办。我们从前不爱管自己的事情，唐锡藩想怎么样干，就让他怎么样干。所以他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他把我们都当作草包……”唐义说。

“筹备员是唐锡藩那边的人呀！他们不会给我们帮忙的！”

“我们被筹备员骗了好多次了！丢那妈！”

“那些野仔，他们只会巴结有钱的人，唐锡藩每年都送钱给他们！”

众人争先恐后地发表意见。

“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人多，我们差不多占了一百个里！我们拿点手段给他们看！我们没有钱给他们。我们有拳

头，有气力！"唐义站在供桌上大声说，眼睛里冒出火来了。

"好！叫那些野仔尝尝我们的拳头！"

"我们就举大哥，举英先生，举××，举××……做代表去找筹备员交涉。"

众人一连说出十几个名字，后来大家决定了八个人，唐义和唐英都在里面。

众人陆续散去了。一部分人保护着学生讲演队出去讲演。唐义和别的代表留在祠堂里面。他们马上去找那两个选举筹备员。

"敬，你看我们的事情怎样？唐锡藩这趟一定干不过我们！"唐义说，他得意地微笑了。

"不过你也得当心，唐锡藩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唐敬关心地说，声音里露了一点焦虑。

"怕什么！他又不是三头六臂的怪物！你在外面跑了六年，倒变得胆小了。你快回家去罢，"唐义说着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

唐敬红着脸，微微把眉毛一皱，就走出了祠堂。在路上他还看见一些乡民，他们四五个聚在一起，一面走一面激烈地谈论。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他们，他还不大了解。

三

乡民的代表在城里会见了选举筹备员。又是那两个老滑头！每年都是他们。他们每次下乡，不过在唐锡藩家里吃一

顿饭，拿一点钱。这倒是一笔好生意。现在他们又跑到城里去消磨光阴了。

在一个“戒烟室”的匠床上，烟灯旁边，那两个瘦汉子过足了瘾，把烟枪放下，慢慢地坐起来回答代表的要求道：“事情非常困难，我们不过奉了区公所的委派。我们向来很公平，并不敢偏袒哪一方面。……请烧一口罢。”年纪较大的筹备员拿起烟枪敬客。

没有人理他，唐义板起面孔说明他们来这里的使命，接着唐英和别的人也说话。

“我们很愿意听各位的意见，不过我们是奉了区公所的委派。”筹备员时时拿这种官话打岔他们。

“我们奉区公所的委派办理贵乡的选举，已经有好几年了。年年都办得很好，都办得很公平。为什么今年就不行？一定是你们各位误会了，或者受了别人的挑拨，唆使。各位请烧烟罢。”年轻的筹备员脸上露出奸猾的微笑，便又倒下去烧烟泡。

“我们要求公开的选举，我们反对一个人包办，”唐英忍着怒气接口说。

“我们只知道区公所要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只知道每年都是那么办，今年也就该那么办。唐锡藩先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好人，他做乡长，不就是贵乡的大幸吗？我劝各位烧口烟安心回去罢。”年长的筹备员说，他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勉强露出谦恭的笑容。

代表中间早有人捏紧了拳头，却被唐英阻止了。众人彼

此望了几眼。唐义忽然站起来粗声说：

“我们没有钱送给你们，我们没有功夫请你们吃饭。不过我们告诉你们：你们不顾我们的意见，要想办好今年的选举，我劝你们不要做梦。我们有好几千人，你们两个烟鬼算得什么！丢那妈！我们走罢！”

八个代表全站起来往楼下走，剩下两个筹备员在那里，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

代表们在路上商量，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回到乡里他们听说唐锡藩已经把选举票全写好了，就派人四处通知：明天到县政府去请愿，里长全去，而且每一房要派几个代表。

这天晚上唐义和唐英几个人在小学校里差不多忙了一个整夜，唐敬也在旁边帮忙。他们还做好了许多面小旗。

四

十三日早晨唐锡藩正忙着布置选举的事情。他把手枪和长铳全集起来，修理好，准备等着机会使用。他还雇了好些人带着手枪守卫他的家，又雇了些武装的人看守乡公所。乡公所就是后天的选举会场。

这样布置妥当以后，唐锡藩就安坐在家里，陪他那两个年轻的小老婆。下午他请了客人到家里来吃饭，客人是那两个选举筹备员和几个依附他的小土豪，他的同乡兄弟唐承平也在里面。

唐义一班人并没有动静。他们那许多家许多里都是静悄

悄的。街上也看不见那些平日在外面活动的人。唐锡藩那边的人觉得很奇怪。他们不知道唐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二点钟的光景唐义两弟兄在城里出现了。唐英先到了那里。汽车站就是他们集合的地方。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一百多人，还有许多代表拿着小旗，陆续走来。代表里面年轻的多，但是也有年老的。每个人都穿一身黑色的短打，有些人戴了白通帽，多数人的头上戴着斗笠。大家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自然到县政府请愿的事情以前也曾经有过。今年正月里担粪夫为了反抗粪捐就挑了粪桶到县政府门口请愿。但是在他们××乡的乡民，这却是第一次。他们知道事情重大，并不是儿戏。

时间还早，据说县长要在一两点钟才到衙门里去。代表还没有到齐，汽车站和街道上就已经显得很拥挤了。一部分的人便散开到附近茶馆里去，一部分人拿着大旗留在汽车站上。

"怎样不写几句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一个新到的学生看见那一面"××区××乡公民请愿代表团"的大旗，就发议论。

"不错，我们应该写些字骂骂唐锡藩，县长看见也知道我们大家的意思!"一个年老的乡民响应道。

"现在来不及了，"唐敬在旁边解释说。

"来不及？哪个说的？英，你就在这里等着。敬，我们到茶馆里去写。喂，把大旗给我!"唐义粗声说，就抢了大旗过来，叫唐敬跟着他，两个人走进了一个茶馆。

唐义拣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唐敬也坐了。伙计来泡了茶。唐义在柜台上借了笔墨拿过来，高兴地放在桌上，一面摊开大旗，指着旁边的两处空白对唐敬说：

"你给我写……先写这里……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好！这里也照样写一句。……好，这样就行了。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看这次哪个厉害，我们一定要打倒他！"他举起茶杯，一口就喝光了，又斟了第二杯，一面把大旗拿在手里。

"唐锡藩不是好惹的，我们应该当心一点。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唐敬关心地劝道。"据我看来县长决不会帮忙我们，他跟唐锡藩早就有了勾结。"

"这层难道我不知道！不过我们要做给他看：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我们有这许多的人，还怕把唐锡藩打不倒？"唐义兴奋地说，他对于选举的事情依旧很乐观。"我们把县衙门包围住。县长不答应我们，我们就不走，看他怎样对付我们！"他又喝了两杯茶。"走罢，"他说着就站起来。

他们回到汽车站的时候，代表们差不多到齐了。唐英看见他们回来，便叫人到附近茶馆里去找别的代表。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先前那个学生看见唐义的大旗上面的新字，就欢呼似地大声叫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许多乡民响应地唤着这个口号，他们多年来的怨气也似乎跟着发泄出来了。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喊声像雷一般地响起来。

好些过路人围起来看，连这条街的交通也阻塞了。这种事情城里的人的确很少看见。

“反对唐锡藩包办选举！”唐英接着大声叫起来。

“反对唐锡藩包办选举！”马上有许多人响应。

“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唐义大声叫道。他把大旗递在唐敬的手里。

“大家排着队走，三个人一排，不要乱！”唐英叫起来。

“明理，明善，你们都出来照料队伍呀！”唐英继续大声叫着。明理就是先前说话的学生。唐英还叫出了几个学生的名字。

“八个总代表在前面！”唐义走到前面，大声叫道。

“八个总代表到前面去！”唐明理接着叫道。

这时候到处都是人声。在一阵骚动以后，这个将近两百人的乡民请愿的队伍就开始往县政府所在的那条街走去。小旗动着，他们一路上喊着口号。

到了县政府，队伍就留在外面，让八个总代表进去接洽。

“县长出去了！你们改天再来罢，”四个守卫拦住了唐义八个人，不肯放他们进去。

“县长出去了，科长也好。我们至少要看见衙门里面的人才走，”唐义说。

“科长也不在衙门里。”

“科长不在，我们就在这里等他。我们两百人走到这里来请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结果，我们就不回去！”唐英板起面孔说。

八个人在门前站了一阵，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守卫不肯进去通报。唐英忽然走到队伍跟前，在那里说了几句话。队

伍马上骚动起来。小旗动着，喊声响成一片。那四个守卫只看见斗笠动，人头动。喊声又震得人耳聋。他们不知道到这里来请愿的乡民究竟有多少。

“如果你们不放我们代表进去，说不定会发生意外的事情。那就该你们完全负责。你们看罢，”唐义指着队伍对守卫们说。

“好，我替你们通报罢，”一个守卫迟疑了半晌才说出这句话来。

时间似乎过得很慢。守卫进去了好久，才慢慢地跟着一个差役，走了出来。这个差役把八个总代表带进衙门里去，就叫他们坐在外面一个小客厅里。科长在那里接见他们。

唐义把呈文递了过去，同时说了几句话。

科长默默地读了呈文，听了话，于是微微一笑。圆圆脸，寥寥几根胡须，人只看他的相貌，就知道他是一个滑头。

唐英接着又讲了一番话。

“你们各位的意思兄弟完全明白。第一，选举延期，兄弟可以大胆代县长答应。第二，请求撤换选举筹备员，这就难办到了。兄弟本来很愿意给各位帮忙。但是这个问题关系太大，兄弟实在没有办法，只有等县长回来亲自决定。”他说话的时候，嘴上永远挂着笑。

“县长什么时候回衙门，科长知道吗？”唐义接着问。

“不知道。说不定很晚。”

“不要紧，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唐义继续说。

“我劝各位还是早些回去罢。等起来不知会等到什么时

候。"科长的脸上老是带着笑容。

"不要紧，我们一定等。我们两百多人到城里来一次很不容易，"唐义表示决心地说。

"好，我也知道各位很辛苦，我去打电话问问县长，免得各位久等。" 科长看见众人不走，知道他们不是用一两句话就可以遣走的。他自己终于也失掉了忍耐力，站起来，收起了笑容走出去，留下众人在客厅里。

过了一会儿，科长带着笑容回来，客气地说："兄弟已经跟县长通过电话了。第一，选举延期，县长说可以照办。第二撤换选举筹备员，县长说，这不是他的职权，应该由区公所办理，所以还须慢慢商量，衙门里还要派人下乡去调查。不过县长的处置将来一定会使各位满意。"

科长接着又说："唐锡藩已经把选举票的数目和结果呈报上来了，那里面一百二十五个里长的名字都有，似乎和你们的呈文不符。这件事衙门里要派人调查后才可以断定是非。"

"我们都还没有投票，唐锡藩怎么就把结果呈报了？这就可见他是在包办选举。"

"我们的里长都在外面。科长不信，请你出去看看！唐锡藩的呈报全是假造的！"

"唐锡藩每年都是用这种欺骗手段做乡长的！"

"…………"

代表们很气愤，几个人接连地说了上面的话。

"没有事情了，各位请回去罢。"科长就站起来送客。众人只得走出去。从进客厅到出客厅，他们就只看见科长的谦恭

的笑容。

八个代表走出衙门，把结果向队伍报告了。大家商量了一会儿，便决定解散回去。散开的时候众人接连喊了几声口号。

唐义几个人走在最后。他们还不曾走到汽车站，就看见一辆汽车从后面赶上来。这是县政府的汽车，里面端端正正地坐了一个穿中山装的胖子。他正是县长。

“丢那妈！我们受骗了！县长刚才分明在县衙门里面！”唐义懊恼地叫起来。

“我不是说县长跟唐锡藩有勾结吗？”唐敬抢着说。

“有勾结，我们也不怕。我们以后也会弄一点手段给他看！下趟我们不会再像这样客气的！”唐义气愤地骂道。他对自己的话似乎很有把握。

“我们不怕！丢那妈！看唐锡藩明天又搞什么把戏？”唐英骂道，就揭下他的白通帽，伸手去搔头发。

五

选举终于延期了。十五日那天没有别的人到乡公所去。

唐锡藩早得到了请愿的消息。他的手枪和长铳都没有用了。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击。他坐在家里同手下的人商量新的计策。他气得脸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不时责骂手下的人。

唐义这方面的乡民非常高兴。他们想：唐锡藩这个野仔

这次总算丢了脸，不会再有从前那样的威风了。

下午唐义、唐英、唐敬都在小学校里面，乡民跑来报信，说县里派了一个公安局的督察来。

“好，叫大家预备好在祠堂集合！”唐义吩咐那个乡民道。他们几个人就站起来往外面走。几个学生也出去通知乡民集合。

唐义他们走不到多远，就看见督察迎面走来。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一身中山服，腰间插了一支手枪。这个人姓何，唐义认识他。他们便走上去跟他打招呼。

“上峰派兄弟来调查贵乡的选举事情，兄弟先到这里来，请各位指教，”督察含笑地谦虚道。

唐义回答道：“何先生，你眼睛看得清楚。这是我们一百多里乡民的公意。我们几个人不过做代表罢了。何先生既然来调查，我们就陪你到各处去看看。”这样说，不等督察回答，他们就拥起他走了。

督察不知道他们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心里有点着急，但是表面上还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路上他仔细地问了许多话。他们一一地回答了。

他们走过两三条小路，就到了祠堂。祠堂门前的小块空地上站满了人，都是穿着黑短打，许多人把手叉在腰间，裤带上插着手枪，有的手枪露了出来，有的却藏在衣衫下面。

黑的面孔，深黑的衣服，都带着武器，不说话，等督察走近了，他们就大声叫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

“反对唐锡藩包办选举！”

这些喊声像千军万马一般对着督察的耳朵奔腾过来。督察的脸色马上变了。他心里怀着鬼胎，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他只顾掉眼睛朝旁边看，好像找逃走的路一样。

“何先生，你看这是不是公意？”唐义严肃地说；“祠堂里面的人更多。我们进去看看。我们的里长都在里面，你去问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投了唐锡藩的票！”唐义的脸色和声音都带着威胁的样子。

“不进去了！我已经亲眼看见了！这自然是公意。我很同情你们，”督察连忙摇手说。

“何先生，你不亲自问个明白，你回去怎么好对县长说话？”唐英在旁边接口说。

“我据实呈报就是了。我已经看见了，这的确是乡民的公意，”督察胆怯地回答了，转身就走，一只手摸着袋里的手枪。

过了好一会儿，在小路上督察看见没有别的人，便低声对唐义说：“你们也要当心一点呀！弄出大的事情来，你们也要负责任。”

“那么，何先生，你也有责任啊，”唐义庄严地回答了。

督察去了。唐义他们回到小学校。

傍晚他们在小学校门前歇凉谈话，两个学生跑回来报告一件消息：

“督察没有回到城里去。唐锡藩在家里请督察饮酒，他两个小老婆作陪，他的走狗唐承平也在座！”

"那个野仔到城里去一定会说谎话！做官的没有一个靠得住！没有一个不想钱！"唐义愤恨地骂起来。

"不怕！我们从来不靠官！我们就要弄出事情给狗官看看！"他接着又粗声说，就把手在胸膛上面接连地拍了几下。

"不过你应该当心，唐锡藩把你恨死了，"唐敬关心地望着他的哥哥，提醒说。

唐义冷笑了两声："我就要他恨死我。我不怕他有什么阴谋鬼计！"

六

第二天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唐义在路上遭了别人的暗算。凶手放了三枪，有两颗子弹打进了唐义的身体。凶手丢了枪逃走了。

乡民把受伤的唐义抬到他的家里。他的身上还滴着血。人是清醒的。但是他并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这个消息传布得很快。不到一会儿功夫，唐义家的门前聚集了不少的乡民。他们关心地询问，等候唐义的消息。

在屋子里唐义躺在床上，他的母亲和妻子给他裹伤。已经有人进城请医生去了，但是医生不会来得这么快。他的左膀上中了弹，右腿也受了伤，还在淌血。两个女人一面裹伤，一面哭。唐敬也在旁边流泪。

"你们为什么哭？我的伤不要紧。哪有打仗不受挫折的道理？他没有打死我，就该他倒楣！你们应当替我高兴！"唐

义极力忍着痛，勉强做出笑容对他们说。

"义，我早就劝你要当心，唐锡藩那班人什么事情都会干的，现在……想不到我回乡来就看见你这样……"唐敬流着泪说。

"你现在还说这些话！难道你一点也不爱家乡？我不会死的！即使他打死了我，也还有许多人。难道他把我们全打死？你不要难过。你回来得正好，你可以代替我做许多事情。我们乡里正需要有热血的青年。……你快去叫英来，我还有话对他说。……明天在祠堂里开会，你去替我讲话。……凶手虽然逃掉，但是手枪给我们找到了。唐锡藩脱不掉责任……"唐义用了极大的努力喘息着说了上面的话。他的一张脸白得像纸一样。

唐敬望着唐义的脸。他含糊地应着，眼泪不能抑制地奔流下来。

"快去呀！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快去呀！"唐义疯狂似地睁大了两只血红的眼睛望着唐敬，嘶声地叫起来。"我这点伤，怕什么？我又不会死！我决不会死！"他闭了嘴，喉管里有痰在响。

恐怖和愤怒的感觉混在一起，抓住了唐敬。他走出了大门，从人丛中挤出去。许多人拉住他问消息，他只是含糊地重复说："不要紧。"他的耳朵仿佛还听见唐义用嘶哑的声音在喊："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

唐敬走进了泥土的小路。他好像渐渐地走进了一个梦境。四周相当静。一轮圆月挂在他的头上。天空清朗。那山

坡，那山坡上的五层塔，那碉楼，静静地耸立在原来的地方，跟平日没有两样。起了一阵微风，接着稻田里就起了一股浪。那种亲切、朴素的香味仿佛在空气中飞舞，直冲进他的鼻端。漫天漫地都是那温暖而甜蜜的稻香和土块的气味。像老朋友一样，蛙在田里吵闹地打起鼓来。月光在河面上流动。在月光下黯淡地闪耀着一些火光。……

这个乡村多么可爱！这是他自小就热爱的地方。不管唐锡藩那班人怎样在摧残它，损害它，但是它仍然是他所喜欢的美丽的乡村。它并没有被那班人害得枯死。它仍旧是一个活泼的有机体。在它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显示着生命的活跃。它在动，它在叫，它在呼唤他。它好像是他的母亲。他和他的哥哥唐义一样，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他也是它的儿子，他的血管里也流着它的血液。他不能够离开它，他不能够看见它衰弱下去。他应该出来响应它的呼唤，帮助它，使它繁荣起来。他应该继续唐义的工作。

"快去呀！快去呀！"他的耳边响着哥哥唐义的嘶哑的吼声。他的哥哥又在大声叫："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他疯狂地跑了起来。他的全身发热，好像全身的血都给这个乡村点燃了。血沸腾着，沸腾得很厉害。他觉得他的全身都跟着这个乡村在动了。他的全身都跟这个乡村在叫了。他的全身就响着一个叫声："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他知道一个激烈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

"打倒土豪劣绅唐锡藩！"

仿佛从那山坡上，从那五层塔上，从那碉楼上，从全个土地里，从全个乡村里都发出这个响应的呼声来。

1933年夏在广州。

月　夜*

阿李的船正要开往城里去。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水缓缓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山啦，树啦，河啦，田啦，房屋啦，都罩在它的网下面。月光是柔软的，透不过网眼。

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船停在水莲丛中，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

船里燃着一盏油灯，灯光太微弱了。从外面看，一只睡眠了的船隐藏在一堆黑影里。没有人声，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岛。然而的确有人在船上。

篷舱里直伸伸地躺着两个客人。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打盹。船夫阿李安闲地坐在船尾抽烟。没有人说话，仿佛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再没有新的话好说。客人都是老客人。船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天傍晚开往城里去；第二天上午，就从城里开回来。这样的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变过，这些老客人一个星期里面总要来搭几次船，在一定的时间来，不多说话，在舱里睡一觉，醒过来，船就到城里了。有时候客人在城里上岸，有时候客人转搭小火轮上省城去。那个年轻的客人是乡里的小学教员，家住在城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进城去。另一个客人是城里的商店伙计，乡下有一个家。为了商店的事情他常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

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的乱发，孩子似乎不觉得，他只顾慢慢地摇着头。他的眼睛疲倦地闭着，但是有时又忽然大睁开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没有什么动静。他含糊地哼了一声，又静下去了。

“奇怪，根生这个时候还不来？”小学教员在舱里翻了一个身，低声自语道。他向船头望了望，然后推开旁边那块小窗板，把头伸了出去。

四周很静。没有灯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了。路空空地躺在月光下。在船边，离他的头很近，一堆水莲浮在那里，有好几朵紫色的花。

他把头缩回到舱里就关上了窗板，正听见王胜（那个伙计）大声问船夫道：

“喂，阿李，什么时候了？还不开船？”

“根生还没有来。还早，怕什么！”船夫阿李在后面高声回答。

“根生每次七点钟就到了。今晚——”小学教员接口说。

他就摸出了表，然后又推开窗板拿表到窗口看，又说："现在已经七点八个字了。他今晚不会来了。"

"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他要挑东西进城去，"船夫坚决地说。"均先生，你们不要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天天给小火轮接送客人，从没有一次脱过班。"

均先生就是小学教员唐均。他说："根生从来没有迟到过，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现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恐怕有什么事把他绊住了，"伙计王胜说，他把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没什么事，他不抽大烟，又不饮酒，不会有什么事留住他。他马上就来！"船夫阿李从船尾慢慢地经过顶篷爬到了船头，一面对客人说话。他叫一声："阿林！"船头打盹的孩子马上站了起来。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脚踏上石板道。他向岸边走了几步，又回来解开裤子小便。白银似的水面上灿烂地闪着金光，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月光就像凉水，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边榕树下一个黑影子在闪动。

"根生来了，"阿李欣慰地自语说，就吩咐孩子，"阿林，预备好，根生来，就开船。"

孩子应了一声，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拨了一下，船略略移动，就横靠在岸边。

阿李还站在石板道上。影子近了。他看清楚那个人手里提了一个小藤包，是短短的身材。来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张，

他今天也进城去，他是乡里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

"开船吗？"阿张提了藤包急急走过来，走上石板道，看见阿李，便带笑地问。

"正好，我们还等着根生！"阿李回答。

"八点了！根生一定不来了，"小学教员在舱里大声说。

"奇怪，根生还没来？我知道他从来很早就落船的，"阿张说，就上了船。他把藤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舱板上，从袋里摸出纸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燃起来，对着月亮安闲地抽着。

"喂，阿李，根生来吗？"一个剪发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云纱衫裤，赤着脚，从岸边大步走来，走上石板道就唤着阿李。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倒躲藏起来。他在什么地方，你该知道！"阿李咕噜地抱怨说。

"他今晚没曾来过？"那女人着急了。

"连鬼影也没看见！"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女人更慌张地问。

"根生嫂，跟你开玩笑，我倒没功夫！我问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李摆着正经面孔说话。

"糟啦！"根生嫂叫出了这两个字，转身就跑。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来！"阿李在后面叫起来，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女人并不理他。她已经跑上岸，就沿着岸边跑，忽然带哭声叫起了根生的名字。

阿李听见了根生嫂的叫声，声音送进耳里，使他的心很不

好受。他站在石板道上，好像是呆了。

“什么事？”三个客人都惊讶地问。阿张看得比较清楚。商店伙计爬起来从舱里伸出头问。小学教员推开旁边的窗板把头放到外面去看。

“鬼知道！”阿李掉过头，抱怨地回答。

“根生嫂同根生又闹了架，根生气跑了，一定是这样！”阿张解释说。“人家还说做丈夫的人有福气，哈哈！”他把烟头抛在水里，又吐了一口浓浓的痰，然后笑起来。

“根生从来没跟他的老婆闹过架！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事！一定有别的事！”阿李严肃地说。他现出纳闷的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别的事究竟是什么事。

“根生，根生！”女人的尖锐的声音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飞到远的地方去了。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去追第一个，这个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

“喂，怎么样？阿李！”小学教员翻个身叫起来，他把窗板关上了。没有人回答他。

“开船罢！”商店伙计不能忍耐地催促道，他担心赶不上开往省城的小火轮。

阿李注意地听着女人的叫声，他心上的不安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他并不回答那两个客人的话。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女人唤丈夫的声音，忽然说：“不行，她一定发疯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

“阿爸，”那个时时在船头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来，跑去

追他，“你到哪里去？”

阿李只顾跑，不答话。孩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在空气里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空气倒是给女人的哀叫占据了。一丝，一丝，新的，旧的，仿佛银白的月光全是这些哀叫聚合而成的，它们不住地抖动，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像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毁坏了，给撕碎了，撕碎成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

三个人在泥土路上跑，一个女人，一个船夫，一个孩子。一个追一个。但是孩子跑到中途就站住了。

船依旧靠在石板道旁边，三个客人出来坐在船头，好奇地谈着根生的事情。全是些推测。每个人尽力去想象，尽力去探索。船上热闹起来了。

女人的哀叫渐渐低下去，于是停止了。阿李在一棵树脚下找到了那个女人，她力竭似地坐在那里，身子靠着树干，头发散乱，脸上有泪痕，眼睛张开，望着对岸的黑树林。她低声哭着。

“根生嫂，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有什么事，你讲呀！”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摇着她的膀子，大声说。

根生嫂把头一摆，止了哭，两只黑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过了半晌她才迸出哭声说：“根生，根生……”

“根生怎么样？你讲呀！”阿李追逼地问。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呸，你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就哭起来？你真疯啦！”阿李责骂地说，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女人疯狂似地叫着。

"抓去？哪个抓他去？你说根生给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个安份的人，人家为什么要把他抓去。

"一定是唐锡藩干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带着哭声说。"昨天根生告诉我唐锡藩在县衙门里报告他通匪。我还不相信。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见唐锡藩的人跟着他。几个人跟着他，还有侦探。他就没有回家来。一定是他们把他抓去了。"她说了又哭。

"唐锡藩，那个拚命刮钱的老龟。他为什么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嫂，你又不曾亲眼看见根生给抓去！"阿李粗声地安慰她。他的声音不及刚才的那样严肃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锡藩没有做到乡长，火气大得很。他派人暗杀义先生，没有杀死义先生，倒把自己的乡长弄掉了！这几天根生正跟着义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组织农会，跟他作对。我早就劝他不要跟那个老龟作对。他不听我的话，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完了。捉去不杀头也不会活着回家来。说是通匪，罪名多大！"根生嫂带哭带骂地说。

"唐锡藩，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厉害！"阿李咕噜地说。

"他有的是钱呀！连县长都是他的好朋友！县长都肯听他的话！"根生嫂的声音又大起来，两只眼睛在冒火，愤怒压倒了悲哀。"像义先生那样的好人，都要被他暗算。……你就忘

了阿六的事？根生跟阿六的事并没有两样。"恐怖的表情又在她的脸上出现了。

阿李没有话说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还记得很清楚。阿六是一个安份的农民。农忙的时候给人家做帮工，没有工作时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纳扁担税，带着几个挑夫到包税的唐锡藩家里去闹过。过两天县里公安局就派人来把阿六捉去了，说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时候，阿六刚刚挑了担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个安份的人，他从没有做过坏事，衙门里却说他通匪。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呀！阿李现在相信根生嫂的话了。

阿李的脸色阴沉起来，好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么办法。脑子在发胀，许多景象在他的脑子里轮流变换。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说："快起来，即使根生真的给抓去了，我们也得想法救他呀！你坐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处！"他把根生嫂拉起来。两个人沿着河边急急地走着。

他们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过来。孩子跑得很快，高声叫着："阿爸，"脸色很难看。"根生……"他一把拉住阿李的膀子，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根生，什么地方？"根生嫂抢着问，声音抖得厉害。她跑到孩子的面前摇撼他的身子。

"阿林，讲呀！什么事？"阿李也很激动，他感到了一个不吉的预兆。

阿林满头是汗，一张小脸现出恐怖的表情，结结巴巴地

说：“根生……在……”他拉着他们两个就跑。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三个客人都蹲在那里。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个跑到那里去。“阿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声叫起来。

根生嫂尖锐地狂叫一声，就跟着跑过去。阿李也跑去了。

河边是一堆水莲，紫色的莲花茂盛地开着。小学教员跪在草地上正拿手拔开水莲，从那里露出了一个人的臃肿的胖身体，它平静地伏在水面上。香云纱裤给一棵树根绊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个洞。

“根生！”女人哀声叫着，俯下去伸手拉尸体，伤心地哭起来。

“不中用了！”小学教员掉过头悲哀地对阿李说，声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枪，”商店伙计接口说。“看，这许多血迹！”

“我们把他抬上来罢，”杂货店的小老板说。

阿李大声叹了一口气，紧紧捏住孩子的战抖的膀子，痴呆地望着水面。

根生嫂的哭声不停地在空中撞击，好像许多颗心碎在那里面，碎成了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它们渗透了整个月夜。空中、地上、水里仿佛一切全哭了起来，一棵树，一片草，一朵花，一张水莲叶。

静静地这个乡村躺在月光下面，静静地这条小河躺在月光下面。在这悲哀的气氛中，仿佛整个乡村都哭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每个人的眼里都滴下了泪珠。

这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没有风雨。但是从来不脱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脱班了。

1933年夏在广州。

父　　子*

"爸爸，怎么人家不到我们这边来呢？"孩子疑惑地、带了点失望地问他的父亲。他站在父亲的身边，面前是两个箩筐，里面装了好几颗白菜和一堆番茄，每一样稀稀的装不满半个箩筐。

"你不要性急啦！慢慢地，人家就会来的。"父亲带笑地答道，把手在孩子的头上拍了一下。他笑得有些勉强。他看了看箩筐，几颗枯萎的白菜躺在里面。他又看番茄，番茄也不行。他的心马上阴沉起来了。

他等待着。他默默地望着过往的人。他看见一个人走近来，就连忙做出笑脸去欢迎。但是没有用处。那个人终于做了别人的主顾。没有人肯走过来在他的箩筐里翻弄翻弄。

他也着急了。人家看不上他的菜。这样的东西，人家完全看不上眼。人家甚至不肯走过来，向他问价钱。但是他今天卖不出这些菜又怎么办？他着急起来。他看见人，就高声叫唤。他还用了不自然的声音向人夸他的菜怎么好，怎么好。

"爸爸，我们几时回家去呢？"孩子又在旁边问了。孩子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中学生》第三十七号。发表时题为《父子——一件实事》，收入《巴金文集》（第八卷）时改题为《一件小事》。

起黑瘦的脸，用那一对黑眼睛望他。孩子似乎不懂他们为什么应该在街角白白地站这么久。孩子只盼望能够早些回家。

“小宝，不要心焦，卖完菜，我们就回去！”父亲望着孩子忧郁地笑了。孩子蹲下去把手伸在篮里弄着番茄玩。父亲并不干涉孩子这样做。父亲的心在别处。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几时才卖得完呢？”孩子想到这个又抬起头追问了。他只想马上跟着父亲回家去。

父亲这一次回答不出来，他自己也想找一个人来问问，找一个人来回答。

父亲的菜依旧平静地躺在箩筐里，父亲的心却在家里和街角两处跑，跑得很匆忙。他的额上滴下了汗珠。

孩子也不再问什么了。他站起来，离开父亲，跑到前面人丛中去了。父亲默默地望着孩子。他的手在短衣上面不住地擦。这件短衣已经破了，上面粘了不少的尘垢。

一个年轻女人走过来，在他的箩筐里摸索了一番，问了价钱。但是她并不还价，把一个番茄拿起来，又掷进了箩筐里，咕噜了几句就走开了。他痴呆地望着她的背影，说不出一句话。

这时孩子跑了回来，眼睛发了光，激动地说：“爸爸，我肚饿。我要吃。你给——”

孩子一定是看见别人在吃什么东西，他也想吃，跑回来向父亲讨钱去买。但是父亲把孩子的话打断了，他说：“小孩子少吃点也好。大人都没有吃的，小孩子也要忍耐一下。”

父亲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他的肚皮痛起来了。他

知道是什么东西在作怪。他没办法，只好把两只手用力在胸膛上擦。

“爸爸，你干什么?”孩子拉着父亲的衣角惊讶地问道。

“肚皮痛，我昨天吃多了东西。多吃东西就要肚皮痛!”父亲板起面孔说;“吃饱了，肚皮就要痛。”

孩子不大相信父亲的话。他明明记得昨天一天他们一家人就只喝了两碗白粥。他从来就没有吃饱过。昨天上午父亲喝一碗粥，母亲喝一碗，祖母喝一碗，他喝一碗，粥就光了。下午也是这样。他惊讶地望着父亲，他不明白父亲几时多吃了东西。

“小宝，你怕不怕肚皮痛?”父亲故意做出严肃的样子看孩子，再问了这句话。

“爸爸，我不吃东西了。”孩子忽然大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语地加了一句。“奇怪！不吃东西，饿起来，肚皮也会痛。”

“胡说!”父亲摆出庄严的面孔责斥了孩子。

孩子不再缠父亲了。

“爸爸，主顾来了!”孩子忽然欢喜地拉着父亲的衣角说。

一个女佣模样的女人提了一个菜篮走来。她在箩筐前面站住了。她弯下身子伸手去拣白菜，一面问:

“多少钱一斤? 这样坏的白菜!”

父亲要的价很便宜，他害怕多要钱会把主顾赶走。

女人随便还了一个价，比他讨的价少一些。他请她再加一点。他想这一笔生意大概可以做成了。他的眼睛只是在女人的脸上和箩筐里打转。孩子暗暗地拉他的衣服。

“喂，你又来了！”一个粗暴的声音在旁边响了起来。那个三角脸的警察又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他们是彼此认识的。他前天还挨过一下警察的警棍。

“先生，对不起，我马上就走，做了这回生意就走，”他连忙陪笑说。声音抖得厉害。孩子躲在他的背后。

“滚，马上就滚！”警察脸色一变，粗声骂起来。一只脚踢那个箩筐。

“我马上就走，只做了这回生意。……”他胆怯地求道。

“不行！不行！不行！……”警察不听他说话，一连说了几个“不行”。

“我只做这一趟生意。以后我再不敢犯法。我们一家四口人就靠着这个吃饭。先生，你要开恩……”他差不多要跪了下去。他只希望那个女人马上买了他的东西，付了钱。

但是那个女人不说什么，只做了一个怪脸就走了。希望断绝了。警察用力一踢，踢翻了一个箩筐。番茄滚在污地上。有的开始碎了。

“你不纳捐。我不把你抓进公安局罚钱，已经算是很开恩。你还不快滚！哈哈，你有生意？谁肯买你的坏东西？”警察得意地笑起来。

父子两个一齐俯下身去拾散在污地上的番茄。

“给我滚！”警察拿警棍在弯曲的背上敲打，又用脚踢，然后把另一个箩筐也踢翻在地上。他还用力踩那些番茄，把它们全踩坏了。

父子两个跟警察争吵了一会儿，只得拾起了些破烂的白

菜，放回在箩筐里。

父亲终于挑着箩筐默默地走了。孩子跟着他。好几对眼睛跟在他们的后面。

“爸爸，回家去?”孩子胆怯地问父亲。

父亲不答话，脸色发青，挑着担子往海边走。孩子也不敢再问。

父亲忽然回过头生气似地问：

“小宝，你为什么不生在有钱人家?”

父亲的脸色不好看，声音不好听，问话意思不好懂，孩子不敢回答。

父亲又向前走，不再说话。一步，一步，脚步很沉重。孩子在后面跟着，默默地，甚至带了恐惧。

到了海边，放下担子，父亲叹口气，换了温和的声音对孩子说：

“小宝，倘使你生在别的人家，现在也该进学堂念书了。”

父亲拍了拍孩子的肩头。眼泪忽然落下来，落了一滴在孩子的脸上。

孩子惊讶地看看父亲。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这样做。他只是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声音也是悲痛的。他想到方才的事情也伤心。父亲不答话，默默地望了他几眼。

他们站在沙滩上。地下全是黄沙。前面是海。风吹着海水时时打击沙滩。一股一股的白浪。浪声很大。沙滩上没有别的人。

孩子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父亲从身边摸

出一块布，把箩筐里剩下的白菜包了一大包。

“小宝，你先回家，把这个交给妈妈去！”父亲命令地说。

孩子不伸手去接白菜，只顾用惊疑的眼光看父亲的瘦脸，过了半晌他才问道：

“爸爸，你呢？”

父亲又拍了拍孩子的肩头，勉强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孩子：

“小宝，我有事。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回来。妈妈在家里等着你。快去！你快跑回去。”

孩子接过了白菜，起初还不肯走。但是父亲继续地在催促。孩子终于捧着白菜走了。他的脚印还留在沙上。

父亲望着去了的孩子的背影，眼里畅快地流下了眼泪。

他想：要是生在有钱人家，孩子这个时候一定好好地在学堂里念书了。他又想：孩子一定会活下去。这个可爱的孩子会活下去，而且不会弄到他现在这个样子。

于是他掉过身子，毅然地向着白浪一步一步地走去。

这个时候孩子正捧着白菜在街上跑。

1933年夏在上海。

幽　　灵*

一

我从地上爬起来。没有一点伤，也不痛。我仿佛记得先前是给一辆汽车撞倒了的。我又仿佛觉得自己在马路中间好好地睡了一个午觉。

总之现在我醒过来了。

我的眼睛上好像架了一副眼镜。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

我站在马路中间。身上有一点血的气味。左边有一个黑影子，是一个人弯着身子在舐地上的血。

我站定了。街上非常热闹。有许多车辆：电车，汽车，黄包车。我同那个人却站在马路的中间。

大的声音来了，又去了。一辆汽车从对面冲过来。我敏捷地躲开了。

我走到了人行道上。我回头去看马路中间的那个人。他依旧在那里安闲地舐着。汽车从他的身上驶过去，但是他并没有一点损伤，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种古怪的行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新中华》第一卷第一期。

我也不觉得奇怪，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慢慢地在人丛中走着。许多人在我身边走过，但是没有一个人撞在我身上。

我在往回家的路上走。我觉得疲倦和饥饿。在家里一定跟往常一样，妻煮好了晚饭等着我。看天色我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加速了脚步。我觉得我走得很快。然而路却是走不尽似地那么长。灯光和笑语引诱着我。在家里我也有灯光和笑语，还有妻的安慰，孩子的笑……

街上依旧热闹。天已经完全黑了。到处是灯光，商店里灯光明亮。少爷，小姐，太太，姨太太们在那里面进进出出。笑声从酒楼里送出来。还有一些女孩子的声音跟着胡琴的调子在抖动。一辆汽车在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前停住了。

街上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冷，我饿。我要回家。

我认识这些街道，它们离我的家并不远，怎么我走了许久还是在这一带呢？

一部电车在前面停住了。我知道这一路的电车是驶到什么地方去的。它会把我送到我住的那条街。我还是搭电车回家去罢，省得再走这么长的路。

然而谁把我的脚抓住了。我吃惊地埋下头看。一个人在下面。他的半个身子陷在地底下，他一只手抓住我的脚。

"你是谁？怎么在这里？你成了这个样子！"我惊恐地大声叫起来，打算去拉他。

"我是修造这条马路的工人，"他带着哭声回答。他抬起

头看我，脸上流着泪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只脚就从前面踏过来，正踏在他的头上。他只叫出半声就把头缩下去了。

的确是一只人的脚，粉红色的袜子，瘦小的青色鞋子，鞋头尖尖，后跟有那么高。

我生气地想把那只脚抓住。但是我一回头就看不见它了。我自己却坐在马路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坐下来的。

我纳罕地站起来。我又走到人行道上去。我埋下头去找那个修造马路的工人。我看不见他。我揩了揩眼睛，我依旧看不见他。一定是我跌得脑子发昏了。

我走去搭第二部电车。我又被一个悲惨的叫声止住了。我埋下头看。一辆别克汽车在我身边跑过去。一个血淋淋的头植在地上。叫声就是从那个头上发出来的。

我惊惶地抓住旁边一个绅士叫起来。我要他跟着我去救助那个受伤的人。我明明抓住他的膀子，我明明对他说了许多话，他却做出完全不觉得有我这个人在他身边的样子，昂然地走上电车的头等车厢里去了。

那个血淋淋的头终于给一只脚踏进土地里去了。那一定是马路工人的头呀！他们的头似乎是应该受践踏的。不然，为什么绅士们都不去理他们呢？

但是我要搭电车回家去了。我又冷。我又饿。我的袋子里一个钱也没有。

第三辆电车到底来了。

人是那样的多。

我挤上了第三辆电车。搭客很不少。我袋里没有一个铜

板。卖票员向每个人要了票价，却单单放过了我。

车上很热，然而我还是冷。那许多乘客，男的，女的，很高兴、很起劲地在谈话。我一个人是寂寞的。

我忽然听见了哭声，这些哭声透过乘客们的笑语送到我的耳朵里来。我吃惊地把眼睛掉向外面看。

呀！马路中间，前前后后，尽是人头。光光的头顶在那里摆动，就像大风吹动一个瓜田里的瓜一样。我们的电车和别的汽车都在那些头上驶来驶去。

哭的不是别个，就是那许多人头。

“你看！”我恐怖地抓住一个瘦汉子的膀子说。

这个人简直不理我，好像我不曾对他说过这句话，甚至就好像我不在他的身边似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骄傲！看你这神气也不过是一个洋行小开。我好好地跟你讲话，你却不理我！”我这样想，就有些生气。

外面的哭声更大了。我又抓住一个生意人，告诉他马路上的景象。我大声说话，他却好像听不见。他反而谄笑地去回答旁边一个时髦女人的问话。

我气恼地看了他两眼，骂了他几句，他依旧当作不看见，不听见，只顾嘻皮笑脸地跟那个女人讲话。

电车上很拥挤，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事情欢笑。他们完全不曾注意到马路中间的景象。他们尽管有说有笑，安闲地让那许多人头在他们的脚底下哭泣呻吟。他们一点也看不见，听不见。

他们都在做梦呀！在这样的时候还在尽情地欢笑，一点也不去听周围的哭声！

我感到恐怖，我感到寂寞。我恐怕我会发狂。

我终于闭上眼睛，蒙住耳朵。但是不久我就到了应该下车的地方了。

二

我到了家。

我离开家，不过八九个钟头，怎么我觉得好像在外面耽搁了许多天似的。家，多么可爱啊！

后门关着。我在门上敲了几下，没有应声。我又重重地捶了几下，也没有人来开门。我分明听见房东的娘姨在里面说话。我唤她，大声唤她，她就像耳朵聋了一般。

我着急地捶着门，我又高声唤妻的名字。以前我回家，楼下没有人，我就高声唤妻，她一定会跑下楼来给我开门。

这时候门忽然打开了。开门的是房东的娘姨，她提了水壶出来。她今天很不客气，她不理我，却马上把门掩上，走了。

我也不管这个，就匆匆地跑上楼去。

房门开着。我听见孩子在跟妻说话。

我高兴地跑进房里，先唤一声妻的名字。

妻埋着头坐在方桌旁边缝衣服，一针一针地专心缝着。孩子跪在凳子上面，读着桌上摊开的一本儿童画报。他常常这样地度过他的夜晚的光阴。

他们并不抬起头看我，也不回答我的唤声。孩子静静地在翻阅画报，妻默默地缝衣服。这种光景的确有点凄惨。

我很奇怪。平时妻看见我回家，马上放下任何事情来欢迎我，安慰我，好像我每天到公司办事情，完全是为了挣钱养活她和孩子的缘故。但是今天我带着寒冷和饥饿回到家来，她却做出看不见我的样子。

我走到她面前。她依旧不抬头。我唤她，我又抚摩她的头发，她依旧不抬头。她完全不理我。

我去抚摩孩子的头，向孩子问话。孩子却只顾翻看画报。

我便走到妻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们夫妇儿子三个恰恰坐在方桌的三面，还有一面是紧靠着窗台的。

我起初有点生气，有点纳闷，他们为什么都不理我，我始终猜不透。

“不要开玩笑。我饿了。晚饭想必早弄好了，快拿出来吃罢，”我陪笑地对妻说。

妻停了针线，把头朝我这面看了看。我想她一定明白我的话了。

但是她痴痴地看了半晌，两只眼睛亮亮的，没有一点惊奇，没有一点喜悦。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却又把头埋下去了。

她就好像没有看见我。她装假真装得像。但是她平时并不是一个会装假的女人。难道我今天做了什么得罪她的事？或者她抱怨我今晚不该回来得比平时迟。

“够了，不要再作弄我了。你抱怨我今晚上回来迟了吗？

其实现在也不算迟！”我带笑地对她说。“而且我今天在马路中间跌了一跤，几乎晕过去了。幸好还没有被汽车辗死。说起来笑话，你看我把脑子都跌昏了。我会看见马路中间有许多人头在哭。这真是发昏了。……晚饭弄好了吗？或者你们已经吃过了。那么快些弄给我吃罢。”

妻依旧默默地缝衣服，连头也不抬起来。

“喂，难道你的耳朵聋了？我说了这么多的话，你也应该答应一声呢！我今天做过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你到现在还生气？我说我要吃饭，我饿了。”

妻依旧不答应。

“好，还是我自己来弄罢，”我站起来叹息说；“想不到有老婆在家里，还得自己料理饮食。”

我不知道她把菜、饭放在什么地方。小条桌上一张报纸盖着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揭不起报纸来。难道是妻用浆糊把它粘在那上面了？

我又走到方桌前，在方桌上拍了一下，大声对着妻的脸说：“我要吃饭，快给我去烧饭！”

妻依旧很镇静地在做针线。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孩子忽然阖了书抬起头问妻。

我明明在他们的旁边，孩子却要装疯问，且看她怎么回答！

“平儿，我不是给你说过爸爸已经死了吗？”妻回答道，声音有点凄惨。

死了？孩子的爸爸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我分明活在这里。她却说我死了！我并没有死！

"为什么人死了就不会回来呢？张家哥哥说过人死了也会回来。他的爸爸也死过一次，"孩子正经地对妻说。

妻叹了一口气，停了针半晌不说话，然后露出痛苦的微笑说："痴孩子，张家哥哥骗你的。你的爸爸不会回来了。要是他回来我们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她伸手去抚摩他的头，问道："你饿不饿？"

"我不饿，"孩子摇头说，抓住她的那只手。

我分明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还说我不会回来。"我死了？"我有点惊恐地问自己。不，没有的事，我明明活着。

"妈妈，"孩子依旧不满足地发问。"为什么人死了就不会回来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像爸爸那样的人，他那样爱我们，他舍得抛下我们不回来吗？"

妻不答话，她把眼睛望着电灯，亮的泪珠沿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妈妈，张家哥哥、李家姐姐，他们都有爸爸，他们的爸爸常常给他们做新衣服穿，买好点心吃。为什么单单我的爸爸就会死？你知道爸爸在什么地方？我们去找他回来！"孩子接着又说。"妈妈，房东太太今晚上还来吗？她那么凶。我真怕她。妈妈，你就把房钱给她罢，免得她再来闹。我真怕她。她真讨厌。她还骂你。爸爸却不回来帮我们。"

"你的爸爸——永远不会回来了……"她迸出了这个哭声，就把头俯在桌上抽泣起来。

我站在她的面前，抚摩着她的柔软的头发，埋下头轻轻在她的耳边说："我回来了，我没有死。你看，我分明站在这里，在你的面前。你不要哭。"

我忘了饥饿，忘了一切。我只记着我没有死。妻的眼泪，妻的话和孩子的话使我感动。我的眼泪淌了出来，我自己觉得。我想我的眼泪会落到她的头上。

孩子从凳上跳下来，走到妻面前，拉她的手，劝她不要哭。但是妻还在低声抽泣，而且不断地念着我的名字。

我忽然觉得心痛，失望钻进了我的心。我不能够给她帮一点忙。我这样抚慰她，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大声回答她的呼唤，她却丝毫听不见。她说，我已经死了。

我真的死了吗？为什么我还站在这里，为什么我的心还知道爱？我跟平时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分明不曾死。

我急得流出眼泪，我觉得泪珠沿着面颊流下来。但是我看不见，这是无形的。

"我在这里！我没有死，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伸手就可以摸到我的身子！"我用力大声叫喊。

妻默默地抬起头揩了眼睛，安慰了孩子两三句，就拿衣服继续缝起来。她时时叹气。她完全不觉得我就站在她的面前。

我想，我一定死了。我说话他们听不见，我站在这里他们看不见。我流着无形之泪，我……

我绝望地走到床前，疲倦地躺下去，再也爬不起来。

"赵师母，请你下来……"房东太太在楼下叫道。

妻应了一声，略一踌躇就放下衣服下楼去了，剩下孩子在房里。他依旧静静地翻看他的画报。

楼下起了大声的谈话，后来似乎有些争吵。但是我听不清楚。我想到楼下去，但是我挣不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妻上楼来了，喘着气，脸上带着泪痕。

她不说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又拿起衣服在缝。但是一面缝，她一面又忍不住抽泣几声。孩子问她话，她也不理。

孩子不作声了。他似乎专心在看画报，却时时偷看她的动作。

屋子里很沉闷，只听见她的抽泣声。

房东太太进来了。这个老不要脸的女人，年纪至少在四十以上了，嘴唇还涂得那样红，打扮得像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只是老鸦叫一般的声音再也没法改变。

这个老东西自然也看不见我。她扭着身子到妻对面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去。

"哼，哼，你还这样痴心。那个死了的穷鬼你还想他做什么？他活着也没有给你好日子过！他给汽车轧死，活该！你难道还想替他守节？他留下什么东西给你？你娘儿两个以后拿什么东西来吃？我劝你聪明点——"

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她胡说！她骂我！她引诱我的妻！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并没有给汽车轧死。我要起来给她两记耳光。

然而我在床上爬不起来。我挣扎，也没有用。

"我不要听你这些坏话！不要拿它来污我的耳朵！"妻气

得脸通红，放下衣服大声对房东太太说。“我痴心，是我自己情愿。”

“你情愿。三个月房钱为什么付不出来？你付给我，我马上就下去。”

“你下去，我明天就付给你。你现在就下去，让我清静一会儿。”

“哼，明天，我已经听见你说过几十个明天了，还看不见你拿出钱来！”房东太太冷笑起来。我恨她，我心里很着急，当初为什么不睁开眼睛，却租了她的房子来住，而且让我的妻子同她做朋友。我开始在床上骂她，又怨我自己。然而我的声音她是听不见的。

“明天一定拿钱给你。你现在就给我走！”妻依旧生气地说。

“哼，你明明拿不出钱，何必说大话？我晓得你今晚上连饭也没有烧，就只买了几个烧饼给你儿子吃。哼，我看你这样硬下去有什么好处？你难道就让你们母子两个活活饿死吗？只要你肯答应人家，你们的衣服饮食都有了，我的房钱也有了。你的年纪也不轻了，又比不上人家黄花闺女。好容易有人看上了你。你还要搭架子，说什么替你那个穷死鬼守节？……我问你究竟答应不答应？总之，我明天要我的房钱。我劝你还是聪明些，不然莫怪我明天不客气！……”

我的心痛着。我可怜我的妻，我恨我自己。“穷死鬼！”她当着我的面骂我。我不能够回答她。她侮辱我的妻，折磨妻，我不能够赶走她。

"我在这里，我就在这个房间里。不要答应她，不要答应她！她是个引诱人的坏东西。我并没有死！我并没有给汽车轧死！你叫她滚出去罢。不要听她的话，我会养活你们母子的。我已经养活你们这许多年了。叫她滚出去呀！"我用尽了气力叫喊，但是她们都好像没有听见。

我记起了妻今晚上没有烧晚饭的事情。……

"好，我明天给你回信罢，"妻埋下头，过了片刻忽然低声说，声音有些颤抖，连耳根也红了。

我觉得我的心也冷了。明天……我想。

"那么，你答应我了，"那个老妇人高兴地说，对妻笑了笑。

妻轻轻地应了一声，然后又红着脸哀求地说："请你让我清静一会儿罢。你已经把我缠够了。"她说完就站起来在房里走了一转，便伏在床上，恰恰睡在我的旁边。

"哈哈，我去了。只要你答应，我什么事都可以依你。"她又笑一笑，便扭出房门下楼去了。

我绝望地哭起来。这又是无形的泪，无声的哭啊！

"你真的就答应她？你真的就不要我了？我，我是多么爱你啊！我就在你的身边，你怎么看不见？"我悲痛地抚她的肩头，在她的耳边悲声哀求。我的眼泪也流出了。

妻伏在床上低声哭着。她唤我的名字，接着又说："××，要是你看见我今晚上的情形，你也会伤心罢。你为什么抛下我们母子呢？要是你还活着，我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不要答应她罢，我就在你的身边，"我又一次哀求说。天呀，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听见我的话，使她知道我就在她的

身边呢？

孩子走到床前安慰妻。妻握着孩子的手。我连孩子也比不上。

过了一会儿，妻忽然自语地说："我熬不下去了。为了孩子的缘故，我只好答应她。"

妻说这样的话就好像在回答我的哀求。这一段话就把我的希望完全毁灭了。

妻决定了。她是有理由的。我爱她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死了。我真正死了。我不能够帮助她，不能够养活她。我甚至不能够使她看见我的身体，听见我的声音。

我想我应该走了。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没有我住的地方了。我留在这里得不到一点安慰。在这里我看见妻的眼泪，而妻却看不见我的眼泪。

去罢，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还是我自己走开，不去妨害别人的幸福。

这样一想，我突然从床上起来，站到屋子中央了。

我留恋地用告别的眼光看了看房里的陈设，这是我死后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我才发现陈设是这么简单，许多东西已经不见了。我记起了那个老妇人方才说的话，妻今天晚上连饭也没有烧。

我在房里痴痴地立了许久，许久。

妻和孩子躺在床上相抱地睡熟了。

我走到床前，把他们的可爱的睡脸看了一些时候。我的眼泪向着他们的面颊流下去。然而我的眼泪是无形的泪

啊！……

我自己捶着胸膛，我哭起来，然而我的哭是无声的哭啊！……

但是我心痛，我的心也一样地知道痛啊……

我俯下头吻了他们两个的面颊，不怕会惊醒他们。

于是我埋着头吞着无形的泪，静悄悄地走了。

1932 年在上海。

在门槛上*

一

星期六晚上我在日光咖啡店里参加尼古拉·意渥多的讲演会。

讲演完毕，听众都散去了。厅子里还有几个人。我走到那个老革命家面前，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认识他，我在半个月前曾经见过他一面。

意渥多今年快六十岁了，却有着年轻人的热情。他每说一句话眼睛里就射出一道光芒。笑和怒在他的脸上不断地轮流出现，表示他的爱和恨。眼睛里燃烧着强烈的火焰。这一对眼睛，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我在每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脸上都看见过。

他说完话，侧过头向旁边一个女郎唤了一声“马得兰”。那个女郎正在和人讲话，便应了一声，然后走过来。她穿了一件米色外套，戴了一顶深黄色的帽子。外套的右边领口上插了一朵红玫瑰花。她就是刚才做主席的那个少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大陆杂志》第一卷第七期。

"我的女儿,"意渥多指着她对我说。他用一只手拍她的肩头,对她说了我的名字。

我惊奇地看那个女郎。她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了我的手。她对我微笑,两颊红红的,眼睛亮亮的,丰腴的面庞,金黄色的头发,论年纪不过二十岁光景。

"我听见考利生夫人提到你,我很愿意同你见面,真是欢迎得很!……我父亲的演说使你满意吗?"她的声音非常清脆,她说话时那一对亮眼珠不住地在我的脸上打转,同时笑容还留在她的脸上。

"好极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动人的演说!"我感动地赞叹道。我说的是真话、

"你很会说话,父亲听了一定很高兴,"她带笑说,于是掉过头去看她的父亲。他笑着点了点头,便拍她的肩头说:"我们回去罢。"他又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可以一道走,我住在第五区的都勒佛尔街,"我回答道,我知道他住在第六区的王子街。我回旅馆就要经过王子街街口。

我们三个走出了咖啡店,时间已经不早了。巴黎的春夜是很寒冷的,除了几条热闹的街道以外,街上就没有几个行人。这时候天在飘着细雨。我拉起了大衣的领子。雨点还不时飘到我的脸上。晚风也在刮着我的脸。我把眼睛掉去看他们,他们父女没有一点怕冷的样子,他们坚定地下着脚步,谈着话,父亲把一只手搭在女儿的肩头。

我起初并不作声,只是默默地在旁边看他们,听他们说

话。我们又走过了一条街，那里有街灯。我们的影子在湿地上现出来了。我稍微走在后面，看见他们的影子慢慢地在动。我又注意地看他们的身子。父亲显然比女儿高出一个头。他走得不快，身子不住地微微抖动，他有时也要喘气。他的年纪究竟不小了，他还在工厂里作工，整天劳苦地工作，说不定在最近的将来死就会来把他抓去。这是很可能的。这时候，在这清静的街中，一个父亲把手搭在女儿的肩上，慢慢地走着，这个景象似乎是凄凉的。然而决不是！事实上这两个人的身上却现出了极大的力量。父亲是意渥多，他是全世界劳动阶级敬爱的革命家，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父亲一般看待；女儿马得兰我以前并没有看见过，虽然还是这样年轻，但是从她今晚在讲演会里的举动看来，我就知道她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决不是孤零零的两个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是孤独的，在他们后面有广大的群众。只要他们高呼一声，马上便有春雷般的呐喊来响应。这并不是梦想。今晚上会场里听众的发狂一般的拍掌欢呼还在我的耳边荡漾。

"一幅何等动人的图画！"我感动地低声赞叹道。

"王，你为什么这许久不说话？"意渥多大概听见了我的声音，便掉过头来大声问道。马得兰也回过头来看我。

"我在看，"我微微一笑，这样答复了他。

"看什么？"马得兰插嘴问道。

"看一幅图画，"我平静地回答。

"图画？什么图画？"她惊讶地问。"你在看巴黎的红天吗？在红天里那些高耸的古教堂越发显得阴森可怕了。"

“不是这个，我看的是另一幅图画，”我含笑地分辩道。“这幅图画就叫做《革命的两代人》，画上有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表现出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你想这个力量就可以摧毁黑暗的、罪恶的世界吗？”马得兰不等我说完就突然发出这句问话，接着又大声笑起来。

“是的，我相信，我完全相信，”我直率地回答，这个时候我的确相信，我已经把我肩膀上多年来的黑暗的重压甩掉了。

马得兰走到我的身边，默默地把我的手紧握了一下，她的手是这样地热！我觉得我的身子也在燃烧了。

“王，你参加社会运动有几年了？”意渥多起先望着红天不说话，像在思索什么，后来忽然埋下头来问我道。

“六年，”我简短地回答。

“六年？你还是这样年轻呢！你比马得兰也大不了多少！”他惊讶地望着我说。“你看她也只有两三年的历史，”他指着他的女儿。

我看她，她的一双眼睛在黑暗里放射光芒，嘴唇上挂着微笑，她的脸上没有一点阴影。我用赞美、羡慕的眼光看了她好几眼。

“六年？我想不到你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这六年也许是不容易过的罢！”他温和地抚摩我的肩头，拍拍我的背，像父亲对待儿子一般。

“是的，六年的确不是一个短的时期，日子过得很慢，”我回答道，声音里无意间泄露出了我的痛苦。过去六年间的回

忆并不是愉快的，提起它们，我不能够没有一点悲戚。黑暗的现实像一个黑影至今还压着我的两肩，我还不能够把它完全摆脱，只有牺牲的火在我的心里燃烧的时候，我才可以暂时忘记它。但是以后它又爬上我的肩头来了。这六年里我很少有快乐的时候，这六年的确是不容易过的。我最后又用略带悲痛的声音加了一句："但是我今年已经有二十三岁了。"

"你的痛苦一定不小罢，我从你的声音里也可以想象到。我知道在你们那边年轻人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比我们这里的还要痛苦。"意渥多的颤抖的声音里充满了同情。

"是的，"我只说了这两个字。

"你的父母还活着吗？"马得兰掉过头来望我，她的亮眼睛不住地在我的脸上打转。

"都死了，他们死得很早，"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确是孤零零一个人。孤寂便是我的最忠实的朋友。

"啊哟！"她同情地叫了一声。

"这也好，听说在你们那边常常是做父母的专断地支配了儿女的全部生活。你们那里的家庭就等于一个黑暗的王国。这是不是真的？"依旧是那个老人的颤抖的声音。

我应该怎样地回答他呢？他的话太真实了，立刻给我唤起了许多可怕的回忆。虽然我爱过我的父母，虽然在很小的年纪我就永久失掉了他们，但是我依旧不得不在那个和专制王国一样的大家庭里度过了我幼年时代的光阴。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

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还不说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几年的生活几乎把我的两个肩头压得不能够动了。但是我怎么能够使他们了解这种情形呢？

"我自己的痛苦是不要紧的。更可怕的，是看见别人受苦而无法帮助他们！那样黑暗的家庭！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但是如今已经过了六年了……"我愤激地说，后来悲痛堵塞了我的咽喉，我不能够再说下去。

马得兰温和地望着我，安慰我说："我还不知道你有这样大的痛苦！你的过去是这么悲痛的！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也是自由的了！我们应该祝贺你！"她说罢又伸出手来把我的手紧紧握着。

自由？我如今果然是自由的吗？在我们那边我被人追踪着像一条野狗，没有机会让我自由说话，没有报纸给我发表文章，没有地方让我自由现身。我永远躲在窄小的屋子里，使自己变成一个哑子。我哪里还有一点自由？最后我到了这个所谓自由的国土。在这里我依旧被人监视，警察时时到旅馆来向房东太太探问我的行动，房东太太也常常借故到我的房间里来，想从我口里探听一些消息。办居留证时我受过不少的留难，前一天在大街上还被警察拉着查看居留证，因为没有把它带在身边，还受了一次窘。而且说不定今晚上回到旅馆

里房东太太就会对我说："要你明天早晨到警察厅去，你已经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出境了。"在这种情形下面说到自由，岂不是一个反面的讽刺么？

但是我并不曾反驳马得兰的话，我知道在社会运动里，在生活里她都太年轻了，她的经验还不能够使她了解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愿意在她的纯白的心上染一点血迹。我只把我的悲痛吞在肚里。

意渥多一定明白我的意思，他又轻抚着我的肩头说："王，我很了解你。六年的时间固然是够长的了，但是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仰，这还是太短呢！告诉你：我已经等了将近四十年了。许许多多过去的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长期的等待并不曾摧毁我的精神。你看，就是在今天我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地充满着希望和信仰。王，我告诉你，不要害怕长期的等待，不管是一年，十年，二十年，等待总有一个结束期。我看不见那一天，不要紧。她总会看见的（他指着他女儿）。至少在她后面的人总会看见的……"

痛苦咬着我的心。我的心受伤了。我惊恐地叫起来："还要等那么长的时候！"对于我，六年已经有半个世纪那样地长久了。如今他告诉我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他不会错，他已经有了四十年的经验了。

"王，这并不算久。一个人为了理想就牺牲他一生的光阴，也不算长久呢！"他依旧温和地说。"我觉得我并没有浪费掉过去四十年的光阴。我对于我的命运并没有一点抱怨。"

"勇敢！"马得兰在旁边带笑地拍起手来。他也笑了。

这时候我们转了弯走进圣日尔曼大街了。那里比较亮些，人行道上有一些过路人，好几家咖啡店里射出来温暖的灯光，送出来一些笑语。再走过两三条马路我们就到王子街了。意渥多提议到咖啡店里去坐坐，喝点东西。我也很愿意，因为这样我可以同他多谈一会儿。我害怕马上就回到那个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去。我在那里永远是孤寂的，整天望着对面阴暗的古建筑物，嗅着窒息人的煤气。

我们进了一家咖啡店。这里面有人，有热气，有笑声。我们拣了一张靠里的桌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三杯牛奶咖啡。

侍者很快地端了杯子来。我斜倚在靠背椅上，一只手轻轻地抚着杯子，一面注意地听意渥多谈话，我知道他喝了咖啡以后，一定有更多的话对我说。

"父亲，你为什么常常说长期的等待？我简直感觉不到！我一点也不觉得日子过得慢。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看到那个光明的未来，你也可以，"她用清脆的声音说。红红的脸上有一道光。我知道是信仰在鼓舞她，是热情在鼓舞她。她接着又指着我说："你也可以。"

"马得兰，你还不懂，"意渥多开始温和地说。"你也许比我幸福些，你们这一代人也许比我们更有用些，更强健些，因为你们并没有过去的阴影，我却有。……但是我也已经把它克服了。我有许多痛苦的回忆，你却没有。……你还记得你的母亲吗？那个愚蠢的好女人，她永远不了解我，她永远拿一些旧观念折磨她自己，结果她终于跟人跑了。"他嘘了一口气。

"父亲，你还提母亲做什么？你不是已经把她忘记了吗？"

她拿一只手压在他那只放在桌上的右手上面，带笑地安慰他说。

“但是现在我又想起她来了，”他含笑说。“我并不怪她，她没有错。那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以后我就不曾得到她的消息。现在她应该到五十岁了，不知道她活得怎样？我祝福她活得幸福一点，我究竟多少爱过她一点。这是我的灵魂的一隅，只有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他的声音在暖和的空气里微微颤动。他的眼睛望着远处，好像在看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景象。

这个自白唤起了我的一个深深埋葬了的回忆。我自小就爱上了一个纯洁的姑娘，在某一个时期里她是我的暗夜里唯一的明灯，是我在旧家庭里的痛苦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但是另一个青年把她给我夺走了，她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品。我只知道她染了不治的病，就不曾得到她的以后的消息。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在世界上。假若她还活着，我也希望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也有我的灵魂的一隅。我如今也打开了它。

一个清脆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唤起来。马得兰在说话。她紧握着她的父亲的那只手，感动地说：“父亲，我多么爱你啊！”我看她的脸，她正用了热爱的眼光在看她的父亲。

意湼多用另一只手去抚摩她的手，又把眼光埋下来回答她的注视。然后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咖啡，便微微向后面一仰，头枕在靠背椅上，用手把嘴一抹，对她微微一笑，唤了一声“马得兰”。他又把眼光移到我的脸上。眼光是柔和的，他

的眼睛里有了泪水。

他哭了！我觉得我很了解他。我现在也想哭了。

"还有一个女人，我的灵魂的一隅里还有一个女人，她是我永远不能够忘记的，"他又把眼光移开，好像在看他的回忆中的景象，然后用颤动的声音说，声音很柔和，就像在爱抚那个回忆。"另一个女人，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形容她！这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在楚利克，她也在那里的大学里读书。后来我回到巴黎，她不久也来到这里。我们在一起生活，共同为理想工作。但是不到半年，她就离开我走了。她永远不能够忘记她那个在苦难中的'俄罗斯母亲'。那里来了几封信要她回去工作。她毫不迟疑地去了，我没有理由可以阻止她。……她去了。我记得很清楚，我送她上车以前，我们在一个小咖啡店里度过最后一点钟的光阴。她那边的情形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回到那里去就像踏进虎口一样。虽然我们约定了几年以后见面，但是我们两人都没有把握她会活到那时候，她的命运是判定了的：在监牢里或者流放地上憔悴呻吟到死。她知道，我也知道。然而我们都没有避免的办法。她自己对于那样的命运似乎没有悲戚，然而我爱她比爱我自己还厉害，尤其是我看见她被崇高的献身精神鼓舞着的时候，我没法不动感情。……她从彼得堡来过一封短信，报告她平安地到了那里。以后她就没有信来。我没法和她通信，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我时时想念她。我很注意地翻看各报上关于她那边的消息。我盼望在报上看见她的名字。几个月后我果然找到了。她被牵连在一个所谓大逆事件

里，在哈可夫省被军事法庭判决了死刑。在五月十一日那一天，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没有进一点饮食，我也没有笑过，工作阻止我，使我不能够到那边去跟她诀别。那一天是个阴天，她和两个同伴被绞死在一个广场上。她是在俄国受绞刑的第二个女人，第一个是苏非亚·别罗夫斯卡雅。在那边对于女人从来没有死刑。……她死得很勇敢。她带着微笑走上绞刑台，她先埋下眼光向下面人丛中看，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然后就抬起眼睛望着远处。当绞绳套上了她的颈项的时候，她闭上眼睛喃喃地念着一个字。我知道这些详情，是从巴黎某杂志的俄国通信上知道的。那个通信员不知道那个字的意义。那是尼克，她从前就这样称呼我。她临死还在唤我的名字，还在人丛中找寻我的面貌，这只有我一个人明白。但是我已经不能够为她做什么事情了。……她，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叫伊林娜，你也许知道她。她的印象永远藏在我的心里。我常常在梦里看见她，椭圆形的脸，宽大的额，大的眼睛，亚麻色的头发，铃子般的声音……想不到别人会杀掉她！……她已经死了三十几年了。但是她的印象还是很鲜明的。她永远活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这一隅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我只有这一点东西是自己私有的。……但是三十几年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

我和马得兰都呆呆地望着他。我的心被一种形容不出的复杂的感情绞痛着。

“父亲，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她温柔地含笑说。“为什么还要讲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谈点未来的事情不好吗？你看

王快要被你的话引哭了。”她又笑了笑，把椅子往她的父亲身边拉，很亲热地偎着父亲。她说到我时，她的眼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片刻。那一对亮眼睛里面也含着泪水。她说得不错，我也快要哭了。

“马得兰，”他用苦涩的声音唤她，同时掉过脸去望着她，脸上露出微笑，然后略略摇头说：“不错，这是过去的事情，然而它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昨天晚上我偶然读到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门槛上》，我在书页上又看到她的面影了，我觉得就像在昨天才失掉她一样。屠格涅夫的诗好像就是为她写的。……啊，这样的一个女人！我怎么能够忘记她呢？……马得兰，你读过这首诗吗？”

“是的，父亲，我读过的。一首很好的诗。但是，现在我们回去罢！时间很迟了。你明天上午还要参加一个讲演会。你看王也疲倦了，他要回去睡了，”她像一个被溺爱的小女孩似地对她的父亲说，一面暗暗地对我示意。

我本来要分辩说我并不疲倦，但是看见马得兰的神情，我就叫侍者来算了账。意渥多也站起来。于是我们就走出去了。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我打了一个寒噤。雨已经住了。天空是一片杏红色，好像巴黎城起了大火。几个古建筑的塔顶颤巍巍地耸立在那里，多么衰老，多么孤寂，现出快要倒塌的样子。尤其是迎面的圣母院的两个钟楼，鬼影一般地在红光里摇动，好像是两块墓碑，上面涂满了血，现在快要倒了。

“王，你看，这是圣母院。雨果的一部小说里面有过一幅可怕的图画，描写那个伪善的教士怎样从钟楼跌下来，跌死在

地上！”意渥多走在街上又用另一种声音开始说，一面指着那两个可怕的阴影。“这么高！我知道将来还有许多人会从那上面跌下来的。”

“啊，巴黎又在燃烧了！这火光中不知道有多少罪恶的行为啊！我只希望那一天……我能够忍耐……”他自语似地继续说，后面的话变成了喃喃的私语，我听不清楚。

“我父亲平时并不是这样，他今天晚上太激动了，”马得兰在我的耳边低声说。“他过去的生活很苦。但是我从来不曾听见他抱怨过他的命运。”她害怕我会误解她的父亲，便又解释似地说了上面的几句话。

“是的，我很了解他。说真话，我很佩服他……”我感动地说。

“谢谢你，我真高兴！”她快活地一笑，突然把我的右手紧紧地握着，我看见她的脸在发光，我的心也发亮了。我也是很快活的。

不久就到了王子街街口。他们父女告辞走了。我们约定明天在他的讲演会里再见。

我回到旅馆里，房东太太交了一封信给我，是我的哥哥从故乡寄来的。他好久不给我写信了。这封信里叙述了几件不幸的事情，也提到我从前爱过的那个姑娘。她最近病死在她丈夫的家里。关于她，信里只有这么短的一句话，但已经是很难得，而且很凑巧的了。

我没有流泪，我只叹了两三口气。我要把这个灵魂的一隅永远封闭了。

二

我在星期日上午的讲演会里又遇到意渥多和马得兰，我们谈了许多话。意渥多今天的演说特别动人。他的每一句话简直是一股火焰，点燃了每个人的热情。在他的身上除了头上的灰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以外，就没有一点老年人的痕迹。他站在讲台上就像生龙活虎，他做出各种姿势，说着火一般的话，很有条理，又富于热情，使得听众都着了迷。

他在一阵拍掌欢呼声中走下了讲台，就被一群朋友包围着。我听见那个意大利的亡命者法布利祝贺他说："你真是一个永远年轻的人！"

马得兰站在我的斜对面，她得意地望着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昨晚上说的话不错罢？"

我不回答，我默默地望着她的美丽的、发光的脸。我很快活。

三

不久西班牙的革命爆发了。革命党人占据了巴塞罗那城，他们父女秘密地到了那边去。他们的行动很秘密。事前连我也不知道。某一天傍晚我去看他们，才知道他们在前两天晚上就搬走了。房东太太也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我对着空屋感到片刻的怅惘。后来我就到朋友处去打听他们的消

息。许多人都说不知道。最后还是法布利对我暗示说他们到西班牙去了。

我坐在巴黎城里等候西班牙的消息。报纸上自然登载了许多，但是并没有他们父女的事情。一个多月以后西班牙政府的军队重进了巴塞罗那城，在那里屠杀了不少的革命党人。但报纸上也没有刊出他们的名字。

又过了几天，一个朋友从巴塞罗那逃到巴黎来。我在法布利家里看见了他，他告诉我们，意渥多和马得兰都是在最后一次的混乱中死去的。他化装逃出那个城市的时候，经过一个广场，还看见他们父女的尸体躺在血泊里，身上有伤痕，显然是经过了抵抗后才被害的。

我相信他不会说谎，但是我又怀疑他在惊慌和匆忙中会看错了人。那两具死尸也许是另一对父女的。

我盼望着他们回到巴黎来。

四

三个星期又过去了。我依旧得不到他们父女的消息。

今天晚上我无意间借到了一本书，里面有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门槛上》，我把它读了出来：

>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开着一道窄门。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年轻女郎……一个俄罗斯的姑娘。

黑暗里吹着寒冷的雪风，一个缓慢、深沉的声音问：

“啊，你要踏进这个门槛来做什么？你可曾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你？”

“我知道，”这就是她的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侮辱，受苦，监狱，疾病，甚而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忍受，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甚至你的父母，你所爱的人也都要使你受这些痛苦，给你受这些打击。”

“即使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牺牲自己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你的姓名，没有人知道你的爱。”

“我不要怜悯，我不要感激，我也不要光荣。”

“你甘心去犯罪？”

“是，倘使犯罪是需要的，我也甘心。”她说着就埋下了头。

里面的人声停止了片刻，然后又发出这样的问话：

“你是否知道，将来在匡苦中你也许会否认你现在的信仰，说你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请求你放我进去。"

"好，那么进来罢！"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的门帘立刻放了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一声回答。

我把这首诗读了两遍。书页上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头：金黄色的头发，丰腴的面庞，红红的脸颊，亮亮的眼睛，嘴上仿佛在说："我一定可以看见光明的未来。"

我忘了自己地把头俯在书页上。

在外面圣母院的钟声悲哀地响了起来。我才知道夜已经很迟了。

1932年冬在上海。

玫瑰花的香*

一

馨来了。她插了一束玫瑰花在我的花瓶里。花瓶放在书桌上。在旁边她留下一个字条："玫瑰花是一个象征，你知道。"

玫瑰花瓣的深红色就像一点一滴的血。

我在书桌前坐下来。我沉在浓郁的香雾里面。房里的景物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变得模糊了。

但是我还在想：这是自由的象征，还是爱情的象征？难道馨会爱我？

于是在玫瑰花的香雾中我慢慢地嗅到了别的气味。仿佛是血的气味。血似乎也是香的。

馨近来对我很好，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缘故。我喜欢她，这是真的。朋友们说她爱我，我不相信。从她的嘴里我从没有听见一句关于爱情的话。她并不曾当面对我说过她爱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良友》画报第七十九期。

关于馨的事情，虽然朋友们谈得很多，实际上我知道的却很少。她为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三年前从家里逃出来，就住在这个都市里念书。她的生活很俭朴，她靠着她一个出嫁的姐姐寄钱接济她。

朋友们常说馨活泼可爱，我也承认。但是近一两个月来她的态度有些改变了。跟她来往的男人并不多，有好些人在追她，她却从来不曾同谁讲过恋爱。朋友修有一次在失望之余就气愤地骂她不懂恋爱，好些人附和着这样的批评。如今他们忽然又说她爱我。女人的心理只有鬼知道。要得到馨的爱情，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从来就不敢做恋爱的梦，我更不敢想得到馨的爱情。

我不愿意再想这些事情，就从书堆里拿了一本书来翻看，打算把我的思想集中在书本上。

这是一个英国学者的著作，书名是《自由论》。我读了几页，忽然在书页上看见了一张人脸，它在讥笑我。同时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不错，自由是一个很美丽的名词，然而你真正懂得它的意义吗？"

谁在我的耳边说话？房里明明只有我一个人。难道是我自己在讥笑自己？

馨也在讥笑我罢。她不是说玫瑰花是一个象征吗？她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是自由的象征吗？

我突然烦躁起来。我的头好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住了一般。我不能够这样忍耐下去。我应该出去找馨，找到她问个明白那是什么象征，问她究竟在玩什么样的把戏。

馨住在一条僻静的街上，她的住处是一间旧式的小楼房。房东是一个老太婆，她平日对馨很好，所以馨就在那里住了三年。

我怀着一颗热烈的心，在黑暗里摸索着登完了狭小的楼梯。在馨的房门上我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里有灯光。

"哪个？"

"我，我是文。"

"请进来。"

馨给我开了门，她的健康色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白衫子，蓝花格子布短裙，下面一双赤脚踏在一对木屐上。

"我知道你会来，"她带笑说。她让我在藤椅上坐下。

奇怪，她什么都知道。

她的房里也有一瓶玫瑰花，是放在一张矮桌上面的。我想起了我家里的那一瓶玫瑰花。

"那么你也该知道是为了玫瑰花的事情，"我接口说。我望着她的嘴唇。她的嘴唇也是红的。

"啊，玫瑰花，"她笑了。"我送你的玫瑰花，难道你不喜欢？"她的两只亮眼睛注视着我的脸。

"不是这个，"我分辩说。"是为了那个字条。你说的是什么象征，我不明白。"

"不明白？"她调皮地嗤笑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会不明白？我不相信！"

我只顾望着她，不开口。

"玫瑰花，那是爱情的象征。"她说着，脸上依旧露着笑。

她的声音很清朗，但是我觉得它似乎带了点颤动。

我完全想不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爱情的象征？"我疑惑地重复念着。

"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吗？"她含笑说，那一对眼睛带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望着我。

不错，我明白了。我的心跳得厉害了。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受爱情的幸福。

"但是你该知道我并不爱花，"我笨拙地说了这句话，我的眼睛却不能不看她。

"这有什么关系？那是从前的事情。现在他们说——"她住了口。她的眼睛里冒出火来，把我全身的血都烧热了，我觉得我的脸开始在发烧。

我想：他们的话不错。

她的脸也红起来。她的眼睛看得人不知道怎样才好。她的眼光在变换，接连表示了好几种意思。但是我都不懂。我只有一个思想：抱吻她。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你不要装傻了！我早就看透了你的心。那次在修的家里，他向我求爱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你脸上那种妒忌的表情。我拒绝了他的爱，把那个消息告诉你，你当时多么高兴。"

她这时候会怎样猜度我的心呢？我在想什么，她决不会知道。我心里哀求着：——不要说下去！你就把我拿去罢！

"你不记得两个星期前，我一身湿淋淋的跑到你家里来，我说不愿意回家。你就让我睡在你的床上，你自己却跑到一个朋友那里去。那样大的雨，你一定要走，我留你也留不住。

你那个时候只要稍微聪明一点，我就是你的了。你这个傻子！”

她兴奋地说话，声音微微地颤动，就像在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的眼光像灯光一般，它把我的心照亮了。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没有过去，没有将来。

在她的眼睛里我埋葬了一切。玫瑰花的香雾包围着我。

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两个身子渐渐地合在一起了。我低声唤着她的名字。

“去远了！那一切都去远了！……这一刻，让我平静地度过这一刻……不要来打扰我。……文，不要走，你就留在我的身边……”

她喃喃地说话，声音很低，颤动，含糊。她好像是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对另一个人说话。

“即使是梦也不要紧，……我只要这片刻的安静。……你们都走远些去罢。……为什么单单缠住我一个人？……文，你果然在我的身边么？”

我不能不开口了。我应该安慰她，使她明白我们不是在梦里。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这完全不像她平日的言行。

她不再开口了。那样热烈的拥抱使我忘记了一切。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响起了女人的哭声。这是从隔壁人家里送过来的。

接着又响起了咒骂声和别的声音。哭声愈高，也愈凄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馨忽然放松手，离开我。她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睁大了眼睛往四面看。

“那个丈夫又在打他的妻子了，”她小声说了一句，脸色渐渐地阴暗起来。

我不说话，我很清楚地感觉到激情一秒钟一秒钟地在消退了。

隔壁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丈夫在骂，妻子在哭。从那个女人的哭声里我似乎听到了“我与其活着这样受罪，不如死了好”的话。

我用忧郁的、疑问的眼光望着馨，好像在求她给我一个解释。

“这个人家丈夫是机器工人。他的性情本来温和，三个月前失了业，就渐渐变得粗暴了。他常常跟妻子吵闹。有时候在外面借到一点钱喝了几杯酒回家，就借故打他的妻子。女人这个月进了河南一家工厂作工。她赚钱养活丈夫同两个小孩。可是丈夫打她的次数更多了。近来他们隔不到两三晚上就要吵闹一次，有时候小孩也哭。”

她用忧郁的低声说话。她只是叙述这个事实。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她不再看我了。她站在窗前。她的眼睛望着别的地方。

隔壁的哭声轻了些，后来就慢慢地停止了。接着是那个女人悲声诉说她不幸的遭遇。

我不走。我等着机会重新燃起先前的那种热情。

女人的话忽然被一个男人的哭声压住了。男人一面大声

哭，一面说话。

馨掉过头来看我，苦恼地解释道："他们的吵闹常常是这样结束的。丈夫到后来就哭，说些责备自己的话。妻子就安慰他。"

我的脸上露出了苦笑。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我注意地看她的眼睛。她的眼光变了，里面并没有爱情，只有一种深的苦恼。

我自己也感到了一种深的忧郁。我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但是我不能不对自己说：——今晚上对于我一切都完结了。

在玫瑰花的香雾里我又嗅到了血的气味。

她的苦恼的眼光还在我的脸上盘旋。她那眼光仿佛在说：——你去罢，现在用不着你了。

我走的时候，她对我笑了笑。这微笑也是苦恼的。

我莫名其妙地到这里来，现在又莫名其妙地走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楼梯。街上很冷静，两三个车夫拖着人力车慢慢地走着。浓墨汁似的天空里嵌着寥寥几颗星星。

我疑惑是在做梦。我又想：我如果把今晚上的事情告诉修或者别的朋友，他们一定会责备我说谎。

二

第二天吃过晚饭我在公园里遇见了馨。她站在铁栏杆

前，看那只关在小屋里的鹫。我看见她，心里非常快活。

鹫，那只生在印度灵鹫山的猛禽站在铁棍上面望着她叫。她一拍手，它就飞起来。它的翅膀真大，把那间小屋差不多遮去了一半。但是铁栏杆拦住了它，它只得落在地上。马上它又跳上了铁棍，又飞起来，又落在地上。它的锋利的嘴，它的锋利的眼睛，它的锋利的脚爪，现在全失掉作用了。它又绝望地叫起来，好像在悲惜它失去了的自由。

"这间小屋跟灵鹫山比起来不知道差了多远！这时候鹫的心理我倒很想知道，"馨掉头对我说，她的眼睛里又露出了一种深的苦恼。在我们的头上阳光渐渐地灭了。

"馨，"我温和地唤了她一声。我把她的右手轻轻地捏在我的手里。

她的身子向我这边移动，紧紧地靠在我的身上。眼睛依旧望着那只在小屋里扑翅膀的猛禽。

"馨，你不记得昨晚说的话？一切都去远了。只有我在你的身边。……让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平静地过一些时候罢。"

她的身子微微地抖着。我的身子也开始在颤动了。过了半晌她掉转身子低声说了一句："我们走罢。"

在树荫道中我们缓步走着，她紧紧地偎着我，右手挽着我的膀子。

好几对男女青年在我们的旁边走过去。有些学生迎面走来，把好奇的眼光投在我们的脸上。

"文，你说得不错，让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一些时候

罢，"她低声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用了一个"躲"字。

"文，我需要温暖，这人间太冷了。我支持了三年，这三年并不是容易过去的呀！现在我怕，我怕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她的这些话猛烈地震撼着我的心。

这时候我们走进了一条侧路，旁边有一条石凳是空着的。

"我们坐一会儿罢，"她说，就坐下去。我也坐了。

"你用不着怕。我愿意帮助你。我一定帮助你支持下去。两颗心合在一起就可以对全世界宣战。我愿意把我的心，我的爱情完全献给你，"我热烈地说。我的声音里差不多要淌出眼泪来了。我当时并不觉得我的话是怎样地夸大。

"我的过去生活里也充满了黑暗，但是从今天起那一切都结束了。你的眼睛就是我的明灯，它会把我的心照亮。我们两个就动手建立我们的新生活罢。"爱情的幻象使我忘掉了一切。我的血快要燃烧起来。我恨不得把身子熔化在她的爱情里，两个身子合在一起，铸成一个新的人。

"文，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爱情。我需要男性的热温暖我的心。你以后不要离开我。"

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恳求地对我说话。世界上似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了解她，她了解我。我们以后还说了许多话，许多使彼此的心愉快而颤动的话。

于是我们离开了公园，依旧是她偎着我，右手挽着我的膀子。

一辆汽车在我们的面前飞驰过去。这是一辆灰色的囚车，

里面装了些武装兵士。

一个阴影投在我的心上。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被载去枪毙了。

我恐怖地偷偷看馨的脸。方才她的脸上还有喜悦的光辉，可是如今完全黯淡了。

我们默默地走着。我不敢问她一句话。我害怕她的回答会把我的希望完全毁灭。

我们走到了我的家。

“进去坐坐吗?”我担心地问。

“不，我要回去了，”她短短地回答。接着她又加了一句解释:“我有点不舒服。”

我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不多说话，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好，我送你回去。”

我们依旧默默地走着，走到她的家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们进了她的房间，坐下来。她不开口。我找话问她，她只是拿“是”或者“不是”来回答。

“我这一晌心情不好，脾气很坏，要请你处处原谅。”她忽然说了这样的话，脸上露出了忧郁的笑容。

是的，她这几天的确脾气不好，喜怒无常，别人真没法知道她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她完全不是从前那样的活泼的姑娘了。

然而我却对她说:“没有的事情，你完全跟从前一样。”

“你不要骗我。我知道我近来有些变了。”她说着就笑起来。这一次她的忧郁渐渐地淡了。我想我们的爱情也许会重

新燃烧起来的。

"馨，现在一切都去远了，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为什么还拿忧郁的思想折磨你自己？每个人都有恋爱的权利。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恋爱？"我说，就走到她身边去抱她。

她不拒绝我。她的接吻是很热烈的。我知道她爱我。我觉得我更爱她。

那一瓶玫瑰花就在我们的身边。浓郁的香雾包围着我们，使我忘掉了一切。

世界上仿佛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渐渐地哭声从隔壁人家送过来。是轻微的女人的哭声。我想不听它，它却渗透了这条僻静街道的静寂的夜。

馨在我的怀抱中颤抖着。她不说话。我想她也许不曾听见。我希望哭声马上停止。

馨忽然挣脱了我的怀抱，惊惶地往四面看。她痛苦地小声说："那个女人又在哭了。"

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打在我的心上。痛苦是没有尽头的。我知道在这里在这个晚上我们的爱情又完结了。

"馨，你明天就搬家罢！在这里住下去你会发狂的。难道在这个大都市里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极力在挽住快要失去的希望，我祈求地对她说。

"安静的地方？"她低声重复念了一句，然后带着绝望的样子说："到处都是一样。毒已经蔓延到病人的全身了。"她的眼睛里射出了恐怖的光芒。她慢慢地掉头去看她的书桌。

她的话像毒汁一般地流进了我的心。但是我不能反驳

她，她说的是真话。我恐怖地跟随她的眼光去看书桌。桌上有一份港报。

长江一带发生水灾。日本飞机轰炸滦东乡村。上海某工厂失火，焚毙女工数十人……

这些字陆续映入我的眼帘。

馨的眼光转到我的脸上。我们交换了一瞥恐怖的眼光。

我无意间一动肘，把花瓶撞到地上去了。一个响声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玻璃花瓶碎成了几片。地上积了一滩水，玫瑰花凌乱地散落在水湿的地上。

我惭愧地、苦恼地、恐怖地拾起花。她走过来扫地。我把玫瑰花捏在手里，怜惜地吻它，香味刺进我的鼻里，却使我的心发呕了。

完结了！今晚上又完结了！希望全给摧残了！

"你不要管。你就放在那里，等我自己慢慢来收拾，"她这样说。她那忧郁的眼光却说了要我走开、让她一个人在家里的话。

我走了。心里却挂念着她。我走在街上，一切都变冷了。天空现出海水一般的深蓝色，在我的头上横着几大片黄色的云。

我忽然想到了几年前的屠杀。修告诉过我那个时候在这些街上每隔五六步远就躺着一个残废的死尸。修自己在两次的危险里保全了性命。他说的决不是假话。

我仿佛看见许多鬼从地上爬起来跟在我后面走。我害怕起来，拚命地跑，跑进了热闹的街道，才渐渐地把自己的纷乱

的心镇定了。

我回到家里，心里只有黑暗和疲倦。那本《自由论》还躺在书桌上。我甚至不敢看那个书名。在这种环境里，“自由”这个字眼不就是反面的讥刺么？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想着我和馨的恋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门上忽然起了敲声。

我不想站起来，在床上叫出了“进来”两个字。

门开了，进来的就是馨。想不到她这时候会来。

“你！”我叫道，我惊喜得跳了起来。

“今晚上我不要回家去了，”她疲倦地说，就像走过了很长远的路程。

她在我的书桌前坐下来，摸出手帕揩了额和嘴，用一种冷笑的声音念出了《自由论》的书名，然后掉头对我说：“那一对夫妇给警察带走了。你走后他们吵得更厉害，女的嚷着要自杀……”

“不要谈这些事情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安静地过一刻？我们就不该享受爱情的幸福吗？”我不顾一切，痛惜地用悲声打断了她的话。

她爱怜地望着我。她的面容，她的眼光都渐渐地在改变。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我一把抱着她。玫瑰花的香又使我忘记了一切。

这一晚她就睡在我的床上，我并没有到朋友的家里去。她的身子在我的热烈的拥抱下颤抖的时候，她像唱歌似地说：

“这一刻，就让它继续到永久罢……就让爱情把一切给我赶走罢……在这一刻我只要闻玫瑰花的香……我只要看见你……黑暗，痛苦，寒冷……够了……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我需要温暖……不要把温暖给我拿走罢……”

她说出了我心里的话。我的感情和她的是同样的。

我想不到会有明天。

三

明天终于到了。昨晚的快乐似乎成了一个美丽的梦。在下面街道上很早就响起了汽车的喇叭。

她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她不再读书了。她的姐夫近来经济情况很不好，商店生意坏，捐税又太重，今年亏本很大，她因此不愿意再累她的姐姐。

我自然尽力安慰她，我还说我可以帮助她。她只是笑了笑，因为她知道我并没有这种力量。

但是我想我一定有办法。

四

我和馨接连过了四天的快乐的生活。在快乐中我们也看见了一些暗影。但是它们终于被快乐掩盖了。

第五天我没有去找她，我被别的事情缠住了。但是我晚上回家却看见书桌上放了一个字条，她留下的字条。

她来过了。在字条上她写着这样的话：

我是来告别的。毒已经蔓延到病人的全身了。我不能够再装做一个瞎子。一刻的快乐只给了我以后的更长久的痛苦。玫瑰花瓣上已经溅上了病人的脓血。我嗅到毒气了。我要救自己。我去做一个医生。你不要找我。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在病人的身边会见，我知道你有一天也会去做医生的。我热烈地吻你……

你的馨。

我读了这个字条，还不大明白她的意思。我连忙跑出去，雇了一部人力车一直坐到她的家。

我急急跑上楼去。她的房门开着。我扭开了电灯。

房里没有人。除了一些旧家具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家具是房东的。无疑地馨走了。

我在房里徘徊着，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忽然在屋角看见了一束玫瑰花。花瓣已经枯萎了。我拾起花来，拿到我的鼻子上，一种淡淡的香味慢慢地沁入了我的鼻里，使我想起了她的字条上面的话。

"张先生，"一个女人的叫声把我从沉思中唤醒了，那是馨的房东，那个和蔼的老妇人，她带笑地望着我。她知道我是馨的好朋友。

"钟姑娘搬走了，她没有告诉你吗？她说搭船到上海去。"她那有皱纹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她一定奇怪：我会不知道她已经搬走了。

“我知道，”我含糊地应着。其实我知道的是另一件事情。到上海去，那是馨的假话。我知道她一定还在这个城市里。

但是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呢？

我迟疑地望着那一束枯萎了的玫瑰花，我的眼泪慢慢地滴在花瓣上，从那里透出了一股一股淡淡的异香。

1933年夏在广州。

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

一

月接连着月，年跟随着年，像打秋千一样地翻过去，就这样迅速地经过了许多个年头。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如今我是中年人了。

孩子的记忆是很模糊的。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只有一张面孔还留下来，通过这些年代，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是父亲的面孔，昨天我还在旧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

父亲的脸是一张温和的瘦脸，有一头浓黑的短发，有一张大嘴。他笑的时候，那神情是很有趣的。"林儿，来！"父亲从外面回来，常常要我坐在他的膝上。他逗我笑。我望着他那张开的大嘴，嘴里有两排雪白的牙齿。

父亲是爱我的。他从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每次把我唤到他的面前，总是对我做笑脸，给我说些好听的话，或者用他柔软的手抚摩我的头。他永远用他温和的声音唤我的名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六号。

有几次我做错了事情或者我对母亲发了脾气，他并不责备我，他不过把我叫去，温和地对我解释一番，一直到我听得心平气和，他才放我出去玩。

父亲是忙碌的。早晨一大早他就匆匆地出去，要到傍晚才回家。晚上他除了看书写字外，就跟母亲和我谈些闲话。那个时候在我们家里日子过得相当愉快。我常常笑，我也看见父亲和母亲笑。

渐渐地父亲有些改变了，我不知道这改变是从什么时候起的，不过我看出来他是慢慢地变得忧郁，变得阴沉了。起初父亲偶尔不回家吃晚饭，或者吃过晚饭后就出去，让母亲和我在家里寂寞地闲着。母亲动着针线，我重复地翻看那本破旧的图画书。我记得有一回在冬天，外面风刮得厉害，又落雨，父亲回来，他的鼻子冻得通红，手冰冷，头上、身上都是雨点。母亲马上放下针线去照料他。他默默地坐下来。我和平时一样跑到他的身边，亲热地唤声“爸爸”。他应了一声，有气无力地用他的手抚摩我的头，张开嘴对我笑笑。这笑容已经和从前的不同了。过了一会儿他就说：“林儿，你去睡罢。”他吩咐母亲打发我去睡了。

在床上我还没有闭眼睛，就听见母亲跟父亲低声讲话。仿佛母亲的话说得很多，父亲不过说几句，后来好像母亲哭起来了。我在被窝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点害怕。但是后来我也就睡着了。

日子照常地过去。父亲每天晚上依旧出去，而且常常回来得更迟。母亲一个人坐在家里等他。她很早就打发我去

睡，她说父亲回来看见我不睡一定不高兴。我问她，父亲这些晚上在什么地方做事情。她说不知道。我想她一定知道。但是她瞒住我。我有时也吵着不肯睡，然而经不住母亲一番好听的话，就屈服了。

父亲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父亲为什么会变得忧郁、阴沉？我不知道。我问母亲，也得不着明确的回答。我只看见父亲的颧骨渐渐地高起来，脸色渐渐地黑起来；母亲的也是。母亲也跟着父亲变了。

于是他们把我送进了小学校，早晨母亲送我去，下午她接我回家。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只有在每天早晨看见父亲。他总是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偶尔也笑，但是笑得不像从前那样可爱了，他很少再把那一嘴的白牙齿露出来给我看，而且嘴上也多了一圈胡须。

接连有两天父亲的那张脸阴沉得就像堆满了黑云，他跟母亲也只说了很少的话，而且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楚。晚上父亲回来得比较早。他的脸上闪耀着一对血红的眼睛。我正俯在桌上读国语课本，突然看见父亲的脸，我有些吃惊，我还以为是别人闯进来了。

我一半畏怯、一半高兴地唤了一声"爸爸"。

父亲回答了一声。他的脸色依旧是那么阴沉。他对母亲说："你马上打发林儿去睡罢。"

母亲顺从地答应一声，就走过来，牵着我的手领我去睡。我看看父亲的脸，又看看母亲的脸，觉得非常寂寞无趣，又不敢说一句话，就默默地跟着母亲走进后房去睡了。

母亲给我慢慢地脱衣服，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好好地睡罢，”母亲给我盖好了被，小声吩咐了一句，她的脸俯在我的脸上，忽然从她的眼里落下了几滴泪珠。母亲哭了，像她那样大的人会哭起来，为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正要问，母亲马上揩了眼睛走出去了。

“林儿睡了吗？”我听见父亲问母亲道。“睡了，林儿近来很听话，”母亲这样回答。

接着外面起了叩门声。父亲马上对母亲说：“你到里面去。”他自己去开门。

母亲进来了。她躲在房门内偷看外面。好奇心引动了我，我也把脸紧贴在板壁上，从缝隙里看出去，我看得见父亲的动作。

父亲开了门引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穿旧西装的瘦汉子，一个是紫色面膛、身材高大的山东人。山东人手里提着一个大藤包。

父亲关上门回来问那两个人：“你们没有遇见别的人吗？”

“没有，我们在路上很小心，”穿西装的说。

“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山东人把藤包放在桌子下面，郑重地说，就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想这里大概不要紧，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穿西装的说；“不过你也得当心。”他也坐了。

“我知道。你那里怎样？今晚上恐怕有问题，”父亲说。

“我那里不能回去了，”穿西装的说。“他也得马上搬家。

我看他那里明天也会成问题。说不定会有人供出他那个地址。”

于是他们三个人把身子俯在桌子上，头挤在一起，低声谈论着什么事情。他们谈了好一会儿。那个穿西装的摸出一管自来水笔和一本记事册写了一些字。三个人一面看，一面谈话，后来穿西装的就把刚才写过的那几页从记事册上撕下来毁了。

父亲开了门，送走了那两个客人。母亲老是躲在门背后看。客人一走，她马上就走出去。

“什么事情？”母亲胆怯地问父亲道。“他们是什么人？”

“公司里的同事，我们在谈生意上的事情，”父亲简单地回答。他从桌子下面拿出那个藤包，提着它向后房走。

我连忙把头缩在被窝里面。我害怕父亲走进来发见我在偷看他的举动。这时候我的好奇心也渐渐地消失了。做生意买卖，是很平常的事情，连一个小孩也知道。

过了一会儿，并没有动静，我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父亲并没有走进这个房间。他在跟母亲讲话。

“你不能看，这是别人的东西！”父亲在外面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干的是什么事情。你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爱惜林儿……”母亲差不多要哭了。

什么事情？母亲为什么向父亲说这些话？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连忙把头贴在板壁上去看。母亲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父亲就站在桌子前面。那个藤包放在他的脚边。

“轻声点，轻声点！”父亲受窘似地接连说。

"不要瞒我。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的。我有一个亲戚就是为了这种事情死的,"母亲一面说,一面揩眼睛。

"你既然知道,就不要说下去了。说下去也没有好处,给别人听见反而不好,"父亲温和地说,就坐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面。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他好像埋着头在想什么。母亲依旧坐在那里抽泣。

过了半晌,父亲抬起头来对母亲说:"我希望你了解我,我自己也是不能自主的。你记住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但是公道是要实现的。……"他站起来替母亲揩了眼泪。

"你就不为林儿的前途着想吗?"母亲痛苦地说。"藤包不能够放在这里。我们都会给它毁掉的!"

"不但林儿,还有你。但是我也顾不到这许多了。藤包不放在这里又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公道,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也贡献出来了。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时候了。这好像是一种遗传病。我的父亲就是为了这个死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够了解父亲的意思。我连忙把头缩进被窝里面,不再听父亲和母亲谈话。不久我就听见父亲提着藤包走进房里来,母亲跟在他后面。他们把藤包放在床底下。

"林儿倒睡得很好,"母亲叹息地说。"下一个月他的生日就到了,我打算给他买双新皮鞋。"

父亲没有回答。

我在被窝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到那双新皮鞋,心里就高

兴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但是第二天醒来我也就把它忘记了。我也忘记了父亲和母亲谈的事情，我也忘记了床底下的藤包。父亲的脸色似乎比前几天温和些。他带着笑容把我的头抚摩了许久，然后才出门去。

父亲依旧早晨同晚上出去，母亲依旧做着针线等候他回家。母亲早早地就打发我睡了。她要我听从她的话，她不再说父亲不高兴我迟睡，却允许了我一件事情：在我八岁的生日，她给我买一双新皮鞋。那样的新皮鞋我在学堂里看见一个有钱的同学穿过，我曾经向母亲要求过几次。不说别的，单是为了那双皮鞋，我也得听从母亲的话。

过了几天，在一个傍晚，我们刚吃完晚饭，还没有离开桌子，就有人来找父亲。我认识那个客人，他的高大的身材和紫色的面膛，我那晚上在板壁缝里看得很清楚。他站在门角在父亲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父亲的脸色就变了。他们两个又低声谈了几句，就一道走进后房，把藤包拿出来，由那个山东人提起走了。父亲陪着客人出去。

母亲望着他们出去，轻松地吐了一口气。我问母亲藤包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母亲说不知道，又说是父亲的同事寄存在这里的。

我们等父亲回来。但是过了许久，还不见父亲的影子。后来父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吩咐母亲说："把林儿打发去睡。"母亲的脸色马上改变了。

我知道一定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

系？为什么一定要打发我去睡。我想问母亲。但是看见母亲那张忧郁的脸，我又不敢开口了。我只得默默地跟着母亲走进后房。

这个晚上我在被窝里听见父亲和母亲搬东西的声音。他们时时跑进后房来。他们忙着收拾东西。我们又不搬家，我不知道他们晚上收拾东西干什么。

第二天早晨母亲不让我进学校，父亲也不到公司去。他们一个晚上就把行李完全收拾好了，说是就要搬家。他们年纪大的人自然比我懂得多。但是我们好好地住在这里，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呢？我始终不明白，问母亲，母亲又不肯给我解释。

父亲早早地押了行李去了。后来我同母亲也坐上黄包车走了。地方不很近，我觉得我们经过了许多条长的街道。后来车子在一条窄巷里停了下来。母亲去敲那两扇油漆的大门。门开了，一个女人出来，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就把我们引到里面去了。

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一位同事的家。在这里人家分给我们一间房子。这是一个并不很大的房间。我们的许多东西都堆在里面。

我们没有看见父亲，只有两个中年妇人来跟母亲谈话，来给母亲帮忙。那两个女人我是第一次看见的。她们对我很亲切。母亲叫我唤她们做阿姨。

我们把屋子布置好了。这里不及我们从前住的地方好，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

父亲夜深才回家，我已经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去，这个晚上并没有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睡觉。

母亲也不要我上学了，她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不方便。她就叫我在家里温习功课，她每天教我认识几个新字。

家里的生活很寂寞，这个人家没有孩子，外面又是一条僻静的窄巷，一天少有人经过。我没有一个小朋友，整天又看不见父亲的脸。除了母亲外，院子里就只有那两个被我称为“阿姨”的妇人和两三个被我称为“叔叔”的陌生男子。母亲也比从前更瘦，更多忧愁了。我时常看见她皱着眉头叹气，有几次一个人在房里流泪。

父亲一连几夜没有回家。我每天晚上总要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不回来，她带笑地回答说父亲给公司派到别处做生意去了。我闭了嘴，她却皱起眉头来。

过了好几天，一个晚上父亲忽然回来了。我刚刚爬上床，外面正落着大雨，父亲湿得像一只落汤鸡，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你？——你弄成了这个样子？”母亲放下针线吃惊地说。“雨落得这么大。你还回家来！”

“一只狗老是跟着我咬，倒是这场大雨救了我！”父亲喘息地说，一面在解衣服的钮扣。母亲递给他一块毛巾让他揩去头发上的雨点，她又检出干净衣服给他换过。

“你也应当爱惜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本来很弱，再也经不起这样糟蹋，”母亲一面帮忙父亲穿衣服，一面劝道。“我替你

担了这几天的心。"

"这几天外面狗咬得厉害，我简直不敢回家，怕连累你们。老张带的消息，你得到了吗？今天实在忍不住了，趁着这场大雨跑回来看看。我看见你心里很快活。"父亲的声音很温和。父亲那样大的人会怕狗，真想不到！

母亲起初不说话，望着父亲的脸，默默地垂泪。后来她忽然迸出哭声说："你从此就都改了罢。你看，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痛苦！这几个月来我每天每夜都替你担着心。"母亲的声音很低。但是我知道她哭了。

父亲默默地在房里踱着，过了半晌他才说："不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自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众人就顾不得我自己。我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我做的全是为了公道。"

"我是你的妻子，林儿是你的孩子。你拿什么给我们呢？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母亲的哭声使我也在被窝里哭了。

"我只有一颗心，一条性命。我顾到众人，就顾不得你们了，"父亲低声说。

"那么你当初为什么要同我结婚？——"母亲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句话，她再也接不下去。

父亲叹一口气，望着母亲，说不出话来，只是把脚不住地在地板上擦。他挣扎了好久，后来才说："我的确对不起你们。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种人也许不应当结婚。自己用肩头承担了一切，自己吃尽一切的苦果，不再给别人留下痛

苦。请你原谅我……”

父亲这个晚上没有走。第二天他也留在家里。他对待母亲很亲热。此后他一连在家里住了几天，晚上虽然出去，却回来得很早。我觉得我又找回来那个爱我的父亲了。于是我的生日就到了。

母亲前一个月就允许了我，要给我买一双新皮鞋。在我生日的前几天，我天天催问母亲，害怕她忘记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生日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早晨父亲出去的时候，母亲叮咛地嘱咐他，要他一定把新皮鞋给我买来。他回答说不会忘记，他还说他下午就回家，带我出去看戏。

我们在家里吃过中饭就等着父亲回来。我在院子里玩，听见脚步声，就跑出去看，以为是父亲买了新皮鞋回来了。但是一个下午过去了，父亲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连母亲也有些着急了。

晚上很迟我们才吃晚饭，母亲约了同院子的那两个中年妇人来。但是我们吃得没有趣味。我想到那双新皮鞋，我差不多要哭了。

吃完饭，我觉得很疲倦，两只眼睛老是想闭起来，等父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父亲依旧不回来。母亲没有办法，就打发我去睡了。她安慰我说明天早早起来就有新皮鞋穿。

我刚刚睡好，就被一阵打门声惊醒了。我看见母亲去开了门，那个紫色面膛的山东大汉走进来，低声对母亲说几句话。母亲就匆忙地掩上门跟着他出去了。

我心里跳得很厉害，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

支持着不要睡去，好等母亲回来，向她问详细的情形。但是后来我竟然昏昏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问母亲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来。母亲根本否认她昨晚上出去过，她说我是做梦把脑子弄昏了；但是母亲的一双眼睛却是红肿的。我又问她父亲把新皮鞋买来没有，却惹起了她流眼泪。

我要的新皮鞋始终没有买来，而且以后我也就永远没有看见父亲的面孔了。母亲也不再提起父亲的事情。我若问她父亲在什么地方，她就说父亲到外省做生意去了；问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她就说明年。过了一年我再问她，她又拿另一个明年来回答我。这样的明年已经过了许多，父亲却始终不曾回家，我甚至得不到一点他的消息。

我是靠着母亲把我养育成人的。为了我，母亲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辛苦。可是我刚刚结婚，和母亲同住不到半年，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在她的遗物里面我无意间发见了一张旧报纸，上面登着父亲的消息和照片，从那里我才知道父亲的最后的归宿。

二

以上的话是写给你看的，祥，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的八岁的生日，我恰恰没有给你买回来母亲许你的一双新皮鞋。

祥，孩子，你今天失望了，你不曾得到你梦想的新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我空着两只手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里闪耀着那

么明亮的失望的泪花。看见你含了眼泪纠缠着母亲的样子，我差不多也要流泪了。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就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祥，孩子，你决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前在这个家里也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寂寞地度过他的生日。那个孩子就是你的父亲。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我也曾像你今天这样焦急地盼望我的父亲买了新皮鞋回来，但是我也只得到了使人流泪的等待。更不幸的是，新皮鞋不来，我的父亲也就在那天消失了。

在那些时候我永远不曾了解父亲。而且为了新皮鞋，为了他给我和母亲的种种的寂寞和痛苦，我常常抱怨那个失去的父亲。你看，在前面我的文章里我把他描写成了一个多么严厉不近人情的怪人。我如今才知道我是怎样地把他误解了。但是现在又轮到你来描写我了。

这也许是一个悲剧罢：当我写上面的文章，也就是在回忆里找寻我父亲的面影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借用你的笔来写我自己；我不仅是在描写我的父亲，同时仿佛又是在描写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的面影了。我知道你会抱怨我，像我抱怨我的父亲那样，因为我会给你寂寞和痛苦，像我的父亲所给我的那样。

祥，孩子，我不抱怨你。你看，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我也犯了多大的错误了。我本来也应当用自己的肩头去承担一切，自己一口吞尽一切的苦果，不再给第二个人留下痛苦。无名地生，无名地挣扎，无名地死，用我的一颗心，一条性命。我不

应该留下一个儿子。我的父亲说过："为了公道，把最宝贵的东西也贡献了出来。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现在又轮到我来重说他的话了。父亲果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这"为了公道"就像是一种遗传病，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了给我。我祖父为了这个病死了。我父亲为了这个病死了。我不是第一个，我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孩子，我也许还要把它传给你，而且你也许还会传下去，使我们一家世世代代都做传染这个病的病菌，世世代代都做被人狩猎的猛兽，被人害怕的毒物。

祥，孩子，我对你是犯了怎样大的错误了。我留下你，我就会把这个病遗传给你，使你将来也走我祖父、我父亲、我自己的路，使你将来也会像我们那样受苦。我们决不能够避免这种病，因为公道已经混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祖父的血里有它，父亲的血里有它，我的血里有它，你的血里也会有它，而且假使我们不终止这个血统，这种病就会永远传下去，我们子孙里面决没有人能够治好它。

祥，孩子，今天我不过给你一个失望罢了，以后轮着我给你的痛苦的时候还多着呢！我不知道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了解我，像我如今了解我父亲那样。但是我担心我已经没有充分的时间等待了。我父亲是在我八岁的生日里失去的。今天是你的八岁的生日了。我在任何时候都会像我父亲那样地突然消灭的。所以我不能够等待，我不能等到你读懂我的文章的那一天。我现在写下这些话，我把它放在我的文件中间，希望将来我离开这人世以后你可以从我的遗物里面找到它，它

会作为我的遗言，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将来有一天如果你为了种种的痛苦抱怨你父亲，你也会知道你父亲曾经为了同样的原因抱怨过你祖父。记住，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

现在我的话快写完了。周围是静悄悄的。你母亲和你都安静地睡在床上。你也许在梦里会看见父亲买了新皮鞋回来罢。但是你母亲，这个可怜的好女人，她太劳苦了，明天天一亮她又得忙起来。她对待我就像我母亲对待我父亲，而我折磨她也就像我父亲折磨我母亲那样。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一切做过的事又重新来做。但是，孩子，我们应该把历史改造了。

孩子，去罢，你长大起来，你去，去把历史改造过。用你曾祖的血，用你祖父的血，用你父亲的血，用你自己的血去改造历史罢。

1933年秋在北平。

将　　军*

"你滚开，今晚又碰到你!"费多·诺维科夫突然骂起来，右脚踢到墙角一只瘦黄狗的身上去。那只狗原先缩成了一团，被他一踢便尖声叫起来，马上伸长了身子，一歪一跛地往旁边一条小街跑去了，把清静的马路留给他。

"在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行，连狗也不咬人，狗也是这么软弱的!"诺维科夫常常气愤地对那个肥胖的中国茶房说。他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在那家小咖啡店里喝酒，一直到把他身边带的钱花光了，才半昏迷地走出来。在那个咖啡店里他是很得意的。他跟那个中国茶房谈话，他什么话都谈。"这不算冷，在你们这里简直不冷。在我们那里冬天会把人的鼻子也冻掉!"他好几次得意地对那个茶房说。那个中国人永远带着笑容听他说话，在这样大的城市里似乎就只有那个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话。"你们不行，你们什么都不行!"他想到自己受过的委屈而生气的时候，就气愤地对那个中国人骂起来。

他走出咖啡店，不过十几步光景，一股风就对着他迎面吹来，像一根针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不觉得痛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署名余一。

他摇摆着身子，强硬地说："这不算什么，这不算什么。你们这里冬天并不冷，风也是很软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乡，风才真正厉害呢！风在空中卷起来，连人都会给它卷了去。那雪风真可怕！它会把拖着雪车的马吹得倒退。他记得从前他同将军在一起，就是那位有名的除伯次奎亲王，一个晚上，他跟着将军冒雪赶到彼得堡去，马夫在路上冻坏了，马发狂似地在风雪中乱跑，几乎要把车子撞到石壁上去，还是亏他告了奋勇去拉住了马。跟风雪战斗，跟马战斗，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胜利。后来进了旅店，将军很高兴地拍他的肩头说："朋友，你很不错，你应该得一个十字章！"将军还跟他握手呢！后来他升做了中尉。是的，将军很高兴提拔他。他也很有希望做一个将军。但是后来世界一变，什么都完结了。将军死在战场上，他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将军完结了。从那个时候起，许多戏剧的场面接连地在他的眼前出现，变换得那么快，他好像在做梦。最后他漂流到了中国，这个什么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下来。他住了下来，就糊里糊涂地混过这几年，现在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脚跟似地，他要动弹也不能够了。

"中国这地方就像沙漠一样，真是一个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没有一个活人！"他走在清静的马路上，看着黯淡的灯光在寒风里战抖，禁不住要想到家乡，想到家乡他禁不住要发出这样的叹息了。

一辆黑色汽车从他后面跑过来，像蛇一般只一窜就过去了。灯光在他眼前开始打转，一圈一圈地旋转着，他好像被包

围在金光里面。他不觉得奇怪，似乎头变得重一点，心却是很热的。他仿佛听见人在叫他："将军！"他就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在这里也听惯了"将军"的称呼。起初是他自己口里说着，后来别人就开玩笑地称呼他做"将军"。那个中国茶房就一直叫他做"将军"。那个愚蠢的老实人也许真正相信他是一位将军。他的态度不就像一位将军吗？每次那个茶房称他做"将军"，他就骄傲地想："你们这里有什么将军可以比得上我？他们都配做将军，我为什么不配？"他端起酒杯喝酒的时候，他用轻蔑的眼光把屋子里的陈设看一下，心里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真正是一位将军了。

然而从咖啡店出来，他埋头看一下自己的身子，好像将军的官衔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骄傲马上飞走了。在咖啡店门前没有汽车或者马车等候他，只有一条长的马路伸直地躺在那里。他要回家还得走过这条马路，再转两个弯，走两条街。路不算远，可是他每晚总要在咖啡店里坐到时候很迟才走。他说是回家，但是看他的神情，他又像不愿意回家似的。对那个中国茶房他什么话都肯说，然而一提到家他就胆怯似地把嘴闭紧了。

没有汽车、马车，没有侍从，没有府邸的将军，这算是什么将军呢？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条件不够了，就自然地想到府邸上面来。"现在将军要回府邸了。"有一回喝饱了酒他就大摇大摆地对茶房这样说了，于是挺起肚子走了出去。

给风一吹他的脸有点凉了，脑子里突然现出了一个"家"字，好像这个字是风给他吹进来似的。于是他的眼前就现出

来一个房间，一个很简陋的房间，在一个中国人开设的公寓的楼上。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个房间里还住着他的妻子安娜。他自己将近五十了，安娜却比他年轻。他做中尉的时候和她结了婚。她是一个小军官的女儿，有着普通俄国女子所有的好处。她同他在一起将近二十年了，他们就没有分开过。她应当是一个很体贴的妻子。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她，他就觉得不舒服，他就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她真的是我的妻子吗？"他每次走进那个弄堂，远远地看见自己的家，就要这样地问他自己。有好几回他走到后门口却不敢按电铃，踌躇了半晌才伸出了手。茶房来开了门，他就扑进里面去，困难地爬上了楼，把钥匙摸出来开了房门。房里照例是空空的，只有香粉的气味在等候他。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将军夫人晚上要赴宴会呀！"他扭燃电灯，一个人走来走去，在桌上、床上到处翻了一下，就这样自言自语。他记得很清楚，从前在彼得堡的时候，除伯次奎将军就常常让他的妻子整夜同宾客们周旋，将军自己却忙着做别的事情。"是的，做将军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虽然他这样说，但是他的心并不是很宁静的。他自己并不相信这样的话。不过他的脑子却没有功夫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来，换句话说，他就糊里糊涂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来，还看不见安娜。她依旧没有回家，也没有人招呼他，他还得照料自己。后来安娜回来了，她料理他们的中饭，她还给他一点零钱花。

"安鲁席卡，你真漂亮呀！"他看见妻子的粉脸，就这样说。

"费佳，我不许你这样说，你没好心的！"她走过来含笑地让他吻了她。

"我以后不说了。可是我看见你回来，禁不住又要说出这种话。"他像接受恩惠一般地接受了她的吻，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费佳。我知道，你这个酒鬼，总把钱送到酒上面去。"她好心地责备他。

"不要说了，安鲁席卡，在彼得堡我们整天喝香槟呢！"他哀求似地说了，这自然是夸张的话，在彼得堡他不过偶尔喝香槟，常喝的倒是伏特加①。

"在彼得堡，那是从前的事。现在我们是在中国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说着，渐渐地把笑容收敛起来，一个人在那张旧沙发上坐下去，眼睛望着壁上挂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她又看到了他们夫妇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见妻子不高兴了，就过去安慰她。他坐在沙发的靠手上，伸一只手去挽住她的颈项，抱歉地说："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宽恕我。"

她把身子紧紧地偎着他，不答话。过了一会儿她叹息说："那些都成了捉不回来的梦景了。"

"安鲁席卡，你又在怀念彼得堡吗？不要老是拿怀念折磨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说，他究竟热爱着他的妻子，跟从前没有

---

① 伏特加：俄国的烧酒。

两样。

"我再不能够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关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向我要钱!"她半气愤地半带哭声地对他说了。她的肩头不停地起伏着。

这是他听惯了的话。他知道妻子的脾气。她前一晚上在别人那里受了气,她回家就把气发泄在他的身上,但是这所谓发脾气也不过说几句责备他的话，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这也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次数愈多,他自己也就渐渐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痛苦,在他的心上愈积愈多起来。

"安鲁席卡,你再等等罢。为了我的缘故请你再忍耐一下罢。我们以后就会有办法的。我们的生活会渐渐地变好的。"他起初拿这样的话劝她。但是后来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全是空话。

"变好起来，恐怕永远是一场梦！在这里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我！我真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后还有多少日子?……"她开始抽泣起来。但是她还在挣扎，极力不要哭出声。

他的心更软了，一切骄傲的思想都飞走了。只剩下一个痛苦的念头。他就问:"昨晚上那个人待你好吗?"他问这句话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里刺,那痛苦使他把牙齿咬紧了。

"好？我就没遇见过一个好人！那个畜生喝饱了酒,那样粗暴,就给他蹂躏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给他咬伤了,"她一面说，一面揉她的左膀。她把衣服解开给他看，肩头以下不远处，有接连几排紫色的牙齿印，在白色的膀子上很清楚地现

出来。

他一生看见过不少的伤痕，甚至有许多是致命的。但是这一点轻微的伤痕却像一股强烈的火焰烧得他不敢睁大眼睛。在他的耳边响着女人的求救般的声音："你给我想个办法罢，这种生活我实在受不下去了。"他极力忍住眼泪，然而眼泪终于打败了他，从眼眶里狂流出来。他不由自主地把脸压在她的膀子上哭了。

这样一来妻子就不再说气话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泪，轻轻抚着他的头发，温和地说："不要像小孩那样地哭。你看你会把我的衣服弄脏的。……我相信你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渐渐地变好的。"起初是妻子责备丈夫，现在却轮到妻子来安慰丈夫了。这一哭就结束了两个人中间的争吵。

接着丈夫就说："我以后决不再喝酒了。"两个人又和好起来，讲些亲爱的话，做些事，或者夫妇一块儿出去在一个饭店里吃了饭，自然不会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个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里吃饭，由妻子讲些美国水兵的笑话，丈夫也真的带了笑容听着。他们知道消磨时间的方法。轮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时候，丈夫得了零钱，又听到嘱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里玩罢！"她永远说这样的话，就像母亲在吩咐孩子。但是她也知道她出去不到半点钟他又会到咖啡店去。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咖啡店的，他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应该听从她的话了。"他就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坐下来，拿出那本破旧的《圣经》摊开来读，他想从《圣经》里面得到一点安慰。这许多年来跟着他漂流了许多地方的，除了妻子以外，就只有

这本书。他是相信上帝的，他也知道他在生活里失掉忍耐力的时候，他可以求上帝救他。

于是他读了："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①

又是这样的话！他不能读下去了。他想："老是读这个有什么用呢？人子都会受这些苦，但是他要复活。我们人是不能够复活的。他们戏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脸上，鞭打我，虐待我一直到死，我死了却不能够复活，我相信上帝有什么好处？"这时候妻的带着受苦表情的粉脸便在书上现出来了。他翻过一页，却看不清楚字迹，依旧只看见她的脸。他实在不能忍受下去，就阖了书，把大衣一披，帽子一戴，往咖啡店去了。

他走进咖啡店，那个和气的中国茶房就跟往常一样地过来招呼他，称他做"将军"，给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进肚里，就开始跟那个中国人闲谈。渐渐地他的勇气和骄傲就来了。他仿佛真正做了将军一样。

"在我们那里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在彼得堡，将军的府邸里……"他得意地说了。但这府邸并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亲王的，他那时是个中尉。他记得很清楚，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晚上的跳舞会，他和安娜发生恋爱的那个晚上。厅堂里灯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昼，将军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宝星，圆圆脸，嘴上垂着两撇胡须。将军的相貌不是跟他现在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至三十四节。

的样子相像吗？那么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长官和同事，还有许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么漂亮。乐队在奏乐了。许多对伴侣开始跳舞。他搂着安娜小姐的腰。她年轻、美丽，她对他笑得那么可爱。同事们都在羡慕他的幸福。看，那边不是波利士吗？他在向他眨眼睛。波利士，来，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对他做手势，好像在祝贺他。他笑了，他醉了。

"将军，再来一瓶酒罢。"中国茶房的粗鲁的声音把那些人都赶走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白色墙壁上挂了一幅彼得堡的喀桑圣母大教堂的图画，别的什么也没有。他叹了一口气说："好，来罢，反正我醉了。"

他闭上眼沉默了片刻，再把眼睛睁开，望着中国人给他斟满了酒杯。他望着酒，眼睛花了，杯里现出了一张少女的脸，这张脸渐渐地大起来。他仿佛又回到跳舞会里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园里阳台上去，时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阳台上可以望见躺在下面的涅瓦河的清波，月光静静地在水上流动。从厅堂里送出来醉人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他把他全量的爱都吐露给她。那个美丽的姑娘在他的怀里战抖得像一片白杨树叶，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爱和他的接吻。初恋是多么美丽啊，他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征服世界的雄图的开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丽的啊！"他不觉感动地赞叹起来。但是这一来眼前的景象就全变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个中国茶房，他带笑地问："将军，你喝醉了？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吗？"

音乐，月光，跳舞会，那一切全没有了。只有这个冷清清的小咖啡店，和一个愚蠢的中国茶房。“这不算冷，在你们这里简直不冷！”他还想这样强硬地说。但是另一种感觉制服了他，使他叹息地摇头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觉得人突然变老了。

“将军，你们那里的土全是黑的吗？”那个中国茶房看见他不说话，便带了兴趣地问道。

他含糊地应了一声，他还在记忆里去找寻那张年轻小姐的脸。

“我见过一个你们的同乡，他常常带一个袋子到这里来，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你猜他的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将军？”中国茶房突然笑起来。那张肥脸笑得挤做了一堆，真难看。

他不回答，却让那个中国人继续说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我有一次问他那是什么，他答得很奇怪，他说：‘那是黑土，俄罗斯母亲的黑土。’他把土都带了出国！这个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习的。他不觉感动地说了：

“俄罗斯母亲，我们全是她的儿子，我们都是这样！”他说罢就站起来，付了钱往外面走了。他的耳边响着的不是中国茶房的声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声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清静的马路上他又想起涅瓦大街来了，在大街上就立着将军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结了。

“完结了，在一个战争里什么都毁了！”他这样地叹息起来，他仿佛看见将军全身浴着血倒在地上，又仿佛看见人们在府邸里放了火。火烧得很厉害，把他的前途也全烧光了。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睛里掉下几滴泪水来。

“我现在明白了。……我们都是一家的人。你们看，我在这里受着怎样的践踏，受着怎样的侮辱啊！”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在向谁辩解似地说。他悔恨地想：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在这里受苦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我为什么不早回去呢？我受苦是应该的，然而我不该把安娜也毁了！”他禁不住要这样责备自己，这时候他仿佛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见了那张美丽的纯洁的脸，它不住地向他逼近，渐渐变成了安娜的现在的粉脸。“她没有一点错！全是我害她！这些苦都是我给她的！诺维科夫，你这个畜生！”他的脸突然发烧起来，头也更沉重了，他把帽子扔在地上，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边突然响起女人的哀求的声音，他就好像看见他的安娜在那个粗野的美国水兵的怀里哭了。那个水兵，红的脸，红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齿，他压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膀子，他发狂地笑，跟她告诉他的情形完全一样。男人的声音和女人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撞来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疯狂地蒙住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张脸，一个女人的满是泪痕的粉脸，那张小嘴动着，说：“怜悯我，救救我罢！”

于是什么东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觉。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几个人围住他，一个中国巡捕手里摊开一本记事册，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们都叫我做将军，诺维科夫将军……尼切渥①……不要让安娜知道。我会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过喝了一点酒。完全没有醉，尼切渥……”他用力断续地说了上面的话。他觉得很疲倦，想闭上眼睛。他好像看见他的安娜，她在那个美国水兵的怀里挣扎，那个畜生把身子压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张开，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转动了。他老是躺着。他说：“带我去，带我到安娜那里去！我要告诉她：我决定回去了。”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他说的全是俄国话，没有人懂得他。

1933年秋在北平。

---

① 尼切渥：“没有什么”、“不要紧”的意思。

后　记

前面的十篇短篇小说都是我在今年内写成的。现在应了友人好意的要求把它们编在一起出版了。

我写短篇小说不过是近两年来的事情，也曾出过三本集子。在量方面是不多的，而且在我的作品里面这也只能算极小的一部分，但我为它们而挨的骂却似乎不少了。不知怎样那些在南北各日报附刊上面写读后感的批评家之流就常常喜欢拿一个短篇来代表我的思想，从而大发一番议论。其实我在艺术方面是一个毫无修养的人，和那些批评家完全不同；我没有能力在一篇短篇小说里就把我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我对于种种问题的观念全部写出来或者暗示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批评家们所具有的那种天才。自然为了不要折磨天才的头脑的缘故，我似乎不应该再把小说集拿来出版。既然冒昧地出版了，就应该挨天才们的骂。

我从没有一个时候敢说我的小说写得好，而且当一些不曾读过我的作品的新朋友当面客气地称赞我的小说时，我也只会红脸，只会觉得有些难受。近来有过一次觉得那些天才的批评家实在纠缠得有些令人讨厌了，就差不多要发誓说，以后不再写小说，尤其不写短篇小说了。但最近因了偶然的机

会得与一些批评家和教授稍微周旋了一下，尤其是前些时候读到一篇名教授的《文学雅俗观》和前两天在一个宴会里恭聆了一位刚从四川参加了科学社年会回来的植物学家兼文学家的名教授的教益以后，就觉得我的小说还应该写下去，如果没有别的原因，单为了使教授们不舒服，我就应该写小说，让他们看见斯文扫地而叹息；单为了使批评家们不舒服，我就应该写短篇小说，让他们在几千字的文章里吃力地去找寻作者的宇宙观、人生观。记得那位植物学教授说过："不会写文言文的人就写不好白话文，"又说："莎士比亚以后，就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他。"我就是一个不会写文言文的人，我就是一个把莎士比亚看得一钱不值的人，① 但我偏偏要写些教授们讨厌的不通的文章。至少这些文章的存在，总不会给教授们什么好处。我既然播下一些毒草的种子，那么，扫除它们，也就要费去教授们的一些宝贵的时间。

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很高兴地等着我的这本小说集的出版了。自然文章大半都是幼稚的，但内容就不一定全是空虚。我目前也管不了这许多。我不给它们修饰什么，我也不为它们遮盖什么。我把它们送到世界上去，让贤明的读者来做一个公平的裁判官罢。我的作品的生存与死亡，全由他们来决定。我相信我的作品，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将来是会被淘汰掉的。我自己不能够再有一点偏爱了。

1933 年 10 月在北平。

① 这是我当时的一句气话。我不是文学家，也没有资格批评莎士比亚。

沉　默

《沉默》，一九三四年十月由生活书店初版，迄一九三七年四月，共印行三版（次）。

序

在《将军》的序言里我曾说过：

> 现在我的笔暂时放下了。虽然沉默也使人痛苦，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

这一年来我确实沉默了。但其间我偶尔也用过别的笔名发表几篇文章，这算是沉默时期中的唯一的产物。现在把它们集起来付印，也无非纪念这一年里的清闲生活。

这里一共是七个短篇。《雷》是去年的旧作。《母亲》写得更早一点，曾在一本小册里出现过一次，但这次重印时，它却被我改动了一半，连题目也是新的。

至于那三篇所谓"历史小说"的写成，我可以说几句话：

我读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

拉马丁的《吉隆特党史》在解释法国大革命方面是失败的，它是一本充满着诗人的偏见的著作。但文辞的优美却常常激动我的心。同时书中攻击诬陷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愤慨。

马拉成了许多王党或者右倾历史家攻击的目标，是很自

然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除了巴黎公社的埃伯尔几个人，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吉隆特党骂他做吸血的疯人，历史家如马德楞等甚至用了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但如今许多文件摆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明白马拉在法国大革命中究竟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了。

哥代刺杀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实现了王党和吉隆特党的愿望。老实说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狂热分子，上了别人的当，做了一件傻事(坏事!)。虽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其实她不过是在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已。我相信她在七月十五日上断头台时一定会明白她的错误。

对于马拉的死，我很觉得遗憾。而且这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误解，被人诬谄，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愤激。

一天我在巴黎蜡像陈列馆看了马拉被刺的悲剧回来，一百数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脑海中的波澜。我悲痛地想到当时的巨大损失，我觉得和那些在赛纳河畔啼饥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这时候我翻开了拉马丁的书，马德楞的书，和道布生的论哥代等的书(《四个法国妇人》)，我的愤怒又从心底升上来。我无法自遣，我便起了个念头，想写一篇文章描绘这历史上的大悲剧，马拉的死。我重读了米席勒的书，米涅的书，克鲁泡特金的书，阿拉的书，马地叶的书。……我的愤怒渐渐消

了下去，文章起了几个头，都被我把原稿撕毁了。

在今年的开始我因了一个偶然的念头，匆忙地写就一篇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文章。那时我正读到拉马丁书中丹东等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躲在房里悲叹的一段。罗伯斯庇尔说：“可怜的加米，我竟不能够救他！……至于丹东，我知道他不过给我带路；然而不管是有罪或是无辜，我们都必须把脑袋献给共和国……”我想抓住这心理来描写，又想另写一篇来说明丹东的为人和他的灭亡。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一个坏人，如某一些右倾历史家所描写的那样。他的确是一个不腐败的重视道德的人。他热爱革命，但是过于相信自己。他在人民啼饥号寒之际，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却只是讲道德杀敌人，使得人民在下面怨愤地说：“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以杀戮来养我们！”他忽略了人民的不满，却一面杀人，一面叫国民大会议决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想用这个来安定人心。“想用这个来弥补革命的裂缝。”结果他自己被反动派联合起来送上了断头台。

我相信抓住这题材认真来写，一定可以成功。不幸我却失败了，一则因为我缺乏文学的才分，二则在旅行中我找不到许多参考书，一部分的材料还须从记忆中寻来。

我斗胆把这文章寄给一个朋友，我希望他把这当作散文看，而他却把它作为小说发表了。这文章在杂志上刊出以后，别的朋友来信鼓励我，要我多写几篇这一类的东西。因此我又把毁弃的原稿《马拉的死》重写出来。这一次我居然有勇气完成了它。后来又写成《丹东的悲哀》一篇。这样我便把当时

的三大革命领袖的故事完成了。

写完重读，自己并不满意，而且想到像我这样的人竟然大胆写出了历史小说一类的东西，自己也不免要红脸。但既然写了出来，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不过有几句话是应该我来声明的：

《马拉的死》里面的描写除最末一段外全有根据。材料取自米席勒诸人的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拉的真面目来。末一段自然与历史事实不合，哥代始终不知道她的错误，她至死还把马拉当作一个嗜血的疯子。但我的描写和历史记载也不会有多大的冲突，哥代刺杀马拉时的心理没有人能够知道。我把结尾写成这样，因为我相信倘使哥代事后多思索一下，她一定会后悔。哥代死得勇敢，另一个狂热分子亚当·鲁克斯认为“和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一件美丽的事”，他果然为她的缘故上了断头台。鲁克斯到巴黎来为了参加革命，他并不认识哥代，甚至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但他却为她舍弃了革命。鲁克斯说：“我为自由而死。”实际上鲁克斯并不了解她，也不了解革命。

写三篇小说，将百数十年前的旧事重提，既非“替古人担忧”，亦非“借酒浇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历史的教训而已。

末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是将一篇旧作改写而成的（其实改动的地方不多）。我颇满意这文章，虽然曾在我所译的一个剧本里印过一次，但那剧本很少被人看过。现在印在这里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那三篇所谓历史小说。

小说集题名《沉默》，意思是从 A. Spies① 的一句话来的。至于那个德国人四十几年前说过怎样的一句什么话，我在这里却不想说明了。

巴　金 1934年9月。

---

① 阿·司皮斯：美国支加哥劳动运动的领袖，原籍德国，一八八六年五月因为草市场群众大会中工人与警察冲突事件被捕，法官受贿，构成"莫须有"的罪名，将五个劳工领袖判处死刑。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司皮斯在绞刑架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今天被你们绞死的声音更有力的时候快到了。"

马拉的死*

一

七月的日子是多雨的巴黎城的好时节。温暖的阳光甚至把那些古老的街道也照得金光灿烂了。一幅蔚蓝的天幕罩在城市的上空，微风时时吹动马路两旁菩提树的绿叶。

在圣翁洛列街的一端慢慢地走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张丑陋的、带病容的瘦脸；一条破旧的头布包着他的乱发。他的侏儒一般的身体被一件脏衬衫裹着，他的腰间束了一根带子，左边插了一把手枪。

这个人昂起头吃力地在街心移动脚步。每一个行人走过他面前都要带笑地招呼他。他也做一个姿势或者发出干涩的声音来回答他们。他有一对老虎眼一样的亮眼睛，眼光却非常温柔。步行人看到这样的眼光都满意地走过去。大家同样高兴地想："人民的朋友"出来散步了，马拉的病好了！

被称为"人民的朋友"的让·保罗·马拉好些日子因为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一个人的死》，署名王文慧。收入《沉默》集时改题为《马拉的最后》，收入《巴金文集》（第九卷）时复改为《马拉的死》。

重，不曾出席国民大会了。事实上他在前一个月就向国民大会提出了辞职书。然而他不能够安静地躺在家里。他不能不管外面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下午他觉得精神好一点，便勉强支持着走出他那间阴暗的住房，到街心来散步。

看见阳光和扰攘的人群，他觉得心上十分轻快，仿佛年纪也轻了些似的。他一生就喜欢阳光和新鲜空气，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地爱它们，因为他得着它们的机会最少。从前他常常被人像野狗一般地追赶，不得不在地窖里面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后来王室被推翻了，他可以昂起头在巴黎的大街上走路，然而工作的热情抓住了他，他又把自己关在哥德烈街阴暗房屋的最阴暗的一层里面，经营他的报纸《人民的朋友》。他的简陋的家从来不拒绝下层阶级。人们拥挤般地进来告诉他，他们的痛苦和渴望。他们都把他当作朋友，他也没有一次出卖过他们的信仰。然而他的病一天一天地加重了。医生屡次警告他说："你再这样下去，我就不能够救活你。"他相信医生的话，因为他自己也是大学医科的毕业生。然而他不能够管束自己。热情控制了他；他忘记了自己，他只看见人民的信任，他只看见伟大的理想。信任和理想打破了他的医学知识，给他夺去了阳光和新鲜空气，而且使他有勇气跟病魔苦苦地战斗了三年，一直到最近，他才感觉到体力逐渐在减弱。除了厉害的皮肤病以外，他的肺又开始烂了。

如今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给七月的微风一吹，马拉缓缓地在街上闲走，仿佛病已经好了一样。他抬起头望着晴明的天空，让温和的风抚摩他的脸，他感觉到风在他的脸上拂过，

好像把脸上的尘垢都给他扫去了。他喜悦地深深呼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他惊奇，天空居然是这样地大，这样地清明，这样地美丽。

“吊死他！”“吊死他！”有人在前面叫起来，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许多声音混杂在一起。好几个人嚷着从马拉的身边跑过。

马拉连忙埋下头，看前面。他看见一堆人挤在那里。他并不惊奇，街头的骚动在这些时候是很平常的。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人给捉住了。他想走过去看看，他对于人民的一切行动都很关心。

他走到发生骚动的地方。他依旧是沉默的，甚至是谦虚的，瘦脸上浮起了笑容。

“马拉！”“人民的朋友！”“人民的朋友！……”他并不声张，但是有人看见了他的虾蟆嘴和老虎眼，便高兴地叫起来。这些人快活地嚷着，他们和别的公民一样，爱马拉像爱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一样。

人们听说马拉来了，都把注意力移到他的青白色的病脸上，都望着他微笑。他们让开了一条路，他走到街角那家咖啡店门前，在那里跪着一个衣服穿得相当整齐的中年人。

“你们又在干这件傻事情了，”马拉向四周看看，温和地微笑着，好像一个老年人对他溺爱的孩子们说话一样。他走近那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的身边，埋下头去看那个人。

“马拉，你看这只狗！我们弄死他！”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粗声骂着，就飞起一只右腿，把破皮鞋在那个中年人的背上踢

一脚，哈哈地大笑起来。

那个中年人倒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哭叫起来。他忽然看见了马拉，便一翻身，跪着移动到马拉的面前，抱住马拉的一只腿，哀求地分辩：

"我不是贵族！我不是！……马拉公民，你救我！……"

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四周便起了好几种怒骂声。一个人的声音离马拉的耳朵很近，他听得清楚："我认得他。他是德拉孟男爵家的管事！"

"我不是管事！我是听差！我叫狄孟……"这个叫做狄孟的人惶恐地大声分辩。他的声音是那样地绝望，脸色是那样地惨白，神情是那样地慌张。

"马拉，不要听他的话，吊死他！"

"吊死他！打倒贵族！打倒贵族的走狗！"

许多人的声音接连地响起来，三四个人伸出手来拖狄孟。狄孟半哀求、半自卫地挣扎着。

马拉望着面前这个生物。的确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个生物。他以为人决不应该是这样懦弱，这样卑下的，而且这个人跪在他面前缩做一团，时而呻吟，时而叫号，恰恰像一只受伤的狗。年纪只有四十多，头发就灰白了，脸上满是皱纹，身材又是那样瘦小。声音也嘶哑了。眼睛浮肿，泪水拌着尘土涂了大半个脸，胡须上粘了好些口沫。

马拉静静地望着这个可怜的生物。他的长久的注视使得四周的公民们感到惊奇了。他们奇怪这个曾经要求过五十万个贵族头颅的人，居然会在一个贵族走狗的面前沉思起来。

这一点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只是惊讶地望着他。

马拉突然觉察出来公民们的眼光了。这些时候他并不是在注视面前这个渺小的生物，他在看另外的一些景象。这些景象接连地从他的记忆里浮现出来。九月的屠杀，巴黎的饥饿，外国的围攻，内部的叛变，这几幅图画在他的脑子里特别放大起来，在每一幅图画上面他都看见了自己的面影。他深知道他自己，他永远是现在这样地装束，这样地思想，这样地生活。他永远站在人民的身边，忠实地，固执地。他了解他们，他爱他们。去年九月里布龙斯威克公爵和普鲁士国王向着巴黎进军的时候，他曾经鼓舞人民抵抗外国军队的进攻，他不妥协地在国内跟那些谋叛者与野心家斗争。王室推翻了，吉隆特党打倒了。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不管衰弱的身体和时发的疾病常常来妨碍它。他的报纸《人民的朋友》的确是人民的论坛，在那上面就从没有一句话背叛过他们。靠了这个，他才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但是他的工作才不过开了头，外国的围攻和内部的叛变如今依旧威胁着共和国，吉隆特党刚刚一交跌下去，山岳党的野心家就在国民大会里大显伎俩了。赛纳河畔依旧充满着要求面包的声音，外省又在酝酿新的叛变。在共和国的上空依旧覆盖着大片的黑云。共和国正需要他来为它尽力，然而他的身体却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

他停顿了一下。他的思想依旧在那些事情上面跑。他站在这里，带着新病初愈的样子。在外国别人把他比为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嗜血的猛兽，法国的贵族们和吉隆特党人都骂他是吃人肉的疯子，他自己全知道。他自己也还记得两三年

前他看见人民的英勇牺牲还不能够颠覆王权，在一阵绝望的时候曾经高呼过要杀掉大批的贵族。然而去年九月里那个插在枪尖上的郎巴儿公爵夫人的头就使他开始厌恶起血来。那个头跟着枪尖在空中舞动，完全像一个活人的脸，头发梳得很整齐，一滴一滴的血从上面滴落下来。这景象许久都没有离开他的眼睛。他就是马拉，被称为嗜血的猛兽的人，但是他如今在这个狄孟的身上又看见郎巴儿公爵夫人的头，并且因为这个而感到踌躇了。

他知道公民们在等候他的回答，他便掉头看他们，他刚刚张开口，狄孟又抱住他的腿嚷起来了：

"马拉公民，你救我，我不是贵族。……怜悯我罢。我是一个没用的听差。共和国不需要我的性命。……马拉公民，我知道你，你救过松布烈，你是个仁慈的人。……"

马拉怜悯地埋下眼睛看狄孟，这个人依旧卑屈地、恐怖地哀求着，两只血红的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他的心渐渐地软了。狄孟并没有说假话。他的确救过松布烈。这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松布烈的十七岁的女儿写信给他，因为她的父亲被错误地逮捕了，她要求他救她父亲的性命。他接到信便考察了案情，然后到约定的地点去。在那里她正含着眼泪等候他。她说过愿意牺牲她的身子救她父亲。但是他拒绝了，却设法放了她父亲出来。这件事情巴黎人民全知道。他自己也觉得并没有做错。松布烈的确是无辜的人，共和国并不需要这种人的血。然而这个狄孟跟松布烈又有什么分别呢？难道共和国真的需要狄孟的血么？他想，血，为什么老是血？这太愚

疯了。在九月屠杀里他就亲眼看见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

"马拉，不要救他！我们来吊死这只狗！"几个人同声嚷着。那个年轻人又去拖狄孟。有几个人就在咖啡店门前团着小圈子，一面跳舞，一面唱起革命歌。

狄孟依旧在地上挣扎，哀求，叫号。他忽然侧过头，脸正迎着马拉的眼光。马拉看见狄孟嘴上的血迹(血还从狄孟的鼻孔里流出来)，便把他的倾斜的浓眉一皱，又咬一下他的突出的薄嘴唇，他马上打定了主意。

"我认得他，我认得这个贵族！"马拉张开了虾蟆嘴，轻侮地吐一口痰在狄孟的脸上，说了这句话，他便对着狄孟的屁股踢一脚，然后又骂道："滚开，这一脚会把你医治好的！"

笑声像春雷一般突然爆发起来，每个人都快活地笑了。

"马拉会医治贵族病！"那个年轻人大声笑着说。

"马拉万岁！""人民的朋友万岁！"人们大声欢呼道。大家叫着，笑着，跳着，以后便围成一个大圈子把马拉圈在里面，大家唱起歌来。狄孟便趁着这机会站起来，偷偷地溜走了。

"明天就是七月十四了，大家快乐地玩罢！"圈子里一个粗壮的声音叫起来。大家响应着。他们唱完了歌，散开来，凑成一对一对的男女，狂欢地跳舞。

"七月十四，"马拉低声念着。他觉得心上一阵轻快，仿佛那座巴斯底监狱就在他的眼前倒塌下来一样，给他除去了一个重压。他看见四周的狂欢的人群，脸上又浮出了亲切的微笑。

"我们法国人毕竟是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好像不知道有未来似的，"他半责备半赞叹地自语道。但接着他又加一句："吉隆特党人在加恩的活动不知道怎样了？"他马上就想到未来了，而且正跟他的话相反，他是永远想着未来的。他永远不能够忘掉共和国的安全，他永远不能够忘掉共和国的敌人。

一想到加恩的事情，一想到巴巴霍、毕佐们的活动，马拉便愤怒起来。他恨不得马上回来，给国民大会写信，给他的报纸写文章，攻击那些人，要求那些人的头颅。他觉得一刻也不能耽搁了。事情似乎是很严重的，稍微耽搁就会发生重大的事故。他一急，心就乱了。不管眼前这些公民们的举动怎样使他高兴，他却大声说："公民们，再见！"

他离开了圣翁洛列街，他的耳边还响着"马拉万岁"的欢呼，但是他并不曾回过头去。

他走入了僻静的街道。他想很快地回到家里去，但是他的脚步却下得更慢了。病和疲倦抓住了他。他的全身发痒，四肢也跟着软了。头微微地痛起来。胸部也好像被什么东西压紧了似的。

"这鬼病又抓住我了！"他咒骂道。

这句话里含着无穷的怨恨。对于病，他是不甘心屈服的。然而医生的警告还威胁地在他的耳边响着。这些生理的反常现象便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所预言的那一天更逼近了。

死，他并不害怕。这许多年来他就在死的威胁下面生活。在他的房间里墙壁上他还写了大大的一个"死"字给自己看。但是在这时候要他闭上眼睛离开法国人民，这个痛苦实在是

太大了。这个思想燃起了他心里的火。这样的火熬煎着他的心。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他的眼睛看得更远了。

在巴黎的僻静的街上他看见了前线的景况。进攻法国的四十万大军，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沙丁尼亚四国君主所统率的，他们把陆地的交通隔断了。在海面上英国的兵船威武地巡逻，封锁了水路。外省又揭起了反叛的旗帜，在巴黎失势的吉隆特党人正在各地活动。这些景象像一把一把的利刀插在马拉的心上。

他勉强支持着，继续地移动脚步。巴黎的景象又接着在他的眼前出现了。饥饿、穷困、血、野心家的斗争。……他计算从捣毁巴斯底监狱起也整整有四年了，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和国至今还没有脱离险境。这时候就有许多人停脚不前，或者甚至往后退了。譬如吉隆特党人，他今天还听见吉隆特党人在外省同王党联络的消息。他想到这里，心痛得更厉害了。于是他的墙上的“死”字又在他的眼前一现。接着他张开虾蟆嘴诅咒地说：

“断头台！——把他们都送上断头台。”过了半晌他又加了一句：“他们都是野心家。”这句话说得比较费力，这一次提到的“他们”似乎意义更广些。“死是不要紧的。不过我应该死在一个好的机会里。我应该趁活着的时候早早把共和国的障碍除掉。”——最后他安慰自己似地这样想道，他的老虎眼里发出了更锐利的光芒。

二

马拉回到了家，这病后的第一次散步使他的脸色显得更惨白了。他一进门便倒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半晌说不出话。

他的女伴西孟娜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女人。她爱他，她信仰他。从前他被人像野狗一般追赶着、躲在地窖里的时候，她把他接到她的家里，她自己照料他。她用她的财产来支持他的报纸。她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她随时都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在门口等候他。她整日整夜地为他担心。她因为这种焦虑显得有些衰老了。但是马拉并不注意这些事情。他的事业占据了他的整个心。他爱人民，关心人民的幸福。他没有心思注意一个女人的灵魂的一角。

“你太累了！我原说过你今天不应该出去。你也太任性了，”西孟娜对他说，声音虽然很温和，但是里面含着极大的焦虑。

“你也应该听医生的话。共和国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法国需要你的日子还多着呢。不要这样不爱惜地摧残你自己。”她说着话，眼里淌了泪。她起初还轻轻抚摩他的头发（头布已经由她取下来了），后来忍不住跪下去，把头偎着他的胸，把两只手都压在他的左手上面。

马拉伸了右手摸她的头，用温和的眼光看她，叹息似地说：“西孟娜，不要这样。我的身体不要紧。你忘记了我自己也是医生！”

“但是我关心你！对于我，你比十个共和国还宝贵！”她歇斯特里地迸出这两句话来。

马拉知道她流眼泪了。他的心软了，仿佛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揉它一样。他叹一口气，慢慢地说：“西孟娜，不要哭，哭是傻事情。你知道我也不愿意死，特别在这种时候。我不愿意离开共和国。……西孟娜，你知道我只爱人民，我爱他们，比爱我自己还多些！……我整天梦想着那个共和国，在那里真正实现着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吉隆特党人，也没有丹东，没有罗伯斯庇尔。……不要说十个共和国，像我们这样的共和国连一个也很可宝贵。……明天就是捣毁巴斯底监狱的第四周年。然而四十万外国军队正准备向巴黎进发。外省的叛逆也要打进巴黎来。……那么多的背叛者！人民的饥饿，穷困，没有人来管。可恨这鬼病抓住我！你还叫我听医生的话！我好些时候不曾到国民大会去了。他们在那里老是讨论法令，显露辩才，浪费时间！……西孟娜，你想这时候我怎么能够休息？你们最近又不肯多让人到我家里来。我的屋子就像一座坟墓。我再像这样在家里躺下去，我不病死，也会急死。……西孟娜，不管我是否已经辞职，我一定要出席国民大会。无论如何我不能够把法国留给他们去支配！我不能够听医生的话！……”他愈说下去，愈兴奋。那张虾蟆嘴动得更厉害，一对老虎眼里快要冒出火。他忍不住咳嗽起来。咳嗽刚刚停止，他又兴奋地说：“我一定要到国民大会去！”好像他已经下了决心似的。

西孟娜看惯了这种情形，她明白又是热情在煎熬他了。

她不再跟他谈这些事，她知道多谈也没有用处，反而使他更着急。她便抬起头揩了揩眼睛，装出笑容，安慰他几句，甚至答应让他以后出席国民大会。然后她站起来温和地说：

"你歇歇罢。我去给你弄晚饭，你也应该饿了。"

"西孟娜，你不要走。"他连忙做个手势阻止她，他看见她回过头用疑惑的眼光看他，便摇摇头说："我不饿！我不要吃东西。"他看见她要开口，他知道她要劝他，便接下去说："我不饿，饥饿的是人民，还有那些小孩。今天有个瘦女孩站在面包店门口淌眼泪，她告诉我她妈妈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每个面包店门前都围着一群小孩。……巴黎是这样饥饿！……我也不要吃晚饭……"他的两只眼睛亮得使人害怕，青白色的脸染上了一层病态的红，那只虾蟆嘴大张开喘着气，喉咙响着，仿佛火焰已经从胸腔里冲到了喉管。他全身发痒，便把右手伸进衣服里去用力搔着。

他这个狼狈的情形使得西孟娜的心隐隐地痛起来，但是她极力忍住痛，依旧温和地劝道：

"你不要这么激动罢。这于你的病究竟不相宜。巴黎的饥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你为什么就不要吃晚饭？……你看，你身体今天刚刚好一点，现在又不行了。"

他不等她把话说完，便抢着诉苦般地说："西孟娜，我心里烧得难受！好像整个胸膛都给火烧焦了，全身都起了泡。我只愿意我这个身体为了人民的缘故马上化成灰烬。……西孟娜，你帮助我。"他的声音也仿佛被烧焦了。那只右手拚命地在衣服里面乱抓。

西孟娜觉得好像自己的心给人用鞭子抽着。一阵痛，一阵爱怜，使她忍不住又让眼泪淌下来。她不愿意让他看见她的眼泪，她又想起应该给他预备澡盆了。这是他的习惯，为了医治他的皮肤病，他每天晚上都把身子浸在澡盆里面。她便说：

"你不吃东西也好，还是在澡盆里躺躺罢。我去给你预备水。你多在热水里浸一浸，也是好的。"

"好！"马拉短短地答应一声，便让她走出房门。他抬起头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悲愤地发出一声长叹。他并不知道她在外面一边做事一边流泪。

澡盆预备好了，西孟娜进来唤他，又扶他到隔壁小房间去。她照料他躺进了澡盆。

"今晚上闭着眼睛多躺躺罢。不要写东西了，"她关心地说。

"不行。我要给国民大会写信。人民的粮食问题比法令更重要，"他坚决地答道，他的决心似乎是无可动摇的。"还有处置叛逆的事情……"

西孟娜不再说什么，只得照往常那样拿过那块粗糙的木板架在澡盆上面，又去搬了书桌上的文件来，一些信和文稿、笔和墨水都堆在澡盆旁边那个橡木凳子上面。

"你也应该歇歇了。我想你应该吃晚饭了，"马拉感谢地看她一眼，对她微微一笑说。他看见她那红肿的眼睛，便伸出手在她的膀子上轻轻地拍两下。"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你去歇歇罢。让我安静地躺一会儿。"他的老

虎眼里慢慢地滴下几点泪。他的身子在热水里发烫，仿佛身上每个毛孔里都灌进了热水。他觉得一阵软，一阵痛快，就像麻木了似的。他闭上了眼睛。

西孟娜忍住悲痛说了几句话。她看见他闭上了眼睛，便拿了那幅有好几处墨水迹的破布单替他盖在胸上，然后轻轻地走出了这个房间。

三

马拉睁开了眼睛。天还不曾黑，房里永远是那样地阴暗。他的身子在热水里泡了一些时候，痒痛都止了，人也爽快许多。他轻松地嘘了一口气，推开了胸前的破布单，让它落在地上。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落到澡盆旁边的木箱上面，信件和文稿静静地堆在那里。

没有声音，房里静得如一座坟墓。"巴黎为什么这么静？"他惊讶地想。但是另一个念头马上就来逼他了："四十万军队不知已经到了什么地方？王党和吉隆特党的阴谋不知进行到怎样了？国民大会这时候不知道在干些什么蠢事情？"

这样一想他又着急起来。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人马的声音，王党的旗帜在他的眼前飘动。接着便有许多瘦脸小孩的影子晃来晃去。他们都伸出手来讨面包。于是里昂饥饿者的血又夸张地出现了。这不是远的事情，就在一个多月以前那个地方的饥饿人民起了骚动；吉隆特党人帮助王党恢复了秩序，屠杀了八百多人。

在马拉的敏锐的脑子里思想跑得很快。在这很短的时间，他的思想差不多游历了全国，而且经历了四年来的艰苦的岁月。

进行！进行！无数人的脚步踏着他的脑子。进行！进行！四十万外国兵马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喊着"国王万岁"的王党军队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吉隆特党议员率领的叛逆队伍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他们一致地喊叫："打倒喝血的疯子马拉！"

"我难道真是一个喝血的疯子？你们诬陷我！我要你们的头！"他愤恨地骂着，他捏紧拳头向空中打去。

进行！进行！无数人的脚步踏着他的脑子。进行！进行！一群瘦脸的孩子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饥饿人民的队伍在他的脑子里进行着。他们一致唤着："马拉！帮助我们！你是我们忠实的朋友！"

"我一定帮助你们！我愿意——"他忘了自己地说了上面的话，他的老虎眼也软下来，让泪水给打湿了。他的脸上慢慢地浮出了亲切的微笑。

他迟疑了一会儿，忽然下一个决心，拣了一张信纸，拿起笔，他开始给国民大会写信，责备他们的软弱，要他们迅速地接济人民的粮食。

他兴奋地动着笔，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纸上，他写满了一页信纸，刚要开始写第二张，却听见外面起了吵闹声。他停笔倾听。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送进了他的耳朵。

"我一定要见他，为了共和国的利益……我从加恩给他带

来好消息……他答应见我……”

他记起来了：他接过她的一封信。她特地从加恩跑到巴黎来见他，给他带来重要的消息。他的心突然开展了，仿佛有一线光在他的眼前一亮。他想他为什么不应该见她呢？她一定是一个诚实的女公民。而且他正需要知道加恩的消息。

“西孟娜，西孟娜！”他大声叫起来。他要马上见那个女人，他要马上知道那里的消息。

没有人回答他的叫唤。西孟娜正起劲地跟那个女人争吵，不让那个女人见他。但是他非见她不可。他不能让西孟娜把她打发走。

“西孟娜，西孟娜！”他疯狂似地叫起来。这一次西孟娜很快地走进房里来了。

“让她进来！就在这里！”他不等她开口，便命令似地说。他一面拉起布单盖着他的胸膛。

西孟娜似乎不大愿意。她迟疑地望着他，不肯走出去。

“去带她来。我的病不要紧。共和国的利益——”他请求地对她说。她明白了，一切的劝告和阻止都是没有用的。她不再踌躇了，不等他说完就走出去把那个年轻女人带了进来，然后默默地走出去。她走到房门口，还回过头用焦虑的眼光看了看那个女子，于是掩上了门。

房里只剩下马拉和那个女子。他开始用温和的眼光看她。她有着聪明、美丽的面貌，又是一个乡村女子的打扮。白色的衣衫，诺曼底式的软帽，额际束着一根宽边的绿丝带。这一切，尤其是健康色的脸，和一对平静的大眼睛给了他很好的

印象。她的确像一个新从加恩来的诚实而勇敢的女子。

“孩子，你过来!”马拉微微一笑，向着她伸出了那只满是斑痕的右膀，“你的名字?”

“哥代，马丽·夏洛蒂·哥代，”她低声回答道。她走到澡盆旁边，两只手垂下来，眼光刚落在马拉的上半身，马上又移开了。

“好，孩子，你坐下，把椅子搬过来。我读过了你那封信，”马拉鼓励地说，把右腕压在木板上。

哥代并不去搬椅子，依旧埋着头站在那里。她的脸色在改变，她害怕会给马拉看见。马拉的嘴一闭，她便接口慢慢地说：

“马拉公民，我是从加恩来的，我知道那些叛逆的消息。我愿意告诉你。……”

她的态度虽然不慌张，但是声音有一点颤动，不过马拉不曾注意到这上面来。他的眼光停留在面前那张信纸上，他先前刚刚写到“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便打住了。这时他有意无意地拿起笔，一面温和地说：

“好，你详细地说罢。我要感谢你。你说那些叛逆在加恩干些什么事情?究竟有几个议员在那里活动?你举出他们的姓名来。”

“巴巴霍。……毕佐。……”

“好，让我写下来。”他两只眼睛发亮，连忙抓了一张信纸，埋着头，一面跟着她念，一面写。他高兴地说：

“现在有证据了。”

“柏地翁。……陆凡。……”

他很快地动着笔，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信纸上。他写一个字就好像组昂人民的血跟着这个字流到纸上来。火焰在他的胸膛里燃烧，他写完那些名字，心里非常激动，他坚决地说：“好罢，一个星期里面我就把他们都送上断头台去！”

他把笔放在一边，又拿起这张名单念了一遍。他念一个名字，仿佛就去掉共和国的一个障碍。他最后把信纸放下，仍然埋着头，感谢地说：

“孩子，谢谢你。你救了加恩的人民——”

他不曾把话说完，一把锋利的小刀便刺进了他的胸膛。那个女子做得这么快，使他来不及防卫。一阵痛，一阵麻木。他倒下去，头垂在澡盆外面，一只手压着木板，一只手垂在澡盆旁边。两只眼睛大大地睁开，望着哥代的脸，仿佛在问：“为什么对我这样做？”他不曾发出一声叫喊，默默地让血从胸膛里冒出来。

房里一阵沉寂。哥代站在澡盆前，惊恐地望着她的牺牲者。她把眼光慢慢地从胸膛移到脸。她才看清楚马拉的脸了。这张脸平静地垂在澡盆边上。嘴微微张开，发出轻微的喘息。衰老憔悴的脸上并没有痛苦和愤怒的表情，仿佛只有感谢的微笑留在那里。这是一个可怜的贫苦老人的脸，跟别人所描写给她听的马拉的脸完全不同。她几乎不相信这是喝血疯子马拉的脸。她的眼光从这张脸又移到旁边木板上一张布满字迹的信纸上。在那里马拉十分关心地描写着巴黎的饥饿，……提出救济的办法。虽然只有这一页未完的信，但是字

里行间显露出一颗仁爱的心。

她并没有逃走的念头，她痴痴地站在这里，用疑惑的眼光看那张平静的脸。房间渐渐地埋进了阴暗里。从窗户斜射进来的最后的光线不住地往他的脸上堆，像一个柔软的丝网盖着他的脸。一对老虎眼却如明星一般在网下面灿烂地发光。这对眼睛带着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把她的眼光吸引住了。她忘记了她刚才所做过的事情。她不转眼地望着他。她的惊恐渐渐地消失了。另一种新的感觉慢慢地在生长。忽然她的身子微微地战抖起来。她觉得她从没有看见过比这更温和、更仁爱、更美丽的脸。

"这个人会给法国带来那些苦恼吗？他会是共和国的毒害吗？"从来不曾有过的思想现在忽然在她的脑子里出现了。这一来她的全部信仰都破碎了。她疑惑起来。她感觉到好像失掉了什么似的空虚。

房里仍然很静。阴暗包围过来。她的身子差不多全埋葬在阴暗里，但是她依旧立着，好像生根在地上一般。她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忘记了在加恩听来的种种关于马拉的谣言。她只看见星一般的眼睛在闪耀。那一张似幻似真的脸在她的眼前荡漾着，仿佛一轮明月反映在万顷烟波的海上。她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的心胸敞开了。她恍然地明白了一切。一个新的人格在她的脑子里现出来了。

"马拉万岁！""人民的朋友万岁！"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些叫声，隐约地送进她的耳朵里。声音是那么有力，她完全不能够抗拒。

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着那张还有热气的脸狂吻。

她觉得他的手在动，在推她，好像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说："孩子……我是不要紧的……但是共和国……饥饿的人民……"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闭了，泪珠留在眼角上。于是星光灭了。

"马拉！马拉！"一阵悲痛抓住了哥代，她充满了悔恨地捧着死人的头哭叫。

于是门开了，西孟娜慌张地拿了烛进来。

"凶手！凶手！"一个歇斯特里的女人的恐怖的叫声从房里送到了静寂的街上。

1934年5月在北平。

丹东的悲哀*

一

“丹东，你应该在国民大会里唤起风暴来！”国民大会的议员加米·德木南放下纸牌，掉过头，望着站在窗前的丹东的背影，猛喝似地说。

另一个议员非里波从牌桌旁站起来接口道：“丹东，你应该把法国再放到你的肩上来。”

佐治·雅克·丹东正靠着窗台看街中的景象，便掉转身子，微微地笑了两声，然后用他那响亮的、但略带疲倦的声音答道：“你们老是嚷着丹东长，丹东短，有什么用处？我现在厌倦了。我不愿意老把法国放在我的肩上。罗伯斯庇尔要干，就让他干下去罢。他不久会后悔的。”他向着他们走去，说到罗伯斯庇尔这个姓，他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他走到牌桌旁边站住，顺手摸起一张牌，冷笑一声：“国王！”便把牌掷在桌上。一对浓黑的眉毛挂在他的脸上，在那里永远是高傲的表情。他安静地走到他的年轻妻子鲁意丝的面前。鲁意丝正在和德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丹东》，署名王文慧。

木南的妻子露西谈话。他俯下头吻她，温和地说："鲁意丝，你不是劝我不要到巴黎来吗？我知道你不愿意我管这些事情。"

"我怕——"鲁意丝抬起她的十六岁少女的美丽的脸胆怯地望着他。

"但是今天又落了十几个人头。丹东，你就一点不觉得可怕吗？"德木南红着脸口吃地说。"血会迷了人的眼睛。丹东，法国不能离开你！你应该出来救法国。"

丹东坐在鲁意丝的身边。他的浓眉往上一扬，眼睛发亮。提起法国，他就兴奋起来。他爱法国，他更爱共和国。生性傲慢而好大喜功的他居然相信共和国离开他便不能够存在。过去几年来他的勇敢行为使他取得了人民的信仰，使他过分夸张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制造了革命。他说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发起屠杀，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杀死路易十六。他便这样地把人民的功绩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充满了活力的巨大身躯居然负载了这样的重荷，而且使他的影子显得过分地高大了，甚至瞒过了他自己的眼睛。

"救法国？"丹东激动地笑起来，"难道别的人便不能够救法国吗？罗伯斯庇尔相信他的权力，相信他的断头台。你相信你的宽大。我呢，我要把法国抓在手里，摇撼它，大声唤醒它。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鲁意丝又不愿意我留在巴黎。我现在只要休息。"他说着，不时摇他的庞大的头，就好像狮子在抖动鬃毛，在巴黎，丹东是被人称做"狮子"的。

"但是血流得太多了，"德木南把忧郁的眼光射在丹东的

脸上。他痛苦地皱紧了眉头。"我今天亲眼看见十几个人头落在筐子里。"他掉开眼光看他的妻子，露西还在和鲁意丝低声说话。两个女人的脸上都带着焦虑的表情。

丹东大步走到德木南的面前，用肥大的手轻拍他的肩膀，说："那是无神论者艾贝尔派的头。你不是在报纸上攻击过这一伙极端派，'疯狂派'吗？让他们去罢。罗伯斯庇尔不会比你仁慈！"

"那么，你要提防他打你，丹东，"非里波关心地插嘴说，"艾贝尔派以后便是——"

"打我？罗伯斯庇尔敢？"丹东似乎听见了不中听的话，他轻蔑地耸了耸肩头，连忙打断了非里波的话。他坚决地、充满了过分的自信地说："他不敢！我这个头太重了，没有人敢砍掉它。你们相信谁敢砍掉丹东的头？罗伯斯庇尔没有这个胆量，他不敢！我知道他！"他挥着手，动着身子，他站在牌桌前面，巨大的身体投了一个巨大的影子在桌上，影子在摇曳的蜡烛光里晃动，好像一只狮子在张牙舞爪。

"你不知道罗伯斯庇尔。我知道他，我同他是老朋友。他说得出便做得到，他为了他的主张可以牺牲一切，"德木南严肃地说，他的相貌和声音里都含着忧虑。他看见丹东不注意他的话，依旧不改变轻视罗伯斯庇尔的态度，便失望地在牌桌旁边椅子上坐下来。

"然而你又忘记了你刚才说过的话？法国是不能够离开丹东的！罗伯斯庇尔，他有几个头敢拿来跟我拚！"丹东把两只大手压在牌桌上，愤激地摇动身子。

“打牌罢！你们总是这样热心地谈政治！”女主人马德兰不能忍耐地在旁边嚷道。她说到“政治”这个字眼，便露出可笑的轻蔑的神气。她是一个中年女人，从前是伯爵夫人，革命以后却做了秘密赌场的老板。

丹东俯下头，伸手摸一下马德兰的粉脸，说：“马德兰，你有理。你的世界是这么小。在那里面容不下‘政治’这个鬼东西。”他坐下来。“好，我们打牌罢。”他把牌聚在一起拿在手里，开玩笑地问：“我们拿什么来赌输赢？我赢了你，你今晚陪我睡觉好吗？”

“好！”马德兰含笑地答道；“可是你不见得会赢我。”她又自语似地加了一句：“埃罗为什么还不来？”

“丹东，”非里波着急地插嘴道，“你不觉得——”

“你说什么？”丹东忽然抬起头看非里波。

“你不觉得你的地位危险吗？你应该起来先发制人！”非里波目光炯炯地看丹东，脑子里在想一个进攻的计划。

和非里波的希望正相反，丹东却哈哈地笑起来，他一面和马德兰打纸牌，一面不在意地说：“你太把罗伯斯庇尔看重了。他决不敢动我一根头发。”

“但是，丹东，你能让巴黎长久泡在血海里面吗？”德木南烦躁地在房里踱着，他的苍白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棕色眼珠不安定地在转动。“这个恐怖制度应该终止了。我们必须要趁这个机会去掉罗伯斯庇尔。”

“而且要做得快，”非里波接口说，“整个山岳党都会拥护你！”

丹东一面听他们说话，一面和马德兰打牌，他忽然大笑说："马德兰，我赢了！"然后放下牌回答他们道："你们总是性急！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说山岳党拥护我，你们说军队拥护我，你们说人民拥护我。那么罗伯斯庇尔还敢做什么？"

"艾贝尔不是也曾得到人民的拥护吗？人民的感情是不一定可靠的。加米不就是第一个鼓动起革命的人？可是现在……"非里波愤慨地说。

"艾贝尔？我早就知道他们要倒的，他们走得太远了。我同意加米在报纸上发表的意见。加米，你今天去过刑场，究竟看见什么样的景象？告诉我。"丹东继续在打牌，时时把眼光抬起往非里波和德木南的脸上射，或者看角落里坐的那两个年轻女人，鲁意丝正在对露西谈他们在色佛尔日的生活。

"今天看的人很不少。广场差不多变成了戏院。许多人来看《狄舍纳老爹》的主笔怎样上断头台。但是奇怪，在那里很少看见贫苦的人。我走过几条街，仿佛到处充满了悲哀的气氛。过路的贫民都垂着头不作声，好像真正死了一个好朋友。想不到艾贝尔居然有这样大的魔力。"德木南说话慢，带了点感伤的神情。

"既然人民对艾贝尔的处刑不满意，我们很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起来活动，"非里波抓住了这一点，连忙说出来，仿佛他对这件事情已经考虑了好久了。

"去掉了艾贝尔，也是好事，我们少了一个阻碍。至于罗伯斯庇尔的事情我再想想看，这一次我们应该谨慎些，"丹东放下牌迟疑地说。

“谨慎？丹东会说出谨慎这个字眼？”德木南把身子斜倚在墙上，嘲笑似地说，“我只听见你说过大胆，永远大胆的话。”

“但是现在我有些厌倦了，我不要学罗伯斯庇尔的坏榜样，”丹东耸了耸肩头，轻蔑地说。“而且我听说有不少的王党和吉隆特党回到巴黎来——”他的话还不曾说完就给马德兰阻止了。

“不要响！有人来了。”马德兰听见脚步声便站起来，打算出去看看。但是人已经进了房间。她高兴地叫道：“埃罗！”

埃罗·德·塞席尔用轻捷的脚步走进来，嘴里哼着爱情歌。他看见众人，便高声嚷道：“你们都在这里！我来得正凑巧。马德兰，我们来打牌，我身上还有钱！”他走到牌桌旁边坐下去。众人都看他。他和德木南的年纪都是三十四，比丹东小一岁，但是看起来他却比丹东年轻得多。他生得漂亮，脸上老是带一种顽皮似的笑容。

“你们在谈什么？”他惊讶地问道，“你们又在谈罗伯斯庇尔吗？见鬼，永远是那张冷冰冰的脸，那些冰冷冷的话。我真恨他恨极了！”他把眉头一皱做一个轻视的歪脸，然后改变了脸色和语调招呼女主人道：“马德兰，快来坐下，我昨晚输给你了，今天要来报仇！”

马德兰笑着过去坐了。

“埃罗，你从什么地方来？有什么好消息？”丹东问道。

“好消息！见鬼！总是罗伯斯庇尔！”埃罗皱着眉头用讽刺的口吻嘲骂道，“我刚才在俱乐部里听了他一篇廉洁的演说。他说那些喝酒赌钱吃得饱饱贪图淫乐的荡子是共和国的

大敌，他又说断头机动得太慢了！你们懂得他的意思吗？罗伯斯庇尔要自己穿上围裙拿起扫帚来打扫巴黎了。”

“啊哟！”鲁意丝在屋角发出惊恐的叫声。丹东连忙向她走去。德木南和非里波马上变了脸色。

“埃罗，你说的是真话？”露西睁大眼睛，关心地问道。

“怎么不真？就跟今天砍掉艾贝尔派的头是一样地真实，”埃罗抬起头哂笑道。但是他马上又埋下头去注意手中的纸牌，一面追问马德兰拿什么来押注。

“丹东，你要当心！”非里波着急地警告丹东。丹东不回答。

“我们回色佛尔日去罢，我真怕，”鲁意丝偎着丹东，声音颤抖地说。

“鲁意丝，不要怕，我比罗伯斯庇尔更强，人民会拥护我，”丹东低声安慰她道。

“人民？你还相信人民？”埃罗接口嘲笑道：“艾贝尔也是人民的朋友。人民缺乏面包和日用品的时候，巴黎公社也曾尽力帮助过他们。然而艾贝尔派上断头台，他们只有望着！”

“埃罗，不要谈这件事。我们谈点更愉快的事情不好吗？谈谈酒，女人，梦——”丹东依旧镇静地、甚至带点诙谐地对埃罗说。

“我们回去罢，在巴黎我真怕！”鲁意丝站起来，挽住丹东的膀子，差一点哭出声来了。

“丹东，时间已经急迫了。我们应该先发制人，要结束这个恐怖制度，不管付出任何的代价！明天你就到国民大

会——"德木南激昂地说，热情鼓舞着他，他的脸发红，眼睛发光，幻想把他载起走了，载到了较远的地方。

"丹东！"一个声音从外面进来，打断了德木南的话，众人吃惊地齐往门口看，一个四十岁左右面貌严肃的人拄着一根手杖慌张地闯进来，带着满额的汗珠喘息地向丹东走去。

"拉克瓦，什么事情？"德木南惊惶地问道。

拉克瓦一把抓住丹东的手，喘息地说："我到处找你，你原来在这个地方！你还有心肠在这里取乐！"

丹东毫不惊恐。他依旧镇静地、诙谐地说："拉克瓦，难道罗伯斯庇尔在后面追赶你的影子？你这么着急！"

"丹东，你真大胆！公安委员会要逮捕你了！"拉克瓦激动地说，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它像一个大铁槌打在房里每个人的头上，他们半晌叫不出声来。只有鲁意丝接连地低声唤着：

"上帝呀！上帝呀！"

丹东沉吟了片刻，坚决地吐出了几个字："他们不敢。"

"他们不敢？我从公安委员会一个秘书那里得到消息，人家正在考虑你的罪状。命令几天里就会下来。你还是早些准备罢，"拉克瓦恳切地说。

"我不信！他们决不敢逮捕我！"丹东依旧充满自信心，坚定地说。"革命裁判所是我创造的。公安委员会是我统治过的。共和国是我造成的。在法国没有人敢逮捕丹东！"他兴奋地摇动他的身子，好像他在对群众演说。

"勇敢！"埃罗在旁边拍掌称赞起来。

"丹东，你暂时离开巴黎也好，"德木南迟疑了半晌，关心地劝道。

"我们回去罢，"鲁意丝偎着丹东害怕地小声说。

丹东的面容还是十分安静，人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是否起了波澜。他反而嘲笑地说："走，我有什么地方好走？要是法国把我赶了出去，那么别的地方对于我只有更多的危险。人不能够老是把祖国拖在鞋跟后面走。"

"那么你等着公安委员会派人来抓你吗？"拉克瓦绝望地问道。

"我始终相信他们不敢这样做！"丹东变得十分固执。"你问问埃罗，他也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要把你牵连在外国人阴谋案里面去。你保护过的法布尔·得格郎丁就会把你断送的。你愿意跟着他上断头台吗？"拉克瓦又急又怕地责备他说。

"那么，你就该马上动手，也许我们还来得及，"德木南想到一个主意，便鼓动丹东道。

"对！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着。丹东，你再发出你的狮子吼来！"非里波接口大声响应道。

埃罗突然把牌往地上一掷，站起来，愤激地自语道："我到公安委员会查问去！看谁在捏造丹东的罪状！"他不等众人答话，一个人急急地走了。

众人望着埃罗的背影沉默了片刻，马德兰弯着身子拾起牌，低声抱怨道，"永远是这些讨厌的政治！"

丹东把鲁意丝扶到露西旁边坐下。他又埋着头在房间里

踱起来。

“加米，你去找罗伯斯庇尔！你们是老同学，他又是我们孩子的教父，你去找他，”露西苍白着脸，焦急地对加米说。她的眼里包了眼泪。她太爱加米了。他就是她的生命。但是现在加米的地位也危险了。

“没有用，现在已经迟了。罗伯斯庇尔是不会让步的。极端派刚刚上了断头台！宽大派的轮值就到了，”拉克瓦叹息地摇头说，他仿佛看见一切的路都断绝了。

窗外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闹声逐渐增大起来。有人叫着：

“罗伯斯庇尔万岁！廉洁的人万岁！打倒卖国贼！”

德木南一声不响，跑到窗前去看，他不曾听见露西在后面低声唤他。

“‘罗伯斯庇尔万岁！’那些野兽的狂叫！”丹东痛苦地嘲笑说；“巴黎人好像疯狂了。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嚷些什么。他们给血把眼睛迷住了。”

“埃罗！”德木南忽然掉过头恐怖地叫起来。丹东马上也跑到窗前去。

他来得及看见埃罗的侧面。四个宪兵押起埃罗走，一些人在后面嚷着。

“上帝呀，这成了怎样的世界！”马德兰半悲痛半恐怖地唤着。

“埃罗！我们的轮值马上就会来了！”非里波愤激地说。

丹东把脸压在玻璃上半晌不作声。

“丹东，你现在应该相信我的话罢，”拉克瓦低声说。

丹东悲痛地狂叫一声，然后回转身，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脸色在这短时间里完全变了。脸上全是黑云，两只眼睛射出红霞从云中透出来。

众人都停止说话，怀着恐怖的感觉望着丹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我去找罗伯斯庇尔！”他忽然下了决心坚定地说。

鲁意丝尖声阻止他道：“不要去！”

“你疯了？丹东，你自己去见罗伯斯庇尔？你去向他乞怜吗？”拉克瓦惊讶地问。他劝阻丹东：“你简直是去送死！这不可能！”

丹东冷笑了几声，固执地说：“在丹东，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我要去看看罗伯斯庇尔究竟有多大的胆量，他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他要是激怒了我，我便扼死他！”

“你真的一个人去？”露西含着眼泪问道。

丹东掉头看她，他的眼光马上变成柔软的了。他温和地回答道：“我一个人去。我很快就会回来。露西，你给我照应鲁意丝。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会给你们带回来胜利的消息。……鲁意丝，你等着我罢。”

“你不要走！”鲁意丝站起来，向着他伸出两只手抽泣地唤道。但是他已经走出房门了。

“我们都给他毁掉了！这个夸大的巨人，才三十五岁，他就已经老了，已经麻木了！”拉克瓦绝望地叹息道。

一点钟以后丹东回到马德兰家里。众人怀着希望在等

候他。

“你看见罗伯斯庇尔吗？”露西焦急地问道。

“看见了！”丹东答道。他的脸上堆满了黑云，暗示着风暴快来了。他停了半晌，便切齿地骂道：“这个禽兽真可怕！冷冰冰的，完全不像一个人，只像一副机器，一副杀人的机器。我问他要和平还是要战争，他说要战争。好罢。我来给他证明看究竟谁更有力量！”

“我们马上就发动，我们会得到胜利，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德木南接着兴奋地说，他听见丹东肯发动，心里倒高兴了，在他的幻想中他仿佛看见无数的人头、无数的手在动，人民欢迎他，就像五年前，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那样。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对群众演说，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决定了！”丹东捏紧拳头用力在牌桌上一击。

“你们不要太乐观了！我看我们并没有把握，”拉克瓦冷冷地说，他马上掉开了头。

“我们回去罢，”鲁意丝的声音像桦树叶一样在丹东的耳边微弱地战抖着。

二

六天白白地过去了。赛纳河平静地没有起一点波涛。

晚上，落着微雨，巴黎在泥水中现出悲哀的样子。夜晚很凉。黑云布满了整个天空。丹东沿着赛纳河走。他的脚步下得很慢，很重。他弯着背。他的心上也堆满了黑云。一种从

来没有感到过的疲倦压在他的肩头。一阵冷，一阵麻木控制了他的强壮的身子。

“我完结了！”他绝望地叫出这几个字，像一只受伤垂死的狮子发出了绝望的叫号。在他的一边横卧着赛纳河的流水。在另一边躺着巴黎的大街。空中飘着雨点，一些暗黄色的灯光无力地在雨中颤动。几辆马车慢慢地过去了，溅起一些水花。几个行人持着伞，埋着头匆忙地走过。街上听不见一声快乐的叫唤。巴黎竟然是这么凄凉。

没有人注意丹东。好些人迎面走过他身边，也有人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但是他们都默默地过去了。没有人认出这个疲倦的男子便是人民所拥戴过的巨人丹东，狮子丹东。他已经被人忘记了。那些曾经热狂地高叫“丹东万岁”的人民已经不认识他了。

这个觉悟是他的致命的打击。他的冷，他的麻木，他的疲倦都是这个打击给他带来的。这便是六天来他奔走的结果。他以前好像把自己关在一个梦境里面，他自封为那个梦境中的皇帝。但是只要六天的功夫，这梦境就给人打碎了。他的权力，他的群众，这一切都跟着他的幻影消灭了。六天以前他曾夸张地对罗伯斯庇尔说，对他的朋友们说：全法国没有人敢动他。但是，事实证明出来他完全是一个无力的人。山岳党的力量大部分在罗伯斯庇尔的手里，另一部分却跟着艾贝尔毁灭了。他说要在国民大会里唤起风暴。但是在国民大会里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他离开了人民，厌倦了革命，给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装。如今他要用他的历史来激动法国，统治法

国。这完全不可能了。他决不能够抵抗罗伯斯庇尔。他只有一条路，死——上断头台。这条路是很明显的。他的最后的挣扎已经完全失败了。

不用说，他对这个命运是不能够甘心的。他至今还迷恋着过去的光荣。他曾经在赛纳河畔发出过狮子的吼声，使得全欧洲的君主战栗震恐。甚至在一年以前他还是那么有势力。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了。时间的轮子转动得真快，才经过这么短的时间，就不留情地把他抛到深渊里去了。对于这样的变化他始终不能够了解。而且他的沉重的、疲倦的脑子也无法了解了。

一切光荣，一切功绩，一切力量……都完结了。然而他没有了这些便不能够生活。逃走吗？这简直是一个可笑的思想！他，丹东，他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

完结了。他的最后的挣扎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力量，没有群众……共和国不再需要他了。他的头是那么重，他的身子是那么僵硬。他不能够再像狮子那样地叫吼了。一阵冷，一阵疲倦，一阵麻木，他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思想的力量。……一个声音在他的身体内叫起来：你已经死了！

雨打湿了他的头，他的脸，他似乎完全不感觉到。他疲倦地沿着赛纳河走，他仿佛精力竭尽似地慢慢移动脚步。绝望咬着他的心。断头台的景象在他的眼前摇晃。在他的脑子里又断续地浮现着过去的光荣。

但是渐渐地，渐渐地这一切都黯淡了。他只顾埋着头吃力地拖动他的脚步。

“丹东勾结了吉隆特党人背叛共和国，”他走到桥头，意外地听见了一个中年人的声音。

“我听说丹东和朋友们整天跟不三不四的贵族女人在一起喝酒打牌，真是荒淫无耻。”这是一个年轻人说的话。

“好些王党和吉隆特党都回到巴黎来了，他们要拥护丹东来一个政变，许多人都这样说。”

“我倒不相信丹东敢发动政变，他现在只知道在女人家里、牌桌上消磨时间了！”

“你不要太大意。你不相信，你等着看罢。过两天丹东就会给送上断头台的。这个大骗子，这个叛贼！”

两个人站在桥头谈话。中年人骂了两句就撇下他的同伴走了。年轻人看见有人走过，也就连忙走开，去追他的同伴。

这些话都进了丹东的耳朵，非常清楚，不曾被他漏掉一个字。好像有许多根针刺在他的心上。但是他很快地就不感到痛了。他想叫吼。然而什么东西阻塞了他的咽喉，他的声音哑了，他的感觉麻木了。

这种侮辱和咒骂也不能够激动他的心，燃起他的愤怒。他不想替他自己辩护了。他只有一个念头：躺下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忘掉一切。一个声音老是在他的身体内叫着：“你已经是过去的人了。”

雨已经停止了。天空依旧是漆黑的，几只船，几点灯火在水面上动。街上冷静，警察和宪兵来来往往。偶尔有三五成群的男女哼着革命歌走过。

有时一阵风吹过，从嫩绿的树叶上洒下了一些雨点。这

一年春天来得早，树木已经开花了。

然而对于丹东，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吃力地拖着他的巨大的身体。一路上只有一个可怕的声音追逼他："你已经死了！"

深夜，丹东回到家里，面色灰白，全身的衣服都给雨打湿了。

"你这时候才回来，人家到处找你都找不到！露西来过，哭着说要去见罗伯斯庇尔，"鲁意丝已经哭肿了眼睛，看见他回来，便半宽心半焦虑地对他说。他只发出几声疲倦的呻吟，就倒在椅子上，让她服侍他换了衣服。

"我们快走罢。人家就要来捉你了。我害怕。我们还是早些走罢，"鲁意丝偎在他的膝前继续哀求道。

他悲哀地望着鲁意丝，过了半晌，才摇着头答道："逃也没有用。我已经早死了，是我自己杀死的。我厌倦了……"他伸手抚摩着她的头，安慰她说："现在要逃走也太迟了。鲁意丝，不要怕，这并不是悲惨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共和国牺牲。罗伯斯庇尔也不是例外。"

"圣母，怜悯我们罢，"鲁意丝抱着他的双腿，伤心地哭起来。在难堪的沉默中这一对夫妇紧紧地偎倚着，过了好一会儿。

门开了，进来四个宪兵，把公安委员会的命令递给丹东。

鲁意丝哀痛地抓住他的膀子，偎着他，她知道马上就要跟他分别了。

他毕竟是丹东，在敌人的面前不肯示弱。他镇静地读完了命令，把它揉成了一团，冷笑说："他们居然敢这样。我想不到他们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好，我跟你们走！"

他紧紧地抱着鲁意丝，用力吻她的嘴唇，不要她再哭出声来。然后他低声吩咐了她几句话。

"不要怕，他们会释放我。你去看看露西，不知道他们把她的加米怎样了？还有拉克瓦、非里波，他们一定在卢森堡等我，"他勉强做出笑容说。他又留恋地望了她一眼，于是把心一横，掉开头，勇敢地望着宪兵再说一句："我们走罢。"这时候他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没有疑惑了。

一辆马车等在门口。他走下石阶，站在车前，昂起头最后一次看自由的天空。黑云已经散了，在东方天边有一线光亮。微风吹拂着他的头，乱发飘散着，脸上一阵爽快。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便埋下头弯着身子进了马车。

家庭，爱情，友谊，野心，自由，祖国……这一下全完结了。三十五岁的年纪！两匹马拖着车子在去卢森堡监狱的路上飞跑，他坐在车里听着马蹄声和车轮声，从眼角慢慢地滴下了几滴泪珠。

1934年6月在北平。

罗伯斯庇尔的秘密*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整个城市静静地睡去了。街灯的微光在窄小的圣翁洛列街上洒了一些暗淡的影子。两旁古老的房屋都关在黑暗里。只有狄卜勒木匠铺的楼上还燃着灯光，一个半身的人影时时在窗帷上摇晃。

一阵脚步声在石子路上单调地响起来，打破了夜的沉寂。一个中年的公民慢慢地走进这条街，用他那破声哼着革命歌。他抬起头来隔着木匠铺的天井，看见对面楼上的人影，他就站住，暗暗地对那个瘦削的人头行一个礼，于是往前面走了，口里低声念着“廉洁的人”这个称呼。

脚步声在静夜里消失了。楼房里却接着发出咳嗽声来。人影又继续在窗帷上摇晃。全巴黎都认识这个瘦削的人头。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廉洁的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比巴黎后睡比巴黎早起，这在他已经成为习惯了。他似乎并不需要睡眠，他需要的是思索和工作。这一晚跟平常一样，他闭了房门，在书桌前坐下来，翻阅那些文件，在一些逮捕命令和处刑名单上面签字，答复一些信件，起草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四号。署名王文慧。

些计划和演讲稿。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想得到做得出。从受冻挨饿的阿拉斯的穷律师时代起，一直到做了统治共和国的山岳党的领袖，并没有经过几年的功夫。而且他差不多是走着一条直路，从来不曾有过妥协。他一步一步逼近权力，打败了许多同时代的人，终于把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企图用它来建立他的理想的共和国。这几年来，他不曾犹豫过，他不曾胆怯过。他甚至不曾有过懊悔。他的自信力很强，他相信自己真正是严厉的，公正的，不腐败的，如一般人所称呼他那样。

但是最近一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渐渐地有些改变了。改变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的，他并不知道。他依旧把整个心放在工作上，然而他心上的黑影却一天一天地增大起来，就好像有一种病在袭击他一样。他常常因此感到烦躁。

整个巴黎都知道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严厉的正人君子，不宽恕，不妥协。他的相貌就说明了他的性格。他的瘦脸有一种病态的黄色，脸上永远带着严肃的表情，仿佛他一生就不曾笑过。他有一个扁平的前额，一对深陷的小眼睛，差不多被眼皮遮住了。一根直的小鼻子向上面翘，下面却是一张大嘴，嘴唇薄，下颔却是又短又尖。他跟人见面谈话的时候，锐利的眼光就在人的面部盘旋，而且他脸上的表情也好像集中在某一点上。人们常常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强到极点的人。

他过着简单、刻苦的生活。他把自己当作一把镰刀，用来刈除法国的恶草。为了这个，他就只梦想一件东西——权力，

他甚至把权力加以人格化了。这几年来他从没有停止过斗争，他打倒了吉隆特党，杀了艾贝尔派，毁了丹东派，一个人登上了共和国的最高峰。他现在是全法国势力最大的人，他可以充分地运用他的权力来为共和国服务。

甚至几天前一个下午他还在国民大会里发表了一篇雄辩的演说，整个会场一致地发出“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喊声。他又一次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然而事实上这个胜利并不能去掉他心上的黑影。恰恰相反，每一次在得到了胜利以后他反而觉得黑影比以前加浓了一些。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也不曾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甚至他的兄弟。在朋友和敌人的面前，他依旧是严厉无情的正人君子，他利用他面部的特点来表示他的意志力。他甚至想用这个来消灭黑影。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的时候，他只要望一下书桌上面的逮捕命令和处刑名单，黑影就在他的心上升了起来，渐渐地他的眼前起了黑点，心上的烦躁也突然发作起来。

以前他拿起那些名单和命令，看一遍，就签了名。他知道签一次名，就会把一些人送到断头台上去。他以为这是必需的：敌人的血可以使法国的土地肥沃。甚至在今天他仍然相信：血还流得不够多，必须把那些有罪的人全送到断头台上去。

他已经在二千七百多个人的处刑单上签过名了，这二千七百多个人的生命并不曾引起他的怜悯。但是最近这几个晚上他却不能够顺利地工作下去了。一连几个夜晚，他都把一

部分时间花费在沉思和闲踱上面。

他奇怪地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难道他的精力衰退了吗？不，他还年轻，不过三十六岁，他有充沛的精力，在许多事情上面他都显出来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人。那么难道他对于权力失掉了信仰吗？不，他现在把权力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他比在任何时候都更爱她，她给他带来满足和安慰，他绝不能够舍弃她。那么，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

他烦躁地在房里踱着。他听见街上逐渐消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在他的心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依旧烦躁地移动他的脚步，那脚步是迟缓的，呆板的。他用手托住他的下颔，一对小眼睛不时往书桌上看。

"我应该努力工作。今晚又被我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他猛省地自语道。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拿起那管鹅毛笔蘸了墨水，准备在面前一张处刑名单上写下去。

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人的姓名上面：

马利·莱洛——十八岁——卖花女子——住某街——不肯为共和国尽力。……

"断头台！"他低声说，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两根杠杆和一把大刀。这是别人安排好了的，只等他签字。他像这样地把人打发到断头台上去，已经不知有若干次了。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个晚上这一行字忽然在他的眼前跳起来。

苏菲·柏格生——寡妇——

他放下笔，但是马上又拿起来。他用他那单调的、略带尖锐的声音自语道："这是必需的！这是必需的！为了拯救法国！"他不再看下去，便按住纸，在上面签了字。他把这张名单揭起来放在一边。另一张名单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开恩罢，"他仿佛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又呆了一下。这句话是马利的父亲今天对他说的。他从国民大会出来，那个老头儿拦住他，甚至跪下向他哀求。但是他把那个人赶走了。他，罗伯斯庇尔，是大公无私的，不肯受贿的。他为什么要开恩呢？共和国需要牺牲品。他不能够做一个吝啬的人。

那个老头儿的带泪的瘦脸带着那张突出的嘴仿佛就印在名单上面，一对血红的眼睛哀求地望着他。他恼怒地把笔一掷，责备自己道："我不该软弱！我不要开恩！那是必需的！整个巴黎，整个法国都这样要求着！"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帷往外面看。下面静静地躺着那个阴暗的天井，越过天井就是静寂的巴黎的街道。远远的一些楼房里还有着星子似的灯光，几所高建筑物沉默地耸向黑暗的天空里。在这夜深，巴黎是静寂的。

他站在窗前，他睁大了眼睛往远处看。他的眼前起了雾，一幅图画渐渐地展开了。下面好像就是一个大广场，他仿佛站在阳台上对一大群公民讲话。无数的人头在动，血红的眼睛望着他，口张开在叫，手在挥动，他们在向他哀求什么。他答应要满足他们！

他渐渐地镇静下来。他拉拢窗帷，慢慢地走回到书桌前

面。他坐下来，嘴上露出微笑，得意地说："我是不错的！我绝不会犯错误！"

他又拿起笔来，准备在另一张名单上面签字。

露西·德木南——二十二岁——寡妇……

这一行字突然打入他的眼睛，他的手微微地战抖起来。他轻轻叫了一声"露西！"，鹅毛笔从他的手里落在书桌上。他呆呆地望着面前那张名单。

那个美丽的、天真的金发少女的面孔从他的心底浮上来。他很早就把她埋在心底了。露西，这是他个人生活里的一个美梦。他爱过她，他甚至想同她结婚，然而德木南把她抢走了。这件事情伤了他的心。但是德木南是他的好友，而且他还参加过他们的婚礼。他同这一对夫妇继续地亲密来往。他们的孩子出世的时候，他还做了孩子的教父。他爱那个孩子，他时常把孩子抱在膝上玩。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现在却轮到他来签署露西的处刑单了。

他怀抱着权力，运用着权力，为了法国，他把德木南送上了断头台。他自己也承认德木南是革命的美丽的产儿。但是这个"惯坏了的孩子，被恶伴引坏了"，跟着丹东往后退了，最近还发出那样荒谬的叫嚣。他们想阻止革命。他们要妥协。他们反对恐怖制度。所以共和国必须去掉他们。露西为了援救丈夫曾经几次跑来看他，都被他拒绝了。于是她一个人跑到卢森堡监狱附近鼓动群众救她的丈夫。就为了这个罪名她也被逮捕了。这些事情他都知道。并且这是他最忠实的朋友

圣鞠斯特的主意。对于露西的命运，他其实很关心。但是他为了要打倒丹东，他也得去掉德木南，更不得不把露西也牺牲了。

法庭上的情景他也知道。她不是一个政治家。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妻子。看起来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又漂亮，又温柔，任何人看见都会怜惜她。她究竟做过什么事情呢？她不过想救她的爱人，她的丈夫。此外她并没有做别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很勇敢、很天真地承认了这一切，她说这是她的神圣的义务。她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同情。

"够了，这太过分了！"在观审席上发出了这样的叫声。

这个声音仿佛刚刚在他的耳边飘过。他的手又一次微微地战抖了。他倒在椅子上，用手蒙住了脸，他的口里发出来轻微的痛苦的呻吟。

"够了！这太过分了！"他仿佛第一次听见这种不满意的呼声。自然这呼声是很微弱的。但这时候在他的耳里重响起来，就好像一个人，或者就像丹东，站在他的面前跟他争辩一样。

他放下手来。他的眼睛里冒出火。他愤恨地说："够了！这不行。这不过是开始呢！"他不能够忍受。他相信他所做过的一切还是太微弱，还是不够。他把权力抱在怀里，正应该用它来施展他的抱负，实现他的理想。他走的路不会错；他如今不过走在中途。他把他的心血浸润了法国的土地，他相信他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但是竟然有人出来说："够了！这太过分了！"

他相信这是不够的。他应该鼓起勇气来。他应该加倍努力地工作，毫不迟疑地前进，战胜一切的困难。这个思想像一线光亮射进他的脑子里。他俯下头捏起了笔，准备在面前的那张名单上签字。

“露西——”这个名字放大了几倍地映入他的眼帘。他的手又微微地战抖了。

“又是你！”停了半晌他苦恼地说，但是说到“你”字，他的声音便软了。他的嘴唇上露出了微笑，他仿佛看见那个美丽的姑娘站在他的面前。但是她又突然消失了。

他的思想渐渐地模糊起来。那张名单已经从他的眼前消失了。慢慢地，慢慢地，那个少女的影子由淡而浓，于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女人，就是他的露西，他从前爱过的露西，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嫁给德木南。

“露西，”他温柔地唤道。她向他伸出了两只手。

“罗伯斯庇尔，”她唤他，她对他微笑。她扑到他的怀里来。

“露西，”他温和地唤她，轻轻抚她的头发。她温柔地微微笑着。

“露西，我等你好久了！你为什么不早来？”

“罗伯斯庇尔，你救救我们罢！”她忽然发出了哀求的声音。

她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惊奇地看她。她带着满脸的眼泪跪在他的面前。她穿的已经不是少女的装束。于是他明白了：这其间又经过了好些年代。他的个人生活里的美梦破

灭了。

他失望地放开了手。他不答话，他甚至不看她一眼。他的内心的激斗是很可怕的。

"罗伯斯庇尔，你是他的最好、最老的朋友，你知道他的理想就是你的理想，也就是全法国人的理想，"她开始哀求说，"你应该救他，救我的丈夫。"

他用极大的努力镇压住内心的激斗，他做出冷淡的样子回答道："不能，不能！"他把头微微摇动。他知道德木南的理想绝不是他的理想，他是前进的，德木南已经后退了。德木南要求仁慈，要求宽容，要求缓和，要求让步。这一切对于法国都是有害的。他相信的是权力，是断头台，是严厉残酷的手段。为了法国他甚至应该把他的最老的朋友去掉！

"罗伯斯庇尔，你想想从前的日子罢。你从前待我那样好。你给我们证婚，你做我们孩子的教父，你是我们最信任的朋友。你不会拒绝我的要求，轻视我的眼泪。……你杀了他，就等于杀了我，你忍心把我们两个都杀死吗？"她的声音是那么柔和，那么凄惨，使他的心也变软了。他不敢看她。他害怕看见她的眼泪，害怕听见她的哭声。这使他回想起从前的事情，那些早已被他埋葬了的事情。她没有说一句假话：杀了德木南，就等于杀了她。这太残酷了。他想缓和下来。

但是另一个念头又激动了他：他不应当缓和。德木南主张宽大，跟共和国的敌人混在一起，危害革命，他必须把这个人去掉。他是一个不腐败的公正的人。他不应该顾念到友情，也不应当动怜悯的感情。

“我不能！我不能够答应你！我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绝不会犯错误！我是法国人民信任的人。凡是阻挠我的工作的都应当上断头台，”他挣扎地说，他好像在跟一个凶恶的仇敌战斗。这个仇敌不是艾贝尔，不是丹东，却是他自己心上的黑影。

“你不能够杀她！罗伯斯庇尔，法国不需要她的血。你不能够杀我的露西，罗伯斯庇尔，宽恕她罢。罗伯斯庇尔，你本来可以做我的女婿的。你也爱过她。而且你也爱他们的孩子，为了孩子的缘故，你也得救回这个无辜的牺牲者。”这一次说话的不是露西，却是露西的母亲，吕普拉西斯夫人。她站在他的面前带着一种交织着悲愤和哀求的表情对他说话。

他又愣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明白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如今不是露西来哀求他援救她的丈夫，却是吕普拉西斯夫人来为露西的生命缓颊了。这个变化倒使他的脑子糊涂起来。

“你不能够杀露西，我知道你不能够杀她！”那个女人进逼似地接着说。她望了望书桌，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她憎恨地说：“这张处刑单，你真要签字？你，你真忍心杀露西？你好狠！你这个嗜血的猛兽！”她把名单抓在手里，就要撕它。他马上伸出手去抢夺。他把她推倒在地上，夺回了名单。

这一来心上的黑影也被他驱散了，他的勇气突然增加了。他下了决心：那死刑是无可改变的了，杀掉一个露西他不应该胆战。他甚至应该准备牺牲其余的无数的露西。他拿起笔来，就站在桌子跟前，在名单上签了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M。

他放下了笔，他在签名的地方又看见了露西的面孔。

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心又缓和下来了。他带了点悔恨地想，他为什么不可以救她？难道她的存在真正会危害共和国吗？难道共和国在吞下了她的丈夫以后，还必须把她也吞下去吗？她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知道她，他了解她。他应该救她。

"我应该下最后的决心了，"他自语道，略为迟疑一下，便抓起名单，一把揉皱了，他捏在手里，然后轻松地坐在椅子上。面容渐渐地开展了，好像他做过了一件痛快的事情。

过了半晌，他的面容又突然阴暗了。"我怎么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好像有两种力量在拉他的身体。他在挣扎。那张名单突然变成一大张布告似的文件了。

"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他仿佛看见了这几个字。对于他，共和国的利益就可以拯救一切。他的整个生命都是贡献给共和国的。他为了共和国应该做任何的事情。

"软弱！"他好像听见这一声骂语。他知道这是他心里的话。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从来不曾软弱过。他的胜利都是他的一贯坚决的态度带来的。他能够打倒了吉隆特党，去掉了艾贝尔派，消灭了丹东派，就全因为他不知道软弱，不知道退让，不知道个人的感情。

"你绝不会错。你难道忘记了巴黎人民的要求？他们要的是血，是头颅。你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你不看见别人是怎样灭亡的？……全是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变得仁慈了。连

丹东也因此上了断头台。"他自己不断地在警告他。他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里自然是十分响亮，渐渐地驱走了他的迟疑。他的勇气和自信力又恢复了。他觉得自己能够抵抗任何的力量。他差不多骄傲地想起了"廉洁的人"、"不妥协的人"这些伟大的称呼，这证明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他是得到全巴黎人民拥护的。

他把手里的纸团拉开，摊在桌上，用手把它压平。他把纸上的字仔细地读了一遍。

"我没有缓和的权利。那是全巴黎的人民所要求的，这是共和国的利益所要求的。我不过是一个执行的人！"最后他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他甚至恢复了他的平日的冷酷。

他不再迟疑了。他捏起鹅毛笔，在纸上签了字，然后得意地掷开笔，微微一笑，说："我胜利了。"

他的声音刚刚静下去，屋子里就起了一个喊声："打倒暴君。"声音很低，但是一声两声地继续着。

谁在叫？他很奇怪，他知道丹东派就称过他做"暴君"。但是如今谁敢公开地叫出来打倒他呢？他吃惊地往四面看。吕普拉西斯夫人刚刚从地上爬起来，口里还在叫。

他愤怒地站起来，命令地说："你闭嘴！"

那个女人也站起来，把脸向着他。她并不是吕普拉西斯夫人，却是露西。她的嘴里也叫着："打倒暴君！"

"你也这样叫？"他惊讶地问。但是他马上想到，露西在监狱里，她不会到这里来。

他再一细看，那个女人并不是露西，却是艾贝尔的妻子，

被判决和露西同上断头台的。她也在叫："打倒暴君！"

许多女人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摇晃起来，许多声音都在叫："打倒暴君！"

他惊慌起来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这些声音包围着他。他想："我一定疯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极力挣扎。眼前是一片雾。他觉得一阵眼痛，几乎睁不开眼睛。

他跑到窗前，叫声已经消失了。他的脑子才清醒了一点。

他疲倦地在窗前立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地拉开窗帷，把脸靠在玻璃上，静静地望着下面的天井。

天井里很暗。越过天井便是巴黎的街道。街上非常清静。但是在他的眼里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无数枯瘦的脸，无数血红的眼睛，无数瘦小的手动着，不停地动着，都向着他。这许多人口里都嚷着，好像在向他要求什么。

他望着这个景象，心里非常感动，他觉得在那些人的身上他找到有力的支持了。他始终是执行他们的愿望的人。他的勇气又渐渐地恢复了。

"断头台是不会停止的。我要执行你们的愿望，用血来灌溉法国的土地。我知道你们要的是头颅！"

他以为这个回答一定使他们满意了。然而群众依旧在下面高声嚷着，毫无满意的表示。他们愈嚷愈厉害，好像他们没有听懂他的话一样。

这些声音他似乎并不十分熟习。他费力去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听见了两个字："面包！"

"面包？"他疑惑地念着，好像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面包！面包！”各处都响起了这样的叫声，在这些叫声中夹杂着“打倒暴君”的呼喊。

“面包”两个字在他的耳里是十分新奇的。他不能够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面包？共和国所需要的明明是权力，是头颅，绝不是面包。他从不曾想到共和国会需要面包。而且他哪里有面包来给他们呢？

“我们需要面包，你却拿人头来喂我们。”在人丛中响起了这样的喊声。

他又惶惑了。一种恐怖的感觉侵袭着他。但是他又挣红了脸，用了最后的努力愤怒地争辩道：“我是不会错的！我绝不会犯错误！”

于是那些人影一刹那间全不见了，他依旧一个人孤寂地站在窗前。在他的耳边还似梦似真地响着“打倒暴君”的声音。

他突然拉拢了窗帷，疯狂地把双手蒙住自己的耳朵，身子俯在窗台上，口里呻吟着：

“我疯了！我疯了！”

过了一些日子，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里提出了新的法案，并且作了报告，这个法案未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法案的第一条便是：“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

1934年2月在北平。

知识阶级*

一

经济学教授王意伟从校长家里出来，听见钟声响了九下。他记起了他和学生的约会。他为了打听学生方面的消息，这天下午约了两个比较活动、而且常常来找他谈话的学生到他家里来闲谈，当时说定在晚上九点左右。现在他们应该到了他的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客厅里等候他。虽然他出门时已经向老妈子吩咐过，但是老妈子做事情不一定可靠。这样一想他倒着急起来了。

他的家离校长住宅并不远，花十分钟便可以走到。路是今年新修好的马路，两旁有稀疏的马缨树，月光把静止的树影映在地上。他经过一道桥，沿着一排篱笆似的冬青树绕了两个弯。在几株柳树后面便是他的那所小洋房。

学校的风景的确美丽，而且这时候非常平静，一切都静静地躺在柔软的月光下面，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地方正酝酿着罢课的风潮。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电话》，署名黄树辉。知识阶级：即"知识分子"。这是当时习惯用的名词。

王教授一边走，一边想。他在吟味校长方才的谈话。校长对他表示要硬干到底，绝不对张伯高院长一派让步。校长已经得到了学生中间在酝酿罢课的消息，然而不肯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

“云甫这个人办事情有胆量，有毅力！”他暗暗地赞美校长。他佩服这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先生，而且正是靠着这个人帮忙，他才能够回到母校来当教授。现在的文学院院长唐南生也是校长的学生。可是校长今晚上对他讲了不少唐院长的坏话。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

他正在为这件事情纳闷，不知不觉地到了家。

他走上石阶，按了门铃。

老妈子开了门出来，看见是他，便招呼一声：“老爷回来了。有两位学生正在客厅里等候您。”

“好。”他顺口应着，知道学生还没有走，心里很高兴，便安详地往客厅走去。他一面走，一面在准备亲切的笑脸去接见他的客人。

他一进门，看见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面。他不等他们开口，连忙带笑说了一声“对不起”，做出非常抱歉的样子，去和客人握手。

那两个学生正在翻阅他的一部日本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是他款待客人的专书。他们听见他的脚步声，马上把书关上，站起来含笑招呼他。

“我们来了还没有多大功夫，看看画儿倒很好玩，”王佩，那个又矮、又瘦的大学生摇摆着身子，堆了满脸笑，很有趣味

地回答道。他的头发梳得光光，穿了一套漂亮的西服。他是个四年级生，绰号叫“矮脚虎”，因为他对每个女同学都感到很大的兴趣。“密斯脱陈，来得早些。”他指着旁边一个穿长袍的三角脸的学生，加了这句话。

“我来了也不多久，反正我没有事情，”陈敏公接口说，他客气地笑了笑。

大家都坐下来。

“今天天气真好。月亮美极了。”王教授坐下来便赞美天气。他的思想却在别的事情上面打转。

两个学生带笑地附和着。

又谈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大家才转入了正题。

“听说你们就要罢课，有这种事情吗？”王教授仿佛不经意地说出了这句话，一面暗暗地留心那两个学生的脸色。

王侃望了陈敏公一眼，眼珠子动了两下，两个人交换了一瞥会心的眼光。

“不见得罢，”王侃把身子摇摆一下，笑嘻嘻地望着王教授说。

“同学中有人这样提议，不过也有人不赞成。我们不愿意扩大风潮，这会妨害我们的学业。”陈敏公说话时做出十分诚恳的样子。其实他自己也赞成罢课。

王教授迟疑了一下，他自然不相信这些话，而且他把他们的脸色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说明，只是顺着他们的口气说话，他也装得非常恳切。

“我也希望罢课的事不会实现，免得风潮扩大。这次的风

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再闹下去，对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王教授稳重地说道。他说了两句便停下来轻轻咳一声嗽，摸一下他的小胡子，把眼珠子在那两个年轻人的脸上轮了两转。然后慢慢地接下去说：“不过校长说有人在暗中鼓动学潮，好些学生受了利用……”

“那么校长的意思怎样呢？”王佩急急地问道，他早看透了王教授的心思，他用这句话来点明，要王教授以后说话更明显一点。

“校长的意思，你们当然知道。他只希望早些把风潮解决，以便进一步来发展校务。据说部里对校长也很倚重。”王教授懂得王佩的意思，便乘机说了这番话。“我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来给校长帮忙。张伯高院长说我是校长的走狗，那未免太冤枉我了。”他马上做出了受委屈的样子。

“王先生这番意思我们很明白，我们很钦佩。我们决不会像张院长那样误解王先生，”王佩一摇一摆地回答道，脸上露出很勉强的谄笑。

“王先生在校长面前也替我们解释一下。的确有一部分同学不满意校长那些保守的措施，尤其是最近开除学生的事。不过据我所知，他们也并不赞成张院长。至于我们，不用说是拥护校长的，希望……”陈敏公的态度比王佩谦恭，他说到“希望”两个字，忽然红了脸，便闭了嘴，不作声了。

王教授看见这个情形，肚里已经明白了。他带笑地说：“这个自然。我会转告校长的。其实我——”他刚刚说到这里，老妈子便进来说：“老爷，唐院长来电话。”

王教授听见说唐院长有电话来，马上把眉头一皱，站了起来，向学生告个便，走出了客厅。

他走到电话间把听筒拿在手里。

“我是意伟。你是南生吗？”

“我知道了。”

“好，好！密斯洪也在吗？好极了！”

“我等一会儿就来。”

“好，我马上就来。”

“再见，我一定来。”

他挂上了听筒，兴奋地回到客厅里。

两个学生正在低声谈话，看见他进来都闭了口，王侃轻轻咳了几声嗽。

“唐先生打电话来，有事情吗？”王侃淡淡地问道。

“没有什么事，”王教授急急地回答，好像在分辩似的；但是以后他又猛省地说：“他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他大概又买到什么好古玩了。”

“那么我们走罢，免得耽误王先生的功夫。”陈敏公把身子一动，打算站起来。

“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多坐一会儿。我去不去还没有一定，”王教授连忙挽留他们道。但是他比他们先站起来，两个学生也只得跟着他离了座位。

“不坐了，我们下次再来看王先生，”王侃摇摆着身子，恭敬地说道。陈敏公附和着。他们一起走出了客厅。

“你们没有事情尽管请到我这里来玩，”王教授半客气半

暗示地说。他心里还有别的话，仿佛一时不好意思说出口。

"是，是，"两个学生客气地唯唯应着。他们也知道王教授的心思，故意做出老实的样子不作声，等他说话。

"密斯脱王，我刚才说过的事情要请你们两位……帮忙，"王教授把他们送到门口便站住，半吞半吐地对他们说。

两个学生不做声，彼此望着，仿佛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们也不移动脚步，还站在阶上等他说话。

他知道他们的心思，他想："你们何必装假！"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再加上一句："自然彼此都有条件。"

"那自然，我们一定给王先生帮忙。而且我们一向是拥护校长的。王先生还有什么话吗？"王侃很爽快地回答道。

王教授忽然走过去，在王侃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王侃接连地唯唯应着，最后大声说："我们以后给王先生通电话罢。"

"好，"王教授满意地答道。他客气地对他们点点头，看见他们的背影走远了，便回转身子低声骂道："这些小子！事情还没有做，就要先讲报酬！"

二

王教授走进唐院长的屋子就听见客厅里女人的笑声。听差推开客厅的门让他进去。房里的人全站起来。

"意伟，你来得正好，我们来搓四圈！"那个披长头发穿蓝布大褂的文学教授张君祺看见王教授便嚷起来。

王教授把眉头微微一皱。但是他马上又换了笑容，跟众

人打了一个招呼。他的眼光从张教授的脸上出发，经过唐院长、唐院长的太太和唐院长的妹子，最后，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便停住了。

那个女人穿一件亮蓝色的绒旗袍，脸上涂得红红的，头发全堆在左边脸颊上，两只大大的眼睛十分灵活。她正是在他班上最受他注意的学生洪明慧。

洪明慧带了富于引诱性的娇笑望着他，嗓子尖尖地叫了一声“王先生”。他的心像花开一般地开放了，糊里糊涂地答了一声“洪小姐”。

唐院长让他坐下，他恰好坐在洪明慧的旁边。他跟别人应酬了几句，又和洪明慧谈几句。他左顾右盼，乐极了，再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

“意伟，你跟我来，我们谈几句话。”他跟洪明慧谈得正上劲，唐院长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话，把他邀到书斋里去。

他们进了书斋，唐院长的脸色就变了。他神情严肃，仿佛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跟王教授商量。王教授知道唐院长要谈什么问题，他方才的一团高兴就渐渐地消失了。

“意伟，你看，学生的宣言，”唐院长从怀里摸出一张印刷品，庄重地小声说。

“宣言？我怎么没有看见！”王教授吃了一惊，把那张印刷物抢到手里，摊在书桌上，兴奋地读着。

唐院长拉过一把椅子，两个人头靠着头读宣言，唐院长还把它低声念出来。

“糟了！他们果然把你、我都拉在里面了！”王教授声音颤

抖地说，他很着急。

“他们攻击我，那些小 rascal①！我不怕，看他们能不能够打倒我！”唐院长涨红着脸生气地骂起来。

“王佩那小子！我上了他的当。我还以为他一定可以给我帮忙！”王教授咬着牙齿骂道。

这时候铃声突然响了。电话机就在书桌上，唐院长拿起了听筒。

“唐宅。你哪儿？”

王教授惊讶地抬起头望着唐院长。

“校长来的电话，”唐院长把手蒙住听筒口，对王教授做了一个鬼脸低声说。

“校长！”王教授吃惊地叫了一声。

唐院长不去理他，只顾对着听筒说话。

“是的，我刚刚看见了。”

“是的，这样太胡闹了！”

“啊，我没有别的意见，我是和校长一致的。”

“是，这个办法很好。”

“好，我——好，我一定到。”

他又说了几句应酬话，便把听筒一放，不高兴地对王教授说：“校长要我一定出席明天的纪念周。其实明天的纪念周能不能举行还是问题。听说学生方面会有举动。”

“明天会闹事情罢，”王教授沉吟地说。

---

① rascal（英语）：流氓的意思。

唐院长不答话，仰起头看天花板，思索了半晌，忽然埋下头在王教授的耳边说："先前张伯高来过，宣言就是他给我的。他表示可以同我合作，只要我明显地站在他们一边。张伯高的态度很诚恳。他对你也没有恶感，他也希望你能够同他们合作。"唐院长说到这里突然闭了口，目光炯炯地望着王教授。

王教授不动声色，暗暗地在打主意。他想：校长的话果然有道理，唐南生真准备倒戈了。这是对不住朋友的事。但是他自己怎样办呢？这件事他已经想了好久了。他不能担保校长不会失败。张院长送来的机会他也不愿意白白放过。同时他又不敢公开反对校长。他半吞半吐地说：

"不过我们究竟是云甫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唐院长的脸色突然变了。他想：你倒狡猾，难道我就不曾看透你的心？他接着说，他的语调带了点威胁的意味：

"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自然不能勉强。然而张伯高势力大，一部分学生拥护他。我担心云甫站不住。"

王教授明知道唐院长故意在吓他。但是他想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他真的有些着急了。他绕个弯子说："云甫决不肯放手的。我看他办事很有胆量，很有魄力！"

唐院长冷笑一声，坚决地说："张伯高比云甫能干，又有背景。他想利用这次学潮赶走云甫，取而代之。我看他很有希望。平心而论，云甫太专制，对学生也不好，无怪学生不满意他。这回开除学生的决定也欠考虑。"

王教授早些时候便听见人说张伯高在运动校长的位置。张伯高的姐丈是政府的部长，他有奥援，做个大学校长，并不

是件难事。

王教授的心更活动了。但是他极力做出没有主见的样子，问道："那么你的意思怎样？"

唐院长稍微停顿一下。他想：你狡猾！然而我也不是三岁的孩童。他便貌为诚恳地回答道："我们是老同学，我自然是唯你的马首是瞻。你究竟拒绝还是承认？"

"我要看你的意思怎样？"王教授做出沉吟的样子躲闪地说。

"我已经决定了。你呢？"唐院长忽然板起面孔答道。

王教授心里很不快活。但是他看见自己被逼得没有躲处了，迟疑了一下，才说一句："我是——过几天再说罢。"

"过几天？事情太急迫了！过了明天就没有办法挽回了！你如果还不决定，我就要单独行动。你将来不要后悔啊！"唐院长更加严肃地说，他很有把握，他知道这一下便会把王教授打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王教授再没有话说了。他叹一口气，惋惜地说："要是果真如你所说，我也顾不得云甫了。"但是他心里还想：这句话并不足为凭。

唐院长鼓励地说："这才不失为一个聪明人。"他的眼珠动了几下，脸上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南生，意伟，快来！"张君祺在外面嚷起来。客厅里响起了一阵一阵的笑声。

唐院长并不理会，却低声对王教授说："张伯高约我明天一早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我想去试试看，结果怎样我明天告

诉你。"然后他又庄重地在王教授的耳边说："老实说，伯高很看重你，希望你加入，因为外面的人还把你看作云甫的亲信；你如果也反对云甫，很可以助长伯高的声势。我看这样办于你也有好处。"

王教授听见这番话心里有些惭愧，又有些疑惑。张伯高平日对他并不好，还骂过他做校长的走狗，现在怎么会看重他？但是他看见唐院长如此关心他，觉得唐院长不会欺骗他，便又放了心，以为自己也不必再隐瞒什么，便把校长对唐院长的批评全讲出来了。

唐院长听见这些话，脸色变得通红，不由分说，就气冲冲地骂道："我还没有出手打他，他倒要先发制人了。我以后也用不着再受他利用。要他试试看我的手段……"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教授就突然拉着唐小姐的手跑进来，兴高采烈地嚷着："南生，我们到金城饭店去！都去！"

"现在时间不早了，明晚去罢！"唐院长想到校长对他的批评，心里很不高兴，便淡淡地推辞说。

"我要去！"一个娇嫩的声音从房门口传过来。唐院长听见这个声音，他的怒气全飞走了。他抬头一看，他的太太站在房门口对他微笑。她已经换了漂亮的晚装，苗条的身子在电灯光下面闪闪地发亮。她娇媚地说："南生Darling，你陪我去。我已经叫车夫把车预备好了。"她的装束和声音使她减少了十岁的年纪。唐院长不能够拒绝了，他高兴地说："My dear，我陪你去。"他快活地笑了。

"意伟，你和我们一道去！密斯洪也去，"张君祺快乐地对

王教授说。

"好，"王教授也是一个喜欢跳舞的人，他巴不得他们约他一道去。他听说洪小姐也要去，更高兴了。他爽快地一口气答应下来。

汽车预备好了。三对男女上了车，坐在车里虽然挤一点，但是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道路清静，月光如洗，车夫开着快车往进城的马路上驶去。

三

深夜两三点钟光景，王教授回到自己的家。他站在门前按铃时，还回忆到金城饭店里的那些令人陶醉的场面。爵士音乐带着原始的性的疯狂在他的脑子里响着。洪明慧的一对亮眼睛带着引诱性在他的眼前闪耀。许多女人的高跟鞋在他的头上踏来踏去。

门开了，他几乎是扑进里面去的。那个老妈子吃惊地睁大了睡眼望着他。

"老爷，那个姓王的学生接连打过好几个电话来，说是有要紧事情。还有那个姓陈的学生也来过电话。"

他脱了外衣，一面问："什么时候来的电话？"

"比熄灯时候早一点，"老妈子疲倦地回答，她还站在旁边等候吩咐。

熄灯时间是十二点，现在已经很迟了。王佩接连打了几

个电话来，说有要紧事情，一定是跟他有关系的。他需要马上知道。他忽然着急起来。他什么话也不说，立刻跑到电话间里面，匆忙地取下听筒，疯狂地接连叫着："接第二宿舍！"

他等了许久，并没有人来答话。他挂上听筒等一会儿再叫，依旧没有人接。

"混蛋！"他只得挂上听筒，气恼地骂了一句。

他失望地回到书斋里，坐下就烦躁地乱叫"周妈"。老妈子给他绞了一张热面巾来，又给他拿过来拖鞋，然后再给他泡茶。他脱下皮鞋让老妈子收拾过了，便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响，仿佛在养神一般。

他一晚上老是做怪梦，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来。早晨校长来过一次电话，唐院长来过两次电话都给老妈子回绝了。王佩和陈敏公到他家里来过两趟，都没有见到他。最后还是校长亲身来访，才把他从床上叫起来。

他连忙穿好衣服走进客厅，看见校长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张印刷物。

"意伟，你干得好事！你不该出卖朋友！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你也要反对我！"校长站起来挥着手问罪一般地骂道。他气得脸青了变红，红了变青。他张开嘴把一嘴白沫喷到王教授的脸上。

"你不记得你昨天对我说的那些话？你简直把我当作小孩儿在哄！"校长不由分说继续骂起来。

王教授痴呆地望着校长的发亮的秃头，不知道校长为着

什么事情在生气。他等校长骂够了时，才惶恐地问道：

“校长，这是什么事情，我一点儿头脑也摸不着……”

校长不等他说完，就气势汹汹地把印刷物塞在他的手里说：“你看！这便是铁证！”

王教授接过了印刷物。这是一张驱逐校长的宣言，后面署名的是本校的各位教授，由张伯高院长领衔，他和唐南生的名字都在里面。

他起初还有一点点惊奇，但是马上就明白了。他知道这一定是唐南生干的事情。他还记得昨晚上唐南生的话。然而他事前的确不知道有这一张宣言。

“校长，这是别人冒名的，我事前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发誓般地分辩道。但是他想起昨晚他和唐南生的一番谈话，不觉微微地红了脸。

“冒名，你推得干净！我却不信！”校长依旧板起面孔说气话。

这样一来他更加惶恐了，他只得厚着脸皮让校长骂个够。他一面暗暗地在想解围的办法。

“宣言上也有南生的名字。我想南生一定知道。我把他找来问问。校长，你觉得怎样？”他最后站起来说。

“也罢，随你去。你找他来也好。”校长骂过一阵，气也平了。

王教授便打电话给唐南生。唐太太来接电话，说唐院长不在家，又说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只得没精打采地回到客厅里。

"南生不在家,"他胆小地说了一句,心里在咒骂唐南生害他受了这场冤气。

校长看见他这种狼狈的样子也不再追究，就让他说了一番诚恳的解释的话。

"一定是南生，我一手提拔了他，他如今要倒我的戈。他们一群人都是混蛋。他们要倒我，我亲自上南京去解决他们——"校长的怒气转到了唐院长的头上。

这时候老妈子进来打岔说:"校长家里有电话来。"

校长便出去接电话，让他一个人在客厅里发痴。过了一会儿,校长慌慌张张地回来，说："我要走了。"看校长那种神情,好像得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似的。但是他又不便询问,只得默默地送校长出去。

"你马上发个宣言否认罢,"校长走下了石阶,还回过头来吩咐他。

他唯唯地应着。他回到书斋里，一个人心里好生烦闷。他咬紧牙齿不住地跺脚，接连地咒骂道："白白给云甫这个老混蛋教训了一顿！真倒楣！等一会儿一定找南生来算账!"

过了一会儿他又猛省地自语道:"还是把王佩那小子找来谈谈罢,"便急急走到电话间去。

第二宿舍的工役来接电话,等了半晌才说,王佩不在宿舍里面。

"他到哪儿去了？他到哪儿去了?"他对着听筒生气地骂起来,"你去把他给我找来!"

那个工役挂上了听筒,并不理他。他也只好挂了听筒,另

外叫第三宿舍找陈敏公，那个学生也不在宿舍里。他又打电话给唐南生，听差来接电话，说唐院长还没有回家。

老妈子给他摆好饭。他正吃着，忽然听见门铃响，接着老妈子进来说姓陈的学生来看他。他想：一定是陈敏公来报告重要消息，心里一乐，便放下饭碗大步跨进了客厅。

三角脸的陈敏公烦躁地在客厅里踱着，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他看见王教授走进来，便惋惜地叫道："王先生，糟了！"

"什么事？"他惊惶地问道。

"罢课了。今早晨的纪念周也没有举行。"陈敏公说了这两句，便闭上嘴，仿佛在卖弄什么关子似的。

"罢课了？"王教授吃了一惊，低声念道，不觉有些惊慌。

"他们今天还要到校长那边去捣乱，"陈敏公严肃地说。

"你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王教授惊惶地问道。

"昨晚夜深有一部分同学在开会商量这件事。王侃也混进去了，得到了一点消息。"

"你为什么昨晚不告诉我？"王教授失掉了镇静的功夫，马上慌张地抱怨道。他想：一个很好的机会被他自己断送了。

"昨晚我同王侃打过几个电话给王先生。王先生不在家。今天早晨我们两个都来过，您又在睡觉，不肯见我们。我们也不便多来，同学已经在怀疑我们了，"陈敏公理直气壮地说。他一半抱怨王教授误事，一半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旁观王教授的惶恐。

"我去告诉校长，"王教授说，他连忙跑出客厅去打电话。他希望还来得及立下这一件功劳。

陈敏公不再说话，只是冷笑一声，等他的背影不见了时，才小声骂道："这个饭桶！"

"接校长宅！"王教授疯狂地拿起听筒，大声叫道。

没有用！校长家的电话叫不通了！他知道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唐院长宅！"他绝望地叫道。他那只捏听筒的手抖得厉害。

那里也没有人来接电话，他空等了许久。

今天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世界。他的心乱得很。

他跑回客厅，陈敏公已经走了。桌上有一个字条，他一把抓起字条来。

意伟先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这是你自己弄糟的，我们也给你拖累了。现在一切都完了。你是校长的人，你还是跟校长回老家去罢！

再者，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碰密斯洪一下，你若敢再和她跳舞，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王　侃

他读了字条，气得要跳起来。他一把揉乱了它，高声乱叫"周妈！"。

那个老妈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慌张地跑了进来。

"这里客人进进出出，你干吗不告诉我一声？"他板起面孔怒声喝道。

"那个姓王的学生刚刚来过，老爷在打电话。他就把先前

来的客人唤走了。”

“你去！你去！”他挥手叫她走开，一个人站在圆桌面前埋着头在打主意。思想乱得很。他急得脸红耳热，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他便叹一口气，怨恨地骂道：

“连王侃这小子也要倒戈了！难道我堂堂教授还怕你穷学生？”

这时候他觉得心灰意懒，疲乏地在沙发上躺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老妈子忽然胆怯地伸了一个头进来，说：“老爷，有电话。唐院长打来的。”

听见唐院长有电话来，他仿佛有了一线生机，身上又有了劲，连忙站起来，带走带跑地去听电话。他听见：

“你是意伟吗？我南生。”

“风潮闹大了。学生包围了校长的住宅，要求校长辞职。”

“云甫吗？云甫避开了。”

“我刚刚听说部里决定把云甫免职，内定伯高做校长。命令日内就会下来。”

王教授的心跳得很厉害，手也在发抖，他几乎要叫出声来。他不觉失声问道：“我的事情怎么样？”

“伯高说学生对你很不满，以为你是云甫的亲信，你的事情恐怕不妙。”唐院长这两句话，像一根棍子打在他的头上，他猛然哀声叫起来：

“你昨晚上不是说过他——你就不照顾我？”

“意伟，你不要着急。我替你向伯高解释过。他也愿意保全你。不过为了保持你的位置起见，你得有所表示。伯高主

张由我们两个联名给部里消个电报，欢迎他做校长。稿子已经起好了，马上就要拍出去。你同意吗？”唐院长打着官腔在电话里说。王教授又气，又羞，又怕。他一时答不出话来。

“意伟，你同意不同意？你得早些打定主意！”唐院长不肯放松，还在电话里逼他。

他想，一切都完结了，名誉、位置、女人，这一切都会马上飞走了。张伯高要赶他走。连他的好朋友唐南生也不能够给他帮忙。他想到这一切损失，心里十分气恼，他怨恨地问道：

“难道联名的宣言还不够？你们冒过我的名发宣言赶校长。我知道你们在作弄我。我不同意！张伯高要赶我就请他赶！我看学生决不会受他利用！”

“意伟，你得仔细想想，你的前程要紧。不然，莫怪我无情无义。”那边说完就挂上了听筒。

他在电话机前站了一会儿，只得走回书斋，心里很不痛快。他刚在书桌前面坐下，马上又站起来，烦躁地踱着。嘴里哼着一些咒骂的话。

“老爷，有电话……”老妈子匆忙地走进房来报告。

“又是电话！讨厌！……什么地方来的？”他不等她说完，便睁大眼睛粗声骂起来。

“女生宿舍洪小姐打来的，”老妈子故意拖长了声音说。

他听见洪小姐三个字，脸上就发了光。他忘了一切，立刻大步走到电话间去。

“密斯洪吗？我是意伟。……好，我去，我一定去！……好极了。我记得，八点钟，金城饭店。……好极了！……”

他挂上听筒，就站在电话机前，稍微思索一下，又把听筒取下来，放在耳边，一面叫："接唐院长宅。"

听电话的正是唐院长。

"南生，我同意了。……稿子不必看了。……刚才很对不起你。……谢谢你的关照。……"

他挂上听筒，觉得心里很轻松，脸上自然地浮出了满意的微笑。

"即使你们用美人计，我也不怕。反正我自己得到了好处，"他快活地自言自语。

1934年夏在北平。

春　　雨*

一

雨落着。

街上积了一片泥水。中间的一段简直成了泥沼。在泥沼旁边就是我哥哥的家。

家，油漆剥落了的门，小小的院子，阴暗的房间，在那里住着我哥哥、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敲着门环，照例敲两下，于是门开了。我看见哥哥的苍白色的脸。

“你又淋雨了！也不带一把伞，”他淡淡地责备说，便让我进去。他看看我的头发，从那上面正落下雨点来；他又看看我的一双拖泥带水的脚。

我拿干毛巾把头上的水揩了。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疲倦地望着我的一双脚。

嫂嫂不在房里。饭桌摆好在屋中间。两个孩子在搬凳子。我不用问便知道是吃饭的时候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一期。署名余一。

哥哥忧郁地望着我。我们平时不多谈话。我们常常对面坐着，望着。两个人都没有笑容，只是交换着忧郁的、疲倦的眼光。我觉得他的疲倦渐渐地使人讨厌，不，使人害怕了。

孩子跑出去了。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老是望着我，不肯把头掉开，也不再说一句话。我的眼睛也不放松他。然而我的忧郁和疲倦因此也渐渐地增加了。我想对他说："你不可以把头掉开吗？"我的话未出口，嫂嫂却进来招呼吃饭了。孩子也跑了进来。

大家坐下来，默默地吃饭。孩子自然要嚷要闹。于是他们的父亲严厉地哼一声，满桌都静了。过了一会儿，哥哥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嫂嫂埋下头，无力地咽着饭粒。孩子畏怯地偷看他们的父亲。父亲的脸色愈加苍白了。

我生气地放下饭碗。这种空气我实在受不下去。我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对待我？我难道不吃这顿饭就活不下去？

"你——不吃了？"哥哥忧郁地看我一眼，低声说。

我怕看他的脸色，怕听他的声音。我点一下头，便站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找个事情做？"他忽然向我说了这句话，脸上的表情没有改变，我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难道要我也弄到你这个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给怒气控制着，竟然吵架般地回答他。

我正在为我的话抱歉。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却微笑了。在他的苍白色的脸上这笑容也是很忧郁的。

"何必这样爱生气，"他淡淡地说，用他那疲倦的眼睛瞥了我一下，又埋下头继续吃饭。我仔细地看他，他咽饭就仿佛在吞药。

他的妻子一声不响地放下碗出去了。两个小孩也早在院子里打起架来。我在房里大步踱着。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吞药一般地吃饭。

"我受不下去了！"我终于嚷了起来，"我要走！"

"走？"他放下了碗抬起眼睛惊讶地看我一眼。他依旧淡淡地劝我道："走？到哪里去好呢？到处都是一样。吃一口饭并不容易。"

他永远说这一类的话，他的嘴里再也吐不出别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他说的话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反感，我便嘲骂道：

"仿佛你就是为了吃饭活着的，只为了吃饭。"

我的话并不过火，他的确是为了一口饭而活着。他每天像举行仪式那样严肃地吃着饭，可是人却渐渐地瘦弱下去了。似乎饭粒并不曾保养他的身体，反而吸吮了他的血液。

他的妻子正忙着收拾碗筷。我用烦躁的眼光看饭桌，心里想，在他的一生里又少了一顿饭了。

他又微笑了。他依旧装出淡漠的样子对我说："你不要夸口，你将来还不是要走我这条路！几年前我还不是像你这个样子！"

他从前的确有热情和勇气，不像现在这个样子。从前的他跟现在的他，中间有很远的距离，不知道他是怎样一步跨过

了的。我不相信我将来也会走上他的路。

在我的四周只有阴暗、忧郁。空气闷得我说不出话。似乎每一样东西都要使我相信我会走哥哥的路。苦恼、失望，全向我逼来。

哥哥脸上的忧郁的微笑在一刹那间忽然变成讥笑了。

"我不，我决不跟着你走！"我气恼地说。

"你这里全是毒气！"我骂了一句，就拔步走了。哥哥的叹声从后面追了来。我急急地走着，好像正在逃开一个魔窟。

我穿过泥沼回到我的家，一个更阴暗、更窄小的公寓的房间。雨依旧落着。我脱掉那件湿透了的袷袍，两只脚更不像样了。

一张桌，一个凳子，一张木板床，这是房里的唯一的陈设。我疲倦地倒在木板床上。

这间房里也全是阴暗、忧郁。寂寞压下来，我无力地躺在床上。墙壁上现出了哥哥的脸。我忍不住发出了绝望的叫声。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瘦长的朋友的影子突然飘了进来。

"一个年轻人，不找事情做，却躲在房里哭，真不害羞！"他走进屋就嘲骂道。

我一翻身站起来。朋友的瘦脸上永远带着自信和快乐的表情。他好像全身充满劲，他和我哥哥完全是两种人。

"找事情做？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个世界！"我苦恼地反驳道。

“没有事情做？谁叫你整天关在房里在破书堆中讨生活？”朋友冷笑说。

我不说话，却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素来是很明亮的。

“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的行为是一样，思想又另是一样！”他又严肃地说。他的这种话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知道他的行为同思想是一致的。

我不再回答他。我只是带了好奇心看他。他的话我完全明白。我知道的不见得比他少。我看他，我是想找出我跟他两个人的区别。

“走罢，你跟我走！在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① 中间你必须选择一个！你应该做一个堂·吉诃德！”他命令地说，就抓起我的膀子拉着我往外面走。

我默默地跟着他走了。我们两个本来是互相了解的朋友。

二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生活完全改变了面目。我没有惊异，我只有兴奋。

---

①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读骑士小说入了迷，拿着长矛骑着瘦马出去行侠仗义，他甚至把风车当作了巨人。因此有人把热情地、单纯地信仰正义的人称为：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剧本《哈姆雷特》的主人公，一个替父亲报仇的丹麦王子。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跟堂·吉诃德完全相反的典型，一个迟疑不决的怀疑派的代表。

有时也落雨，有时也有很好的晴天。我的心像一个火炉，火燃着，燃着，热通过了全身。没有疲倦，也没有忧郁。而且像"堂·吉诃德"那样，我没有疑惑，没有计较，我昂着头挺起胸坦然地往前面走。

过去已经被我完全抛在脑后了。我在现在的路上坚定地下着脚步，走向未来。

那个朋友常常在我的身边，还有许多像他那样带着一身劲的年轻人在我的身边。他们关心我，他们鼓舞我，他们给我帮忙。

"你不觉得疲倦吗？"

"你太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你累吗？我们来给你帮忙。"

"…………"

从许多年轻的嘴里向我吐出了这些年轻的话。我自己也一天一天地变得年轻了。

三

一天，又是在落雨的时候，我从朋友的家里出来，到了泥沼旁边哥哥的家。

我下了决心敲门环。门开了。现出哥哥的脸，比平常更瘦，更苍白了。

"你来了，"他惊喜地一笑，但是依旧露出来忧郁和疲倦的表情。我看他：额上增加了几条皱纹，眼睛陷了进去，颧骨显

得高起来了，嘴上长了一圈胡子。他对我咳嗽。

“好些时候不看见你了，”他亲切地说，声音很低，仿佛说话也很费力似的。“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

从他的话中我明白了这些日子里他的绝望和寂寞。我同情他。我跟着他走进房去。

饭桌孤寂地躲在屋角。嫂嫂躺在床上蒙住脸不作声。没有一点热气，他们好像已经吃过了晚饭。

我们依旧对面坐着，望着。但是他常常在躲避我的眼光。

“你一定有事做了。”还是他先开口。

我点点头。

“情形还好罢，一定比我好。”他的声音有些变了。我注意地看他，我发见他的眼睛里包了一眶眼泪。

我又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在对面咳嗽。这个声音残酷地对我说明他的肺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不说话，我在思索究竟应不应该马上走开。

他忽然掉头去看床上，好像对我辩解一般地说：“你嫂嫂这几天太辛苦了，她简直没有好好歇过。”

我跟着他掉眼看嫂嫂。她翻一个身，把脸向着墙壁不给我看。我只看见她的肩头耸动。这个女人，她把一切都吞在肚里，从来不曾吐出过一点什么。我望着她。我忽然觉得她的身材是这么瘦小。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了。

“唉，都是我的罪，”哥哥叹一口气自责地说。“我太不争

气，我不能够好好地养她。”他现出十分抱歉的样子。泪珠开始落了下来。“我使她受苦。我自己受苦是应该的，我不该连累了她。”

他的脸色苍白得更可怕了。在忧郁和疲倦以外我看出了悔恨。他说一句话就要喘一口气，身子无力地微微抖动，看起来就好像他的骨头快要散开一般。

“这是一个垂死的人，对于他一切希望都断绝了，”我望着他这样一想，我的心就隐隐地痛起来。

“你生过病了？怎么一个多月不见，你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同情地问道。

“这些时候我都在病中。加以二儿的死，所以……”他差不多抽泣地说。

“怎么二儿死了？”我惊讶地问。我这个时候才注意到今天一直没有看见他的两个孩子。二儿是小的一个，今年五岁了。

“上星期的事，脑膜炎，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是太迟了，”他感伤地说。

“你们这种人永远是太迟的！”我这样想。我再看他的脸，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活人的表情了。

“大儿给他舅舅领去了，他在那里可以过些好日子，”他轻轻地说。

“你呢？”我似乎是残酷地问道。

“我吗？活一天算一天。吃一口饭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到现在还说这种话。我想：你最好还是躺在坟墓里

去罢。

嫂嫂在床上低声哭着。她的细微的哭声搔着我的心。空气很沉重，闷得我快透不过气了。我只想走，离开这个地方。

"你们学校几个月不发薪了？"我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寂，便发出这句问话。我的态度粗野，就像在跟他吵架似的。

"两个多月了。今天去索薪又碰了一个钉子。你想我怎么能够支持下去？"他绝望地说。"以后不知道……"他不曾把话说完，忽然变了脸色，站起来，绞着手在房里踱着，带着哭声对我责备自己道："我对不起你嫂嫂。她在家里本来过得好好的，却抛弃了一切来跟着我，我这个没用的人……"

他痛苦地说下去，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可是我不能够听下去了。他的事情我自然知道。八年以前他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在大学里念书。那个时候他正热烈地追求一个漂亮的姑娘。朋友羡慕他，同学妒忌他，女家又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两个相爱。结果他胜利了。那个姑娘为了他离开了家。他们两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家庭，完全生活在爱情里，在理想里。我是这些事情的见证。然而现在？——时间不过八年！在我面前却换了另外的两个人。他对我说这种话。我能够听下去吗？

我想我应该走了。我站起来往外面走。

"你多坐一会儿罢，"他在后面挽留地说，声音里充满了对于寂寞的恐惧。

我站住回过头看他。

"你变了，"他绝望地发出一声叹息，呆呆地摇摇头。

我很想跑过去安慰他，表示我们弟兄间的友爱。然而另一个思想拉着我往外面跑。

我终于默默地走了。

四

都是晴天，好久没有下雨了。

我没有看见我哥哥。有几次我经过那条街，泥沼已经干了。两个铜环无力地挂在油漆脱落了的门上。我没有进去。

我的心像一个火炉，火燃着，燃着。偶尔一点点忧郁从心底升上来，但是给火一烧，便散了，化了。有几次哥哥的苍白脸在我的眼前现出来，我便拿了“堂·吉诃德”的长矛冲过去，这一冲就把它冲散了。我便忘掉了哥哥。

生活一直在变换，这真正是一种丰富的生活。好几股电光在那里面闪耀。牺牲，同情，热爱，忠诚，力量……我看见了许多事物，许多人。前面永远挂着一个希望。我每天看见它，我们许多人都看见它。

在紧张与快乐中打击来了。生活里出现了一片阴影。空气冷起来。炉火忽然灭了。不，并不曾灭，灰堆里还埋着火星。渐渐地我和一些朋友又聚集起来，围着火炉，拨开灰堆，重燃起了火。

这其间我几次走过那条街。碰巧那天落雨，我走过泥沼，就想起了哥哥。我站在油漆脱落了的木门前，像从前那样地敲了两下铜环。

一个陌生人来开了门。我的哥哥已经搬走了。这里的人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我也曾这样地想过。

五

我已经把哥哥完全忘记了。

一个晚上我刚从外面回来,在房里坐不到一刻钟,公寓里的伙计忽然进来说有位面生的女客来找我。我把房里的东西略略安顿一下,走出了房门。

我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身材是那样瘦小。她站在院子里,听见我的脚步,一回头,我马上认出她是嫂嫂。

嫂嫂比从前憔悴多了。她也有着苍白色的脸,脸上也现出来忧郁和疲倦,同时还有一种绝望的表情。

"谢谢天,我好容易找到你了!"她一把抓住我说。

我让她进房里去,我跟她说了几句话。

"你把我们瞒得好紧呀!这许久都不来看我们。你哥哥常常想念你,"她责备似地说。

我告诉她,我去找过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搬了家。我又问她怎样地找到了我的地址。

嫂嫂只顾催我走,要我到她家去,说是哥哥想见我。我知道哥哥病了。

我跟着嫂嫂到了他们住的地方。想不到就是我从前住过的那个公寓。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

哥哥躺在病床上，脸瘦得快没有人形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用手帕蒙住嘴咳嗽。

"你来了，"他咳过了，才带笑地招呼我。他的声音和笑容都是十分悲惨的。"你比从前更结实了。我真想见你。我们费了千方百计才打听到你的地址。你为什么要瞒住我们呢？"他一面喘气，一面注意地看我。他的一双眼睛成了血红的，眼皮往外翻，上面粘满了白色的排泄物，眸子已经失了光彩。

站在病床前面我简直找不到话来解释了。我知道对他讲一番大道理是没有用的。而且我不能够明白地对他说："你已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了。而我，我应该跟活人在一起。"

"我知道你这些日子在干些什么。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我很关心你，"他喘息地说，很吃力地伸出一只手把我的左手握着。我的心开始软下来，我觉得我了解他这时候的心情。

"你应该当心。你要注意安全啊，我知道，"他忽然带着严肃的表情，小心地对我说。

忧郁，或者更可以说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在我的心上升了起来。

"你究竟还是你。你的性情到底没有变。永远是这么倔强！"他勉强笑了笑，望着我说。

他说得不错，他的性情也没有改变，到死他还是这个样子，只差了说一句："吃一口饭并不容易。"

他咳嗽了。嫂嫂忙着照料他。我痴呆似地站着看这两个人的动作。其实我并不痴呆。我在想对我的哥哥我还有什么办法。

他暂时闭上了眼睛。我低声跟嫂嫂谈起话来。我才知道他怎样失业，他们怎样搬家。他病倒快一个月了。城里有很好的医院，又有很好的医生，他却只能够找一个不出名的中医来诊病，吃几帖不关痛痒的药。

哥哥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嫂嫂一面流泪，一面对我叙述上面的事情。我把她的话都吞进了肚里。我的心也为了友爱，为了同情而痛苦。对我哥哥的事情我显得十分无力了。我将怎样解决目前的问题呢？我在思索。

这里并不是清静的。隔壁有人拉胡琴唱京调，另一个房间里又有人在打麻将牌。这些声音把我从思索中唤醒过来。我明白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于是，在这个世界里要个别地解决这些小问题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便自然地来了。

走罢！另一个思想在催促我。同情和友爱又拉住我，要我留下来。我的“堂·吉诃德”快要离开我了。我的心里起了一场激斗。

“我近来很想死，”嫂嫂忽然冷冷地说。我惊讶地看她，她的眼角还留着泪珠，面容却变成很冷漠的了。

“以前我很怕死。看见人死觉得多可怕。现在我却觉得这也是很平常的了，”她继续解释道。

她似乎在望着远处，脸上的表情跟平日的不同。我只是默默地听她说话。她说下去：“我没有一点留恋。我想什么事情我如今都能够做。”她好像还怕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再加了一句：“不管什么危险。”

她看我一眼，依旧冷冷地站起来，出去拿了药罐进来，把

药汤斟在碗里。

“药，药！”哥哥忽然在床上叫道。

嫂嫂答道：“等它凉一点再喝罢。”

哥哥不作声了。他张开嘴，困难地呼吸着。脸色十分难看。两只眼睛瞪着天花板。

“药！快！药！”他又叫道，一面侧脸看他的妻子，他的失了光彩的眸子里露出来深深的渴望。是那种求生的渴望，我知道。他跟他的妻子正相反，他对于他那痛苦的生活到现在还十分留恋。

嫂嫂捧了药碗到床前，递给他。他撑起身子接过碗，毫不迟疑，就啃嘟啃嘟地喝下去了。喝完了，把碗递给他的妻子，他抹一下嘴又倒下去。

我心里很难受。我下了决心：我要走。

“你不要走！”他好像知道我的心似地便这样说了一句。我只得站在床前让他把我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你走了，就不会再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看见你！”他悲伤地说。

“我会来的，我要常常来，就像从前那样。”我只得用这样的话安慰他。

“你骗我！你走了就不会再来了，我知道，”他摇摇头说，他抓住我的手，不肯放我走。

我记起我还有重要事情，我应当走了。我便诚恳地回答他说：“我明天来，我明天一定来。”我甚至答应他慢慢地设法送他进医院去。我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打算，并非存心骗他。

这一次他相信我的话了。他放开我的手，感激地说："那么你明天早些来，我等着你……这里很寂寞……"

我终于决然地走了。

出了公寓，我仰起头望着天空呼吸了一口长气。蓝空中密布着星群。在天的一角挂着北斗星 像一把杓子明亮地横在那里，它指着我的路，我默默地跟着它走。

六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这个古城。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没有办法去通知哥哥。我并不曾忘记我前一晚上的诺言，想起这个我就仿佛看见哥哥的失了形的病脸，我心里很难受，我担心以后我是否还有机会再看见他。

忧郁升上来，又给火烧化了。火熊熊地燃着。我又穿起"堂·吉诃德"的盔甲，拿起"堂·吉诃德"的长矛，向着一切"哈姆雷特"的试探冲过去。

…………

七

我回到古城，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

又过了两天，我才有机会到哥哥住的那个公寓去。那天又是落雨的日子。

嫂嫂一个人在那里。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来得太

迟了。"她带怒地责备我说："你骗了他，你说过你第二天就会来的。他天天望你来。他相信你一定会来。"

我没法辩解，我也不能够隐瞒，我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了她。

嫂嫂的气渐渐地平下去了。她开始告诉我这半个多月来发生的事情。她眼角挂着泪珠，脸上现出冷淡的表情，跟半个多月前完全一样。

她靠了她哥哥的帮助葬了她丈夫，她的一个孩子还养在她哥哥家里，可是她自己却留在公寓里伴着她丈夫的纪念。她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女人。

我想她只有一条路：回到她哥哥那里去。

八

嫂嫂引我去看我哥哥的坟。

穿过了许多荒塚，我们到了一个新筑的坟前。

一堆隆起的土。上面开始在生长青草。一块短的石碑上面刻着我哥哥的名字。没有一件东西能够使我相信在我的脚边就躺着我哥哥。但是我又知道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在微雨飘舞中我揭下了帽子。我埋下头，看雨打着坟脚的野草，我不觉想起了我哥哥的一生。我的心因为思念痛起来了。

我默默地在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水珠开始沿着额角流下来。在我脚边的土地上又积起了泥水。

我摸出手帕擦了额角，戴起帽子。

“走罢！”我低声说。我看嫂嫂，她埋着头，在那里落泪，雨和泪合在一起，把她的脸，她的头全打湿了。

我们走出了义地，看不见一辆车，只得冒着雨在泥水中走路。

雨渐渐地小了。

“嫂嫂，你以后怎样办？还是回你娘家去罢，”我终于忍不住在路上说了这样的话。我知道话有些残酷，因为我相信她这一生不能够再有什么希望了。

她不回答，默默地埋头走着，艰难地在泥水里移动脚步。

我也不再说什么，心里还是想：她只有一条路——回她的娘家去。

“你记不记得我从前对你说的话？”她忽然停住脚掉过头冷冷地问道。“我说过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不害怕，我没有留恋。”

我惊讶地看她，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脸上依旧保留着冷淡的表情，这冷淡仿佛是由深的悲痛来的，就跟她说“我近来很想死”时的神情一样。

于是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带着忧郁、疲倦、绝望的苍白色的脸；我又看见她俯在床上蒙着脸啜泣；我又看见她忙碌着在厨房里做饭，在收拾桌子，照料小孩；我又看见……

这个女人还能够做什么呢？我真正不明白了。

“那么让我跟你们去罢！我也能够做你们做的那些事情，”她依旧冷冷地说，但是声音非常坚决。

我觉得我完全明白了，我又觉得我完全不明白了。我惶惑地看她，我不能够马上回答她一句话。

“你不相信我也能够跟你们一块儿做事情?”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说出来。

我明白了，但是有一点我似乎还不明白。我也不再思索了。我便像“堂·吉诃德”那样对她说：

“我相信你！快走罢，路还很远呢！雨快住了。不要多说话，我们快往前走！”

我带着赞叹的眼光看她，然后我们就肩并肩大步往前走去。

1934年秋在上海。

煤　　坑*

"下去的时候你要把铁棍子捏紧点，下面那样深，恐怕你站不牢，第一次下窑的人都会害怕的，"老张对他说。

"怕什么！"他昂头答道，跟着老张走进了吊笼，挤在几个新认识的同伴中间，一只手提着安全灯，一只手轻轻抓住铁棍，蒸汽水滴在手上，他不去注意它。他的眼睛望着前面。他要看吊笼怎样会落到地底下去。

机器动了，吊笼开始往下落，他的半个身子已经陷在地里了。忽然他本能地闭起眼睛来。等到他再把眼睛睁开，他已经看不见地上的一切了。一个黑的吊笼关住他和另外四个人，此外再也没有什么。

吊笼不住地往下落，而且愈落愈快；周围依旧是黑暗，除了安全灯的黯淡的光外，就没有别的光亮。他有点惶恐了。他觉得身子只是往下面沉，他一点儿也不能作主。他的心开始猛烈地跳起来。他真个捏紧了吊笼上面的铁棍，他害怕会松了手跌到外面去。其实外面是很充实的，没有一点空的地位。

"这么深！"他有点不耐烦地叫起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曾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中之《沉默》集。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有一百多丈深！”老张带笑地拍他的肩膀说。“你害怕，你就把眼睛闭上，等到吊笼落地，我来叫醒你。”

“害怕！”他气愤地大声说，好像受了侮辱似的。“谁害怕就不算人。”

“好！”旁边的几个人都笑起来。

吊笼终于落在地面上。

“好啦，”老张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就走出来，他也跟着出来了。

他向周围一看，他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几盏电灯照耀着潮湿的土地，几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似乎被上面的石块压着，显出支持不住的样子。两个中年工人含笑地站在吊笼旁边，看蒸汽水从铁架子上流下来。几辆装煤的铁车凌乱地放在地上，两条小铁轨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去，然后合成一条，伸进了不可知的黑暗。

老张他们跟那两个工人打了招呼就沿着轨道走了。他也只得跟着他们走，虽然他知道那条黑暗的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后面的光明和那两个中年工人的笑脸究竟有些可爱。

“当心点，不要碰着头，”老张回过头来嘱咐他。

“我知道，”他答道，就借着安全灯的黯淡的光把四周看了一下。但是他依旧看不清楚周围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他的两旁好像都是石壁。他只看得见脚下的铁轨，但也只有在眼前这一块地方。他很小心地下着脚步，因为路有点滑了。

“走快点，”老张从他的脚步声知道他已经落后了，便掉过

头来催他，然后又说："这条路你走起来不容易罢！……我们是不要紧的。我们已经走惯了。就是闭了眼睛，我也走得很好，"老张说，脸上浮出了得意的笑容。

"闭了眼睛怎么能够走？"他惊奇地想道；他的嘴上就浮出了茫然的微笑，一面大胆地把脚步放大些。他想他不久也会走惯的，像他们那样。

"当心点，把背弯下来，"老张又回过头来嘱咐他。

他抬起头一看，前面的洞果然低了许多，在前面走的几个人都弯着背，好像在爬行。他伸手往上面一摸，正摸着横架的木条。他也把背弯下来。眼睛仍旧注意地望着湿地。

后面起了脚步声，并不太近。他知道后面也有人来了。在他的前前后后都有人的脚步声，这就是这个黑洞中的唯一的声音，偶尔还听见人在咳嗽或者吐痰。在这个黑洞里，在这地底下一百多丈深的地方，居然有许多人在活动。老张告诉他说每一个窑里每一班一共有两百多人，他们彼此看不见，但是可以听见声音。

忽然他的耳边起了溅水的声音，好像谁把脚放在水里面走，使得泥水溅了起来似的。"什么地方来的水？"他惊奇地自语道。他把安全灯向前面一照。他看见前面是一片带泥的水，几乎把铁道淹没了。他的脚正在水里走，不过他穿着下窑工人穿的胶皮底的鞋子，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这里的沟坏了，水流不出去，都漫了上来。再走一段就好了，"老张安慰地对他说。

他正要答应，无意间把头伸了起来，刚巧碰在一根横架着

的木条上。幸好他的头上戴着软软的便帽。他伸手在头上摸了一下，又弯着腰向前面走了。

路好像没有尽头似地那样长。他们已经走过四道门了，现在又逼近了第五道门。门是掩着的，但是被前面的人推开了。他进了这第五道门，依旧小心地走着，他知道路还远，老张说过一共有十六道门呢！他想，路只走了三分之一，就费了这些时间，前面不知道还有什么花样。他的心渐渐地不安宁了。

忽然他惊奇地发见有人在从容地小声谈话。谈话的人在什么地方他看不见，而且他以为在这条地底下的狭长的黑巷里决不能够有从容谈话的地方。他奇怪地用眼光四处寻找。他觉得声音是从左边来的。他一面走，一面用安全灯去照，他看见了两个黄黑的瘦面孔。这两个推车的小工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身子紧紧靠着石壁。他们不像是两个人，倒像两个鬼魂。

"这里面还可以吃烟！"他觉得有趣地说。

"吃烟，你不要你的命了！这里面任是谁都不许吃烟，便是股长下窑来也不敢吃烟！……到窑里面一点引火的东西也不能够带。你刮一根火柴，就会闯祸。煤气爆炸了，不是把你活埋在里面，就是把你炸死，烧死，闷死。人死了，家属可以得到局里一百五十块钱的恤金。一百五十块钱一条命，卖得太贱了。不过这还算是局里的厚道呢！听说在唐山、开滦那些煤坑里一条命只值五六十块钱，而且那里的饭更不容易吃。……"老张说到这里忽然闭了口，回头把他往旁边石壁上

一推，一面说："让开，车来了。"他连忙往旁边一让，身子紧贴在石壁上，两只脚却陷在泥水里。他把安全灯提起来，往前面一照，他看见一个小工推了一车煤过去了。接着又是一车煤，然后是一车石子。

车子和它们的隆隆的声音在后面消失了。他们又走过了几道门，转了几个弯。他不知道路还有多少远，他只觉得他们是愈进愈深了。同时空气也变得更使人气闷了，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不能够畅快地吸一口气。然而那种好像在刮着人心的难闻的煤臭却接连地送进他的鼻子，他的心上好像压着一块沉重的东西。他的心烦躁起来，他的头也渐渐地加重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地面上的阳光和自由空气，心里更加难受。他甚至有点后悔不该到这里来了。他想男人干事的地方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干的也应该是痛痛快快的事。如今他却躲在这个黑暗的巷子里躬着身子走路，像爬狗洞一般，连一点自由的空气也呼吸不到，未免太气闷了。

"他妈的，谁高兴干这种工作!"他暗暗地在心里骂起来。他很想把安全灯丢了往回头的路上走去，然而第十几道门又在他的后面关上了。走在他前面的老张好像知道了他的心思一般，叹息地对他说："吃这一碗饭的确是不容易，我们真正是拿性命来拚。在最深的地方最危险，就是不要引火的东西，有时候煤气也会自己爆炸。不过虽然这样说，我们还是情愿干这件事。我们好像把性命看得不算什么一回事了。你在这里多干些时候，也会像我一样。你们广德县来的人很多，很多。每年都有来的。有的人还把正当的事情丢了不干，想到煤山

上来发财。发财？……发财！自然也有人存下了几文钱，不过……”

他觉得老张的话说得很不错。不管这里怎样危险，人们还是陆续不绝地跑来工作，大家都到窑里来，想在窑里面挖出一个金罗汉。他自己也是存着这样的心思跑来的。他听见那些在煤山上找了几个钱回家娶妻子的人说：煤山是怎样好的地方，在那里差不多到处都是金子，只要能够吃苦而且知道勤俭的人一定可以发财，会有一个很好的前程。这样的传说占据了他那个年老的母亲的心，于是又说服了他，使他也做着这黄金的梦。起初他还没有到煤山来的决心。但是后来他不能够在那个被大兵和洪水蹂躏了的农村里生活下去了。他就变卖了他仅有的东西，送他的母亲到城里去给人家帮佣，自己单身跑到煤山上来，想靠着自己的这一点年轻人的气力和勤俭，在这个到处都是黄金的煤山上来发一笔财，再回到家乡同母亲过些安闲日子，讨一个顺心的老婆。为了这个希望，他便和许多人一样，虽然是拿性命来冒险他也甘愿。但是别人说的黄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所看见的只是这一条黑暗的矮巷子。别人以前并不曾对他说过这个。他现在开始怀疑了。

“怎么样？你就走不动了？”老张惊讶地问他。“马上就要到了，走快一点，不要再耽搁时间。”

他听见老张的话，吃了一惊，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般。他并不答话，也不再思想，就小心地跟着老张走。

又走了一些时候，他们两个在一个煤洞里面了。那里有一盏安全灯挂在一根横架着的木条上。一个小工坐在地上放

的一根木条上面掷小石子玩。

“你来了，”那个年轻的小工带笑地招呼了老张，又用好奇的眼光把他的脸上、身上打量了一番，好像在问：“这个新来的？”

“你看，这是我的新同伴。他叫做小陈，今天头一回下窑。包工头叫我照料他。我还不晓得他的气力怎样。他年纪还很轻，想来气力是有的。这几天局长追煤追得很厉害，限定每天要出六百吨煤，局长追股长，股长追包工头，包工头又追我们。真要命！但愿我这个新同伴气力大一点，我们多出一点煤就好了，”老张急急地对那个小工说了，便又招呼他说：“小陈，我们动手罢。”

老张在地上拾起了一把鹤嘴锄递给他，自己也拿了一把。老张把煤层指给他看。他现在才看清楚前面是什么东西了。乌黑的发亮的东西连接成了一片，上上下下都是，一块一块地似乎看得出界限，但又粘合得那样紧。他明白这就是那般窑工心目中的黄金了。

“你看，我先刨给你看，”老张说着，便吐了些唾液在两只手上，把两手一擦，拿起鹤嘴锄向着那个略略凹进的地方打下去，然后又马上把锄收了回来，又打第二下。打了两下后就看见煤块松动了，再打两三下就有大的煤块和煤屑落下来。

“这里已经挖出了眼，很容易刨的，你就在这里刨罢。前几天这里很不容易刨，下了许多锄，它动也不动一下，好像没有一点儿事情。现在不要紧了。我到那面去刨。你不要偷懒呀！挖出的煤太少了，不但得的钱少，还要吃包工头的骂。他

这几天追得很厉害，局里也在追他。局里只想每天出煤越多越好，最好能够出到一千吨煤。我们的死活他们是不管的。他妈的，只要你们肯出钱，我老张也就不爱惜这条命！”老张说了这些话就到另一个角里去刨了。

“看来这也用不着多大的气力，”他看见老张刨得那样容易，似乎不费一点力，便在心里想道。他举起锄向着一个大的煤块上轻轻地打下去。然而煤块并没有松动，他的手反倒震动了一下。他几乎吃了一惊。他知道这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他便拿出精神来，用力地刨着。这一次果然见了效，煤块陆续地落了下来。

看见这些煤块就好像看见了金子一样，他感到一种异样的喜悦。他明白这是他第一次工作的成绩，也就是他的前程的开始。他想要是煤块就像这样容易地继续落下来，一车、十车、一百车，甚至山一样地高，那么他的黄金的梦就会实现了。黄金，这乌黑发亮的煤块，就是黄金，可以使他同母亲在一起过安闲日子的黄金，使他娶妻生子的黄金。他贪婪地望着这乌黑发亮的一片，他恨不得一下锄就把它挖个空。

挖啊，挖啊，刨啊，刨啊，一种欲望在他的胸膛里叫起来。他觉得他的全个身子都在活动。他的脑子发热，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眼睛只是注意地望着前面下锄的地方。他刨得全身出了汗，他把衣服脱了，只剩下一件蓝布汗衫。然而汗衫也被汗水湿透了。他还是不顾性命地刨着。他的脚边已经堆了不少的煤块。

“小陈，歇歇罢，你挖了多少？”老张在那边叫他。

他停了锄，掉头去看老张。老张正光着瘦得见骨头的上身向着他走来。他便把锄丢在地上，搓搓手，在一根木条上坐下来休息。

"你算有气力，已经挖了这些！头一回下窑就挖出这么多，也算难得！"老张看见那一堆煤块，不禁赞了两三句，然后吐了一口痰，就在他旁边坐下了。

"你这样年纪就跑到这里来，你也是来发财的吗？"老张带笑问他。

他笑笑。

"好，你只要勤俭、吃苦，说不定会存几个钱。不过我劝你千万不要去赌钱，去押宝。你会把你的工钱全输在那上面。这个煤山上现在有七口井，几千个工人。可是存了钱的人并没有几个：大家都把钱输在宝摊上了。有的就去嫖姑娘。每个月一到发工钱的那几天，每个人都有了十多二十块钱，就下了山跑进城里去，等到钱花光了才回来，又一声不响地下窑去挖煤。所以每逢发工钱的那几天出煤最少，以后就多起来了。我自己在这里干了两年多，没有存一个钱，一来我家里人口多，二来我又常常生病。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的身体不好。如果我有别的办法，我是不肯下窑的。你倒好，你比我强。你年纪又轻，又没有嗜好。你说不定会存几个钱。不过你要记住我的话：不要去赌钱，不要去嫖姑娘。不然，你在这里挖一辈子，也只有越挖越穷的。不要说闲话了，我们再动手罢！"老张说了这许多话，又站起来走去工作了。

过了好久，老张又在那边唤道："小陈，歇歇罢，现在是吃

饭的时候了。把你的大饼拿出来吃罢。"

于是两人又停了工作坐在一根木条上，慢慢地吃着大饼。

在老张的头上忽然落下了一些煤屑。老张抬起头往上面看，自语地说道："过几天又得加上一根木条了。这一根已经压弯了。"

"过些时候不会大块地落下来吗？"他也抬起头去看，惊问道。

"不会的，除非煤气爆炸。要是这样，我们就活埋在这里头了。"老张说到活埋两个字并没有悲哀或者惊惧的表情，好像他把活埋的事看得很平常。

"活埋？你一点也不害怕？"他惊惧地问，他感到恐怖了。

"这有什么可怕？在这里活埋的事是常常有的。我告诉你还有人情愿活埋！这里从前有个老陈就是这样的。他已经有五十岁了。他有老婆，又有儿有女，一家人就靠他一个人养。他每天出的煤太少，包工头几次要开除他，他拚命哀告，算是没有把他开除。他常常对我说，年纪太大了，身体又劳动不得，迟早就要死的，死了以后妻室儿女没有人抚养，他又没有存下一文钱，所以他很情愿早一天死在窑里，他的老婆倒可以领一百五十块钱的恤金。他还说他想自己放火，却又怕连累了别的人。后来他果然活埋在窑里头死了。他的老婆领到了一百五十块钱，回到家乡去了。我不知道那一次是不是他放的火。总之死掉了十五个人。……"

"这太可怜了，我想无论如何，活着总比惨死好些，"他接口说。

"我想就是这种惨死也没有什么不好。老实告诉你，我也情愿碰到这种死法，让我的老婆去领恤金。我的年纪也不小了，我迟早也会死的，我的老婆拿什么来安葬我？她们拿什么来过活？还不如由我早些挑选了这种死法，倒有点好处。"

"你在开玩笑罢？"他陪笑地说，他止不住他的心跳。

"开玩笑？我说的明明是真话！"老张兴奋地说。"你想我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办法？俗话说得好：挖煤挖煤，挖死在煤坑里。这倒是一个好结局，还剩了钱给妻室儿女回家乡。我说，有一天说不定我也会放火的，只要刮一根火柴就够了。"

"那么别人呢？"他恐怖地问，他的身子战抖起来，他觉得老张真的要放火了。

"别人？还管别人做什么？只要我能够死就好了。不要再问了，我们动手刨罢。我们要出两车多煤才好！"

"不过你说你要放火，"他用颤动的声音说，他觉得他的黄金的梦都被这一把火烧光了。

"那不过说说罢了，你就相信！"老张粗声地回答，就站起来继续工作。

他无精打采地站了起来，拾起鹤嘴锄，觉得手有些软。他又回过头去看老张，老张正光着上身在那里专心地下锄。

"老张，你真的要那样干吗？"他担心地问。

"干什么？"

"放火，你刚才说的，"他迟疑地回答。

"你这个大傻瓜，不要响，"老张带笑地骂道。"别人听见了，可不是好玩的。"

“不过我跟你并没有仇——”他固执地解释道，他以为老张一定会那样干的，因为那样干对于老张很有利。当然老张不会顾到他的性命。于是煤气爆炸，他和老张同时活埋在这里面。老张的妻子领到一百五十块钱的恤金。一百五十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什么人来领他的恤金呢？他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而且他刚刚下窑，别人会给他恤金吗？

“谁跟你讲话？你真是傻瓜。说着玩的你也肯相信！”老张说了就只顾去挖煤，不再理他了。

他这时才略略放了心，也不敢再问了。然而他的心情已经改变了。先前的那种热心已经消失了。一方面身体的疲倦，一方面老陈的故事和老张的话把他的兴趣完全赶走了。——不管老张是不是在跟他开玩笑，老张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发了财吗？他挖出了金罗汉吗？什么也没有。在两三年劳苦地工作了以后，结果还是等着机会拿自己的性命去换那一百五十块钱的恤金。难道他将来也会得到老张那样的结局吗？谁能够说不会！几千个工人到这里来，结果只有几个人存了一点钱回去。存钱的希望太渺茫了，倒是惨死的机会多一些。他这样年轻，还有他的给人家帮佣的母亲。那可怕的死，不是血肉横飞，就是活活闷死。

他想到这里愈觉得心内摇摇无主。悲哀与恐怖占据了他的脑子。他勉强地下着锄，也有煤块跟着锄落下，但是比先前的成绩差了许多。他已经不能够把精神专门用在挖煤上面了。他却不得不去想一些事情。他愈想愈觉得前面充满了危险。那一片乌黑发亮的煤壁在他的眼里不再是黄金，却成了

一堆火药。他正拿着锄去碰火药，时时刻刻都在致死命的危险中。他现在才明白了。

他的头上依旧聚满了汗珠，他的头脑更加昏乱了。只有几个大字在他的脑子里转："煤坑——坟墓——去，——爆炸——活埋——逃——。"

他依旧挖着，挖着，刨着，刨着，并不管落下来的煤块比先前少了许多。他已经没有精神注意到那件事情上面了。他甚至不知道休息。等到老张告诉他到了停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了。老张又照料着小工把煤车运出去，领了记数的牌子。

他让老张把他拖着走，拖上了吊笼，吊到一百多丈高的地面上来。他已经埋在地下整整过了八个钟头。现在是夜里十点钟。晚班的窑工排列在井口等候着替换。

他走出了吊笼，被夜里的凉风一吹，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他的第一句问话依旧是："你真要那样干吗？"

这一次老张却不发怒了。他温和地嘲笑说："你真是说不通，我不过说说罢了。老实告诉你，我们挖煤的地方并不算很危险。危险的地方是在那上面，就是向我们的右边一直走去。那里没有路，要从一个斜洞爬上去。两百多个人都在上面作工。那上面真是危险得很。新的工人去不得。一去定要闯祸。我到那里去过。你放心罢。我们这里跟那里比起来真不算危险。"

他茫然地一笑，这笑使他的心轻松了些，但是他还有点害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他不回答老张的话，

他埋着头慢慢地走。在他的旁边走着那些从地底下出来的工人，人数并不少，却没有声音，没有人大声说话或者笑。夜是静寂的，只有吊笼升降的声音，虽然大，但是很单调，使人毛骨悚然。

“不要担心，不要怕，过些日子你就会习惯的，”老张温和地轻拍着他的肩头说。“你跟我去洗澡罢。洗了澡我们再去吃饭。年轻人胆子要大一点才好。”

“好，”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却站住回过头看那井口。那里还站了几排工人，都垂着头，提着灯，穿着脏的窑衣，没有声音，没有活动，好像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这时候老张却挟着他的左膀，把他拉走了。

没有月亮，是一个黑暗的夜，天空中却有许多颗星子在闪眼。

1931年冬在上海。

附　录

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在法国大革命的当时有一个拉司德里(Lasteyrie)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多么美丽啊！我要走遍法国饱览这美景……真的,这的确是非常壮美的。"

我自己生得太迟了。

有一天我也曾走到了巴斯底广场上，就是在巴黎民众攻陷巴斯底监狱的纪念日：七月十四。然而那个代表多年的压迫与不义的堡垒是没有了。一个耸入云端的自由女神像代替了它。那一天是个节日。男女市民狂欢地在广场上围着跳舞。

一阵热气温暖了我的心，我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我在思索百余年以前的事。我想如果压抑下激情让历史来说话，那么它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人民终于会胜利"罢。

这一百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

现在应该由历史来说话了。

我们现在回溯到一百余年前的事，我们来看那法国大革命的壮剧。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法国大革命是英雄的行

---

*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三〇年七月开明书店初版《丹东之死》，系该书之《译者序》；一九三九年五月该书三版时改为现题，并移作该书"附录"。

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英雄是民众。不错，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从第一页翻到末一页，我们都只看见一个英雄在活动，这就是法国民众，在外省骚动的是他，攻陷巴斯底狱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是他；抵抗外国军队侵略以保卫共和国的也是他。

至于当时几个革命领袖，在思想方面他们是极其胆小的。被称为"革命之狮"的米拉波后来背叛民众尽忠王室的事实已经是明显的了。① 丹东虽然高叫"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可是他对于经济问题却无半点魄力。会杀人的"廉洁的人"罗伯斯庇尔当巴黎民众饥饿的时候却死命要雅各宾党讨论他个人关于英国宪法的意见，要国民大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就是那个曾经要求过五十万个贵族头颅的马拉② 也不敢代法国农民叫出占有土地的口号来。而且在法兰西王国快要颠覆的时候，丹东这班人还不敢有去掉国王的念头，一直到王族勾

---

① 米拉波死于一七九一年四月二日，但他被皇后收买的事实直到一七九二年八月才被罗兰无意间在国王的秘密文件中发见。罗兰便把这类文件送到国民大会宣读，给了人民以极大的冲动。米拉波在一七九〇年一个夏天里曾要求和皇后在圣克鲁公园里作过一次秘密的会见。事后他还对亲信说："她是伟大的，高贵的，不幸的；然而我会救她。"

② 其实马拉是很仁慈的，他曾救过许多人命。他的妹妹亚伯丁娜说过："如果我的哥哥还在，丹东，德木南等人都不会上断头台的！"他的政敌说他是渴血的人，但是他的报纸《人民之友》的最激烈的几期还是他的政敌假造出来诬陷他的。他活着的最后一年内在法国共有六十四个人上断头台，但没有一个是他告发的（见布热亚尔的《马拉传》）。我的小说《马拉的死》的开始所叙述的故事也是真实的（见米席勒的《大革命史》）。

结外兵的事实显明，外兵已经压迫法境，民众起来防卫“祖国”时，他们才敢想到法国没有那个戴王冠的怪物也是可以存在的。事实上总是民众在前面走，他们那班人老远地跟在后头。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从攻陷巴斯底狱的时候开始，但革命的爆发却可以说是始于此时。一个大城市的民众居然集合起来与有组织的权力对抗，攻陷了那个代表着多年来的不义的大本营，使里安古尔公爵不得不认为“是一个革命”，给全世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壮举。然而为什么民众要攻打巴斯底狱呢？事前有什么准备吗？不，这全是民众的自发的运动。罗曼·罗兰的名剧《七月十四》很能把这一点表现出来：

马拉　你要的是什么呢？

尤丽（九岁多的女孩）　……自由。

马拉　拿来做什么？

尤丽　拿它来给人。

马拉　给谁？

尤丽　给那些监禁着的不幸的人。

马拉　在什么地方？

尤丽　那边，在那个大监狱里。他们永远是孤独的，人家都把他们忘掉了。

马拉　小姑娘，这你从什么地方知道的？

尤丽　我知道。……人家告诉过我。……我夜里常常想到

这个。……

尤丽　〔停了一刻，便热烈地握着马拉的手〕我们去解救他们，是不是？

马拉　怎样去呢？

尤丽　只有大家一道去才行。……

这所谓民众的自发运动，并不是从天上突然降下来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压迫，特权的滥用，这些是促成革命的重要原因。民众的怨恨积在一起，一旦爆发起来，就产生了惊人的后果。巴斯底监狱本身在当时并不重要（那时候关在里面的犯人据说不到十个），但它却成了代表着多年的不义与压迫的东西，把民众的多年来的怨恨都集中在它上面。它倒下了，然而情形并不曾好一点，民众的愤恨一发便不可收拾。没有势力能够阻止它。

其实民众的自发运动并不是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始的。在路易十五的末年法国的情形就驱使民众走向反叛的路。路易十五留下一批战债（结果是财政的破产），和一种荒淫的宫廷生活（结果是王族的腐败和人民的怨愤）给他的孙儿。所以自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六即位以来，农民叛乱更是继续不断地增加。都市里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工资低，面包的卖价高，一个普通的工人很难养活他的家庭。困苦和绝望逼着人民叛乱。压迫便在火上加了油。虽然政府于一七八八年八月召集所谓全级会议，于次年五月五日正式开会，集贵族、僧侣、平民三阶级代表于一堂讨论国是，然而政府的处置既不

公平，贵族僧侣又坚持着他们的偏见，不肯与平民的代表合作，宫廷方面更偏袒特权阶级。结果以雄辩的律师米拉波为领袖的第三阶级的代表恃着人民的后援，拒绝了国王的命令，撇弃了贵族和僧侣，于同年六月十七日自行组织为"国民议会"，议决现行课税皆不合法；而且反抗政府解散议会的计划，六月二十日宣誓于网球场，更集合于圣路易教堂。王室的威信从这时起就开始衰落了。

政府不肯改变它的政策，贵族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人民在政府、贵族、僧侣三重压迫下面缴纳租税，担任徭役，无希望地捱着日子，忍耐终于有一天失了效力。当时的事变是一根引火线。于是骚乱来了，积到最后便有了大爆发，这就是有名的七月十四。关于这经过一般的世界通史里面都有简略的说明。

七月十四的事件鼓舞了民众的热诚，点燃了革命的火炬，在经过了那事件，表现了自己的力量以后，民众当然不肯再低着头去做奴隶。这时候政府方面纵然让步，也没有用了。革命不会去管它们，它要继续走它那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发展之路。米涅的这样的话是不错的，加以当时国王之昏庸，皇后之背叛，宫廷之荒淫，贵族之专横，民生之困苦，这一切只是一天一天地增加着，从而促成了革命的发展。

在乡间，在外省，农民起来自己动手了。许多贵族的府邸和寺院都被焚烧，凡保证封建权利的文书契约之类多被烧毁，凡为农民所最痛恨的人皆被残杀。农民的暴动始于东部，而蔓延及南部，而北部，而中部，大有普遍全国之势。实际上农

民已经把封建权利取消了，而国民议会为了消除这危机才在事后来讨论这个。在一夜的会议里就决定把封建权利废除了。这是有名的八月四日。

然而宫廷的阴谋还是层出不穷，民众的困苦（尤其是缺乏食粮）逐日增加。《人权宣言》由国民议会的宪法委员会草成通过后，国王又不肯批准。民众已经愤恨到极点了，这时候消息传来，禁卫军军官于十月一日大宴佛兰旅，两日后又有同样的宴会，国王皇后等都在场。全巴黎饥饿着，而皇族却大开盛筵，并且做出种种背叛国民的表示，这消息当然足以使巴黎民众（尤其是妇女）向凡尔赛进发。这就是十月五、六日的事。国王被民众带回了巴黎。

起初一般人以为国王回到巴黎，首都的饥荒便会消失，但不久事实证明这是梦想。民众的愤怒因此也无法平静下去。市政府与国民议会对于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的行动反加以仇视，这样更引起工人的反感。巴黎当时好像一座雪里的火山，宫廷方面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来从事阴谋诡计，路易十六受了左右的诱惑居然干了一件傻事。于是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夜半的逃亡发生了。宫廷方面的原意是把国王弄出巴黎再逃往外国，然后率领亡命外国的贵族军队与德国军队来剿灭革命。王室是在半夜化装潜逃的，但刚到了发棱就被人发觉而押送回巴黎，“在这晚上王权就在法国破灭了。从这晚上起人民便自己上了舞台而把政客们推到背后去了。”克鲁泡特金的这样的话是不错的。逃亡以后的路易十六在人民的眼里不再是国王而是国民的仇敌了。说路易十六自掘坟墓，也不

为过。

在这种骚乱中国民议会完成了它的制宪的工作而解散了，于是立法议会又于同年十月一日成立。路易十六曾于九月十四日在有产阶级的欢呼声中在国民议会里宣誓忠于宪法，但次日他就背叛了它。这时候反动已经大占上风，像丹东那样的人竟不得不暂时亡命英国，而马拉等也只得隐藏起来。在这年七月十七日大校场的屠杀(这由拉法夷脱将军负责)①之后，要自称为共和党也是危险的事了。

然而民众是不肯就此罢休的。他们要鼓动立法议会行动。立法议会通过了惩罚亡命不归的贵族与拒绝宣誓的教士之法令向君主挑战。这两条议案乃是根据当时时势的需要而来的，而路易十六均毫无理由地否决了。②他满心希望着亡命的贵族军队会勾结外兵攻入法国进占巴黎，使他恢复专制的权力。

固然君主使用否决权是合于宪法，但这种举动只暴露宪法的缺点而增加人民的愤慨。③路易十六后来虽委派吉隆特

① 丹东在哥德利叶俱乐部提议由人民签名请求路易十六退位，哥德利叶派与雅各宾派赞成这个意见。他们把请愿书拟好，于七月十七日放在大校场的大祭坛上，让人民自由签名。人民来签名者甚多。后来发生争执。拉法夷脱将军率领的国防军便向徒手群众开枪，死伤多人。国民议会反而致谢国防军维持秩序。旧势力暂时算得了胜利。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德木南都不能公开出现了。

② 人民以前不曾听见“否决”这个字眼，不明白它的意义。他们的领袖给他们解释说：“譬如你在喝汤，国王跑过来把你的碗从你手里打落在地上。这就是一个否决。”

③ 人民憎恨皇后马利·安都瓦勒特，称她为“奥国女人”，又叫她做否决夫人，以为路易十六滥用否决权，是由于皇后在后面鼓动。

党人①组织内阁以讨好立法议会，但不久他又罢免了他们，仍处处行使他的否决权，结果遂引起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巴黎民众的示威运动。民众攻进了推勒里王宫，不过并没有得着什么实际的效果。路易十六的聪明竟使群众满意地解散回家。

然而时势又逼迫民众起来行动。在外国强兵压境，国内王室阴谋背叛之下，革命危在旦夕，人民怕回到旧的专制政治下面，农民怕封建权利重行恢复。这其间布龙士威克公爵的宣言发表了。他以毁灭巴黎取消宪法来威吓法国人民。法国民众不得不起来行动了。"向宫廷进攻！"现在巴黎民众只有这一条出路了。得到马赛同胞的援助，巴黎民众便在八月九日到十日的那个深夜开始暴动，向推勒里王宫进发。国王怕被民众伤害，带了皇族逃避到立法议会去，而让瑞士禁卫军来保卫王宫。一场冲突的结果，瑞士人几乎全军覆没于民众的攻击之下。推勒里王宫被民众占领了。而皇族从此就做了人民的俘虏。法国如今是没有国王了。这结果便是丹东、罗伯斯庇尔这班人也不曾梦想到，而且他们事前也没有准备，无怪乎路易·布朗要问："平日的那班领袖在什么地方，干些什么事情？"

统治法国的大权便落在立法议会的手中。它组织了一个

---

① 吉隆特党人是法国革命党人中的温和派，是稳健的共和主义者。南部议员大都隶属于此派，以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此派反对九月屠杀，不愿执行路易十六的死刑。后失势，主要的党人皆死在断头台上。罗南夫人便是该党的一个领袖。有人称吉隆特党人为联合主义者，其实吉隆特党的联合主义不过是拿反动的外省来反对革命的首都而已。他们并非真正的联合主义者。

新政府，阁员中除了几个吉隆特党人外，尚有当时巴黎的宠儿丹东做司法总长。丹东因为有革命的民众做他的后盾，便在新政府里占了一个优越的位置，可以支配其他的阁员。

然而这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实际上领导革命运动的并不是什么党派，乃是巴黎公社。公社是民众自己的组织，在民众攻陷巴斯底狱之后在各处渐次组织起来的，而且是依据联合主义的原理组织起来的。八月十日的事便是由巴黎公社发动的。当时由每一区选派委员三人来"救护国家"，组织公社总议事会以进行斗争，这些委员都是无名的人，"极端派"埃伯尔自然在里面。然而马拉、丹东的名字最初却没有。

巴黎公社的权力与立法议会的权力同时发展，在以后的两年中间它总是尽力在防卫民众的利益，一直到被专政缢杀为止。

这时候被监禁在大庙中的国王及其家族依然被外国军队和皇党利用作号召的工具，外国军队一天比一天更逼近巴黎，而皇后仍阴谋背叛民众，勾结外援。推勒里王宫外的民众之血未干，而内忧外患频来，民众的复仇心到了不能抑制的地步，不得不找一个出路。事实上在九月五日到六日之间，皇党真正在盼望八万普鲁士军队就要攻进巴黎城里。

革命是应该防卫的，然而要是内部有皇族和叛徒响应外敌，那么单是赴前线去作战又有什么用呢？革命眼看着就要灭亡了，但民众似乎不能够生存在革命灭亡之后。在这种激动的心境中他们不得不使用一种非常手段。于是九月屠杀便发生了。公社总议事会对于各区的通告说："……我们到前线

去杀敌，却不愿意把那班将要杀害我们妻儿的强盗留在后面。”

巴黎民众的九月暴动乃是自发的；而同时宫廷方面已经筹画好了复辟的阴谋。时势的需要强迫各区，各区强迫公社，公社再强迫丹东（他是司法总长）下令搜索全巴黎，没收皇党与教士家中私藏的军火，逮捕通敌有据的人。立法议会虽然还暗中保护皇族（这件事后来是证明了的），但也不得不屈服。这次搜索发生于八月二十九日深夜。结果搜出了两千多支枪，逮捕了三千人。第二天公社又下令逮捕了更多的人。这些人都囚在监狱里，本来也要经过正式的审判，然而情势变了。

巴黎民众响应公社的要求武装起来，在短时期内公社不顾一切困难居然每天送两千志愿兵到前线去。而这时候立法议会却在八月三十日下令要公社总议事会马上解散，重行选举。公社自然实行抗令，因此民众的愤怒日增。

九月一日敌人的阴谋暴露了。说是当布龙士威克公爵在前线和法国军队作战时，普鲁士王便直向巴黎进发，一旦占领了巴黎，则将同情革命的人全部屠杀；如果不能占领巴黎，则纵火焚毁该城。而且在外省已经有人响应这阴谋了。同日内务总长又发令说，皇党阴谋妨碍粮食自由分布，里昂等处已经受害了。

于是在夜里巴黎公社下令敲击警钟，鸣放警炮，召集正要睡觉的人民当夜齐集在大校场，以便第二日早晨出发。

同时“冲进监狱”的呼声响遍了全巴黎，民众自己聚集在

各大监狱附近。九月二日下午阿巴耶监狱的屠杀开始，又继之以加尔门等监狱的屠杀。① 自二日至六日为止，被武装民众杀死的人不过一千多个（马东说一千零八十六个），其中以教士等居多数。

在九月屠杀之后立法议会即无形消灭。九月二十日法国人民渴望了许久的一个革命的议会即国民大会终于成立了。

国民大会内的议员共分三派：（一）吉隆特党，（二）山岳党，（三）平原党或沼泽党。吉隆特党是右派，他们在议会里却最占势力，平原党也附和他们，内阁也是由他们组织成的，左派的丹东在国民大会成立时即辞去了司法总长的职务。吉隆特党是温和的民主主义者，全是些有教养的学者、政客、有产

---

① 其实巴黎公社并不鼓励屠杀；相反的，公社在二日的深夜曾发命令叫国防军将领桑德尔派兵去阻止屠杀，但国防军不愿听命（事实上他们还是不去的好），于是公社又设法在阿巴耶、拉福斯两监狱，组织临时法庭，由民众选举法官，尽力救护开脱无辜的囚犯。

九月屠杀是一件不义的行为，而且在杀虐狂中又表现了色情狂，如惨杀郎巴儿王妃的举动便是。然而这屠杀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派造成的。丹东对于九月屠杀不负重大的责任，他并不是九月屠杀的鼓动者。那时候是在立法议会与巴黎公社的斗争期内，他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应付两方面，所以米席勒说他狡猾。虽然皇党和温和派攻击他，说九月屠杀是他造成的，一部分的历史家也袭用这种说法，甚至布洛斯也说“丹东是被迫而取此专横的手段”。但我们却知道这并非事实。丹东为人好大喜功。他说过“是我预备了八月十日的事”，同样他又说“九月屠杀是我干的”（见旦纳的《现代法国之由来》第5卷293页及第6卷30页）。其实他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处在被动的地位。吕西的日记里说他八月九日夜里在家睡觉，到了半夜别人来找他出去。但不久他又回家睡觉了。关于九月屠杀他后来也承认这屠杀是没有人力可以阻止的。阿拉的《法国大革命之研究和教训》书中把丹东在九月屠杀中的行动说得很详细。

阶级，他们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新兴的有产阶级的利益。左派是由雅各宾派（如罗伯斯庇尔等）、哥德利叶派（如丹东、马拉等）构成的，① 因为在议会中的座位最高，故称为山岳党；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是这个党的三大领袖。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王权以及贵族阶级、僧侣阶级的权力，废止封建制度，建立共和政治。至于平原党，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政见，而且总是倾向保守派的。他们起先附和吉隆特党，后来在危急时期便离开了吉隆特党而帮助罗伯斯庇尔，最后又把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国民大会成立之后，它的第一件工作当然是处罚背叛国民的君主，制定共和的新宪法来代替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将旧制度的遗迹全部废除。然而这是吉隆特党所不愿做，不敢做的。于是那个已经形成了一大势力的巴黎公社又起来行动，终于支配了国民大会。②

路易十六的审判在国民大会成立后的两个月终于开始了。这在吉隆特党是太难堪的，他们极力攻击山岳党以阻止

---

① 雅各宾派是法国革命党人中的左派，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在雅各宾寺院，故称为雅各宾俱乐部。哥德利叶俱乐部由丹东、马拉、埃伯尔、德木南等于一七九〇年设立，是从雅各宾派分化出来的。其地址在哥德利叶寺院。他们比雅各宾派更为左倾。他们反对妥协，目的不仅在推翻君主政治，还要打倒封建制度。但后来丹东的一派却往右边走了。

② 建立共和政治在当时已经为必然的事实。然而国民大会却还没有建立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决心。"它似乎等着外部的鼓舞。在九月二十一日晚间的会议里这鼓舞就来了！原来它知道当废止王权的法令发布时，民众在街中大呼'共和万岁！'……"（见阿拉的《政治史》）

这审判的实现，但均无效。十二月十一日审判开始，吉隆特党主张判君主以徒刑；山岳党主张判死刑。结果山岳党胜利，路易十六便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断头台上送了命。路易十六死得勇敢，但并非死得无辜，在做了许多背叛人民的事情之后，他的死刑是必然的结局。①

共和国内的社会革新之一大障碍就这样去掉了。据说皇党曾有劫法场的计划，但靠了公社的防备，这计划终于不曾实现。

君主死了，但是革命并不就止于此。革命既以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原理来号召，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必将此三大原理实现才行，所以单制定新法律是不够的，至少必须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改善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把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救拔出来。然而吉隆特党却不愿前进了。②

其实这时候吉隆特党的保皇党的色彩愈见明显了。他们曾有心救过路易，没有成功。在路易十六死后他们以为革命就不应该再往前进了，他们那班有钱的中等阶级本来只是立宪主义者，因了时势的逼迫才变成共和党，现在又害怕起共和政治来，为的是怕民众得势，怕财产被没收，怕特权被剥夺。他们的几个领袖曾梦想过像古代的共和国一类的东西，在其

---

① 皇后于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受革命法庭审判，十六日上断头台。她也死得很勇敢。她的死曾引起一些人的同情，但她的死刑却是罪有应得。她比国王更为人民所恨。

② 在路易十六死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依旧是贫苦日增，生活愈难，巴黎公社在此时期中却能尽心竭力供给民众的食粮，吉隆特党反以此责备公社。

中虽无君主，但人民应该服从富人学者所制定的法律。至于大部分的党员，则是倾向皇党的。①

山岳党中进步的党员则主张先废止封建制度的遗迹，然后平均财产，破坏大田产，把土地分给农人，甚至最贫苦的劳动者也有份。这样在中等阶级秩序之政党与民众革命之政党中间一场大斗争自然是免不掉的了。国民大会便是战场，这时候两个大野心家——吉隆特党的布里索和山岳党的罗伯斯庇尔②便大显其伎俩了。

当时吉隆特党握政权，而山岳党得民心。所以吉隆特党的计划终于不得实现。他们要解散巴黎公社，还想解散国民大会，另行选举一个新议会，凡国民大会的议员皆无被选举权。

吉隆特党与山岳党间的斗争详细叙述起来是很增人智识的，但在这里我却没有时间来详述了。斗争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吉隆特党失败，重要党员死在断头台上。

凡为人民所憎恨的党派是必然会败亡的。巴黎公社与山岳党得着人民的援助来打倒吉隆特党并不是难事。而且在内忧外患日甚一日，革命存危悬于毫发之际这倒是必要的事了。所以各国君主对法国的宣战与夫杜德省的叛变不过是促使吉隆特党早日灭亡而已。

但同时革命也渐渐被引入了错误的路上。三月九日因了丹东的提议国民大会下令成立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法庭，陪审

---

① 他们最后在白色恐怖时期中与皇党合作，即是证据。

② 罗伯斯庇尔在山岳党中并不算是左派，如布里索所攻击他的话那样。其实他是属于稳健派的。

官、检察官、庭长等，皆由国民大会任命。这个法庭后来根据十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正式名为“革命裁判所”。它起初确实使得反动分子胆寒，而保障了革命的安全。但不久就渐渐变为个人的野心与复仇之工具，而成了罗伯斯庇尔屠杀其仇敌的机关，许多真正革命分子就被它送上断头台去了。

吉隆特党的狄木利叶将军这时候又在前线叛变，使法国陷于更危险的境地，吉隆特党的势力渐弱，而山岳党的势力激增。在这种危急的时局中，因为应付当时的需要，一个“公安委员会”① 便于四月六日产生。

公安委员会由十二个委员组织而成，丹东是其中之一，其余的委员都可以说是属于山岳党的。这个委员会有着极大的权力（差不多是独裁的）。公安委员会之设立本来是国民大会取内阁的职权而代之，但不久国民大会反而被公安委员会支配了。在这个时期中丹东是公安委员会的主要人物，一直到七月十日退出为止，都是他一个人在专政。

山岳党的得势便是吉隆特党的失败。而吉隆特党不顾民众利益牵制革命发展之事实又日渐明显，为维持革命计，便必须把他们推翻。所以两党决一死战的时期就到了。新的暴动已经酝酿成熟了。

吉隆特党自然要极力防护自己。在短时期内他们似乎还占胜利，组织了“十二人委员会”，发令逮捕了许多真正的革命分子。埃伯尔也在内。埃伯尔是巴黎公社中的主要人物，而

---

① 公安委员会组织之目的在集中执行的力量：对内，压制一切国民大会的敌人；对外，组织军队抵抗外国的侵略。

且极为民众所爱。"十二人委员会"同时又提议追究各区交出名册，因为不肯交出名册，委员会便下令逮捕干部主席和秘书。

吉隆特党既然对巴黎公社、对民众宣战，那么民众也就用不着客气了。于是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区民众便武装起来包围国民大会。这一次的暴动号称为"理性的暴动"，并没有什么冲突流血的事情。结果"十二人委员会"解散了，但吉隆特党的势力还一样存在。于是又有六月二日的暴动。

在六月二日早晨巴黎民众又武装起来，向国民大会进发。山岳党将军昂利阿带兵包围国民大会，要求把二十二个主要吉隆特党人(这数目后来增加到二十七个)全逐出议会。结果民众得到胜利，吉隆特党的势力完全颠覆。罗兰夫人已先被公社总议事会下令逮捕(罗兰不在巴黎，故未被捕)，其余的主要人物均被逐出议会，禁锢在本人家中。

这些吉隆特党人并未被逮捕，不过受监视罢了，薪俸仍是有的。要是他们安分地坐在家里，那么他们的安全决无危害；然而他们却乘机跑到外省去煽惑攻击国民大会的暴动，所以在七月便被国民大会认为叛徒而加以通缉。

吉隆特党人布里索等二十一人于十月三十一日上断头台，罗兰夫人于十一月八日被杀。她的名字果如加莱尔所说是要历数世纪而存在的。她是法国革命中的一个高贵的殉道者，她的丈夫在卢昂得着她的死讯便自杀来殉她。毕佐与白地翁在波尔多被狼吞噬。加对等也在外省被捕斩首。

平心而论，吉隆特党中有不少人才，他们对革命也尽过大

力，但因为革命比他们走得更远一点，他们赶不上，所以就灭亡了。从他们执政后所做的事看来，我们对他们的败亡① 并无什么遗憾。他们因为想别人的头颅(吉隆特党无时不想杀丹 、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结果反被人杀。罗兰夫人临死时曾说："自由，世间有多少罪恶假你的名义而行！"其实她与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一样都是不大了解自由的。他们一个一个都渐次离开了民众，但都上了断头台，因为背叛民众的人是终于会败亡的。

自六月二日以后山岳党的统治开始了。在其间他们也曾干了一些大事情，便是七月十七日的法令，正式将封建权利全部废止。这当然还是靠着民众的力量，所以后来虽经过几次的反动，这法令的效果依旧得以保存。

山岳党里面有三大领袖，即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其中最为有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憎恨的就是所谓"人民之友"的马拉。吉隆特党以为他是吸血的疯人，历史家马德楞用许多不堪的话来形容他。然而事实上马拉是民众之最忠实的友人。他本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和医生，但后来法国的困苦情形驱使着他参加政治运动，终于变成了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在一七九〇年与一七九一年中间，他看见民众的英勇牺牲还不能颠覆王权，曾感到绝望，说应该牺牲大批贵族的头颅以完成革命。但其实他很仁慈，比当时任何革命者都更爱人民，更忠

---

① 吉隆特党之败亡，是咎由自取。六月二日的那一天里昂的消息传到巴黎。原来五月二十九日里昂的饥饿人民起来反抗，吉隆特党援助皇党恢复了秩序，杀了八百多个爱国者。

于人民。从革命开始以来他就生活得非常贫苦，虽患着不治之病，也不改变生活样式。据说他接连有九个月只喝白水吃面包，留着钱来维持他的报纸。而且他有三年多每天不曾休息过一刻钟。他死后身边只有一张二十五法郎的钞票。在思想上除巴黎公社（埃伯尔派）之外马拉是最和民众接近的，他最能明白民众的要求。自然他也曾犯过错误，有一个时期他极力主张专政，相信专政可以有利于革命，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而且他从没有掌握过政权。他的力量完全在于民众的热烈的拥护。在当时的革命领袖中深得下层阶级敬爱的，就只有他一个，连埃伯尔也不及他。

如果反革命的势力要找一个牺牲品的话，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最适宜的了。于是七月十三日马拉就被一个二十五岁的贵族女子夏洛蒂·哥代刺杀。马德楞把哥代称为“女侠”，其实她不过是一个误入迷途的热心者。她生得极其美丽，性格很可爱，死得也很勇敢，所以亚当·鲁克斯说“与她同死在断头台上是美丽的事”，而且甚至以为她“比布鲁塔斯还伟大”。哥代说：“我杀一个人以救十万人；杀一个匪徒以救无辜的人；杀一头野兽以谋祖国的安宁。”她太自欺了。她不过上了皇党和吉隆特党的当，杀了一个人民之友，一个真正革命分子，以保障有产阶级的权利而已。布鲁塔斯若在，他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总之“一个热烈的、悲歌慷慨的，并充满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情的人”（布洛斯语）死了，哀悼的恐怕不只十万人。哥代在七月十七日上断头台时大概也明白她并不曾救了十万人

罢。而且和她的本意相反，她的刀倒促成了吉隆特党的败亡。

自山岳党独揽大权以后，它的内部的裂痕也就逐渐显著。我在前面说过山岳党有三大领袖，这三大领袖就代表三派：丹东是右派，马拉是左派，罗伯斯庇尔是中间派。左派自马拉死后就由埃伯尔继起做领导者，他们的势力在国民大会以外，如宿墨特、巴协等都属于这派。他们是无神论者，是财产之敌，总是在谋民众的利益。德木南、非里波、塞席尔等是属于丹东派的；而圣芮斯特、古东等则属罗伯斯庇尔派，其实右中两派本来相差无几。两派都是保护财产者，对于社会问题都是很守旧，都是拥护基督教者（实际上丹东本是无神论者，但有个时期他也跟着罗伯斯庇尔去拥护宗教，与埃伯尔派为难）。所不同的是丹东行为很浪漫，重视生活的享乐，对革命渐渐倦怠起来，不赞成恐怖制度，他这一派变成了一个温和的党。而罗伯斯庇尔讲道德、说仁义、严厉刻苦，以正人君子自命，深信恐怖制度，杀人不眨眼。总之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间的斗争是两个野心家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过我们得承认他们争夺政权的目的无他，不过是实现自己的主张以促进革命的完成。

罗伯斯庇尔打倒丹东的第一步就是把他逐出公安委员会。于是在七月十日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国民大会便改组公安委员会，将委员名额减至九人。丹东不在新委员之列，罗伯斯庇尔却登台了。所以自七月十日起在公安委员会里便是罗伯斯庇尔一个人专政。

罗伯斯庇尔不比丹东，他是不怕杀人的，他想得到做得出。现在他是大权在握了，所以他便用权力来摧毁他的一切

政敌。

埃伯尔派是他的一个大敌，他当然要打倒他们。但是他知道这派的力量在巴黎公社，而巴黎公社的力量在各区。所以他不得不先在这方面着手。至于他怎样去限制各区权力，解说起来需要多的篇幅，总之，我们知道罗伯斯庇尔在这方面成了功，他用法律的力量把各区革命委员会变成国家的机关，使之与公社分离。最后借着除去弊害的口实，国民大会又使这些革命委员变为国家给薪俸的官吏，使之隶属于保安委员会，该委员会有任命革命委员之权。这样一来，巴黎的各区及外省民众协会都被国家吞噬了。公社的主要力量从此消失，无法与政府对抗了。

于是公社的代表埃伯尔及其同志五人便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十三日被捕了，公社的检事宿墨特又于十八日被捕。革命裁判所把他们审判了三天，但罪名都是捏造的，在三月二十四日埃伯尔派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皇党和富翁的眼中埃伯尔派的处死是多么快意的事。他们都要来看这“Père Duchesne”① 的主笔怎样去上断头台。那广场竟变成了戏院。“然而人民这天都不出外；贫民非常阴郁而伤心，留在自己的小屋里，他们知道被杀的是他们的朋友。”当他们缺乏食粮、缺乏日用品的时候，别人都不管他们，只有这班人才尽力帮助他们。现在这班人上断头台，而他们却无法援救了（宿墨特死于四月十三日。他是和德木南的妻

---

① “Père Duchesne”：埃伯尔主编的报纸。

子吕西与埃伯尔的女人同上断头台的)。

历史的事实常是如此，民众把专政权交给别人要他们来压制民众的仇敌，但结果他们后来总是用这权力来压制民众自身。所以民众看着埃伯尔派被害之后又来看丹东派的死刑了。

于是三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巴黎：丹东、德木南、费里波、拉克瓦等人一起被捕了。国民大会根据圣芮斯特的报告就发了拘捕丹东派的命令。

丹东派在革命裁判所受审，罪名是：阴谋复辟危害共和国，和以腐败行为破坏共和国。丹东想逞他的辩才激起民众暴动，法官却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一下就通过了死刑判决。四月五日丹东派的重要分子全在断头台上消灭了。

丹东死得很勇敢，自然也死得无辜。他是法国革命中的一个伟大的殉道者。他的最后的话是："把我的头拿给人民看，它值得这样做。"他这人在各方面都是很可爱的，但不免好大喜功，而且过于自信。他对于革命尽过了不少的力，然而后来他因为追不上革命，便有点厌倦了。他以前是敢作敢为，但这时却变成了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而且甚至几乎被皇党利用而不知。他想弄倒罗伯斯庇尔，却被罗伯斯庇尔先发制人，把他和他的同志送上了断头台。①

革命裁判所对于丹东派的控诉当然全是诬告，然而丹东

① 德木南被罗伯斯庇尔利用打倒了埃伯尔派，他的报纸《老哥德利叶》的发刊，是得着罗伯斯庇尔的赞助的。《老哥德利叶》最初的攻击的目标在埃伯尔派，但埃伯尔派一倒，罗伯斯庇尔就动手来打倒丹东派了。

这个偶像是必须打倒的，否则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恐怖制度就无法维持了。所以罗伯斯庇尔不惜用任何手段来打倒丹东，但他不知道杀了丹东，无异乎向人民表示革命完结了。因为在全法国，人只知道丹东是一个永远站在民众运动前面的革命家（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

实际上革命在巴黎公社的实权消灭之日就被专政缢杀了。不过罗伯斯庇尔还在夸耀他的成功。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像一部分历史家所描写的那样坏。他确实是一个正人君子。他的坏处也就在这一点。他在民众啼饥号寒之际专门讲道德、杀敌人，最可笑的是他后来叫国民大会议决神的存在与灵魂不死。

"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拿杀戮来喂我们。"这是巴黎民众对那班讲道德的正人君子说的话。罗伯斯庇尔败亡之预兆已见于此。

在罗伯斯庇尔，道德与杀戮有了奇怪的结合。断头机每天动作，罗伯斯庇尔非常满意。总之在罗伯斯庇尔专政不过几个月的恐怖时间之内，在巴黎共杀死二千七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千一百人都是穷人。这样下去讲道德的人的统治当然不会长久了。

罗伯斯庇尔的颠覆乃是必然的事实，因为他是恐怖制度、雅各宾统治之代表；而这制度如果再继续下去，必然会使法国灭亡。所以罗伯斯庇尔想用恐怖制度来维持革命，但结果却完全毁灭了革命，让反动势力复兴起来。在经过了这许久的骚乱与流血之后，一般人渴望法律与秩序了。于是各右派势

力结合起来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反动"便在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历热月九日)发生。

这一天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里大遭反对派的攻击，使他不能够发言。国民大会下令把他和他的同志逮捕，国防军总司令罗伯斯庇尔派的昂利阿也被逮捕了。

然而罗伯斯庇尔似乎还不是那么容易推倒的，他还有巴黎公社(当然不是从前的巴黎公社)给他帮忙。靠了公社的力量，他们几个都被释放出来，齐集在市政厅商议对付国民大会的办法。

巴黎公社开始准备暴动，但各区再也无心来帮助那班杀害埃伯尔、宿墨特、毁灭了区的自治权的人。而且巴黎民众以为革命已经快完了，公社总议事会所要求他们援救的人并不是人民的朋友。

昂利阿派炮队来包围国民大会，驻扎在格列弗广场，但国民大会并不屈服，宣布叛乱者为叛逆，这消息一传到广场，炮兵便渐次逃去。国民大会又宣布罗伯斯庇尔等为背叛国法。而罗伯斯庇尔等所在的市政厅也被国民大会的军队攻入了。罗伯斯庇尔中了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牙床，他的兄弟从三层楼上的窗里跳下自杀，折断了一条腿。总之罗伯斯庇尔派诸人都被捕了(勒巴自杀，科芬哈尔逃走)。

第二天早晨，罗伯斯庇尔弟兄、圣茓斯特、古东、昂利阿等二十一人同上断头台。押赴刑场时他们一路上饱受反动分子的凌辱。反动完全胜利。革命已经完结了。

我在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也不再叙述下去了，至于有产

阶级在白色恐怖下的狂欢（在二十八至三十的三日内他们共杀了一百零三个山岳党人，而且从七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五月二十日之间共有七十三个山岳党议员被判死刑或徒刑，而七十三个吉隆特党人重进了国民大会）以及两次反对新制度之失败的叛乱计划，即一七九五年五月的运动与一七九六年巴布夫的阴谋，我们可以在许多法国革命史的大著中去搜集资料。总之我们知道从此反动势力一帆风顺，经过了几年战争与骚乱之后，野心家拿破仑终于被时势造成英雄，在一八〇四年做了皇帝。

统观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民众把有产阶级抬上了权力地位，而他们自己却匍匐在新阶级的权力之下。但法国大革命并非完全失败，至少封建制度和王权是被它打破了。它之能够完成这件大工作，全靠人民的力量，而一旦人民的活动受到压制时，革命就衰灭了。当时法国人民不知道这个，又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不免上了一个大当。但这个当决不是上得徒然的。而且法国大革命的已有的成就已足以使我们的文化改变面目了。

路易十六被害的那天晚上有一个马赛人受了刺激地写道："凡是君主都死了！"不错，自那天以来所有的君主头顶上的圆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没有那个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能够生存。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都是在它的余荫之下生活，要是没有它，恐怕我们至

今还会垂着辫子跪在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称谢呢！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后一百多年，到了巴斯底广场上我不由得让感激之泪狂流。

沉　落

《沉落》，一九三六年三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迄一九四八年七月，共印行四版(次)。

序*

我毫不迟疑地给我的第六个短篇集起了这个名字。

《沉默》之后又来一个《沉落》，也许有人以为我真被什么打倒了罢。这《沉落》和《沉默》一样，是不容易被人了解的。

时间总算跑得很快，那个叫做司皮斯的人已经在美国支加哥的墓场里睡过了四十七年。但是在我这却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昨天我重读了《沉默》，似乎又一次听见他在绞刑架上的最后的呼声。的确他"在坟墓中的沉默"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的日子快到了。他那遗言如今堂皇地刻在纪念碑的石座上面，甚至那些到金圆国家去观光的绅士和淑女们也可以看见。作为阿·司皮斯的赞颂者的我的"沉默"，并不是在一切恶的面前闭上眼睛。

《沉落》也是以对于"勿抗恶"的攻击开始的。第一篇题作《沉落》的小说就充分地表示了我的态度。而同集里的中篇小说《利娜》① 也是在同样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水星》第一卷第六期。发表时题为《沉落·题记》。

① 《利娜》已经被我抽出来编在《全集》第五卷里面了。

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硃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

让那一切的阴影都沉落到深渊里去罢！我们要生存，要活下去。为了这生存，我们要踏过一切腐朽了的死尸和将腐朽的活尸走向光明的世界去。

历史不是循环的，是前进的。几千年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我们也要着手去做。将一切存在的和存在过的东西重新来估价——这样做，我们决不会跟着那一切的阴影“沉落”到深渊里去了。

巴　金 1935年2月。

沉　　落*

"勿抗恶。"

这是他常常用来劝我的话。他自然有名有姓，而且提起他的姓名许多人都知道。不过我以为只写一个"他"字也就够了。我并不崇拜名流，为什么一定要人知道他的大名呢？

"你一个人不承认又有什么用？要来的事情终归要来的。来了的事情你更没有办法叫它不来。日本把东北拿走也是如此。我们还是好好地利用时间来做点自己的事情罢。"

他常常坐在沙发上，安闲地抚弄他的小胡子，慢吞吞地这样劝我。

他说的"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却从不曾对我说明。我问他，他也只是支吾地回答。不过有一次他曾表示他现在所做的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只有这一次。

我是一个愚蠢的青年。即使我自己不承认，至少他已经有了这种看法。因为他有两三次惋惜地对我说过，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姓颜的弟子，比得上孔子的颜回，可惜很年轻就死去了。此后再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承受他的学问的人。还有一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号。

方云先，正准备去应庚款留英考试，但是究竟差了一点儿。至于我呢，我当然差得太远。

话虽是这么说，然而他对我还不错，他依旧时常用种种的大道理来劝我，对我谈许多话，告诉我许多事情。

他的朋友不算少，但是很少有人到他家去。我大概是去得最勤的一个了。也常有一些青年到他家去领教，不过去了一次以后就不见再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曾想过几次，我自己也是青年，为什么我却常常去他家呢？其实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也许因为他对我好，也许因为我太好奇。

他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比他年轻。这是第二个了。而且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许多有地位的学者教授都有年轻的太太。他的情形同他们的一样，他和太太间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坏。我不曾看见他们吵过架，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夫妇间缺乏一种真挚的热情，彼此很客气，但是也很冷淡。虽然他当初追求他这位女学生的时候也曾激动过好一阵子，但是现在一切都平静了。他做了她的丈夫。法律上的手续一点也没有欠缺。他依旧是一位很有地位的学者和教授。

太太喜欢跳舞，他有一个时候也喜欢跳舞，但是现在他不常去那些高等华人的跳舞厅了。太太依旧常到那个地方去。他不和她同去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陪伴她，那是有名的历史教授、官费留美生，说起来也还是他的学生，曾经听过他的课。

"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失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

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

我虽然比较能够忍耐，但是也禁不住要生气了；我就不客气地反问他：“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实在的事情呢？你就不算浪费时间！”

他倒一点不生气，半得意半嘲笑地回答道：“我？我做的事情多着呢！我在读书。我整天整夜地读书，思索！比你们都用功！”

我相信他的话。他有着这所王府一般的住宅，而且有一间极华丽、极舒适的书斋，当然可以整天关在那里面。他的藏书的确不少，一个玻璃橱一个玻璃橱地装着，陈列在宽大的客厅和宽大的书斋里。而且每一本书的装帧都是很考究的。里面英文、日文的书不少，中文书也很多。

“我劝你还是多多读书罢。这是很要紧的。一个人少读书是不行的。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埋头读书的人，它用不着那般空喊着打倒这打倒那的青年。我读了这么多的书，还觉得不够。你们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要收复东北，也得靠读书。”他带了点骄傲地对我这样说教。

说到读书上来，我只好闭口了。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听了他的这番读书救国的大道理，我不觉带了钦佩的眼光看他，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

“要宽容，要尊重别人。没有绝对的恶。在我们中国，各

种人都该尊重，他们的努力都是有用的。每个人都该守本分地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应该好好地用功读书，不要管别的事情。你准备毕业后去应庚款考试留学英美罢！”

我听了他的教诲，告别回来。走进公寓里，刚刚打开自己的房门，看见那个窄小低湿的房间，我忽然想起了 Boxer Indemnity Student① 这个称呼（我听见一个英国人轻蔑地这样叫过），不知怎样总觉得浑身不舒服。他竟然拿这个当作我的理想！我对他的话渐渐地起了反感。我看我的小书架，架上只有三十多本破书，而且有几本还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我怎么能够同他相比呢？我没有他那种环境。

“环境算什么？苦学能够战胜一切，学问的宫殿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去。”他常常这样鼓励我。

他的话说得倒漂亮。所有他说过的话都是很漂亮的。他从不去想离事实究竟远或者近。我走出他家的大门，就有点疑惑他的话；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对他的尊敬就动摇了。

有几次我真正下了决心说：关起门读书罢。但是我的房间和他的书斋不同。我虽然关起门，心还是照旧地跑到外面世界去。我阖上书本思索，我的思想却走得更远，而且更大胆，我差不多把他的全部道理都推翻了。我连学问的宫殿的大门也不想伸手去挨一下。

说句老实话，我对他的尊敬一天一天不停地减少。我有好几天，不，一个多月，不到他那里去了。于是他寄来一封信。

---

① Boxer Indemnity Student（英语）：义和团赔款学生。

他的信也有一种独特的格式，不仅格式，而且连字句、思想都像是从几百年前的旧书里抄下来的。他写了许多漂亮的话，无非问我这许久为什么不到他家里去。

为了好奇，也许还为了别的缘故，我这下午便到他那里去了。他的听差素来对我很客气，不用通报就让我大步走进去。

院子里开着各种草花。一个葡萄架搭在中间。我一个多月不来，这里的景象也改变了。在客厅的一角他的太太正在同历史教授亲密地谈话。她打扮得很漂亮，大概新从外面回来或者正预备到外面去。

他们不曾注意到我，我连忙把脚缩了出来。我不去打扰他们。我知道那位历史教授很崇拜她。据说历史教授曾经写了好几首英文诗献给她，有人甚至说过他们中间有着柏拉图式恋爱的关系。这都是可能的，而且很自然的。历史教授相貌漂亮，年纪轻，谈吐又讨人喜欢。这样的人同她在一起是相配的，恐怕连做丈夫的他也没有别的话可说罢。

我走进了他的书斋。他安适地坐在小沙发上，手里拿了一卷线装书摇头摆脑地低声诵着。

“你来了！”他放下书含笑地招呼我。

“一个多月不见，你的学问一定大有长进。这些时候你一定读了不少的书。”

我老实地告诉他：这一个多月里，我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三本书。这使他非常吃惊了。

“那么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年轻人这样不知爱惜地浪费时间，真可惜！”

一个多月不见面，现在我得到他的信来看他，他劈头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便嘲笑地反问道：

"先生，你呢？"

"我么？我最近买了一部很好的明人小品，"他似乎并不觉得我的话有点不恭敬，他很得意地拿起那本书，指着它对我说。"这是一部很难得的书。明朝人的文章写得真好，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部书你不可不看。"他把书递给我。

我把书接到手翻了几页，是个袁什么的日记，我也不去管它，只是轻蔑地摇摇头，把书还给他，不说一句话。

他瞪了我一眼，显然他看出我的态度了。他不满意我，但是他能够宽容，能够忍耐。他依旧温和地、不过带了点责备地对我说："怎么，你们年轻人总是看不起这看不起那的，其实人家事事都比你们强。这样的好书，你们很难有机会读到。你不肯正眼看一下！这种态度不威！"

自然我的态度同明朝人的差得很远，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够宽容，不能够忍耐，我自己也知道。

他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信服他的道理了，便又高兴地说："我还买到一个宋磁花瓶，的确是宋磁，可惜你不懂。"

他这次并不把花瓶给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不能认识它的价值。

"年轻人应该用功啊。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贝真多，做子孙的要是不能够认识它们，这是多么可羞的事。所以我劝你多多地用功。学问是无止境的。年轻人除了用功读书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这样说教，同时他威严

地抚弄他的小胡子。

从前有几次我对他这种话也曾用心地听过，可是如今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顺耳。特别在今天我不能够忍耐。明朝什么宋朝什么已经把我的脑子弄昏了。我生气起来：他为什么要把我找来这样麻烦我呢？我开始明白那些青年到他家来一次就不再来的原因了。

“先生，你要知道我今年才二十三岁！”我忍不住这样叫了。

“二十三岁正是用功的时候。青年时代的光阴是很可宝贵的。”他依旧谆谆地劝导我，他完全不了解我的心理。

“那么我还用得着管明朝人写了什么书，宋朝磁器有什么价值？那只是你们这种人干的事情！”这一次我很不恭敬地说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脸色立刻变了，红一块白一块；宽边眼镜下面的眼睛恶狠狠地望着我；他微微喘着气，嘴一下张开，一下又闭着，好像有话要冲出口，但是又没有能冲出来。

看见一个宽容论者生了气，我倒暗暗地笑了。我起初打算就在这个时候走开，然而现在我倒想留在这里欣赏他的怒容。我知道一个劝人忍耐的人的怒容和明版书一样，人很难有机会见到。

“你去罢，”他挣扎了一会儿，终于叹了一口气，对我挥手道。

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并不移动身子。我甚至更冷静地细看他的面容。

他的眼光渐渐地变温和了。脸上的表情也由愤怒变到了懊恼。

“宽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罢，”我讽刺地自语道。我的眼睛仍然不放松他。

“不用再说了。你将来总会有懊悔的日子，你会明白我的话不错。”

我哪里有耐心去听他的话，我完全在想别的事情。我对他的尊敬这一次就完全消失了。

“你记住我的这些话。你将来会明白。我年轻时候也是你这个样子，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错。你将来也会后悔。你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像在作最后的挣扎似地他还努力来开导我。

我记起来了。别人告诉过我他从前的确写过文章，劝人不要相信存在的东西，劝人在恶的面前不要沉默，劝人把线装书抛到厕所里去。……还有许许多多激烈的主张，而且那个时候他完全用另一种文体写文章。别人的确对我说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不能够相信，我也不把它们放在心上，因为这跟他现在的一切差得太远，太远了。固然时间会使人改变，但是我不相信在十几年里面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跟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然而这一切如今都被他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下巨步究竟是怎样跨过去的！这简直是一个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

我好像在猜谜般地望着他的脸。我想从它上面找出一点年轻时代的他的痕迹。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

这些只告诉我一件事情：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这一次我觉得自己的身子突然伸长起来，比他高了许多。我从上面射下眼光去看他。我想，你自己也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你是在分析我？”他忽然注意到了我的眼光，从这眼光他知道了我的心理。他渐渐地现出了不安的样子。

我点了点头。

“你真奇怪。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说。

“你没有尊敬！你没有信仰！”他加重语气地继续说。“你什么都看不起！什么都不承认！”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已经看出来我的态度引起了他的烦恼，而且使他发现一些从未到过他的脑子里的事情了。

“你完全不像中国人，完全不像！”他略略摇着头烦躁地说。

我看见他的得意与满足给我赶走了，我看见他带着从来不曾有过的烦恼的表情说话，我感到很大的兴趣。

“你完全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你完全不知道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你的思想很奇怪，很奇怪。你不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吃力地说着，一对眼睛在宽边眼镜下面痛苦地转动，脸色由于兴奋变红了。他比平日有了更多的活气。但是我却注意到一个阴影慢慢地走上了他的眉尖，那本袁什么的书无

力地落在地上，离痰盂很近，他却不曾注意到。

“那么你愿意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么？”我挑战般地问他道。我相信他要是知道我这时的思想，他的惊奇和痛苦还会比现在的更大。

“不，不！”他猛省地对我挥手说，他甚至带了哀求的眼光看我。他绝望地躺在沙发上面，显得十分瘦小无力。

“这个人究竟还有点心肝，”我这样想着，就站起来。不再麻烦他了。

我走到门口正遇见他的太太挽着历史教授的膀子有说有笑地走出去，门前停着一辆汽车，两个人进了里面就让汽车开走了。

我站在门前，不觉又想到书斋里面的他，我自己也很奇怪，今天居然跟他谈了这样的一番话。

以后的好几天里面我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他。但是报纸上刊出了他和他的太太的名字。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演讲莎士比亚的悲剧。过了两天他又在另一个大学里演讲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的价值。

关于他的太太的消息更多。譬如她在一个慈善的游艺会里演奏钢琴，或者某要人在什么花园大宴外宾请她担任招待，或者外国某著名文学家来游览，她陪他参观了什么古迹。

从这些消息我便想起这一对夫妇的生活来。这不能不说是很有趣味的事。但是我又想：他不是说过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么？我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

我依旧把他的劝告抛在厕所里。我整天整夜地浪费时

间，不守本分地去做那些非“自己的事情”。

一天上午我在英文报上读到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Student 放洋的消息。晚上我走过一家戏园，无意间遇见了他和他的太太。他们正从汽车里出来。戏园门口挂着大块的戏牌，上面写着李香匀的《得意缘》，我知道他又在陪他的太太听戏了。

他先唤我的名字。我只得站住了，跟他打招呼。

“你知道云先今天放洋么？云先平日很用功，所以有这个报酬。你将来也可以去试试看，”他温和地对我说，很高兴，因为方云先是他的一个得意学生，毕业以后还常同他来往。我在他那里见过方云先，是一个和他同一种类型的人。

我看见他温和地对我说话，好像完全忘记了那一天的事情，我也打算客气地同他敷衍一下。我招呼了他的太太。恰好这时候历史教授来了，把她拥进了戏园。他却站在门口等我的答话。

“你这几天读了些什么书？还是像从前那样地浪费时间吗？”他依旧温和地问我。

我刚要开口，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把我抓住了，我分辨不出是怜悯还是憎厌。我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我粗鲁地回答道：“你知道中国人民还要担负庚子赔款多少年？我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略一迟疑就转身往里面走了。这句话大概很重地伤害了他。

事后我也不去找他。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寄来了一封

信，这封短短的信跟他从前的信不同，里面似乎有他自己的感情，而且带了点忧郁、伤感的调子。他希望我有时候去看看他，不要跟他疏远。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走过他的住宅门前，便进去了。

这天他没有课。他穿了件晨衣躺在书斋里小沙发上，手中拿了一本英文小书，无精打采地读着。

“你来了，很好。”他的嘴唇上露出了疲倦的微笑，把书翻过来放在沙发靠手上。我一眼就看见那是英译本的《契诃夫短篇集》。

他看见我的眼光落在书上，便解释道：“这几天我专门在读契诃夫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是有价值的作品，你也可以找来读读。”

我坐下来，正要开口，一种莫名的憎恨突然把我抓住了。我带了点恶意地向他挑战说：“你喜欢契诃夫，你知道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很像你罢。”

他不自觉地点了点头。但是他又猛省地摇着头说：“不，不！”他用了惊疑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揭发了他的什么不愉快的秘密。

“那么连你也不愿意做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吗？”我这样追逼地问道。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这不是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吗？”

他没有话回答了。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把眼光埋下去，好像故意在躲避我的注意。过了半晌他才抬起头，用一种无力的绝望的眼光看我，口里呻吟般地说："你也许有理。我是完结了。我们这种人是完结了。"

撇开了宋磁花瓶，撇开了袁什么的日记，撇开了公安、竟陵派的小品文，撇开了明朝文人的生活态度，撇开了他念念不忘的"庚子赔款"，他这一次终于说了真话，他自己承认他是完结了。一种严肃而带悲痛的感觉抓住我。我仿佛就站在一副刚闭殓的棺材前面。

"我看不见，看不见，在这个书斋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啊……"他诚恳地小声说，他说话很费力，好像在跟什么东西挣扎。他无力地举起右手指着那些精美的书橱说："都是它们！我只看见这些！我只知道……我只看见过去，我的周围都是过去。……都是死的，都说着死人的话，我也重复说着……"他说下去，声音更像哀号，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看见从他的眼角淌下了泪珠，泪珠在他的脸颊上爬着，他并不去揩它们！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流泪，我的心软了。

"那么你不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我同情地问道。我想，他既然知道他的错误，当然比较容易地改正它。

"改变生活？你说得这么容易！"他痛苦地说。"我是生根在这种环境里面了。我是完结了。我只能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一天，一天，我是愈陷愈深地沉下去了。沉下去，就不能够——"

他忽然闭了嘴，仿佛一阵悲痛堵塞了他的咽喉。他开始

微弱地喘息，眼睛里带着绝望无助的表情。眼泪接连地沿着面颊流下来，爬进了他的时张时阖的嘴，给他吞下去了。

房间里是一阵沉寂。院子里也没有一点声音。这样的沉寂真可怕。好像一切的运动已经停止，这个世界已陷入静止的状态，它的末日就快来了。

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喘息声直往我的心上扑过来，仿佛这个世界里就只有他的喘息，一个绝望的人的无力的喘息，这是多么可怕！空气变得非常沉重，一刻一刻地压下来，逼近来，我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了。我连自己的心跳也听得见，这个房间就像一座古墓。我想他每天每天埋在这里面，听着自己的心跳，读着那些死了的腐儒的著作，怎么还能够保持着活人的气息呢？这时候我对他的将来不能够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一个坚定的、命令般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着：他是完结了，无可挽救地完结了。

他不能够说话。我也不作声，我知道话是没有用的了。我很想走，但是我并不移动身子，我仿佛在等候一个惨痛的灾祸的到来。

不到一会儿功夫，忽然空气震动起来。汽车的喇叭打破了这种难堪的沉寂。我们在房里听得清楚，汽车开到大门口就停止了。我知道他的太太回来了。但是他依旧无力地躺在沙发上，好像没有听见车声一般。

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他的太太穿着一九三三年的新装，满面春风地走进房来，后面跟着那位有名的历史教授。

他看见太太进来，他的脸色马上就改变了，接着举动也改变了。他带着笑脸去应酬她。她是一个交际明星，对丈夫也会用交际手腕，不消几句话她就把他弄得服服帖帖，而且有说有笑了。我没有功夫看这种把戏，就趁这个机会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想到他，仿佛看见他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沉下去，沉下去——于是沉到深渊底看不见了。我只记住他的一句话："我是完结了。"

我也不再去找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他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相信以后除了他的死讯外，我不会再在报纸上或者别的地方看见他的消息。

然而使我非常惊奇的是，过了几天报纸上就刊出他在某大学讲演明朝文人生活态度的消息。接着又看见他写了大捧袁什么的文章。两个多月以后他标点的袁什么的著作出版的广告又在报上登出了。又过了半年的光景，我就听见人说他做了某某部的一个领干薪的委员。这某某部也许就是教育部，不过我没有听清楚。这样看来他大概努力在往上浮，往上浮。但是实际上他却越发沉下去，沉下去了。

他的太太的消息报纸上刊得更多。画报上也常常印出她的照片，下面还附了一些按语。最后一个消息是她跟她的丈夫离婚，同那个有名的历史教授结伴到美国游历去了。这一年正是历史教授在大学里的休假期，他要到哈佛大学去主讲中国史学。

我知道这件事会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也不去管他，我早把他当作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然而又一件使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太太赴美后不到九个星期，他就寄了一张和某女士结婚的通知来；更奇怪的是不到一年报纸上就刊出了他的死讯。事情竟然变化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报纸上刊载了不少哀悼他的文章，好些刊物为他出了特辑，印着他的种种照片。从那些文章看来，似乎所有识字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大家一致地说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大损失。连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也像写哀启一般地为他写了传记。

但是我，我虽然也为他的死叹了一口气，我却不曾感到些微的损失。并且我倒为自己庆幸，那“勿抗恶”的声音是跟着他永远地死去了。

1934年秋在上海。

化雪的日子*

初春的微风吹拂着我的乱发，山脚下雪开始融化了。

化雪的日子是很冷的。但是好几天不曾露脸的太阳在天空出现了。我披上大衣沐着阳光走下山去。

寂静的山路上少有行人。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坡，离城市又近，但是平日上山的人并不多。住在山上的人似乎都少有亲友。他们除了早晨下山去买点饮食杂物外，便不大跟山下的人往来。山居是非常清闲的。

我因为神经衰弱，受不了城市的喧嚣，两个月前便搬到山上来。在这里生活很有秩序。一天除了按照规定的时间吃饭睡觉外，不做什么事情。我喜欢一个人在山路上散步，但是有时候我也喜欢下山去找朋友谈闲话。在这没有一点波涛的安静的山居中，我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

身体一好，精神也跟着好起来。心里很高兴。我觉得心里充满了爱：我爱太阳，爱雪，爱风，爱山，我爱着一切。

充满了这种爱，我披上大衣踏着雪沐着阳光走下山去。

山路上积着雪，还没有融化，不过有了好些黑的脚印。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四号。

愈往下走，看见脚印连起来，成了一堆一堆的泥淖。我爱听皮鞋踏在雪上的声音，总择了雪积得最厚的地方走。沐着阳光，迎着微风，我觉得一个温暖的春天向着我走来了。

我走了一半的路程，刚刚在一所别墅门前转了弯，便看见一个中国女人迎面走来。我一眼就认识她，站住叫了一声"景芳"。我知道她是上山来找我的。

景芳正埋着头走路，听见我的声音，抬起头，答应一声，急急跑过来。

她跑得气咻咻的，脸上发红。她一把抓住我苦恼地说："我实在受不下去了。"

我看她这样子，听她这口气，我不用问便知道她又跟她丈夫吵架了。我想我又得花费半天功夫去劝她。

"好，到我家里去坐坐罢，"我微微皱着眉头对她说。我陪她往上山的路走去。

她跟着我走。在路上她不开口了，我看见她依旧红着脸，嘟起嘴在生气，时时把皮鞋往雪上踢，仿佛肚里有很多怨气不曾吐出来。这一次他们一定吵得很厉害。我心里想：他们夫妇像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吵架的次数愈多，两个人中间的裂痕也就愈大了。

他们的吵架跟平常夫妇间的吵架是不同的。在他们中间从不曾发生过打骂的事情，最常有的是故意板起面孔或者一个人生自己的气给对方看，使对方受不住。有时候他们也针锋相对地辩论几句，但是其中的一个马上就跑开了，使这场争吵无法继续下去。

这样的事情我看得多了。每次，妻子和丈夫都先后到我这里来诉苦。我照例跟他们谈很久，等他们气平了才送出去。但是我始终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事情吵架。据我看来，他们好像是无缘无故地吵着玩。

说他们是一对爱吵架的夫妇罢，可是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坏，都是有教养而且性情温和的人。就拿每次的吵架来说，起初每人对我说几句诉苦的话，以后就渐渐地归咎到自己，怪自己的脾气不好，不能够体谅对方。女的说这种话的时候常常眼里含了泪，男的却带着一副阴郁的面容。有时他们吵了架以后在我这里遇见了，丈夫便温柔地伴着妻子回去。

他们吵架的次数渐渐地多起来，就如同做过的事情又来重做。表面上总不外乎那一套把戏。但是它却把我的脑子弄得糊涂了。我想在这简单中一定隐藏着复杂。事情决非偶然发生，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我想把原因探究出来。

我曾研究过他们两人的性情，但是我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女的似乎热情些，男的似乎更冷静。女的活泼些，男的却比较严肃。不过这也只是表面的观察。

我同这对夫妇的交情不算深，因为认识的时间还不久。但是因为同住在外国，又在乡间，环境使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不过对于他们的过去生活我依旧不很清楚。我只知道他是中等官僚的儿子，夫妇两人都是大学生。他们是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可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

据我看来在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障碍。他们应该过得很

好。感情好。经济情形好。两个人都在读书：男的研究教育，女的研究文学，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冲突。

我始终找不出他们夫妇吵架的真正原因。这一次也找不到一点线索。她的嘴老是闭着。嘴上愤怒的表情却渐渐地淡起来。她走到我家时，她的怒气已经平静下去了。

“什么事情？是不是又吵了架？”我让她进了屋，脱下大衣，把她的和我自己的大衣都挂在衣架上，一面不在意地问她道。

她点点头，颓丧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摸她的头发，呆呆地望着墙上的一幅画。

“为着什么事情？”我坐在她对面，看见她不说话，便又追问了一句，我注视着她的脸，不让她逃避。

“什么事情？”她微微笑了，她显然是拿微笑来掩饰心中的忧郁。她看我一眼，又把眼睛抬上去，做梦般地看墙上的那幅画。头靠在沙发背上，两手托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下去：“老实说，没有什么事情。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想我们这样住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也许应该分开。”

“分开”，我听到这两个字心里吃一惊。我暗中观察她的态度。她是在正经地说话，带着忧愁的神气，却没有一点愤怒。我想她这句话决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她至少把“分开”的事情先思索了一番。

“分开”的确是一个解决争吵的办法。但是到了提出“分开”的问题的地步，事情一定是很严重的了。我心里发愁，老实说，我很不愿意让这一对年轻夫妇分开，虽然我也不愿意看

见他们常常吵架。

“分开?”我微微把眉头一皱，连忙陪笑说，“不要扯得太远了。夫妇间小小的争吵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大家让步，就容易和平解决。我看你们应该是一对很合理想的夫妇。”

“我原也是这样想，”她低声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了这句话。歇了片刻才接着说下去：“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我们中间有一种障碍。”

“障碍？什么障碍呢?”我惊讶地问道。我仿佛发见了一件新奇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她绝望地回答。“这是无形的，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总觉得……”她闭了嘴慢慢地咬着嘴唇皮。我看出来那似乎是浅淡而实在是深切的苦恼像黑云一般笼罩了她的美丽的脸庞。尤其是那一对眼睛，里面荡漾着波涛，我触到那眼光，我的心也开始沉下去了。

“兹生，你一定给我想个办法。我没有勇气再跟他一起住下去了，”她求助般地对我说。

我陷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中了。我这时候很同情她，很愿意帮助她，但我又是她丈夫伯和的朋友，而且我实在看不出他们应该分开的理由。那么我应该为她想个什么样的办法呢?我又不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

“我问你究竟还爱不爱他?”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句话，我这时候只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和好起来。

“我爱他，”她略略停顿一下便肯定地回答道。我看她的脸，她脸上开始发亮了。我明白她的确说了真话。

这个回答颇使我高兴。我以为问题不难解决了。我直截了当地说：

“那么你还说什么分开的话？你既然爱他，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可是他——”她迟疑地说了这三个字。

“他，难道伯和不爱你！不，我想他不会！他又没有别的女朋友，”我带着确信地说。我看见话题愈逼愈近，很想趁这个机会给她解说明白，也许可以从此解决了他们夫妇的争端。

“我不知道。他从前很爱我。现在他不像从前那样了。有时热，有时又冷淡。他常常无缘无故地做冷面孔给我看。譬如今天早晨我兴致很好地要他一起上山来看你，他不理我，却无缘无故地跟我生气。从前我只要一开口，他就会照我的意思做。现在他常常半天不理我，只顾读他的书，或者一个人跑出去，很晚才回家来。他这种态度我受不了。……也许这要怪我脾气不好，我不能够体谅他。我也知道。可是……”她说话时声音很平静，这表示她的脑子很清楚，并不曾被感情完全蒙蔽。但是忧虑使她的声音带了一点点颤动，方才在她的脸上出现过一次的亮光已经灭了。她的眼睛里包了一汪泪。我细看她的神情，的确她怨她自己甚于怨她的丈夫。

我的心越发软下来了。我想伯和不应该这样地折磨她。他为了什么缘故一定要使她如此受苦呢？说他不爱她罢，但是从一些小的动作上看来，他依旧十分关心她，爱护她。说他别有所爱罢，但是他并没有亲密的女朋友。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动。那么是什么东西站在他们的中间，阻止他爱她

呢？她所说的无形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这个，然而我却不能够知道。至少从她这里我是无法知道的。我只得拿普通的道理来劝她：

"景芳，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认真。我想你一定对伯和有误会。伯和决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夫妇间吵架，不过是争一时的闲气。我担保过一会儿你们就会和好起来。"

"兹生，你不知道当初他对我多么好，真是好得很。体贴，爱护，敬重，无微不至。所以为了爱他，我甘愿离开我的家庭，跟着他远渡重洋。可是现在……我知道我在他的心上已经占不到重要位置了。"她惋惜地说下去。她完全不注意我的话。我也明白我的道理太平凡了。这样的话我对她说过好几遍，说了跟没有说一样。

"兹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事真不堪回首。"她渐渐地激动起来，仿佛感情在鼓动她，她无法抑制了。她的话里带着哭声，同时她拿了手帕在揩那正从她的眼角落下来的泪珠。

我的困窘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我找不出话安慰她。但是看见她默默地抽泣的样子，就仿佛也有悲哀来搅乱我自己的心。壁炉里火燃得正旺，不断地射出红蓝色的光。窗帷拉开在旁边，让金色的阳光从玻璃窗斜射进来，照亮了我面前的书桌。我的上半身正在阳光里。房里很温暖，很舒适。然而我的心却感觉不到这些。我只希望伯和马上就到这里，把我从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里救出来。我知道这个希望很有成为事实的可能。

不久伯和的颀长的影子就在我的窗前出现了。他走得很

慢，脚步似乎很沉重。两三天不见面，这个人显得更阴郁了。

他进了房间，照例脱了大衣，招呼我一下，不说别的话，便走到他妻子面前。她依旧坐在沙发上，埋着头用手帕遮住眼睛。她知道他来，也不理他。

他在沙发的靠手上坐下，爱抚地摩她的肩头，低声在她耳边说："景芳，回去罢。"她不答应。他接连说了三次，声音更温和。她含糊地应了一声。

"我们回去罢。不要在这里打扰兹生了。这一次又是我不好。"他站起来轻轻地拉她的膀子，一面埋下头在她的耳边说话。

我明白我留在房里对他们不方便，就借故溜出去了，并不惊动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房里说了些什么话。等我回到房间里的时候，他正挽着她准备走了。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又是一个照例的喜剧的结局。

我祝福他们，把他们送走了。心里想，在这次的和解以后，他们夫妇总可以过五天安静的日子罢。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伯和一个人忽然跑到我这里来。时间不早了。外面吹着风。院子里墙边还堆着未融化的雪。我刚刚读完了一部传记，为书中的情节和文笔所感动，非常兴奋，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对着灯光空想些不能实现的事情。门铃忽然响了。我已经听见了伯和的脚步声。我不安地想，大概在他们夫妇中间又发生了争端。我去给他开了门。

他的一张脸冻得通红。他脱下大衣，便跑到壁炉前面，不住地搓着手躬着身子去烤火。我默默地看他的脸，壁炉里的

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使他显得更为阴森可怕，比风暴快来时候的天空还要可怕。

我的不安不断地在增加。我很想马上知道他的脸所暗示的风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又担心这风暴会来得太可怕，我会受不住。因此我便闭上嘴等待着，虽然这等待的痛苦也很令人难堪。

他转身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猛扑似地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左膀，烦躁地说："兹生，你帮助我！"

我惊愕地望着他，他的一对眼睛圆圆地睁着，从脸上突出来，仿佛要打进我的眼里似的。是那么苦恼的眼光！我被它看得浑身起了颤栗。

"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吃惊地问。在窗外风接连敲着窗户。寂静的院子里时时起了轻微的声音，仿佛有人走路，仿佛有人咳嗽。

"兹生，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你说，你说应该怎么办？我对景芳……"他放松了我的左膀，绞着自己的手指，直立在我面前。

提起景芳，我马上想到了那个穿青色衫子腰间束红带的面孔圆圆的女人，我想到了这一天她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的那些话。我的心软下来了。同情抓住了我。我温和地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坐下罢。我们慢慢地说。"我替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我对面离壁炉不远处，让他坐下来。我们对面坐着，我不等他开口便先说道："伯和，你不应该这样折磨景芳。她至今还爱你。你为什么老是跟她吵架？你就让她一点儿也是应该

的。况且她的脾气并不坏。"我的态度和声音都是非常诚恳的。我想这番话一定会使他感动。

他不住地霎眼，动嘴，但是他等到我说完了才摇摇头绝望地说："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形。"

"那么是谁的错？难道还是她的错？"我看见他不肯接受我的意见，一句话就拒绝了它，因此不高兴地说了上面的类似质问的话。

我的话一定使他很难堪，他的脸色马上变得更难看了。过了一会儿他才痛苦地回答道：

"那自然是我的错，我也承认。她没有一点错。"这答语虽然是我意料不到的，但是我却高兴听它。我想抓住这一点，我就可以解决他们的争端了。我便追问下去：

"你究竟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你既然知道自己错了，难道就不可以从此改过来？"

他并没有感激和欣悦的表情，他只是绝望地摇着头，困恼地说："你还是不了解。"

这句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我简直猜不透他的心思。窗外风依旧低声叫唤。炉火燃得正旺，可怕的火光映红了我们两人的脸。他的脸像一个解不透的谜摆在我眼前。

"我现在尝到爱的苦味了，"他自言自语地叹息说。他埋下头，两手蒙住脸，过了一会儿才再抬起头来。我知道他是默默地在让痛苦蚕食他的心；我知道他的痛苦是大于我所想象的。因此我也不能够用隔膜的语言去探询他了。

"兹生，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他开始申诉般地说。

“我的确爱过景芳，到现在还爱她。我也知道她还在爱我。然而——”他停了停，沉思般地过了片刻，这时候他把一只手压在额上。我也注意他的前额。我看见他额上已经挂满汗珠了。

“然而我不愿意再爱她了，”他突然放下手急转直下地说，态度是很坚决的，仿佛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爱是很痛苦的。从前她也曾使我快乐，使我勇敢。然而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那爱抚，那琐碎的生活我不能够忍受。你知道我的思想变了……”

我只顾惶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我全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

“我有了新的信仰，我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地过日子。我要走一条跟从前的相反的新路，所以我要毁弃从前的生活。”

他像朗诵一般说着这些话，可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他继续说下去：

“然而她却不能够往前走了。她不赞成我的主张。她要过从前的生活。这也许不是她的错。……然而她却使我也留恋从前的生活。她爱我，她却不了解我的思想，她甚至反对它。现在是她使我苦恼，使我迟疑了。”

他叹了一口气。我注意到他说起“她”字时依旧带着爱抚的调子。他虽然说了这些对她不满的话，但是他这时候明明还爱她。这件事情更奇怪了。

“要是她不爱我罢，那倒好办了。然而……我说要抛弃现在有的一切，我要回国，我还要……然而你想她能够忍受吗？她能够让我做吗？‘离开她罢！离开她罢！’仿佛有一个声音天

天在我耳边这样说，然而——”

他的这几个“然而”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但是我望着他那张被深的苦恼笼罩着的脸，听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的奇怪的话，我渐渐地对他抱了同情。同时那个女人的面影却渐渐地淡了下去。

“我天天下了决心，我天天又毁了这个决心，都是为了她！为了爱她！使我长久陷在这种矛盾的生活里。我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我起了抛弃她的念头。然而我没有胆量。永远是为了爱她，我跟她吵过架，然而过了一会儿我又不能自持地求她原谅了。爱把我的心抓得这样紧！”

他不甘心地吐了一口气，伸手在胸膛上胡乱抓了一把，好像要把爱从那里面抓出来一样。

“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想只有让她离开我。于是我故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常常无缘无故地跟她争吵，这只是为了使她渐渐地对我失望，对我冷淡，使她不再爱我，使她恨我……”

他突然闭上嘴，现出呼吸困难的样子，把一张脸摆在我眼前，他的脸越发黑了，在那上面我看不见一线的希望。只有在那双眼睛里燃烧着一种可怕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明白了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看穿了那个谜，但是反倒使我陷在更困难的境地里了。

“我用了这个办法，我折磨我自己，我折磨她。我残酷地吞食了她的痛苦。我全明白。她全不知道。然而这也没有用，只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她依旧爱我。她从不会起分开的念

头。所以我到底失败了。每一次吵架以后我总要安慰她。她使我变得这样懦弱！我简直无法跟她分开！”

他的绝望的呼号在房里微弱地抖动着，没有别的声音来搅乱它。在外面风歇一阵又猛烈地刮一阵。房里渐渐地凉起来。我走到壁炉前加了些柴和炭进炉里。我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老是想着为什么他一定要跟她分开。

“然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须跟她分开，使她去爱别人。然而我又不能够。兹生，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我不能够装假了。我想不到爱会使我这样地受苦。我不要爱！我不要爱！……”

他绝望地抓他的胸膛，好像他已经用尽一切的方法了。他不等我回答就站起来，走到那张大沙发跟前，坐下去，把脸压在沙发的靠手上。

房里静得可怕。外面的风倒小了。柴在壁炉里发出叫声。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我的心被痛苦和恐怖纠缠着，这一晚的安宁全给伯和毁掉了。但是我不怨他，反而因为他的苦恼我也觉得苦恼了，虽然我并不了解为什么爱一个女人却不得不引起她的恨。

“伯和，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断绝她的爱，一定要跟她分开？你们就不可以再像从前那样和好地过日子吗？你应该仔细地想一下！”我终于掉转身子对他温和地劝道。

他一翻身站起来，眼睛非常干燥。他争辩地说：“这不行！这不行！我要回国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留在这里过这种矛盾的生活！……”他绞着手踱了几步，突然跑过来，

抓起我的膀子，激动地说："兹生，我告诉你：我们打掉了一个孩子。现在是第二个了。她不肯。这一次她一定不肯。你想我应该怎么办？"他的眼光逼着我，要我给他一个回答。

这番话来得很突然，很可怕，我从前完全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却更同情景芳而更不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他的举动太不近人情，我便带了点气愤地说："她的意思是对的。这是她的权利，你不能够强迫她。"

"然而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都是牺牲者，"他并不因为我的话生气，他只是这样辩解道，他的声音渐渐温和，不像先前那样地激动了。"我自己也是很痛苦的，我的痛苦比她的一定还要厉害。兹生，我希望你了解我，我并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看我挣扎得多么痛苦！我简直找不到一个人来听我诉苦！只有你！景芳完全不了解我。我不能够对她说明白。"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自语说："我现在尝够了爱的苦味了。"他把身子伸直起来默默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要使我看明白这个颀长的身子里装了多大的痛苦。

听见他这些话，我越发莫名其妙了。我也是一个遇事不能决断的人，一个懦弱的人。我时而同情景芳，时而同情伯和。我很早就想找一个办法来解决他们夫妇的争端，可是如今伯和怀着这么痛苦的心来求助于我，我却毫无办法了。我只是困恼地在我的枯窘的思想中找出路。

"兹生，我问你，你老实说：你喜欢景芳吗？"他默默地踱了一阵，忽然带着一种异样的表情，走到我身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了上面的话。

我茫然地点着头。我的确喜欢景芳，而且自从他给了她这许多苦恼以后我更同情她了。我看见他的眼睛忽然亮起来，他脸上的黑云也有些开展了。我的点头会使他这样地满意，我想不到。但是一瞬间一个思想针一般地刺进我的脑子。我恍然地明白他的心思了。我像受了侮辱般地跳起来，气愤地责备说："你会有这种思想！真是岂有此理！"我对着他的脸把话吐过去。

他退了两步，忧郁地微笑了。他分辩道："你为什么要生气？我是出于真心。我并不是疑惑你。"

"你去掉这种古怪思想罢。我劝你还是回家去同景芳好好地过日子，不要自寻烦恼了！"我压下怒气最后劝他道，我疑心他要发狂了。

这一下又使他突然沉下脸来。他颓丧地落在沙发里埋下头坐了半晌。于是他站起来，失望地说："我走了，"便拿起大衣披在身上开门走了。

我没有留他，默默地跟着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把门一拉开，一股冷风吹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我耳里只听见风声。我想挽留他，但是他赌气走了。

我心里很难受，觉得不该这样对待他。我知道他是怀了绝大的痛苦来求助于我，我却给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把他遣走了。

我懊恼地走回到沙发前面，坐下去，无意间抬起头，看见了墙上那幅题作《母与子》的名画，就是景芳今天常常看的那幅，画上一个贵妇人怀里抱了一个两岁多的男孩。这又使我

想到景芳的生活，使我越发同情她，使我为她的处境感到苦恼。但是一想到伯和的那个古怪的念头，我马上又把景芳的影像赶出我的脑子去了。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好觉，而且做了奇怪的梦。第二天我很迟才起来，觉得头昏。我勉强支持着下山去看伯和夫妇。

天气很好，温和的太阳照着山路，雪除了几处冻在树脚和墙边的以外都化尽了。路是干燥的。我扶着手杖慢慢地走着。下了山到了伯和夫妇的家。

伯和病在床上，景芳在旁边照料他。他们露出比往日更亲密的样子。

伯和的病很轻，景芳说是因为他昨晚在外面喝醉酒，冒着风到处跑了半夜而起的。她似乎不知道他曾清醒地到过我家谈了那许多话。他一定不曾告诉她。现在躺在病床上他更容易哄骗她了。其实不仅是她，便是我，看见他对待她的神情，我也疑心他昨夜是不是到我家去过。

我自然为他们夫妇的和好感到欣慰。我在他们家里停留片刻。他绝口不提昨晚的事情，一直到我告辞的时候，我还看见他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我回到家里，仔细地想着这一对夫妇间的种种事情。我想解决那个谜，但是愈想下去愈使我糊涂。我的头在痛了。

我的神经受到这些刺激以后身体又坏下去。我在家里躺了十几天不能够出门。等我病好拄着手杖下山的时候，已经是晴朗的仲春天气了。

伯和夫妇并不曾来看过我的病。在我的病快好的时候我

接到他们两个署名的一封信，是从马赛寄发的，说他们已经买了船票，就要动身回国了。

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们一封信，我不知道他们在国内干些什么事情。只是在我感到寂寞而无法排遣的时候，我还常常想起这对年轻的夫妇，还诚心地祝福他们。

四年以后的夏天，我在法国南部海边的一个城里过暑假。

我常常到海边去洗澡，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在这里只有几个中国人。因此我有一天在沙滩上碰见的一对带着一个男孩的中国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对夫妇刚从水里出来，还穿着浴衣，女的手里牵着孩子，走到一把伞下面躺下了。她在跟孩子讲话。我看见那个女人的身材和相貌很像我的一个熟朋友，连声音也像是熟人的声音。我好奇地走过去看她。她正无意地掉过头来，我看清楚了她的面庞，不觉惊喜地叫道："景芳！"

那个女人连忙跳起来，跑到我身边，高兴地叫着："兹生！原来是你，想不到你还在这里！"她含笑地紧紧捏住我的手。

她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人更健壮些，活泼些，快乐些。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给我一个信？那是你们的孩子吗？"我快活地望着她的健康色的脸接连地问道。我又指着那个男孩，他正向我们跑来。

"两个多月了。来这里不过几天。让我带宝宝来看你。"她回转身去接了他来，要他招呼我，给我行礼，这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很像他的父亲，尤其是一张嘴和一对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头，说了两句话，想起他的父亲来，很奇怪，伯和为什么不过来招呼我，却躲在伞下面睡觉，便说："我们看伯和去！"

她不说什么，陪着我走到伞旁边。那个男子马上站起来迎接我们。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我痴痴地站在他面前，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这是我的丈夫，"景芳在旁边介绍说，她还说出了那个人的姓名，可是我却没有心思听了。

我说了几句应酬话，就告辞走了。我要求景芳陪我走几步，她没有拒绝。在路上我问她伯和的消息，她说不知道。她不肯说一句关于伯和的话。我问她伯和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上，她也说不知道。但是我暗暗地注意她的脸部表情，我知道她这时心里很痛苦，我也不再追问，就跟她分别了。

那个男子是年轻的，温和的，健壮的，颀长的。景芳同他在一起大概过得很幸福。我想，不管伯和是活着或者已经死亡，假若他能够知道景芳现在的生活情形，他一定很放心，而且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1934年秋在上海。

神·鬼·人

《神·鬼·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七年三月，共印行十一版(次)。

神是人造出来的。——白尔若纳克。

你看见过一个鬼吗？"不，我没有见过，但是我的祖母见过。"那么你看，我的情形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没有见过一个，然而我的祖母到处都碰见鬼。我们因为相信祖母们的诚实，我们便相信鬼的存在。——司丁纳。

人是刚被发见出来的。——布鲁诺·包尔。

人对于人是至高的存在。——费尔巴赫。

只有人可以说没有神罢。——沙都布里昂。

人已经解放了他自己，他已经摆脱了兽性而成为一个人了；他已经用科学和反抗的行为，即是说用思想和叛逆，开始了他的显明地人的历史和发展。——巴枯宁。

那么让我们从神和鬼的领域走向人的世界去罢。

序

做小孩的时候，在那座空阔的衙门里，我也曾跟着母亲拜过神。母亲告诉我，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大公无私的。

一对蜡烛，一炷香，对着那一碧无际的天空，我跟着母亲深深地磕下头去。向着那明鉴一切的神明，我虔诚地祷告，我求他给每个人带来幸福，带来和平。我求他让我看见每个人的笑脸，我求他不要使任何人哭泣。

然而神似乎不曾听见我的祷告。神的宝座也许是太高，太高了。

在我们那所空阔的公馆里，我看见了死。死使我了解了恐怖，死使我了解了悲痛。死带走了一些我所爱的人。死甚至带走了爱我而又为我所爱的母亲。

在狂风震撼玻璃窗的夜晚，一个年老的女仆陪伴我，她给我叙说鬼的故事。她使我相信人死了就变为鬼。她使我相信在鬼的世界里正义统治着一切。她使我相信人间的苦乐祸福在“阴间”都有它的因果关系。

一到黄昏时分，鬼的世界就开始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人告诉我，花园里面桃树下每天傍晚都有两个女人搭了梯子在爬。

人告诉我，有人半夜里在厕所旁边撞见了披头散发吐出长舌的吊死鬼。人告诉我，有一个小丫头听见后花园里的鬼叫。

家里念经，超度母亲，和尚来布置了经堂，悬挂了所谓“十殿”的画像。全是些那么可怕的残酷的图画。站在这样的鬼的世界跟前，我痛苦地闭了眼睛。

从那时候起我懂得了害怕。我开始怕鬼了。

在这个敬神怕鬼的环境里我继续活下去。我是一个胆怯的笨孩子。我尊敬一切，我害怕一切。

一只大手意外地伸过来，抓住我投进了生活的洪炉里面去。在烈火中间我的眼睛渐渐地睁开了。

压迫，倾轧，灾祸，苦恼，眼泪……在我的周围就只有这些东西。我看不见一张笑脸，我就只听见哭声。

我祷告神，我相信神的公道。我害怕鬼，我相信阴间的报应。

然而神的眼睛闭着，鬼的耳朵也给塞住了。我看不见公道，而报应的说法也变得更渺茫了。

我的孩子的心渐渐地反抗起来。

不知道有若干次，绝望的悲愤压住我，我一个人在漆黑的深夜，圆圆地睁着眼睛，大步走进花园里去。我说我要去找寻鬼，让它带我去看看鬼的世界。

花园里只有黑暗和静寂。我听不见任何的声音。甚至在桃树下，在假山后面，那里也只有死沉沉的静寂。一切都死

了。鬼也死了。神的公道也死了。

我渐渐地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尊敬。于是我不再崇拜神，也不再害怕鬼了。

我认识了一个东西，相信着一个东西——我自己：人。

我还在这个生活的洪炉里面。我的孩子的心给烈火锻炼着。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胆怯的笨孩子了。

火燃着，熊熊地燃着，就没有一刻熄灭过。火烧焦了我的筋骨，火熬尽了我的血液。然而我长大了，成人了。

火烧完了我的尊敬，火烧尽了我的害怕。火烧毁了神，火烧死了鬼。火使我完全忘记了过去。这可祝福的生活洪炉里面的烈火啊。

我自由了，我摆脱了一切过去的阴影而自由了。我第一次完全明白我是一个人。我开始努力像一个人的样子而活着。

站在这坚实的土地上，怀着一颗不怕一切的心，我是离开从空虚中生出来的神和鬼而存在了。

我是一个人。我像一个人的样子用坚定的脚步，走向人的新天地去！

巴　金 1935年10月。

神*

—— 一个人写给朋友的信

朋友：

我已经到了横滨了。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那天你把去什么地方休息的话向我提起，要不是你把这个叫做长谷川的朋友介绍给我，那么我绝不会找到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做我的寄寓的。在这里我过得很舒适。我的生活就像一片风平浪静时的湖面，真是看不出一点波动，不过却有一点寂寞。这寂寞有时像是很淡，有时又是很深；有时候我很能够忘掉一切地享受目前这一刻闲适的光阴，有时候却又无聊得没法排遣。想到我们在东京寄宿舍里的那些热烈的论辩，有时三五个人快活地差不多谈到天明，那些时候我的心里就像起了狂涛巨浪。但如今我却觉得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是啊，昨晚在梦中我还和你们热烈地讨论那些激动着我们年轻的心的社会问题呢！

今天是我到这里以后的第四天，我给你写这封信，因为现在又是寂寞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了。这寂寞在我心上就像定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一号。

炸弹似地横在那里，倘使不把它马上搬走，我怕它会突然地爆炸的。啊，你们那里想必仍旧是那波浪掀天的海洋，我这里却如一沟死水！所以我一遇到寂寞的时候，不管是早晨，白天，晚上，我就马上拿起笔给你，给你们写一些话。放下又写，写了又放下，像这样地写下去，或许会写到几天几十天也未可知。

一切正如你所想象，省线电车按时到了站。我提了简单的行李走出车站去，毫不麻烦地雇了一辆汽车，一直把我送到长谷川君的寓所。

长谷川君的寓所在一个山坡上，汽车上不去，车夫给我指示了方向，就让我独自提了皮箱走上山去。虽说是山，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低的斜坡，上去并不费力。我按着番地① 寻去，居然毫不费力地寻到了，就是在山脚下望得见的那所精致的小屋。篱笆门上钉着写了长谷川君的姓名的木牌。

长谷川君是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每个月收入不会超过一百元：你是这样告诉我的，据我看来也是如此。但是他的生活情形却比我们那里乡下财主的好得多。这所精致的小屋便是他自己花钱造的房屋。

在这山坡上，走过二三十级水门汀筑的路，便到了长谷川君的寓所。两扇篱笆门半掩着，我放下皮箱轻轻地推了一下门，门上的铃子便像玩具似地响起来。屋里起了脚步声，一个

① 番地：日本街道门牌的号数。

女孩的清脆的声音问着是谁，接着就有人拖了木屐跑出来。是一个六七岁光景的女孩，穿一身蓝绒线编织的洋服。我正要向她问话，但马上看见在她身后出现了一个穿和服的光头的中年男子，我想一定是长谷川君了，便打个招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

"早接到某君的信了，正挂念着什么时候来呢！凑巧是星期日，所以在家里。真是失迎了，对不起，请进来坐。"他的瘦长的脸上露了欢迎的喜色诚意地说了。"还有行李呢，"他说着便出来拿了我的皮箱，让我走在前面，他跟着，进了玄关①。他放下皮箱，请我在廊下把皮鞋脱了。然后我们经过一条廊子进了那六铺席宽的客室。

进了客室，长谷川君拿了两个座蒲团②，对面放着，说声请坐，却对着我叩起头来。行了礼我们便盘起脚坐下了。我们刚说了两句应酬话，先前跑开了的女孩，却跑来躲在通内屋的纸障子③后面，偷偷地和另一个穿红洋服的三四岁光景的小女孩说笑，给父亲看见也被叫出来叩了头。那个小女孩却害羞地笑着跑开了。接着长谷川君的夫人也出来叩了头，同时刚从她手里放下来的几个月左右的婴孩就在内屋里放声哭了起来。

这样我便和长谷川君的全家认识了。而且很快地我就同他们相熟了，开始做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

① 玄关：日本房屋的正门。

② 座蒲团：日本的坐垫。

③ 纸障子：日本人分隔房间的纸屏门。

就在我初到的那天，长谷川君和他的夫人略略商量了一下，便把我引进了客室旁边的一间四铺半席的小屋，这是一间颇精致的书房，有玻璃书橱，有写字台，有藤椅。

"这也算它做书房呢。从前晚上也常常在这里用过功的。现在因为脑子不好，已经有几个月不读书了。"说着他便把写字台旁边的白布窗帷拉开，露出了半掩着的两扇西式窗户，开了窗正和在客室里推开正面的屏门一样，山下的景物豁然映入眼帘来。红色和灰色的平房屋顶像模型似地，稀疏地，一排一排地摆在那里，这中间夹杂了一些长春的绿树和红叶树，另外还有高耸的电杆。在房屋与房屋之间还隔了路，隔了大街，大街上安闲似地、断续地往来着自动车① 和电车，再过去还有山，还有海。甚至还看得见轮船在海的碧波上慢慢地走动。

当第一天我站在大开着的客室的屏门前，通过了庭前小园望着山下的奇丽的景物时，也曾被这新奇的眼界迷惑住。我想到以后我每天、每天都能够随意地看这些景物，快乐就抑制不住地从心里升了起来。在书房里往山下看时也有这感觉。

"你若不嫌弃这屋子，就给你做睡房怎样？"长谷川君趁着我望山下的时候，这样谦逊地说了。他似乎以为委屈了我，其实我却非常满意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这间精致的小书房便做了我的屋子。虽然是寂寞冷静，但比起寄宿舍来，这屋子究竟舒适多了。长谷川君马上把角落里放着的神橱搬了出去，移置在客室里放菊花盆景等等东

① 自动车：日本话，即汽车。

西的"床间"① 上，再把书房略略收拾一下。晚上长谷川夫人抱了被褥进来，摊开在地上，布置得很妥贴。他们夫妇又说了"请安息"一类的话，让我独自睡了。

关了门，灭了灯，一个人躺在被窝里，想到这一天的新奇的经历觉得有趣，同时长谷川君的和蔼的长脸不觉地浮现在我的脑里。这张脸无论从各方面看来都像是我们那里的人的脸，而且是一个忠厚老实人的脸。

正在这时候，黑暗中从客室里传来了长谷川君的念经的声音，是《南无妙法莲华经》一类的声音。从这里通到客室的廊前的雨屏② 已经早拉出来关上了，客室里的灯光不会透过雨屏到我这里来，但声音听来却是很清楚的。

这事情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因为先前已经惊讶过了。这天吃晚饭的时候，长谷川君表现了他的惊人的饭量。同时他微笑地给我解释说："你看我像个饭桶罢。其实本来也不是这么能吃的，只因半个月前绝了三天食，以后食量就大大增加起来。"

"绝食，为着什么?"他的解释反而把我弄糊涂了，我感到兴趣，便问道。我还以为他是参加了什么劳资的争议，或者什么样的同盟绝食。

"这是宗教上的绝食呢，一共三次，每次三天，如今算是完成了，"他得意似地说，脸上仍然保留着他那和善的微笑，但这样一来却把事情弄得很平常了。不过也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

---

① 床间：日本人家客厅内挂字画、放花瓶等的地方。

② 雨屏：遮雨护窗的木板。

外。我只是唯唯地点着头，心里有点惊讶和失望。我记得仿佛你对我说过长谷川君有着自由思想的话。那么你错了。

“从今年四月来，就是我那第三个孩子刚出世后不久，我开始信奉了日莲宗的佛教，念《法华经》，陆续地进行了三次绝食，因为凡心很重，到现在才把预许下的三次绝食完成了！”他虽然还是谦逊地说着，但从他的和蔼的面颜上，我看出了胜利似的喜悦。

他伸手摸摸前额，又接着说：“起初脑子痛得厉害，现在慢慢地好起来了。说是《法华经》的力量呢！”我这时候注意地看他的脸，这的确是一个虔诚的信教者的脸。我除了默默地点头外不能说什么话了。这些时候带着和顺的面颜跪在旁边给我们盛饭菜的他的夫人，也感激着神恩似地虔诚地微笑起来。

这是傍晚的事，如今在被窝里却很明显地想起来了。对于这样虔诚地信奉宗教的事我却感到一点滑稽的心情。这似乎是很失礼的，但我确实也想过一番。这其间女人的声音开始响起来了。这不用说是太太也在念经。于是这位被家事折磨到未老先衰的女人的和顺的面颜又在我的眼前荡漾了，无意间想起了我们在一起读过的志贺直哉的叫做《到网走去》的短篇小说。虽然这位太太的境遇比那小说的女主人公好一点，但终于是落在旧式的日本女人的命运里呢。正如我们在中国常说的，日本女人的生活里的重负，单是从她们背上的包袱似的带子就可以看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在被窝里睁开眼睛，屋子里还不很明亮，时

间大概还很早。但长谷川君的念经的声音就已经在客室里响起来了，除了《南无妙法莲华经》一类的话以外，还念起《如来修练品》的经文。我再也睡不着，要起来又觉得太早，在被窝里觉得无聊，就静静地倾听着念经的声音，拿这来作消遣。这时四周非常静，那唯一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仿佛长谷川君将他的一切都放在声音里面念出来了。我只顾细细地玩味着，起初觉得那是虔诚庄严的祈祷，但渐渐地就开始明白那是什么悲苦一类的申诉、呻吟了。

这发现在我是很平常的，但在长谷川君自己恐怕却不能够意识出来罢。念经的声音是那么单调，听得我不觉又沉沉地睡去了。等着我再醒过来时，念经的声音依旧那么单调地响着，好像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变动。但阳光已经透过那一段不曾被窗帷遮掩住的玻璃窗射进来了。于是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长谷川夫人来把雨屏一扇一扇地装进屏箱里去。这是从声音里分辨出来的。等我穿好那位太太昨晚给我预备好的和服出去洗脸时，廊上正摊开一片金黄色的阳光，几盆盛开的菊花在那里沉醉似地给晓风微微吹动了。

而将这景象视若无睹的长谷川君还跪在神橱前面闭了眼睛在念经。这事情一直继续到吃早饭的时候。那位太太却背负了婴儿一迳在厨房里做事情。我们吃完早饭，等着喝茶的时候，她却用那剩下的酱汤匆匆地吃了饭，连忙来给婴儿喂奶。

“晚上早上都念经，吵闹着你不能好睡罢，”在另一天的早

饭后长谷川君拿起壶给我斟了茶，忽然抱歉似地带笑说了这样的话。

"哪里的话？我睡得很好！"我笑着回答。其实妨害安睡的话我渐渐也觉得是有点真实的了。但我在这里已经过分地承主人厚待了，还能够再进一步要求什么呢？何况那又是宗教上的事情。所以我不但不说真话，反而加上了一句："难得你这样诚心！"虽然自己也觉得这话有些勉强。

"哪里说得上诚心？这不过是开始呢。已经得了不少的好处了，别人是这么说，自己也相信着。只是担心自己凡心太重，站不住脚跟，所以很想磨练磨练呢！"他又谦虚地笑了，这微笑里含了一点受过人夸奖以后的得意，但我在旁边冷眼看来，却又隐约露出了一点痛苦的表情。

我本想用话去试探他，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只得含糊地答应着，一面端起茶来喝，觉得茶里面白糖放得太多了。

"味道真好，好极了！"他满足似地喝完了一杯茶，又斟满了第二杯，同时拿了壶过来给我斟。他把壶放回到烧着练炭的火钵①上以后便这样称赞地说。

"是 lipton茶② 吗？"我无意地问道。

"不，lipton 茶太贵。这是三井洋行的呢！味道也不坏。可是我们常喝它，把钱全让资本家赚去了，却有些不甘心，"他这样说，脸上依旧露着笑容，好像这话是不经意说出来的。但在我却有点吃惊了。显然是他从前常有这类的思想，这样的

---

① 练炭：日本的煤饼；火钵：日本的火盆。

② lipton 茶：锡兰红茶。

话他一定常常说过，所以虽然同他现在的信仰不相称，但也无意地从口里露了出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觉得。

“三井、三菱，都是日本的大财阀，还有住友等等，”长谷川君喝完了第二杯茶，又这么地加了一句，笑容始终留在他的脸上，但是我仿佛从这笑容里看到了苦涩。我也不再说什么话，我想我现在更了解他了。他喝好茶便匆忙地换上洋服到办事的地方去了。

这天晚上我回到书房里，寂寞地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走了两转，又听见长谷川君在客室里念经的声音。我带了一种侦察似的心情，站在玻璃书橱前看里面的山也似地堆着的书籍。这个人读过的书也不算少呢。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卢骚、雨果、左拉诸人的作品全有！各种西洋的文学名著，以及日本文坛上有声望的文学家的集子都明显地摆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些文学史、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方面的书籍。其他社会学、哲学方面著作的译本和日文的原著也有一些，都杂乱地堆在最下的一层。在这些书里面我看见了日本的幸德秋水、大杉荣、河上肇、米田庄太郎诸人的名字。我不能再往下看去了。这些书似乎都带了嘲笑地望着我。我有些糊涂起来。我禁不住要问：那个熟读了这许多书的人和这时在客室里虔诚地念经的长谷川君怎么能够是一个人呢？我找不到回答，随便取了一本书来翻看，那是左拉的小说《巴黎》，书后空白页上还写着“大正某年某月读毕，很受感动”的话，大概是在大学生时代写下的罢。我手里拿着

这本书，不仅觉得寂寞，而且有点感到悲哀了。

长谷川君念完经后端了茶盘走进我的屋子，将茶壶放在火钵里铁架上面煨着，然后在火钵旁边坐下来，带了抱歉的样子闲谈似地说："方才吵着你了。这里白天是孩子闹，晚上我又念经，真正对不起。现在又在用功么？真是好学的人啊！"

我这时候正在给你写这信，就放下笔来，应酬般地回答道："哪里的话？你太客气了，因为有些寂寞，所以拿写信的事作消遣！"

"那么请过来坐坐，烤烤火。"他另外放了一个座蒲团在火钵旁边，指给我。我便在那上面坐下了。

"天天这样地念经，这事情你会觉得可笑罢。信了这宗教还是不久的事，以前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呢！哈哈！"他带笑地说了。

我唯唯地应着。

"你或者以为这是迷信之类罢，其实这并不是，我得过了不少的益处呢！关于神通力的话是一定可靠的。这神通力可以知道过去和未来。譬如你还没有来这里以前，我就梦见过你了，样子和现在的你完全一样，这是神告诉我的呢！"他庄重地解说着，但这时候茶壶里的水在火上叫出声了，把壶盖推着向上面跳动。他便闭了口把茶壶拿下来斟了茶，慢慢地把茶杯端到嘴边喝着。

这些时候我只是唯唯地答应着。我却一直在暗暗地观察他的脸色，不知怎样我总觉得在那庄重与和蔼的表情下面隐

藏得有惭愧和悲哀。"以前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呢!"这一句话很有意义地在我的耳边响着。那么正和左拉的《巴黎》里的教士相反,他是从无神论走到神的面前,而且虔诚地跪下来了。

"这事情怎么是可能的呢?"我端起茶杯喝着糖水一般的红茶时,心里这样地想了。记得我跟你分别时曾说过想发掘人性的话,那么我不妨先从这位长谷川君动手罢。我总得想个法子把这个人的心挖出来看一看。

"这么多的书呢!"我故意指着书橱对他说。

他略略一看,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马上就把脸掉开了,低声回答道:"说来惭愧,这些书大半都曾读过,但如今完全忘掉了。读书原也是苦事。"他歇了歇,好像在回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似的,但以后又突然用坚决的声音说:"神告诉我不必再读书了,说是有神通力以后不读书也可以著书呢!"在这一刹那间他确实相信他自己的话,这是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来的。

他似乎觉察出来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或者他甚至以为我还是把它当作迷信看待,他便不再说那一类的话了。在我们两人中间经过了一些沉默的时候。大概因为觉得寂寞难堪,他便找出话来说了。

"对你这生活很羡慕呢!自己被家庭累着了。近来经济方面又很窘。因为前些时候为了宗教上的事情花去了三百多元!但是想买一个像样的神橱的愿望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实现!"

说是受窘,说是抱歉,也不恰当,我这时候真正把握不住

他脸上的表情了。但我依旧唯唯地应着。

"我的女先生有一个神橱很不坏，价值在百元以上。总是惦记着什么时候我也得买一个那样的神橱呢。这位女先生，就是因为她我才信了这宗教的，她不过是小学毕业的程度，但她运用着神通力便能够知道过去和未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啊，啊，"我也诧异地响应了，但我所诧异的是另一件事情。

最后茶喝光了，话也说得够了，他便站起来说："又把你打扰了，请休息罢，"深深地俯下头行了礼，然后端着茶盘出去了。这之后不久，他的声音又在客室里响起来。声音是那么响亮，起初念着《南无妙法莲华经》，后来就敲起木鱼念起《如来修练品》的经文来。

我继续给你写信，但这其间念经的声音渐渐地变得可怕了：不再是清楚的一个一个的字音，却只是含糊的、舌头旋转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高，就像有人在呕吐。呕吐之后又是喘息，因为声音又变为急促的了。中间还夹杂着几声咳嗽。我疑惑也许长谷川君突然受到什么急病的袭击罢，正在吃惊着。我拉起窗帷，推开窗户，伸出头去往外面看。廊前的雨屏关得紧紧的，我看不见客室里的景象。但是我隐约地听见了长谷川夫人念经的声音。于是一切都变成明白的了。这时候对于为了取悦神不惜做出这种痛苦的声音来的长谷川君（他自己是这样想着的罢，我却以为他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在和那狂涛

似的凡心苦苦地搏斗呢！），我深深地感到怜悯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长谷川君依旧匆忙地去公司办事，因为他把早晨最好的光阴全献给神了。

我在家里同芳姑儿玩了一些时候。芳姑儿就是长谷川君的五岁多的女孩。我初到的那天最先看见她，现在她同我已经很熟了。还有一个三岁多的喜姑儿，就是那个穿红色洋服的小姑娘，她也喜欢同我接近。喜姑儿的眼珠子真黑得可爱，脸也是那么圆，是个完全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有她自己的世界。芳姑儿却是个长得很秀丽的姑娘，而且是惊人地显得早熟了。在体格上，举动上都像是七岁的孩子。她已经很懂事了，除了遇着不如意事就伏在席子上呜呜的暗泣外，别的方面都能够给母亲帮忙，有时候也会背负了小弟弟出去散步，使得母亲可以从容地料理家中的事情。这一点也算是这位母亲比较《到网走去》的女主人公强的地方罢。否则，要是这女孩再随意地纠缠着母亲，那么这个身兼下女、奶姆、主妇、母亲、妻子几个职务的女人不知道会被折磨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但现在她已经现出未老先衰的样子了。所以每次看见她辛苦地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我心里总感到过分的不安。

和芳姑儿们出去到海边散步，或者到山里去摘红果，或者给她们推动秋千，或者同她们一起捉迷藏，这也是有趣的事。但我注意到玩够了一种游戏，做毕了一件事情后，她们常常跪下去合着手高声念着《南无妙法莲华经》，完全学着父母的榜样。不用说她们把这个也当作一种游戏。然而游戏和认真的中间并不是就隔着一个不可跨越的距离。像这样游戏地做下

去，要是将来没有人拨开她们的眼睛，使她们见到广大的世界，那么她们一定会成为比父亲更虔诚的拜物教徒罢。不要说女子没有力量，使那父亲信教的还是一个只在小学毕业的女人呢。这时我又记起了长谷川君的一句话："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这样一想我就为将来感到恐怖了。

下午天还没有黑，长谷川君回来了，我在书房里听见芳姑儿快活地叫着"父亲，欢迎，欢迎！"的声音。不久他差了芳姑儿来邀我到客室里去喝茶。

我看见包东西用的旧报纸，记起了到这里来还没有读过报纸的事，便向长谷川君讨本日的报纸来看。

长谷川君的脸上现出了受窘的样子，然后笑着说："先前原本是订着《朝日新闻》的。可是好几个月来就没有看报了。我在公司里也不看报。所以关于时事之类，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答话更使我吃惊了。一个在现代大都市的公司里办笔墨事情的人不看报，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周围每天发生的重大事情而活着，这是多么奇怪！何况又是读过许多书的长谷川君呢！我便装出冷淡的样子讥讽似地说："是在信仰了宗教以后的事罢。"

他一定猜到了我的心理，所以便解释似地说下去了："说来也可笑，这不像是文明人的生活呢！但是看那些报纸，不过知道些战争，屠杀，灾祸，惨痛；永远是那些东西。我又不能够做一点事情，只是袖手旁观着，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就索性连报也不看了。不知道总比知道了袖手旁观好一点。从此倒也

免了好些烦恼。"说到最后我可以看见他的极力抑制的感伤或者悲愤的表情，但他还装出笑容挣扎似地加了一句："我的凡心原是很多、很多的呢。"

"哦！"我含糊地、敷衍似地应着，而且略一思索之后我就完全了解长谷川君的心情了。他的这番话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而他之所谓凡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是了解了，而且比他自己还更透彻地了解了。这一点仿佛是一个绳结，这个结一经解开，全盘绳索都可以理顺了。这个人的信教好像是一个绝望的挣扎。他因为凡心多，没法安静地生活下去而信教，想拿宗教来消灭凡心，而结果恐怕只会得着一场空罢。他崇拜那个只在小学毕业的女人，他却忘记他和那个女人不同，正因为他读过了太多的书。那些书已经把无数的消灭不尽的凡心种植在他的胸膛里面了。他无论怎样勇敢地挣扎也没有用，因为消灭凡心就是一个怯懦的企图啊。想到这些，我又记起了他对我说过的"过去的日子里精神上很痛苦"的话，我就仿佛看见了他一生的悲剧，而且仿佛得到了他所说的"神通力"似地看到他最后的结局了。于是一阵怜悯的感情慢慢地从我的心底升了上来。

他不会知道这些时候在我的脑子里活动的思想。他只是出神地喝着茶，一面在想他自己的事情。在他的眼里看来，我也许只是一个毫不知道人情世故、没有吃过一点苦的年轻人罢。

烤在火钵里铁架上的几片面包变黄了，长谷川夫人便把它们拿下来，全给涂上了黄油，分递给我们吃。这其间他们夫

妇也谈了几句话，于是长谷川君忽然掉过头高兴地对我说："我对你说过的那位女先生过四五天就要回来了。你真有运气。我要让你见见她。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呢！"

我唯唯地应着。这时候我真心地微笑了。明白了这一切以后的我看他比他自己看来还要透彻。我甚至明白了他自己还不明白的事情，虽然他这时候自以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路，而且能够达到看透一切、明白一切的路。

芳姑儿同喜姑儿在角落里因为什么事情争吵，喜姑儿受了委屈哭起来了。长谷川夫人抱了婴儿过去安慰喜姑儿，带着她进了内室。做父亲的长谷川君便大声将芳姑儿斥责了几句，虽然也带着和善的面容，但芳姑儿一声不响地猝然把头俯到席子上去，慢慢地呜呜哭着。

长谷川君吃够了面包，便站起来指着那覆盖在棉被下面的火燵①对我说："请过去暖暖脚罢。"他自己就过去坐了，把脚伸进棉被里面去。我也照样做了，脚和腿都温暖得使全个身子也感到疲倦了。我同他两个打盹似地默默坐了好一会儿。忽然他大大地睁开了眼睛感叹似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罢。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你相信呢！但愿那位女先生能够早来。"原来他这些时候都在想神的事情。

我又一次默默地微笑了。

"你不知道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认识我不过一年，她却知道我过去的种种事情，那些事我并没有对别人说

---

① 火燵：嵌在席子中间类似烘炉的东西。

过。譬如她在我这里只对着神橱念了几遍《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看见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那女人受了种种的折磨据说是自尽死了。还有那一个死在监狱里的我的好朋友，他也在这里出现对我讲话。那个人生前是个很激烈的无神论者。她都看见的。我还看不见，我信教的日子还浅。我现在只希望能够早早地得到神通力……"这一次他说得更认真，但笑容没有了，声音带了点苦涩，有点悲伤。大概过去的悲痛的回忆又在苦恼他了，或者凡心又像波涛似地汹涌起来了罢。

我这时不能够再唯唯地应着，也不能够默默地微笑了。我的手仿佛轻轻地触到了他的心奥，我也为深的同情所感动了。我知道关于那个自杀的女子，一定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关于那个死在牢里的无神论者，也一定有一段悲壮的历史。我如果仔细盘问，他一定会尽情地对我倾吐。但这有什么用呢？那女子不就是一个生生地被人拆散的多情的恋人么？那男子不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同类的一个殉道者么？这两个人所留下的惨痛的回忆本可以产生出一个伟大、勇敢的人格来，然而如今在长谷川君的身上却作了寻求神通力的鼓舞了。他求神通力，为了要看见他们，不，不仅是这样，他求神通力为了不愿意自己也得到他们的那样的命运。崇高的鼓舞力反而产生了这懦怯的企图。他是多么不幸的人啊！他已经受够苦了，这是一定的，然而他以后还得受更多的精神上的苦呢！

这一次我们更长久地默默相对着，彼此都有些伤感。但两人的心情却是全然不同的。他于是闭上了眼睛，口里默诵起什么来。

在角落里暗泣的芳姑儿早已止了泪，跑进厨房里，帮着母亲收拾什么了，后来又拿了《樱花姑娘》之类的图画书牵着喜姑儿的手出来。喜姑儿要我抱，芳姑儿要我到书房里去给她讲解图画书，我便站起来，抱着身子不很轻的喜姑儿，离开了在那里坐禅似的长谷川君。

晚上洗过澡后回到书房里，一个人坐在火钵旁边，又感到了寂寞。眼睛常常有意无意地去望那书橱的最下一格。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最先闯进我的眼睛来。

我想把这本书取出来看一下，刚刚伸出手去，长谷川君就拿了一包糖果进来了。

我们照例地隔了火钵坐着，或者跪着，望着彼此的脸。

“请，请，”长谷川君从纸袋里抓出了一把糖果，放到我面前，接着说：“这几天把你怠慢了罢。这里的一切都是不舒服的。”

“哪里的话？在这里住着，正觉得很舒服，很安静呢！”我这样客气地回答着，心里却想说：“只是因为那神的事情有点感到不舒服呢！”我并没有说什么，却只把眼睛掉向书橱的最下两层望了望。

“我真羡慕你呢！”两人之间过了一些沉默的时候，房里只听见牙齿嚼着坚硬的糖果的声音，后来终于是长谷川君先开口了，说的是曾经对我说过两三次的话。“你是很自由的。……我目前虽说没有什么苦，但其实只不过为生活而生活罢了。”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我连忙收回眼光放到他的脸上去。这一次我看见了极力压抑而终于抑制不住的一种寂寞，一种悲哀，一种快要熄灭了的热情。我仿佛觉得他的眼里第一次闪耀着泪光。但他马上就把眼睛紧紧闭上了，合着掌，嘴开始微微动起来。不消说他又在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了。我也慢慢地开始了我的眼光的旅行。

"觉得疲倦，想去睡了。请休息罢。"他突然睁开了眼睛，给我叩一个头，就站起来拿了那装着剩下的糖果的纸袋出去了。

五分钟以后他却在客室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念起《法华经》来。显然地，现在正是凡心在他的胸膛里闹得最起劲的时候罢。

我在写信，到了十一点钟，我便放下笔，摊开棉被静悄悄地睡下了。觉得疲倦早就说要去睡的长谷川君不消说还在客室里很起劲地念经，后来又发出那近乎呕吐似的声音。我这时才知道他那喘息，那呕吐的声音并不是在念经。他在求神，求神给他决定现实生活里的行动，给他回答他所不能解决的种种问题。而那神就借了他自己的口作出种种含糊的回答来。……

半夜里我睡好了一觉醒过来，念经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我不知道这中间是否有过间断，也不知道这时候是时计①上的几点钟。不过那近乎呕吐和喘息的神和人的问答却已经消失了。在深夜里，又是在被窝里，听见那似乎是最后努力的念

① 时计：日本话，即钟表。

经的声音，觉得很是凄惨。庄严的感觉是一点也没有，只是对于这抑制凡心的绝望的挣扎觉得很可怜。但后来我也终于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醒来时是七点钟，长谷川君依旧在客室里起劲地念经。想起昨晚的事情了。难道这个人整夜都在念经，没有睡觉吗？真正有点莫名其妙了。我躺在被窝里胡乱地想着，差不多又要睡去的样子，直到念经的声音停止了时才懒洋洋地起来穿衣服。

天气很好，等着吃早饭的时候，便在屋前的小院子里散步，遇见了长谷川君，说了两三句"今天天气好，很暖和"一类的话，就被芳姑儿、喜姑儿两个拉去给她们摇秋千去了。

早饭虽是照常地吃了，但长谷川君夫妇两人都没有精神，不说什么话。只是婴儿一直哭着，使长谷川夫人现出了受窘的样子。

饭后芳姑儿、喜姑儿两个拉我去后面山上散步，但不久就回来了。她们两个又去找山下的朋友玩。芳姑儿还把小兄弟也背负了去。我便趁这时候继续给你写这一封写了好几天却老是写不完的长信。

屋里真是清静极了。听不见长谷川君的声音。他的夫人在厨房里劳作的事情是分辨得出来的。今天是星期日，长谷川君不到公司去。难道他出门看朋友去了吗？我有点诧异，因为他昨晚似乎整夜没有睡觉。但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便知道了他躲在房里睡觉不出来吃饭的事情。

四点钟光景，我正在书房里看书，他在廊上叫我去喝茶。我便阖了书出去，进了客室。他正拿着烤好的面包片涂黄油。

"昨晚通夜没有睡觉，所以午饭的时间也睡过去了，"他让我坐下了，就这样对我解释说，脸上露出笑容，接着"哈哈"地笑了两声。

我唯唯地应着，也拿了面包片来涂油。

"你会觉得奇怪罢，昨晚一两点钟光景，动身到另一个地方拜神去了。三点钟才回来，一个人走了许多地方，还要经过坟地，路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又很冷。有一点儿害怕呢！但给我克服了。"他看见我不说话，便接着又说了这许多。

"啊，为什么呢？"我无意间吐出了这句话。

他倒不觉得奇怪，却带了点得意的神气回答道："凡心太重了，所以下了决心来磨练自己。这一回总算是我得胜了。不过以后还得更刻苦地修行呢！"他在这一刹那间颇有点以勇敢自负的样子。并不知道这勇敢到了我的眼前却变成了怯懦。在他自己的眼前好像正伸开一条坦道，而在我看来他却走近一个无底的深渊了。

这时候我突然起了走的念头，不管我起初怎样打算在这个安静、舒适的地方住上三五个月，现在我却觉得毫无留下去的必要了。朋友，你想我怎么能够和神住在一块儿呢？何况在东京还有你们的友情来温暖我的心！

我还没有把这意思告诉长谷川君。晚上九点钟光景我正在思索走或者不走的事情，长谷川君又突然走进我的屋子里来。

他这一次坐在我的写字台对面的藤椅上。“很寂寞呢，所以又来找你谈话了，不嫌讨厌么？”因为觉得他的声音有些异乎寻常，才抬起头看他的脸。他面带愁容，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心事。

“哪里的话？很欢迎呢，因为我也觉得寂寞，”我应酬地说，但马上就沉默了。

他把一只手按住前额，低着头过了片刻，忽然说：“头有点痛，心又乱起来了。老等着女先生，还是不见她来。今晚又得拜神去！”

他的声音表面上似乎平淡，其实里面却含了一种深的悲痛。我看见他那只在额上微微抖动的手，就仿佛看见了他的绝望的挣扎。我明白了这一切，而一时的同情马上又把我抓住了。

“不要这样自苦罢。你的身体正需要休息呢！”这一次我是在诚恳地劝他。

“不行！精神上很苦呢！凡心太多了。”他放下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更苦恼地说：“中国人也有所谓凶岁罢。我们是以三十三岁为凶岁的。这年纪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我今年正是三十三岁……”他突然闭了嘴，脸上的表情是他从来未有过的，意志薄弱的人看见，保不定会被它把心都搅乱了。

“哪里的话？”我做出平静的样子说。

“要是我今年不发狂，以后大概会有好运气，”他终于说出了连自己也害怕听的话，这就是说这很短的两个月是很难度过的了。悲剧的顶点马上就会来。这是从他的声音、他的脸

色都可以看出来的。

“那么就弃绝你的神罢，”我失声地这样说了。

“啊，啊！”他睁大了两只痛苦的眼睛望着我，于是接连地摇着头，好像听见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一样。“那不行，那不行！”这还是绝望的挣扎。

我不再说什么了。我早已看出来对于他任何的话都是没有用的了。他只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深渊；虽然有什么东西时时在后面拉他，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深渊走去。结果一定是这样的：他带着最后的勇气一步跳进深渊。这便是那快要到来的悲剧的顶点罢。

但是我能够在这里等着看那悲剧的顶点吗？不，我没有这力量。而且我来这里是求休息，求安静，不是来看悲剧的。我既然不能够把那个人从神的手里救出来，那么就把他留给神去处置罢。神，这可诅咒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离开这里了。我还是回到你们的充满友情的圈子里，我不再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休息和安静了，因为现在的世界上并没有那样的东西！关于这件事情我现在彻底地明白了。

长谷川君已经不开口了，他微微地闭了眼睛，像在想什么事情。那脸上的寂寞的颜色是任凭怎样拂拭也拭不去的。也许他在想他那位女先生来了以后她将怎样地解决他的种种问题罢。也许是这样，但无论如何他却想不到我决定在那个女人到来以前就离开这里了。他知道这个的时候会怎样地吃惊啊！可是我现在并不想把我的决定告诉他，反正我还有时

间……

夜深了，我躺在被窝里面，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因为听见了长谷川君的受伤野兽的呻吟似的念经声。在整个房屋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了解这声音里面所含的痛苦罢。我的心像被什么锋利的指爪搔着似地感到不舒服了。我便起来扭燃电灯，下了决心要在这个深夜写完这封仿佛没有收场的信。

现在我快要放下这一管万年笔①了。我自己把写好了的三十枚②的信笺翻来重看，自己也不禁为这海浪似的感情的波涛吃惊了。从第一页写到现在落笔的这一页，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而这其间心情的激剧的变化使我不得不在这封信的后面几页上写了和前面的那些有冲突的话。生活真是多么伟大的洪炉啊。

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你介绍我认识了长谷川君，不仅是由此可以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而且也看见了生活的另一面。而且长谷川君的和蔼的面颜，和他的善良、温顺的夫人，和秀丽的芳姑儿、天真烂漫的喜姑儿都使我恋恋不舍呢！虽然我不能够做一件帮助他们的事，但是我仍然充满了感激地祝福他们。这不是宗教的祝福，这是友情的祝福，这不是神的祝福，这是人的祝福。

无论如何我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走了。这样地离开这一家人，也许有点像忘恩的举动罢，只有这思想使我感到痛苦。而

① 万年笔：日本话，即自来水笔。

② 三十枚：日本话，即三十张。

且我说过要发掘人性，如今看透了一个人的心，却反而因此走开了。你们也许以为这事情多少带点滑稽性罢。但是那神使我不得不像一个不知好歹的人的样子而走了。神还使我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发掘人性的工作也是徒然的。所以我决意将这个工作放弃了。

不这样做又应该怎么办呢？你告诉我罢。因为在你接到这封信以后不久，我又会站在你的面前说话了。那么再见罢。

黎×× 1934年11月24日在日本横滨。

鬼*

——一个人的自述

我的面前是海水，没有颜色，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天边有一段山影，但这时差不多淡到看不见了。沉下去的太阳放射着金光，在水面上拖了一段长长的影子。我的眼睛一花，就觉得这影子从太阳那里一直拖到了我的面前。倘若我乘了这影子去，也许会走到太阳那里罢：有时我发过这样的痴想。

我曾被堀口君开玩笑地称作一个空想的人。堀口君这时候就站在我后面。他正对着海在祷告，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念经。

我见过海的各种面目了。它发怒的时候，它微笑的时候，它酣睡的时候，我都曾静静地偷偷在它上面走过，自然是怀了不同的心情。但像这样恬静的海面，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时候除了偶尔发生到太阳那里去的痴想外，我对着海没有一点别的感觉。

我脚下是一块突出的岩石。水快要漫上岩石了，却没有一点声音，水是那么清澄，水底的贝壳和沙石都看得见。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三号。

在我后面右边是浴场，现在却只有一座水榭似的空屋留在那里，表面上像是沉静的，然而它却把堀口君的祷告的尾声重复叫了出来。

堀口君没有注意。他闭着眼、合着掌虔诚地念着一些我不懂的句子。他先前抛到海里的一包食物不知道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那张报纸还悠悠地躺在水面上，缓缓地往前流去，也许它会把这世界的消息带到太阳那里去罢。

虽然是在正月，海风吹到脸上也不会叫人觉得冷，却仿佛送了些新鲜空气进我的身体里来，这一向闷得透不过气的我现在觉得畅快多了，要不是这位朋友在旁边，我也许会大声唱起什么歌来。

堀口君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闭了嘴，用感动的声音对我说："张君，回去罢。"他连忙转过身子，快步走了。我也只得跟着他走。虽然他还警告地说："不要回头看，看了灵魂会跟着我们回家的。"但我也偷偷地几次掉过头去看海面，因为我爱看那沉下去的太阳。

归途中堀口君的严肃的面貌使我感到了被压迫似的不舒服，而他那恐惧般的沉默更引起了我的烦躁。我和他走过了宽广的马路，走过了几条点缀着长春树木和精致小屋的弯曲的窄巷。我终于不能忍耐地问道：

"你真的相信灵魂的事情吗？"

他惊讶地看我一眼，敬畏地回答道：

"不要说这样的话呀！我昨晚还分明看见她。她的灵魂已经来过三次了。上一次我还不知道她死。果然以后马上就

得到了她的死讯。这次她来，是求我超度她，所以我给她念了一天经，把她送走了。”

堀口君的脸上依旧带着严肃和敬畏的表情，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我知道在这下面隐藏着什么。

他并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问题，却只是重复说着那些旧话，那些我已经全知道了，都是从他的嘴里听来的。

女人的姓名是横山满子。我曾见过她几面，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和这位朋友都还在早稻田大学里读书。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国籍的人，我们的姓——“张”和“堀口”代表了我们的国籍，但我们仍有许多接近的机会，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堀口君的清瘦少须的面孔表示了他的性格，他是个温和到极点的人，我和他同学的三年中间没有看见他发过一回脾气。他的境遇不很好，家庭间的纠纷很多，父母都不喜欢他，这些都是某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几杯正宗酒以后在牛込区一带散步时，他娓娓地告诉我的。

家在新潟县。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不知道，总之是乡下罢了。住处是牛込区原町一家楼上的贷间①。三铺席的窄得几乎叫人转不过身来的房间，他居然在那里住了三年。家里寄来的钱不多，假期内他也不回家去，依旧留在吵闹的东京，过他的节俭的生活。

① 贷间：日本话，出租的房间。

我的思想和他的差得远。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日莲宗的佛教是家传的。他自己并不坚决地相信它，不过自小就活在那种环境里，从没有怀疑过那宗教是什么样的东西，也就把它当作养料般地接受了。

父母来信责骂他，父母的意见永远是对的。报纸上说了什么话，也不会错。日本政府在替人民做事，兵士保护人民，俄国人全是他们的死敌，——这些都是他的信仰，他似乎从来不曾怀疑过，但也并不热烈地主张或者向人宣传。虽然是信仰，却也只是淡淡地信着罢了。要是不同他相熟，谁也不会知道的。

我们是政治经济系的学生，换句话说，就是每天不得不到教室里去听那些正统派的学者鼓吹资本主义。我听久了，也生厌起来。他却老是那样注意地听着。但是下课后偶然和他谈起什么来，他又像不曾用心听过讲似的。因此大考的成绩并不好。他也不管这个，依旧继续用功，而第二年的考试成绩也不见好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却做了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我的朋友了。

“不要老是这么愚蠢地用功罢，多玩玩也好，”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这样劝他。他自然不肯听从我的话，但有时也很为我所窘。譬如我约他一起到什么地方去玩，他虽然不愿意，也只得默默地陪了我去。我明明知道他的心理，却装做不知道似地故意跟他开玩笑。

第三学年开始以后，他的生活就渐渐地有一点改变了。清瘦的面孔上多了一层梦幻的色彩。在教室里也不常做出从前的那种痴样子，却时常无缘无故地微笑着。但这情形除了我以外恐怕就没有人注意到，理由也很简单，我在班上是最不用功的学生。

我起初为他的这种改变感到惊奇，后来也就完全明白了。某一个星期日我在上野公园遇见他。我隔着池子唤他，他没有听见，却只顾往前面走了。他平时几乎不到公园来，这次还带了一个穿和服的年轻女子。她的相貌我不曾看清楚，从侧面看去似乎很苗条，而且是剪了发的。

第二天在课堂里遇见他，就对他说："我昨天在上野遇见你了。"

他不说话，吃惊地红了脸，微微点一下头。

下课后和他一道走出学校来，终于忍不住问他："那女子是什么人？"

我看出他的受窘的样子。但他并不避开我，却诚实地回答道："我的一个远亲的姑娘，也是从新潟县出来的。"

他看见我现出不满足的神情，便加了一句："横山满子君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啊，原来如此……"

这一天关于横山满子君的话到这里就完了。过了几天见着他时我又问：

"喂，满子君怎样了？"

他用了责备的眼光看我，略略红了脸，却诚实地答道：

"昨晚去看过她。"

以后的话他再也不肯说了。

我对横山满子君的事情虽不知道，却很高兴堀口君有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因为至少她使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愚蠢地用功了。我是一匹不受羁绊的野马，所以不高兴看见别人在陈腐的书本里消磨日子。

那时我住在马场下一家乐器店的楼上，是个吵闹的地方。

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红灯笼一般的月亮从这都市的平房顶上升了起来，深秋的天气清朗得连人的内脏也揩干净了似的，晚风微微吹拂着道旁的玩具似的木屋，连日被资本主义和什么什么立国论弄昏了脑子的我，看见自己房里到处堆着的破书就烦厌起来，只想出街走走。走到街上又想到公园去玩，于是顺便去拜访堀口君，打算邀他同到上野去。

堀口君的房东太太同我很熟。她对我温和而奇怪地笑了笑，低声说："上面还有客人呢！"于是高声招呼了堀口君，一面让我走上楼去。

我一面嚷着，一面大步走上去，还不曾走到最上的一级，堀口君就赶到楼梯口来迎接我了。脸上带了点慌张的表情，好像我的来访颇使他受窘似的。

"怎么样？到上野去玩，好吗？"我见着堀口君，不管有客没有客，就大声叫起来。

"满子君在这里，"他严肃地小声对我说，头向着房间那边一动。

"唔，"我含糊地应了一声，觉得有些好笑，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堀口君进了房间。

那个跪在座蒲团上面的女子看见我走进就磕头行起礼来。我只得还了礼，一面口里也含糊地说了两三句客气话，每句话都只说了一半，连自己也不大明白。我素来就是这样。其实心里很讨厌这种麻烦的礼节，但又不好意思坦然受人家的礼。这样一来连堀口君的介绍的话也没有听清楚，也许是他故意说得那样含糊。

行过礼以后大家都坐定了。他们两个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不知礼节的我却盘腿坐着。觉得无话可说，就拿起在旁边碟子里盛着的煎饼果子之类来吃，一面暗暗仔细地打量跪在我斜对面的横山满子姑娘。

梳着西式头，浓密的短鬈发垂在颈际，衬出来一张相当丰满的白面庞，面貌是小心修饰过的，并不十分美丽，但一对清澄的眼睛使这张脸显得有了光彩。据说日本女子很会表情，也许是不错的。满子姑娘的表情的确很漂亮，给她添了不少的爱娇。她说话时比她沉静时好看。但她不常说话，似乎沉静了一点，也许是因为有这个陌生的我插在中间的缘故，我想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决不会是这样沉静的罢。

我们谈了一些平常的话。我知道她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在陆军省里做小职员，哥哥到大连去了；母亲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刚进中学的弟弟。这些在堀口君看来也许是了不得的重要，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看出来这位姑娘在性格、思想方面和堀口君像不像就够了。反正坐在这三铺席的房间

里很拘束，要是把他们两个都拉到上野去，于他们也不见得方便。结果还是我一个人走罢。正在这样打算的时候，忽然听见了满子姑娘的问话。

“张君，方才堀口君说起您在欧洲住过，真是羡慕得很。那些地方一定很好罢？”

自己跟着父亲在法国住过几年，还在法国的小学毕业，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曾向堀口君说起过，所以他把这也当作介绍词似地对满子姑娘说了。

“那是做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总觉得各地方的情形都差不多。也没有特别好的地方。”

“法国一定是个自由的地方罢？我想那里的女人一定很幸福。我读过几本法国的小说，真是羡慕极了，连做梦也会梦到那样的地方呢，”她憧憬似地说，那一对水汪汪的眼睛追求什么似地望着我，仿佛要从我的脸上看出法国青年男女的面目，甚至于法国社会的全景来。

没有读过一本法国小说，而且只在法国小学里尝过那种专制的滋味的我拿什么话来回答她呢？我被这问话窘住了。

在她呢，她被热情燃烧着，先前那种少女的羞怯的表情完全消失了。那件紫地红白色花朵的绸制的“羽织”① 陪衬着她的浓施脂粉的脸庞，在电灯光下面光辉地闪耀起来，吸引了堀口君的全部注意力。在旁观者的我看来，这两个年轻人都为爱情所陶醉了。不同的是：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里，而女的却

---

① 羽织：日本式的上衣。

放纵地梦想着将来的幸福。只有我这时却仿佛看见了另外的一个景象。满子姑娘跪着的姿势在堀口君的眼睛里是极其平常的罢，但我却看出来一代的日本女子跪着在向天呼吁了。

“也许是的。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小说之类的东西我一页也没有翻过，”我直率地回答道，知道也许会被他们嘲笑。

果然满子姑娘低下头笑了，接着自语似地说一句：“许是张君客气罢，”便掉过头去，富于表情地看了堀口君一眼。

“张君，你不知道，满子君读法国爱情小说差不多入了迷，她读法国小说才高兴。她读近松秋江一类的小说都要流泪的。”堀口君带笑地给我解释，而满子姑娘却有点不好意思，微微红了脸。其实连近松秋江是个什么宝贝，我都不知道。

满子姑娘和堀口君低声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仿佛她要他向我问什么话，他说不必问的样子。我也不去管这个，却准备着告辞的步骤。忽然满子姑娘又向我发问了：

“张君，法国女人和日本女人哪方面好，您可以讲讲吗？您喜欢法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

她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才好。若说两方面都不喜欢，那倒合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又对不住堀口君了。似乎是应该说喜欢日本女人的，而我却老实不客气地回答：“我完全没有注意过。”

我自己也看得出来满子姑娘被我这回答窘住了，但我也找不到话来安慰她。倒是堀口君聪明，他开玩笑地插嘴说：

“你别问他这些事，学经济的人都是没有情感的，脑子里只有那些长得没有办法的数目字。”

从堀口君本人笑起，三个人全笑了。这算是解了围。我看见满子姑娘同我渐渐地熟悉起来，害怕她还要用法国的什么和日本的什么向我作第二次的进攻，连忙站起来，并不管失礼不失礼，什么客套话也不说，就借故慌忙地逃走了。

以后，我就再没有和满子姑娘对面谈过话，在公园遇见她和堀口君在一起的事，也有过两三回，但都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背影或者侧面。我因为怕她再用什么来进攻，所以连堀口君的住处也索性不去，偶尔去时，也是先断定了在那个时候不会遇见她才去的。堀口君好像不知道这个，他还"满子君问你好"，"满子君又问起你呢"地屡次对我说，使我很难回答他。有一次他说约了满子君去什么地方，要我同去。虽然我不想谢绝他的好意，但也终于借故谢绝了。

我虽没有和满子姑娘再见面，但我可以从堀口君的脸上知道她的消息。的确那张清癯的脸把他们两人的种种事情毫不隐瞒地报告出来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阴影走上了他的脸。他的父亲从新潟县写了很长的信来，否认他同满子姑娘订约束的事，并且将他痛斥了一番，——即使他不告诉我这些话，我也可以从他的面孔上看出来。后来他又告诉我：满子姑娘的父亲采纳了在大连的哥哥的意见，对他们的约束也突然反对起来。

二月初某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找堀口君，打算把他的课堂笔记借来翻看一下。毕业期近了，大家都忙着预备考试，连平日不注意听讲的我也着急起来，因此我想堀口君一定在家里

用功。但我走进他的房间，却看见他和满子姑娘跪在座蒲团上对哭。看见平日非常用功的学生到了这个地步，也有点可怜他。自己每天在报纸上看见什么“心中”①，什么“心中”，心里担心着不要他们两个也来一下情死，怎么办？想劝他们，又找不出话来说。自己的口才拙，是不必讳言的。同时又想到这边报纸上近来正骂着女人只顾爱情不知国家，似乎朝野异口同声地要女人同国家结婚养小孩。所以我也只得闭口了。堀口君倒拭着眼泪来和我应酬，我反而现出狼狈的样子。满子姑娘只顾俯着头哭，我也没有理她。从堀口君手里接过笔记簿，就匆忙地告辞走了。堀口君把笔记簿递给我时，曾绝望地对我表示就是不毕业也不要紧。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悲愤语。

三月里我和堀口君都毕了业。成绩不好，这是小事。重要的是毕业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了。我老早就担心着他会同满子姑娘来一下“心中”，看见他的脸色一天天愈加难看起来，更不得不为他的事情发愁。但是我们毕业后我在日本各地游历时期中，报纸上并不曾刊出堀口和横山两人的情死的消息。在神户上船回国以前我还照着他写给我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去。

在中国虽然处着种种艰难的逆境，我也是坦然下着脚步。我被一个大学聘了去教书，但在绅士们中间周旋不到两年以后，觉得还是做挑粪夫干净一点，就这样被人排挤出了学校。

---

① 心中："殉情"的意思。在日本一对情人一块儿自杀叫做“心中”。

一个筋斗从讲坛翻到社会里，又混了几年。做教授的时候倒常常想起堀口君，心里想：像我这样的蠢材，也穿起了绅士衣服在大学里混起来，不知道堀口君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他大概不会有什么好的职务罢。于是在看厌了绅士们的把戏以后觉得寂寞时，就给堀口君写了一封一封的信去。他也把一封一封的回信寄来，从没有失过一次约。信里的句子是我意想不到地亲切和真挚。他做了一个商业学校的教员，和一个姓"我妻"的女人结了婚，生了小孩。生活并不如意，但也没有什么额外要求地过着日子。他的信和他的人完全一样，不仅他的安分守己的态度没有改变，他在思想上更衰老得把家传的宗教当作至高无上的安慰了。他有一次甚至明白地表示"活着只是为了活着的缘故"，而且"只求无病无灾地把小孩养大就好"。

我在中国社会里翻了几年的筋斗以后，终于被放逐似地跑到堀口君的地方来。

先前接过他的一封信，写着："……既然你没有法子应付你们那里的社会，天天为着种种事情生气，倒不如到我这里来住住也好。我这里虽没有好的东西款待你，但至少我是把你当作弟兄一般看待的，不会使你有什么翻筋斗的麻烦。而且这里的纤细的自然正欢迎着在你们的大自然中厌倦了的你呢！"

我本来没有从中国社会退却的意思，然而读了堀口君的来信，就觉得还是到外面去玩玩好，就这样敏捷地离开了

中国。

堀口君的小家庭是在海边的一个安静的小城市里。一切景物正如堀口君的信上所说，都是纤细的。房屋是可移动的小建筑物。山没有山的形状，树木也只有细小的枝条。连海也恬静得起不了波涛。

堀口君依旧保持着他那清癯的面貌和他那平和的态度。妻子是一个能操作的温顺的圆脸女人，很能合他的“把小孩养大就好”的条件。儿子是活泼的四岁的小孩，有着比母亲的更圆的脸。

我住在这么简单的家庭里，整天看着这么简单的面孔，像读书似地把这些完全背熟了。我就这样安静地住了下来，比住在自己家里还放心。其实我本来就何尝有过家呢？

堀口君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他因为父亲信奉日莲上人一派的佛教，自己也就承继似地信仰起来，虽然遗产是完全归那个做长子的哥哥承受去了。他的夫人因为丈夫信仰这宗教，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信奉。他的孩子虽然连话都说不清楚，也常常跟着父母念起经偈之类来。

对于这个我完全不懂。我连日莲上人的法华宗和亲鸾上人一派的禅宗有什么分别也不知道，更不能够判断《南无妙法莲华经》和“南无阿弥陀佛”的高下了。

“床间”上放着神橱，里面供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仿佛有许多纸条似的。此外“床间”的壁上还贴着许多纸条，全写着死人的名字，从堀口家的先祖之灵一直到亲戚家的小女孩之灵。

早晨我还睡在楼上的被窝里就听见他们夫妇在客厅里念经，我用模糊的睡眼看窗户那面，似乎天还不曾大亮。晚上我睡醒了一觉，在被窝里依旧听见这夫妇的虔诚地念经的声音。世间再没有比这夫妇更安分守己的人罢，我这样想。

堀口君在学校里的钟点并不多，再加上预备功课的时间，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我初到的时候，正是秋季开学后不多久，他还有许多时间陪我出去玩，看那恬静的海，或者登那没有山形的山。我们也常常谈话。我对他谈起我这几年翻筋斗的经过，他只是摇头叹息；而他向我叙述他的一些生活故事时，我却带了怜悯的微笑听着。

"满子君怎样了？"他从没有向我提起满子姑娘的事情，甚至连那姓名也仿佛被他忘记了似的。但我有一次同他在海滨散步归来的途中，却无意间这样发问了。

他吃惊地看我，似乎惊奇：怎么你还能够记起她来？接着他把嘴唇略略一动，清癯的脸显得更清癯了。于是他把眼睛掉去看那边天和山连接处挂的一片红艳的霞光，用了似乎不关心的轻微的声音慢慢地说：

"她嫁了一个商人，听说近来患着厉害的肺病呢！"

他似乎想把话猝然收住，但那尾声却不顾他的努力，战抖地在后面长长地拖着。我知道他这时的心情，也就不再开口了。

回到家，虽然时候还早，他却虔诚地跪在神橱前面念起经来，大概一口气念了两个钟头的光景。

第二天早晨他没有课，就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第一句话是：

“昨晚和满子君谈过话了。”

这句话使我发呆了。他昨晚明明在家里念经，并没有出外去，家里也没有客人来，怎么他会和满子姑娘谈话呢？若说他跟我开玩笑，但他的脸色很庄重，而且略带了一点喜色。我惊疑地望着他，不知道怎样问他才好。

“这是宗教的力量呢！”他带着确信地对我说。“我昨晚念经的时候，她在‘床间’上出现了。她说她还记着我。她说她的身体还好。她说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她说以后还有幸福在等着我。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我沉吟地微微摇头，不答话。他知道我不相信，便又加重语气地解释道：“这是很灵验的呢！我有过好几次的经验了。灵魂和人不同，灵魂是不会骗人的。”

“但是她并没有死……”我不和他细论，只在中途抓住了一句话来问他。

“不管死或者活，灵魂是可以到处往来的。最要紧的在于感应，”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质问，他的信仰的确是很坚定的，但我看来他却是愈陷愈深了。只是我有什么方法能够使他明白这一层呢？

“这不会是假的。我的父亲说是从这信仰得了不少的好处。许多人都从这信仰得了好处。你多住些日子也就会明白的。其实要是你能够像我这样相信它，你也可以少许多苦恼，少翻些筋斗，”他直率地对我说。他说话虽然不及我的教授同

事们的嘴甜，然而他的真挚和关切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我虽然讨厌这种道理，我却感激他的好意。而且抛开了国家的界限来看人，直到最近还是罕有的事，至少日本的新闻记者是极力反对这种看法的。因此对他的这种关心我更不得不表示感激了。所以我只是“唔”了一声，并没有反驳他。

我故意把话题引开，我们愉快地谈了好些话，后来不知道怎样又转到灵魂上面来。我忍不住猝然问他道：

“你真的相信有鬼吗？”

“当然，没有鬼还成什么世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好像这是天经地义一般。

“什么？——”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拖长了声音表示疑惑。

“这是很浅的道理。要是没有鬼，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去找寻公道？这世界里的一切因果报应都要在鬼的世界里找到说明。一切人的苦乐善恶都有它的根源和结果！”他坚信地阐明了他这种奇妙的道理。我虽然不明白这种论法，但我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却渐渐地了解了。

他这个人并不是像我从前所猜想的那样简单罢，甚至他也在这社会组织里看出了不公道，而且觉得对这不公道还应该做一点点事情。但是他马上又轻易地把这个责任交给他理想中的另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自己只在念经跪拜等等安全而无用的举动里找到唯一的庇荫了。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慰，鬼的世界就逐渐地在他的脑子里展开来。鬼就是这样生长的罢。

"我明白了，"我淡淡地对他说。其实我明白的只是这个，并不是他的那番话。他自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于是我又把鬼的问题关在脑子里了。

我在这安静的生活里开始感到了寂寞。靠看书过日子，这办法使我不舒服；一个人往外面跑，也没有多大趣味，况且这芝麻大的一个小城市，我不要几天的功夫，就把什么地方都逛完了。家里呢，又永远是那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孩，连客人也不见来一个。

堀口君的念经的工作突然加重起来。下午念经的事情也有了。他下课归来后便忙着在神橱前跪拜。有一天他念完经马上就匆忙地提了一个包袱出去。过一些时候他回来时，我还在庭前散步，便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来。

"到海边去了，是去抛掷供物的，"他简单地回答道。

我不明白，又问了："什么供物？……"

"前天也去海滨抛掷过一次。那是为了另一个死去的朋友。昨晚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灵魂到了我家里来，那个人死了不过半年，是死在满洲的。他来向我哭诉。所以我给他念经，我供他。供完了就把供物掷到海里，也不再回头去看，他的灵魂就会平安地到别处去，不再到我家里来了，"他感动地解释说。

我想他大概昨晚做了什么怪梦罢，其实这类的怪梦我不知做了多少，要我认真地一一供祀起来，说不定会使我倾家荡产也未可知。我也不去管这些，就随口问道：

“这样的事情近来常有吗？”

“怎么不是？从前也偶尔有过。近来却突然多了起来。已经供过四五个人了。明天后天都有供的，还有一个是我妻子的好朋友。近来我家里的鬼多着呢！”他严肃地回答道。歇了片刻，他又向我谢罪说：“很对不起，使你听这些话。你不会害怕吗？”

“哪里！”我接口回答。这短短的一句“哪里”，把他的全部话都否定了。

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罢。但是在我的眼里不但看不见鬼，连人也少看见。堀口夫人是温顺到使人觉得就像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小堀口君却喜欢出去找小伴侣玩。堀口君又要到学校去授课。我一个人住在楼上，就仿佛在古庙里修行。虽然受着兄弟一般的亲切的待遇，但是在这里我的心的寂寞却一天一天地增加。这时候再看见有人画了鬼影放在我的眼前晃动，就像在火上灌了煤油。寂寞猛烈地燃烧起来，我的心便受着煎熬。但这一层堀口君不知道，而且在中国的那般教授同事们也不会知道的。在友谊的款待里我受苦，在阴谋的围攻中我动气。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蠢材罢。

夜晚在楼上读着堀口君的藏书，为那些死人的陈腐的话动了火，想着那般盗名欺世的大骗子们玩的一贯的把戏；同时又听见堀口君在楼下客厅里念经的声音，这中间夹杂着超度死人的语句，还有和神鬼之类的对答。我无意间第一次分辨出这种种的声音，仿佛就看见许多鬼在下面走动。我的心情

突然严肃起来。自己反而为这事情感到更大的烦恼了。

一个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来，这就是堀口君所说的鬼的世界罢。是一片无垠的原野。没有街市，没有房屋；只有人，那无数的人。赤身带血的，断头缺腿的，无手无脚的，披着头发露着柴一般的黄瘦身体的，还有那无数奇形怪状的……都向着天空呼吁似地举着双手。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吗？那么堀口君所说的公道又在哪里？所谓因果报应在这里能够有什么样的说明呢？我们世界里的苦乐善恶跟这又能够有什么样的根源与结果的关系呢？倘使这眼前的幻景是真实的，那么这些鬼应该比活着时更明白这个社会组织是什么样的东西罢。那个陷在错误的泥淖中爬不起来的堀口君念经的声音这时候突然消失了。于是一个哭声轻轻地响起来，起初轻微得仿佛只在我的心上响，以后却渐渐地增高，鬼世界的景象又一度出现，无数的鬼都哀诉般地哭了。

奇怪！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那哀哭着的鬼丛中忽然出现了许多穿华丽衣服的绅士模样的肥胖的东西，它们露出牙齿狞笑，抓起血淋淋的瘦鬼放在嘴边啃。其余的瘦鬼带着哭声往四面逃散……

"去罢，去罢！"我愤然地叫了。我对于生活在这个大欺骗中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自己也憎厌起来。我用力挥舞着右手，好像要把眼前的鬼世界扫去一般。接着我又抓起那骗人的书本往地上掷。这一来幻景马上就消失了。耳边响着的依旧是堀口君的念经的声音。此外就只有一个寂寞的世界。没有一点人的声音。那寂寞就像利刀似地在我的心上划着。我

用手抚着胸膛，痴呆地望着窗外的一片黑暗，痛苦地问着自己：是死是活？

又一天。在安静里过一天就像过一年似的。

“满子君的消息来了，她在逗子的医院里养病，”堀口君忽然对我这样说，那时是傍晚，他带了孩子同我在海滨散步。

“她自己寄了信来吗？”我问道，我也很想知道满子姑娘的事情。

“不，我是从家里的来信里辗转知道的，所以只知道这么一点。我怕她的病加重了，”他说着，脸上现出无可如何的愁苦的神情。

这回答使我感到失望。但我知道他的痛苦却比失望更大。似乎他至今还保持着从前对满子姑娘的爱情，依旧是那么深，没有减少一点。不过他把它埋在心的深处，只偶尔无意地在人前流露一下罢了。他这种人永远把痛苦咽在心里，对于一切的横逆，都只是默默地顺受，甚至把这当作当然的道理，或者命运。但是在心里他却伤痛地哀哭着他的损失。我的这种看法不会错。好像故意给它一个证明似的，他又接着说：“不知道怎么样，我总担心着她的病。恐怕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他皱着眉毛，一层黑云堆在他的额上。

“她的灵魂不是告诉过你，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吗？不是说还有幸福的日子在等待你吗？”我安慰他道。我的口才很拙，仓卒间说出了这样的话，倒像是在故意讥笑他。

“是呀，我本来是这样想的呢！但得到她在逗子患病的消

息以后，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倒把我的话认真地听了，用很软弱的声音辩解似地说，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海天交接处的绚烂的云彩。孩子在旁边拉着他的手絮絮地向他问话，他也仿佛听不见了。

“何必这样担心呢？反正她现在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你平日连信也不曾写一封。”这是我劝他的话。自己也知道这种话没有力量，但也找不出更适当的话来了。不懂文学的人似乎连应对之才也缺乏，无怪乎要为绅士们所不容。但是堀口君却又把这当作诚恳的劝告听了，而且更真挚地回答道：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更不能不关心她。这一切似乎都由一个命运来支配，自己只感到无可如何的心情。仔细想起来，人生实在是无聊啊！”

说这些话时他依旧望着天边。但云彩已经变换了。先前是淡红色的晚霞，现在成了山峰一般的黑云。夜幕像渔网一样撒在海面上，海依旧是睡眠似的恬静。潮慢慢地涨起来。小孩因为父亲不理他，早已跑开，在海滩上跑着拾贝壳去了。

过了二十几年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以后，他终于吐出了绝望的呼吁。在这一刹那间所谓万能的宗教也失掉了它的力量。便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人，倘使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心的深处的伤痕，也会对那所谓万世不移的天经地义起了疑惑罢。至少这时的堀口君是对那存在的一切怀着不满足之感了。

“人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罢，”看见他在自己造成的命运的圈子里呻吟婉转的样子，我也被感动了。我的天性使我说不出委婉的话，我便直率地把他的话否定了：“只有不能支配

自己的人才会被命运支配……”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他忽然阻止道：“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这周围非常静，如果有声音，那就是海水的私语。不然他一定是听见自己的心的呼号了。便是最能够忍受的心，有时也会发出几声不平的叫喊罢。然而不幸的是他会用千百句《南无妙法莲华经》来埋葬这颗心的。我能够把他的这颗劫后余烬般的心取出来洗一番吗？我一个人两只手要抗拒二三十年来的他的环境的力量，这似乎和我从前在绅士中间翻筋斗的事情一样，太狂妄了罢。但是像我这样的蠢材总高兴拣狂妄的事情做。

我正要说话，孩子却在那边大声唤他。他忽然皱一下眉头，用痛苦的声音对我说：“回去罢！……”就走去迎他的孩子。

逗子的信来了。信封上镶印着黑边，里面一张纸片印着下面的句子：

> 赐寄亡妻满子的供物，拜领之后，不胜感谢。亡妻遗体已于某日安葬在逗子的某地，道远不及通知，请原谅。
>
> 夫　大口某某
>
> 父　大口某某

从堀口君手里接过这纸片读了两遍，不由得想起了法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问题。两只发亮的眼睛仿佛还在纸片上闪动。那张曾经在三铺席房间的电灯光下一度光辉地闪耀过的

少女的面庞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起来。

“怎么突然来了这东西？”我问。

“是呀！第一次的通知并不曾接到，也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去。不知怎么却来了这谢帖。这错误竟使我连她死去的日期也不知道。”他那极力忍住而终于忍不住的悲痛的声音，我听着更增加了我的寂寞。

横山满子的面颜最后一次在我的脑子里消失了。我把镶印着黑边的纸片还给堀口君时，看见他在揩眼泪，就说：

“人反正是要死的。死了也就不必再提了。其实我好几年前就担心着她会来一个‘心中’呢！谁知她倒多活了这几年。”

我把话说完，才知道自己又说了不恰当的话，真是粗人！但是话说出也没法改正了。

“你怎么知道？”他惊讶地问我。

“什么？”我听见他的意外的问话，不觉更惊讶地反问。

“‘心中’！”他加重语气地说。

“‘心中’！我不过这样推测，报纸上不是常有‘心中’的记载吗？老实说我从前倒担心着她和你也许会来一下这个把戏。”我说得很老实。

“哦！”他叹息地应了一声，惊讶的表情没有了，代替的是悔恨。于是他告诉我：

“她的确几次向我这样提议过，我都没有答应。最后一次她约我同到华严泷去，是写了长信来的。我回了一封信说：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没有一点力量，所以违抗命运的举动是

愚蠢的。我们只是一叶小舟，应该任凭波浪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顺从了命运活着，以后总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她就跟我决裂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如果我当时答应了她，我这时也不会在这里了。我知道她的决心是很坚强的。前天夜里还仿佛梦见同她去什么地方'心中'似的。"

"现在好结果来了罢，"我听完他的故事只说了这短短的一句话。也许是讥讽，也许是同情，也许是责备，也许是疑问。其实这些全包含在这句话里。我不能够相信在那时候的他们的面前就只有他所说的两条路，我不能够相信应付生活就只有这两种办法。事实上他把那个最重要的倒忘记了。

"现在好结果来了罢，"他疑惑地重复着说，然后猛然省悟地责备自己道，"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吃，没有什么话可说。"脸上立刻起了一阵可怕的痛苦的痉挛。我看见这个就仿佛看见牲畜在屠刀下面哀号，心里也起了战栗。

"那么你还相信命运吗？"我不安慰他，却责备地追问道。

他不回答我，只是埋下头挺直地跪在座蒲团上面。

学校里放了年假。一连几天堀口君都忙着在念经和抛掷供物。差不多每天吃中饭的时候，他都要告诉我说：昨晚某某人的灵魂又到我家里来了。于是就简略地告诉我那个人的生平。无论是男或是女，那些人都是这个社会的牺牲者，而堀口君却说他们全是顺从命运的好人。于是傍晚他就提了一包供物到海边去把那亲友送走了。而在家里又会有另一个亲友的灵魂在等候他超度。

这个人，当他对我申诉痛苦的时候，他露出等人来援救似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而跪在神橱前面，他却毫不迟疑地去超度别人的灵魂了。这也许是宗教的力量罢。但这宗教却把那无数的鬼放进了他的家中，使他与其说是活在人间不如说是活在鬼的世界里了。

新年逼近的时候，平日默默地劳动着的堀口夫人便加倍默默地劳动起来。在堀口君，也多了一件写贺年片的事情。只有那小孩更高兴地往各处找朋友玩。楼上不消说是静得像一座坟墓。我一个人在那里翻阅陈腐的书籍，受古圣贤的围攻。

新年一到，这家庭似乎添了一点生气。邮差不断地送了大批的贺年片来；拜年的人也来了不少，虽然大半都是在玄关口留了名片或者写着"御年贺"的纸卷，并不曾进房里来。但门前的人影究竟增加了许多。小孩也时常带了他的朋友来，多半是些穿着很整齐的和服的小姑娘。常常在庭前用羽子板拍着羽根① 玩，这虽是女孩的游戏，但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的少年在玩了。

劳动了一年的堀口夫人，在她的苍白的圆脸上也露了笑容，多讲了几句话。晚上没有事情，也把我邀到客厅里火炷旁边去玩"百人一首"。玩这种游戏我当然比不过他们夫妇。

堀口君有四天没有到海边去了。大概新年里鬼也需要休息罢。但是一月五日这天的午后他忽然又勤苦地念起经来，

---

① 羽根：日本话，毽子。

一连念了三四个钟点以后，他就在下面大声邀我同到海边去。我走下楼看见他提了一包供物站在玄关口。

“昨晚又有谁的灵魂来过了吗？”我一面穿木屐，一面问道。

“就是横山满子君。我回头再详细告诉你，”他严肃地小声说。

我们默默地走了出去。

从海边归来的途中……

我们依旧在那些窄巷里绕圈子。堀口君说过了那简单的回答后，就不再作声。两人的木屐在土地上沉着地发响。我被沉默窒息着，不能忍耐下去，便说：

“那恐怕是梦罢。你看见她是个什么样子？”

“梦不就是可信赖的吗？我屡次做梦都有应验。”他停了脚步，说着话望了我几眼。前面几步远近，竖着那“马头观音”的石碑。他走上去，合掌行了一个礼。他走过这个地方总要这样地行礼，我看见过好几次了。

“她的样子很憔悴，眼含着泪，要我救助她。所以我想她做鬼也不幸福，今天给她念经超度过了。以后还要给她念经呢！”他继续说，声音有点改变，我明白是一阵悲痛的感情侵袭来了。但我好像不知道怜悯似地不去安慰他，却说了类似反驳的话：

“她不是顺从着命运活过了吗？那么她应该有好结果呢！你给她的信上不是这样说过的吗？……”

"但是……但是——"他仿佛遇到了伏兵，突然忙乱地招架起来，说了两个"但是"，便再也接不下去。

"但是一切都错在命运上面。这命运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知道！我不相信这些。即使真有，我也要使它变成没有！"我气愤地说。我看见他招架不住地往后面退走了，便奋勇地追上去。

他不再和我交战了。他只顾埋着头走，口里含糊地念着什么，像在发呓语一般。但在我的耳朵听来，他念的并不是《南无妙法莲华经》，而是"我错了"一类的句子。

这晚上堀口君忽然现出非常烦躁的样子。晚饭吃得很少，老是沉思一般地不说话。而且因一件小事就把小孩骂哭了。饭后他说要玩"百人一首"。等堀口夫人把食具收拾好拿出牌来时，他忽然又说不玩了，就一个人跑了出去。他的妻子问他夜里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回答。

我回到楼上，又受着腐儒的围攻。虽然房间里摆着火钵，却变得非常寒冷了。接着来的是寂寞。周围静得很可怕。忽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人唱起了谣曲，苍凉的声音在静夜里听来就像是鬼哭一般。这许久还不见堀口君回家。于是风起来了，一吹便吹散了谣曲。树木哀叫着，房屋震摇着，小孩也在下面哭了。这楼上就如一个鬼窟，我不能够再坐下去，便毅然站起来，走下楼，到玄关口去找木屐。

"张君，要出去吗？到什么地方去？"堀口夫人在房里用了焦虑的声音问道。

"海边去!"我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不等她说第二句话,就冒着风急急走出门去。

海完全变了模样。

我认不清楚平日见惯的海了。潮暴涨起来,淹没了整个海滩。愤怒般的波涛还不住地往岸边打来。风在海上面吼叫地飞舞。海在风下面挣扎地跳动。眼睛望过去,就只看见一片黑暗。黑暗中幻象般地闪动着白光,好像海在眨眼睛,海在张口吐白沫。

浴场已经消失在黑暗里,成了一堆阴影,躲在前面。每一阵风冲过来,就使它发出怪叫。我去找那些岩石,就是这傍晚我在那上面站过的,现在连痕迹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岸边,望着前面海跟风搏斗的壮剧。一座一座的山向着我压过来,脚下的石级忽然摇晃似地在往后面退。风乘着这机会震撼我的身子。我的脸和手都像着了利刀似地发痛。一个浪打来,那白沫几乎打湿了我的脚背。

我连忙往后退了两步,定了神,站稳了脚跟,想起方才几乎要把我卷下去的巨浪,还止不住心的跳动。

黑暗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海疯狂地拚命撞击岸。风带着一长列的怪声迎面飞过来。这一切都像在寻找它们的牺牲品一般。

对着这可怖的景象我也感到惊奇了。平日是那么恬静的海遇着大风的时候也会这样奋激地怒吼起来!

"可惜,堀口君不在这里,不然也可以给他一个教训。这

海可以使他知道一些事情,"我这样自语着，一个人渐渐地进入了沉思的状态。

风刮着我的脸和手，我也不觉得痛；浪打湿了我的脚，我也不觉得冷。我一个人屹立在风浪搏斗的壮剧的前面，像失掉了全部知觉似的。

"张君,你来了!"一个意外的声音使我惊醒过来。我掉头看后面，正遇着堀口君的发光的眼睛。在那张清癯的脸上我看见这样的发亮的眼睛还是第一次。尤其使我惊讶的，是他会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见了这一切吗?"我略一迟疑便惊喜地发出了这句问话。

他点了点头,然后低声说:"我比你早来了许久。"

我惊疑地望着他那发光的眼睛,带了暗示地自语道:

"想不到那么恬静的海也会这样可怕地怒吼起来。"

"不要说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烦躁地说。我觉得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不答话,只是惊疑地望着他。

"回去罢,回到家里我有话对你细说,"过了半晌他又说了一句。

1935年2月3日在日本横滨。

人*

——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①

一

我并不是健忘的人。我也有记忆的。我把一个一个的记忆堆在我的后面，像一块一块的石头。它们渐渐地加高起来。太阳晒着它们，雨淋着它们，还有人拿刀斧和锄头砍它们，挖它们。但是它们依旧高高地堆在我后面，终于造成了一座山，——我的记忆的山。

这座记忆的山是钢铁一般地坚实，但又是水晶一样地透明。我每次回过头去看它，在那上面我看见无数的人的面颜。那些人怎样从黑暗里爬起来，到了一个高度，又怎样落回到黑暗里去。他们消失了。而他们经过的路，却永远印在我的记忆的山上。这里很清晰地留着他们的历史。许多的人在这山上面使过一刀一锄，它始终没有动摇过一次。我也很健壮地活着。而他们自己却像烟雾一般地散去了。

---

* 本篇收入《神・鬼・人》前未在报刊发表过。

① 这不是"噩梦"，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里的某一天我在东京亲身经历的事情。

最近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来说我软弱。他说他将来会比我坚强。我祝福他，希望他不要让他的记忆被一刀一锄砍伤，挖坏。

我今天想着那个年轻人的话，又一次静下心来，回顾那座记忆的山，透明的水晶体上忽然现出了一个黑点。这个黑点逐渐扩大，终于成了一团，遮蔽了我的眼睛……

二

我住在寄宿舍①里。我已经在床上睡熟了。我每晚都要做梦，一些苦恼的、恐怖的梦。甚至在梦里我也得不到休息和快乐。

我忽然醒了起来。我有着这样的一个习惯：连一点点小声音也会打破我的梦景。我茫然睁大了眼睛，望着房里的黑暗。门开了。走廊上的灯光射进来，一个肥大的黑影向着书桌那面扑过去。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较瘦的影子。后面又是一个。皮鞋声吵闹地响着。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我还来不及仔细思索，忽然电灯光刺眼地亮起来。我看见五个穿西装的人在我的房里，我有点吃惊，又疑心还在做梦。我伸手擦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些。两个人的声音在我旁边响着：他们叫我起来。我拿开手。我明白了。那个肥胖的汉子我看见过。我认得他。他是一个"刑事"②。

---

① 寄宿舍：指中华青年会的宿舍，在日本东京市神田区。

② 刑事：日本的便衣警察。

我马上下了床，披上一件大衣。另一个"刑事"颇有礼貌地对我说话，要我多穿两件衣服。他说夜里很冷。不错，虽然是在四月，但这里夜间还是很冷，而且两天前才下过一次大雪。

我这时候心里倒非常平静了。我猜得到他们是为了什么到这里来的。我仿佛早就准备好了等他们来一般。这几天因为傀儡戏要搬到这里来演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笼罩着这个都市②。我接连得到几个朋友失踪③的消息。而且就在这天晚上我买了一包旧书从外面回到宿舍，正遇见那个"刑事"在楼梯旁边同两三个人谈话，好像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穿好了衣服。那个肥胖的"刑事"要我把壁橱打开。另一个却自己动手开了书桌的抽屉，把朋友们的来信全取出来，随意地拆阅了。我在旁边冷眼看着。那时候我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奇异的感情。我没有恐怖，也没有愤怒。我很平静，简直可以说是无感觉。也许是愤怒到了极点，人变麻木了。

壁橱里堆满了破书，都是花了许多功夫，在旧书店里找来的，我的钱和时间全花在这上面，并且还是它们使我能够在这个都市里住到现在。我爱它们，我小心地把它们放在一起堆得很整齐。然而如今在这位先生的肥手里，什么都受到蹂躏了。他的检查是很仔细的。上一层的书他一本一本地看过。但是我想他能够看懂什么呢？下一层装满着《现代文学全

① 指所谓"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东京的事情。

② 这个都市：指日本的首都东京。

③ 失踪：即"被捕"的意思。

集》、《大思想全集》一类的圆本书①，应该是容易懂的了。他却怕麻烦，懒得去翻芥川龙之介诸位的大著。他无意间把一本室伏高信的《反乱之社会学》抛在床上，另一个"刑事"却把它当作宝贝似地拿在手里。第三个"刑事"就把我那只唯一的皮箱从壁橱里拿出来，放在床上。箱子没有锁，他们便揭开盖子，几个人围着它认真地搜索了一番。没有什么东西。其中有一个聪明的人，恐怕他们的眼睛没有看清楚，也许会看漏了什么重要的证据，便自告奋勇地把悬在书桌上面的电灯移过来。但是不知道怎样他刚刚伸手去挨电线，就起了一个轻微的爆发声，电光一闪，房间落在黑暗里面了。

五个大汉全着了急，张惶起来，不知道怎样才好。四个人抱怨那个聪明人，逼得他打开门，不住地跑进跑出，也想不到法子。我一个人在暗中禁不住要笑。他们似乎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于是聪明的先生勇敢地出去了。

在黑暗里时间过得特别慢。大家都不作声。我靠了墙壁站着。我的思想渐渐地活动起来，在许多事情上面打转，我在想这时候我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而且预料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愤怒的念头像一根针，刺进我的脑子。但是我还能够压住我的感情，向他们淡淡地问道："究竟为了什么事情？"

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句不熟练的中国话进了我的耳里："有很多事情。"

好，反正落在你们的手里了。且看你们做出些什么事情

---

① "圆本书"：指每册售价壹圆的全集本图书。

来！——这一想我也就不作声了。

出去的人毫无消息。沉默统治着这个房间。整个宿舍里没有一点声音，似乎连杂役也睡熟了。我闷得透不过气来。这个房间仿佛就是一座坟，好像全世界都死亡了。在这窒息人的静寂里我又感到一种难以说明的心的压迫。我靠在墙壁上，仿佛半个身子已经进了坟墓，只等候再一排枪来完结我的一切。

“你冷吗？”一句异邦的语言① 打破了沉默。

“不冷，”我昂然答道。

“你坐罢，事情还多着呢！”

我不作声地在床上坐了。皮箱无力地躺在我的旁边。走廊上钟声响着：清清楚楚的两下，就像垂死的人的叫号。才两点钟！我觉得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了。

三

好容易等到那位聪明的先生抱着一把洋烛进来。他得意地把七八支洋烛全点燃了，桌上是洋烛，手里也是洋烛。屋子里奇怪地发亮。烛光抖得那么厉害。于是在一阵忙乱中最后的搜查开始了。大家急急忙忙，东翻西弄，壁橱很快地变成了一个大字纸篓。那个懂中国话的语言学家一面读着朋友们给我的信，一面极其琐碎地讯问我的过去。

---

① 异邦的语言：指日本话。

另一位先生找到了我这天早晨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钞票，要我揣在怀里，又要我把表也揣着，还叫我把脸帕也带着。他并没有说出要我到警察署去的话。但是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检查到这里就算完结。他们把我的信包在一起。那个把室伏高信的著作当作至宝的人要把这本书也带去，还是那个胖子明白些，他说：这样的书到处都有，拿去干什么？

洋烛被吹灭了。他们押着我出来，一个“刑事”把锁递给我，要我自己锁上门。我做了。我想他们的办法真妙。这时候没有人看见，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房门又锁得同平时一样。甚至我的朋友也不会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了。

五个人很客气地陪着我下了楼。下面门大开着。对面一家中国饭馆里还有灯光。天空黑暗，没有星。空气却很新鲜，自然也很冷。我仰望着天空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四

我并不问他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只顾默默地跟着他们走。我们走不几步，后面却起了脚步声，一个“刑事”便急忙跑回去寻找他的新俘虏，但是又空手赶了回来。我们走进了大街。一辆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住了。但是看见这几个人，汽车夫就连忙开起车走了。他们没有作声。我想，警察署①

① 警察署：指日本东京市神田区的警察署。

大概就在很近的地方。果然走不多远便到了那里。其实那个地方我时常经过，不过从来不曾注意。我想不到这所高大的洋房会是警察署，更想不到我有一天会被人带进里面去。

警察署里没有昼夜的分别。这时电灯非常明亮，好些人在里面办公。我跟着他们上了楼，进了一间屋子，这大概是他们办公的地方了。

他们很客气地让我进去，叫我坐下来。一个人端了一盆火到我旁边，另一个人给我倒了一杯茶。

这里面原有一个人，看见他们带了我进来，便不高兴地用他本国的话说了一句：

"这个东西倒了不起。"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刺得我的心微微发痛了，我只好装做不听见。

审讯开始了。五个人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是总厅派来的什么课长，面貌平常，嘴唇上留了一撮小胡子。就由他担任审讯的工作。他说的是他本国的语言，不过很简单。其实他的审讯就十分简单，简单得连我也料想不到。

"你以前在什么地方毕业？"

"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来做什么？"

"费用是什么人供给的？"

问了这样简单的话以后，他忽然在一张纸上写了"梁宗岱"三个字。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北平做过教授，但是在这里却被人当作流氓看待了。他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问这个人在中国干些什么事情；问我什么时候认识他，又怎样认识他；问我最近到他家里去过没有，什么时候去的，是一个人去

还是几个人去？他得到答复，就写在手边两张纸上。纸上已经写了好些字。我想他们一定先到那个朋友家里去过了。

果然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我听见他们回答说："人已经捉了来，不过什么也没有。……"我想电话也许是从我那个朋友所在的滨海的城市叶山打来的罢。

审讯就这样简单地完结了。我坐着烤火喝茶。斜对面坐着那位语言学家。他一面烤火，一面读我的信。结果也只有使他失望。他便搭讪地对我说："今晚的事情，你想不到罢。"

"当然，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他笑了笑，接着说："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你朋友的事。"他的中国话并不高明。

"你今晚什么时候睡觉的？"另一个便衣警察用他的本国话问道。

"十二点钟。"

"那么你现在很疲倦罢。"

我点点头。

于是在他们略略交换了几句话以后，语言学家就有机会卖弄他的本领了。他带了古怪的口音说中国话道：

"今晚上的事情很对不起。不过我们也是奉了上面的命令。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请你——"

我以为他请我回家去。谁知他却接着说："在我们这里睡一晚，明天再问一次就没有事了。我现在就陪你下去。"

我没有说别的话，默默地跟着他走出房间，走下一级一级的石梯，转一个弯又转一个弯。我很明白，他一定是把我送进

牢里去了。

"这件事情很对不起。但是也没有办法。下面地方很脏。你睡一晚罢。我们知道你不是坏人。你是受了朋友的累。"

我不作声，只顾跟着他走。我又替那个朋友担心；又想象着下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心里起了一阵波涛。我费了大的努力才恢复了平静的心境。

五

我们站在铁门的前面了。一个警察的头从铁格子里露出来。

我听见一串钥匙的响声，接着起了铁门闩的沉重的声音。门开了。语言学家陪了我进去。

这时候再用不着什么解释的话了。警察不客气地叫我举起两只手，他开始搜我的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拿走了；钱，表，纸片，甚至裤带和先前他们叫我带去的脸帕都给他搜了去。在这之间语言学家就没有闭过他的嘴。他不住地对我解释：——他说："东西不会失掉，你可以放心；"他说："你不是坏人，这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他说："对不起你，我们也没有办法；"他说："你明天就可以回去；"他说："你的表不是在上海买的罢；"他说："里面都是坏人，你不要同他们讲话；"他还说了许多许多，但是这伪善的态度快要叫我发呕了。

这里两边共有十个监房。警察打开了其中的一间，叫我进去，马上就把门闩上锁了。外面的门起了大的响声，大概是

语言学家出去以后，大门又锁上了。

一重一重的铁门，那么坚实的门闩，那么大的铁锁……外面还有那一级一级，左弯右拐的石梯……

六

房里充满了鼾声和臭味。暗黄色的灯光微弱地颤动着。三铺席宽的小小地方已经睡了七个人。外面的一头还只有三个，刚刚在门口留了一个空位，我便躺了下去。地板很硬，上面不过铺了一层薄薄的席子。没有枕头，而且没有放脚的地方。

我扣紧大衣的钮扣，弯了腿躺着。电灯光讨厌地搔着我的眼睛。我用手蒙住脸，希望能够睡一些时候。然而我的努力完全没有用。愤怒从心底升起来，烧着我的身体，烧着我的脑子。我全身发热。感觉变得更锐敏了。令人发呕的臭味从四面八方袭来。

"你进来睡罢，"我旁边那个囚人翻了一个身，揭开那张窄小的薄薄的毯子，要我进去。我答应了一声，就把毯子往身边一拉，盖了一半在大衣上面。

我刚刚闭上眼睛，一个警察大步走过来，把门上传递东西的洞口打开，递进一本簿子，要我在那上面打个手印。我的眼睛发痛，看不清楚簿子上面的字迹。我胡乱地把拇指蘸了印泥，在簿子上印了一下。我偏着头看。怎么，红红的一团。这是血吗？……我有点茫然了。

钟声响了：四下。还这么早！我不能够睡。我只希望天亮。

这里并不是静寂的。警察们在谈话，在咳嗽，在大步走路……

七

我睁着眼睛听见挂钟敲了五下。整个拘留所马上骚动起来了。警察们叫着。囚人们动着。每个监房里都堆满了黑影子。我站起来，用手揩眼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监房里七个人的陌生面孔我看不清楚。他们在折毯子，一个囚犯叫我帮忙他折。另一个囚犯在扫地，席子早揭起来卷好了。屋子里全是灰，全是臭气。每个人掩着鼻子，有两个人用纸片蒙着鼻大声擤鼻涕。

警察从洞口把毯子和席子全收了去。接着放尿的时间开始了。在这里大小便和洗脸的地方都只有一个，所以每次只能放三个人出去。拘留所里有八九十个囚人。轮到我名下，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等待的。而且连洗脸也不能够超过一两分钟，否则看守就来催促了。

这一切终于平安地过去了。我回到监房里，没有别的事情。六个囚犯都盘腿坐着，还有一个人被放出去打扫监牢。房里阴暗，只有从那唯一的小窗户里射进来一点点阳光。这面窗开得高，我们踮起脚，也不能够看见外面的景象。

一个老犯给我指定了座位。我是最新来的人，应该坐在

最后面。在这里面走动是被禁止的。每个人都得端端整整地盘腿坐着。地板很硬，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腿上，这样坐了一刻钟，连腿骨都仿佛被压坏了。我不能忍受，我把脚伸出去，脚好像麻木了，接着起了一阵痉挛。我勉强站起来。

旁边的一个囚人便告诉我牢里的规矩。他劝我马上坐下去，他害怕我会受到警察的责骂。我只得坐下了。但是不到五分钟以后，隔壁监房的囚犯就因为睡下的缘故被看守凶恶地责斥了。

在这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同情怎样地生长。甚至邻房囚人的被骂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监房里的严肃的空气。每个人都闭了口，带着关切的眼光望铁格子的外面。有一次坐在我对面的七十七号被传出去审问。我们听见牢门开，牢门关，听见上面起了严厉的高声叫骂。别的囚犯都担心地谈他的事情。他们看见他久不回来，都想念他，等他回来以后大家就围着他，关心地问他的消息。

那位语言学家曾经告诉我，这是一群坏人。但是我的眼睛使我发生疑问了。

八

牢门开了。这是我的唯一的希望。我坐在三铺席的囚笼里面，一切的思想都变得迟钝了。我只是渴望地等着听牢门上的锁声和门闩声。因为每次牢门打开都会带进一点点外面的气息来，使我知道我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一生从

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由是如此美丽的！可是我已经跟它分别了。

看守的警察拿了簿子来点名。他告诉我，我的号数是"七十八号"。这一来我才记起了在牢里人们是用号数代替囚人的姓名的。

点名以后，我旁边坐的七十六号的囚人便开始同我谈话：

"你为着什么事情进来的？"

"我不知道。"

"他们在什么地方抓到你的？"

"我家里，我那时已经睡了。"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是学生。"

这时候斜对面的一个囚犯，七十五号就插嘴说："思想犯。"这个人穿西装，但是没有大衣，没有领带。他后来告诉我，他是一个裁缝，会做洋服。大概是因为窃盗的事情进来的。这里面大半是小偷一类的人，所以他们很尊敬所谓思想犯。

"你干了事情吗？"坐在我左边的七十六号的囚犯接口问我道。他的年纪不大，却有一张阴沉的黑脸，沿着脸颊生满了胡须，头发凌乱地蓬着，好像几天都没有洗脸似的。他穿着大衣。他的举动跟别人不同，好像是一个大学生。

"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我直率地回答道。

"你是不是思想犯？"七十五号关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

七十六号在旁边含笑地问："你知道你究竟为什么捉进来的吗？"

"不知道。"

"依照你们孔夫子的《春秋》的笔法，你被谁捉来，你自己应该明白。"

这句巧妙的话使我的嘴上也浮起了微笑。我注意地看他，猜不透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便突然问道：

"你是大学生？"

"不，我是一个雇员。"

"那么你是思想犯？"

"不，我偷了三本书。我需要读书，没有钱买书，所以偷了来，却给人捉住了，"他望着我坦白地说。他又含笑地问我："你读过《罪与罚》么？"

我点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话。果然他说了：

"我赞成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张。"

"啊，"我唯唯地应着。

我的这个态度也许激怒了他。我看见他的眼睛突然发亮了。他兴奋地说："你不相信吗？我不过拿了三本书，我要——"

"不要吵！你疯了吗？警察！"七十一号的老犯胆怯地警告道。

七十六号满不高兴地瞅了那个老犯一眼，他的眼睛微微地暗淡下去了。他咬着嘴唇，用力搔他的乱发。一个黑影落在门上。

"喂，七十六号！"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

七十六号默默地放下了手，侧过脸去看警察。警察像被触犯了似地猝然转身走开了，却停在隔壁监房的门前大声叱责一个睡下去的囚犯：

"不行，不行！你这混蛋！起来！"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了。让我躺躺罢。饶了我。我有病，"一个微弱的声音很有礼貌地哀求道。屈辱和痛苦在这个声音里荡漾。我简直想不到一个男人能够用这种声音讲话。

"混蛋！那不行。起来！你不懂这里的规矩吗？你是不是想挨打？"警察一面骂，一面打开隔壁监房的门。接着在那边就响起了打人的声音。那个囚犯一面挣扎，一面低声哭。警察在骂人。

我们看不见什么。但是这个监房里囚人的脸色全变成惨白的了。他们的眼珠胆小地动着。只有那个年轻的七十六号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脸色阴沉。他忽然掉过头来对我说："我进来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对付过我。但是我不怕。"他的眼光很凶恶，很倔强。

隔壁监房里早已静下来了。警察已经走开找他的同伴讲笑话去了。但是偶尔从隔壁房里还送来一两声低微的呻吟。

"神啊，"七十七号的那个中年囚犯求助似地低声唤道。他合了掌闭上眼睛虔诚地跪着。

"神？你求神有什么用处？"七十六号冷笑道。"我根本就不相信神，神能够替你洗刷你的冤枉吗？"

“你不要乱说，”七十七号惶恐地睁开眼睛，连忙警告道。“神是有的。他那一双眼睛暗中在监视我们，他看得很清楚。一切都瞒不过神的。”

“哼！我偷了三本书也瞒不过神。我一个月只有三四十元的薪水。我有母亲，我有老婆，我有小孩。……”七十六号气恼地反驳道，他的声音很低，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外面牢门就发出了响声。一个警察马上走到我们监房的门前，提起一串钥匙高声叫道：

“七十七号。”

那个中年囚人恭敬地答应着，站了起来。

九

七点钟吃早饭。那时候牢里又起了一阵骚动。我听见有人在叫：“四十五号，定食一份！”我才知道金钱在牢里也有用处。

饭来了。两片黄萝卜，一碗酱汤，一小盒子白饭，并不坏。我看见别的人两三下就把饭菜吃光了。从他们的眼光和嘴动看来，我知道这一点点饮食并不能压止他们的饥饿。我的饭量很小，但是连我也把一小盒子白饭当作美味般地吃尽了。

刚刚把碗放下，那个黑瘦脸的七十一号就叹息地说道：“希望早一点吃中饭啊！”

七十五号的裁缝站起来，又坐下去，擦擦手，又揩揩嘴。他带着渴望地接连自语道：“我只想吃一碗加利鸡饭，喝一杯

酒。"他独自做出种种端杯喝酒的姿势。他不厌烦地详细做着手势。众人很感兴趣地在旁边望着，而且现出了垂涎的样子。

"一杯酒，只要有一杯酒，就好，"七十五号终于停止了做手势，无力地摇着头，绝望地说。

"哪里有酒啊？"七十一号低声叹息道。他的叹声好像给这个监房带来了一种忧郁的气氛，众人都垂着头，仿佛不敢对看彼此的脸似的。警察的皮鞋声在外面有规律地响着。等到皮鞋声停止了的时候，七十六号就在我的耳边说道：

"我偷了三本书，高尔基的书，托尔斯泰的书，纪德的书。他们打我。他们控告我。但是我有这个权利。"

他的声音很低，然而他的眼光却很锋利，好像可以刺进别人的皮肤似的。我看他的脸。半个多月来没有修过的面孔，被飘蓬的头发和凌乱的胡须弄成了野人头一样地难看。在他的脸上有一种坚定的表情。这些使他的短短的话变成很有力量的了。

我奇怪地望着他，我猜不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十

说是上面的警官要下来查监了。七十七号的中年人温和地告诉我这里的规矩。警察走过的时候，不可以高声讲话，而且应该端端正正地跪着，连盘腿坐也是不行的。每逢听见牢门大响，就不要做声。每天上午要查监一次，这时候更不可以犯规。囚人间彼此的关心很令人感动。

“规矩！哼！规矩！你们永远服从什么规矩！”七十六号气恼地说。

七十七号怜悯似地对他微笑，温和地劝道：“你们年轻人性情浮躁得很。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神的眼睛看见了一切。他是大公无私的。”虽然他的脸上还堆着笑容，但是这笑容却被一种压抑住的痛苦弄成了哭的样子，使他那没有血色的长脸成为更加惨白可怜了。

“神，你永远相信神。说得漂亮，大公无私！那么你为什么不去问它，别人用了钱你受罚，这对不对？”七十六号气恼地反驳道。

“年轻人，你是什么？你敢毁谤神？”七十七号费力地这样说，却闭上眼睛不去看七十六号的脸。

“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人，”七十六号骄傲地说，他的黑脸上好像突然现出了一道光彩似的。“我偷了三本书，是我做的，我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被人冤枉。我是一个——”

“七十六号！混蛋，你给我闭嘴！”警察的黑影威压地俯在铁格子门上。

七十六号不答话，只是把他那锋利的眼光朝门口看去。

黑影突然消失了。监房里变得很静。再没有人说话。我们等待着，我们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查监的许久不来。沉默压得我难受。挂钟响着，又响着，九点钟过去了。十点钟过去了。大家疲倦地在打瞌睡，我也迷糊地靠着墙睡着了。

铁门闩的响声惊醒了我。警察大声叫起来。

一个警官捧了一本簿子走到我们的监房门前，一个警察

跟在后面。

“七十一号，”警官威严地唤道，“七十二号……”

查监的事情一完，放尿的时间便到了。又是一阵骚扰。谁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出去在廊子里走几步。

于是一切又回到平静里。监房里每个人都现出了疲倦的样子。连七十六号也靠着墙昏昏地睡了。

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我很兴奋，我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想他们应该放我出去了。每一次牢门的铁门一响，警察就会提着那串钥匙走过来开门，同时叫出一个囚犯的号数：

“七十——”

每一次我都以为应该唤我出去了，然而总不见他叫到七十八号。我们这个房间里的囚人差不多有一半被叫出去审问过。但是我却被他们忘记了。我想固然他们答应过今天放我，可是谁能够相信他们的话？倘使他们随便把我关个一年半载，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愈想下去，愈觉得我的想法有理。愤怒，绝望，寂寞，又渐渐地从我的心底升起来。我要压制它，已经没有办法了。

到十二点钟，还没有一点消息。囚人们热心地等着吃中饭。我说我不要吃了。我心里充满了愤怒、绝望和寂寞，哪里还容得下饮食？

他们劝我吃饭。七十七号更说，倘使我吃不完，分给他吃也好。我答应了。他便预先给我道谢。

中饭来了，依旧是盒子盛着的，比早饭时多了几片番薯，却没有酱汤。大家围在一起，起劲地吃着。我却不觉得饿。我

咽了几口，口干得很，就放下筷子。我正待把饭盒子递给七十七号，因为我允许过他的。但是七十一号的老犯就连忙伸手过来把它拿走了。七十七号不敢作声，只得垂涎地偷偷望了几眼。这一个小盒子的菜饭被两三个人分吃以后，还剩下两片番薯给七十七号。这个文弱的中年人捧着饭盒子，用留恋的眼光望着它，恨不得把它也吞进肚里去。

"这里真寂寞。日子真难过。哪里有外面好！"七十五号放下饭盒子，摸摸嘴说。"外面有酒喝，有女人，你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你有钱。"

"女人，你还在想女人！要不是为了女人，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跪在他旁边的七十三号突然粗声说。这个人有一张长脸，又黑又瘦，沿着脸颊和嘴唇凌乱地生满了胡须。

大家又不作声了。七十七号一个人跪在角落里祷告似地自语道："一切都是神安排好了的。谁也不能抱怨。世间没有冤枉的事情。神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没有冤枉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别人用了钱，你受罪？"七十六号气愤地追问道。他的脸色很难看。

"不要紧。我的事情就会弄明白的，神会给我公道，"七十七号含笑地回答。他的眼光突然发亮了，他的没有血色的脸上也现出一点点红光。

"哼，你等着罢。我就不相信。我从来——"

外面的门大声响着。警察提起钥匙走过来，一面开门，一面叫道：

"七十七号！"

“这一次问过就会放我出去了，”七十七号低声说，脸上露出了喜色。

七十七号走出去以后，他的话给这个监房里添了一点生气。

在上面突然起了严厉的叱骂。声音很响亮，仿佛响彻了这个监房。我们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骂声继续着，愈来愈严厉，愈响亮。仿佛有人在拍桌子，有人又在哀声分辩。这样地过了好些时候。我们就只听见这些声音。

“七十七号的事情坏了，”七十五号胆怯地小声说了这一句，就垂下了头。

“他说神会给他公道，”七十六号冷酷地答了一句。

“闭嘴！”七十三号警告道，一个警察的黑影接着落进了我们的监房。

牢门突然开了。另一个警察带了七十七号回来。

这个中年人没精打采地走进了监房，不说一句话，静静地跪下去。脸色苍白得像一张死人的脸。众人都关心地掉过头去看他，低声问着：“怎么样？”

“倒楣！”那个瘦弱的中年人努力说出了这两个字，绝望地摇摇头。……

但是牢门又响了，警察又提了钥匙来叫：

“七十五号！”

十一

牢门开着，关着。一些人被唤出去审问，一些新的囚人被带进来。一点钟过去了，依旧没有人来理我。每次新的囚人被带进来受搜查时，监房里的囚人全挤到门口，把脸贴在铁格子上偷看，仿佛要在那个人的身上看到一点外面世界的景象。

"南京先生，"他们小声说。

我算起来这天至少进来了三个中国学生。……我把头靠在墙上，愤怒烧着我的心。我极力压制它，但是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怨愤的呻吟。

众人惊讶地看我，七十六号更关心地问道："寂寞吗？"我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寂寞的，"他自语似地小声说。忽然他掉过头来问我："你看过纪德的《田园交响乐》罢？"

我摇摇头，我只知道那本书的名字。

"他说得好：'没有眼睛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真不愿意看这个世界。"他渐渐地兴奋起来。"书店里堆着书，没有人买；我要读书，他们却把我关到这里来。纪德本人也是一个瞎子，他看不见这种事情。"

我很激动，我同情地望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偷了高尔基的书，托尔斯泰的书，罗曼·罗兰的书。高尔基教我认识真理，为着真理奋斗；托尔斯泰教我爱人，不承认地上的权威。但是为了他们的书我却给关进这里面来

了。……”

“小心，不要说话！”七十一号命令似地警告道。

七十六号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依旧掉过头来同我说话，那两只眼睛，就像电光一般地照在我的脸上。不过他的声音更低了：“你不要紧。你比我幸福。你是学生，你可以读任何书，不会有人麻烦你。然而我始终相信我有这个权利。他们不能够改变我的信仰。”他的声音很坚定，没有一点抖动，我听见它，就觉得说话的人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但是我依旧忍不住惊讶地看他的脸，他的注视去掉了我的疑惑。他的眼光是很坚定的。从那张脸看来，他看事情似乎比谁都明白。

“没有人能够剥夺我的权利，没有谁！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人！”他宣言似地对我说。声音虽然低，但是他很用力，好像他想把他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一般。

我望着他的黑脸，我觉得一股力量在我的身体里活动。“我是一个人！”这句话在我的心里朗朗地回响。

十二

一阵热闹过后，这个监房里又渐渐地冷静下去了。七十六号沉默着，烦躁地把身子在墙上擦来擦去。接着他就脱光衣服，换下汗衫，披着大衣，在那件变成了黑黄色的汗衫上面捉虱子。他一身都是红黑的小伤疤，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很可怕。七十五号的裁缝也脱了衣服捉虱子。我看见这个景象，觉得自己的身上也发痒了。

七十七号不断地揉着脚，露出来极力忍耐而终于忍不住的痛苦的表情，他接连地低声叹息。他跪了片刻便改成盘脚坐，闭上眼睛，口里喃喃地似乎在念祷告神的话。但是这也没有用。他马上又站起来，改作了跪的姿势。他这样反复地替换着，直到警察的头在铁格子外面露出来，发出了严厉的骂声：

“七十七号，干什么？这样的事不行！”

这一来沉默更得了势，威压地统治着这个房间。大家都靠着墙假寐了。

三点钟过去了，四点钟过去了。我半醒半睡地把头在墙上擦着。没有梦。昨晚一共只睡了一个多钟头，现在应该是很疲倦了。但是我想到今晚的情景，我又不能够安心地睡下去。腿痛得厉害。我担心我的半个身子会变成麻木了。

他们等着六点钟吃晚饭，八点钟睡觉。但是我，我等着什么呢？对于我这一天的希望又完结了。……

十三

我已经失掉了希望，我准备着度过今晚的难堪的时刻了。然而七十六号却用坚定的声音安慰我：

“你不要紧。你关一两天就会出去的。我也不怕。三本书，他们不会把我关多久。……这不是什么可以羞愧的事情。我们都是人，记住，我是一个人。你愿意同我做朋友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亲切地说。我想到我进来时语言

学家告诉我的话，我不觉微笑了。

“我们会在外面见面的，那时候他们不能够——”

牢门响了。警察提了钥匙走过来。他停在我们的监房前面，开了门，带点嘲弄的口气高声叫道：“南京！”我只看见挂在他的嘴角上的轻蔑的微笑，却不知道他在叫谁。

“叫你呢，”七十六号在旁边低声催我。

原来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称呼。我站起来，走过七十六号身边时，他急急地、自语似地说：“我住在××街××号，不要忘记。”我感激地匆匆看他一眼就走出去了。

那个肥胖的“刑事”在外面。他不说一句话。警察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叫我穿上皮鞋，又去取了我的钱和表来。我知道这次并不是去审问，他们要送我出去了。

我默默地跟着那个人经过那些石梯，到了上面，依旧是昨夜的那个房间。他叫我坐下，拿出一张简单的移居表来给我填写。以后，不多说一句话，就请我走。想不到是这样地简单。

“我的信呢？”

“过几天还给你，”他回答道。

无缘无故地进来，无缘无故地出去。为了什么？我始终莫名其妙。但是我自由了。

昂头走在街上，看见落日的余光，看见扰攘的人群，给自由的风吹着，给春天的空气包围着，我仿佛做了一个噩梦。

十 四

黑点消去了。我还是我，没有一点损害。但是那记忆至今还很鲜明。

那个年轻的读者说我软弱，不错！在这个年头这样地活着，不是很软弱吗？我还有什么辩解的话？

然而我检查我自己：热血还在我的血管里循环，思潮还在我的脑子里汹涌。我的口还能说话，我的手还能动作。记忆的山堆在我后面，我并不是用这座山来埋葬我自己的。

这记忆的山是我的养料，是我的生命的泉源，它使我活过了这许多年，它还要使我活下去，那么它也会使软弱的人做出强健的人的工作来罢。

语言和文字正如几十年前一个病死在囚牢中的俄罗斯少女在她的那首绝命的散文诗里所说，是没有一点用处的①。然而我始终不曾忘记那个年轻囚人的一句话：

"我是一个人！"

1935年5月在日本东京写成，

1935年10月1日在上海改写。

---

① 原文是："文字和语言又有什么用？"（见《利娜》，上篇，第一封信。）

后　　记

这一年我就在破书堆里面过日子，很少有提笔的机会，写成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三个类似连续的短篇。《人》是最近写成的，还不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现在我草率地把它们集在一起付排了。

《人》是这本小书的结论，应该是一篇有力的文章。我本想用一个新的形式来写它，但是环境限制了我。我只得草率地写成了这一篇既不像小说又不像散文的东西，来代替那个应有的结论。为这件事情我本想发一通牢骚，然而我的牢骚已经发得太多了。

有人说："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那样锺爱他的作品。"倘使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朋友们，请爱惜地接受这本小书罢，因为我把自己锺爱的东西献给了你们。

1935年11月记。

长 生 塔

《长生塔》，一九三七年三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八年十月，共印行八版(次)。

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平明出版社重排新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新排印，迄同年十一月，共印行三版(次)。

序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曾做过小孩。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活着。他常常带我上街，带我进戏院，还到过一些别的地方。在父亲面前我是一个多嘴的孩子。我看见任何新奇的事情，都要父亲给我讲个明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但是父亲终于跟着母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从此我只有在背着人的时候才敢偷偷地念那一个我最亲爱的“爹”字。

从做孩子的时候起我就爱做梦。父亲去世以后我还可以在梦里看见他的面容。所以我非常喜欢梦。梦景常常是很美丽的。

年光不能够倒流，我没法再回到儿时去。而且父亲已经死了二十年了。但是最近我还做过同父亲在一起的梦。二十年前的情景我居然还能够在梦里重睹，而且我还同父亲在一起过了新的生活。

现实的生活常常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手上、脚上都戴着无形的镣铐。然而在梦里我却有充分的自由。

我不能让我的梦景被遗忘，所以把它们记下一些来。这些全是小孩的梦。我勉强称它们为童话，其实把它们叫做“梦话”倒更适当。

长生的塔，隐身的珠，能言的树，还有那奇怪的秘密，我们的世界上哪里会有这些东西？我不是睁起眼睛在讲梦话么？见识高远的读者，宽恕我罢，我不会麻烦你们来听梦话的。

倘使有人说梦话太荒唐，我也不否认。然而梦话常常是大胆的，没有拘束的。那些快要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倒不妨在这些小孩的梦景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愿意把这本小书献给他们。

巴　金 1937年1月。

长 生 塔*

"从前有一个皇帝……"

父亲总是这样地开始讲故事。

"皇帝，你总是说皇帝，皇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有时候我忍不住要这样问他，因为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皇帝……就是那个整天坐在宫殿里头戴皇冠的怪物！"

父亲费力想了一会儿，才这样回答我，于是他继续讲起故事来。

这时候我们的船停在岸边一棵树下，父亲坐在船头安闲地抽烟；我躺在船上，眼睛望着放射霞光的西边天空。一些远山若隐若现地挂在天边，仿佛是几片出色的云彩。几只渔船正张着帆回来，从这里看去，好像几只小船的模型摆在水上一样。浪轻轻地敲着岸，发出单调的声音。

"从前有一个皇帝，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他的大臣都佩服他，他统治着很大的地方……"

"那么皇帝都是很能干的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学生》第五十一号。

我打岔地问他，因为故事里的皇帝总是很能干、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啊，"父亲答道，他又继续说下去。

"——伟大的皇上啊！万能的皇上啊！臣子们都这样欢呼。这些欢呼声送进皇帝的宫殿里。皇帝高兴地摸着他的胡子微笑了。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许多崇拜皇帝的臣子常常跪在皇宫外面谄谀地欢呼。他们的忠心使皇帝高兴。皇帝把他们全封了官。他们感激地谢了恩，快活地回到家里，以后更忠心地到皇帝那里去欢呼。皇帝很喜欢他们。

"这样，在这个国家里官就突然多起来了，真是多了许多。皇帝也很高兴，因为官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多，也就表示这个国家更太平了。这许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包围皇帝，忠心地侍奉皇帝。"

这时候霞光已经消失，天空成了一片浅灰色。天边还有一点亮。景色渐渐模糊。波浪声比先前响一点，拴在树干上的船微微摆动。我掉头去看父亲的脸，在父亲的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一层淡淡的夜色罩住他的脸。烟头快燃完了，他把它丢进水里去。他的声音也是很平淡的，这个故事好像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我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怀疑起来了。倘使父亲不继续说下去，我就会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么皇帝，什么官，什么臣子，都会消失了。

"这位伟大的皇帝住在宫殿里。过着最好的生活，什么也

不缺少。各地方的好东西都运到宫里来，各地方的漂亮女人都送来给他作妃子。为了修造更多、更好的皇宫和花园，全国最出色的木匠都召来了。一般人认为最困难的、最不可能的事情，都在皇帝的命令下做出来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国的力量做出来的。总之，对于皇帝从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从这个妃子的房间走到那个妃子的花园；听了这个大臣的欢呼，又去听那个大臣的恭维。也没有战争，因为皇帝的威武已经使邻国降服了。将军常常在宫殿里陪皇帝下棋听戏。在宫里每天都有最好的戏班表演最精彩的戏。总之，宫殿是那样富丽堂皇，宫里的生活是那样快乐。皇帝和他的几百个妃子，和他的许多大臣将军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亲的声音有点忧郁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缘故。他的眼睛抬得高高的，仿佛在看远处，但天边除了最后的一线亮光外，什么也没有。

“是的，在宫殿里是快活的，温暖的，幸福的。但是在远远的地方，譬如在山中，在海边，在皇帝看不见、走不到的地方，就有许多寒冷的小屋，那里面住着无数的‘贱民’。他们给皇帝做了种种劳苦的事情。他们从前给皇帝打过仗，给皇帝运过木料石头，给皇帝修造过宫殿花园，给皇帝供给了种种衣食上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得到酬报，只好疲倦地回到小屋里，过他们的寒冷、饥饿的生活。”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跪到宫殿前面去欢呼‘皇上万岁’呢？”我觉得奇怪地问起来。

父亲微微一笑。他伸手抚摩我的头，说：“聪明的孩子，他

们倒没有这个念头。不过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整天忙着做种种劳苦的事情。每天晚上他们疲倦地回到家里就只知道寒冷同饥饿。”

父亲忽然换了坚决的语调说下去：“我们放过这些不幸的‘贱民’，现在还是讲那位伟大的皇帝罢。皇帝是快活的，伟大的，万能的。他满足地过他的日子。他想象不到人世间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幸福里日子是过得很快的，就像我们面前的流水一样。

“一件先前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悄悄地来了。老和病这两样东西，虽是贵为皇帝，也不能避免。金钱，权力，幸福，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皇帝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起来。虽然有几个很出色的御医给他诊断，虽然他服了种种名贵的补药，虽然有许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为他的健康祷告，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那个自然的生理的现象。他的头发渐渐地脱光了，牙齿在摇动，眼睛昏花了。体力也有些不济事，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倦。皇帝为这些现象着急。从衰老他便想到死，他渐渐地明白了便是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也免不掉要死的事情。他脸上开始现出来忧愁的颜色。他感到不满足，感到不安了，更使他着急的是他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皇位的太子。他的焦虑一天天地增加，妃子的安慰、劝解，大臣的谄谀、祷告，都不能够叫皇帝安心，他整天让死的秘密纠缠着。死的秘密把他的一切快乐全夺去了！

“——怎样才能够长生不死啊！皇帝常常在心里想。为了这个他便派人到各地方去求长生的仙药，因为他那些出色的

御医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用尽力量了。他的专使也曾到过山中，到过海边，到过那些‘贱民’住的地方。

“‘贱民’们听说是皇上的专使来了，又知道是来求长生药的，他们大大地吃惊。他们就对专使们说：‘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找长生药？我们这里却只有速死的方子！怎么皇上想长生？我们却只愿意能够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专使们听见这样的话，也大为吃惊。他们把那些只愿意速死的‘贱民’当作魔鬼一般，连忙逃开了那些污秽可怕的地方。他们临走的时候耳边还留着怨愤和悲哭的声音。

“专使们离开了山和海，走遍了这个国家，问遍了这个国家里有名望的人，却始终找不到长生的仙药。有几个年高有德的人说，这样的仙药从前的确是有过的，而且藏在那座二十七层的长生宝塔里，可是如今失传了。连宝塔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便是他们自己也只是听见祖父们说起过长生塔倒塌的事。

“专使们只得空着两手回去了。从各地方回来的专使都是同样地找不到一点东西。这事情使皇帝起初忧愁，后来就发怒了。在他所统治的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没有长生仙药，这简直叫人不能够相信！一定是那些专使不尽力，不忠心，或者他们就没有去求过仙药，——不仅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是这样地说。于是皇帝下了惩办的命令，把专使们杀的杀，囚的囚，放逐的放逐。以后又派遣了第二批的专使；这一批专使都是从忠心的臣子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且出发的时候还得到皇帝的丰厚的赏赐。

“这一批专使也走遍了前一批专使所走过的地方，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不带一点东西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药草，他们就说这是长生的仙药，带回去献给皇帝。

“皇帝望着面前许多仙药，心里快活极了，为了这件事情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专使们也得到更多的赏赐，并且还升了官。”

“这究竟是不是长生的仙药呢？”我感到兴趣地大声问道，我的眼前仿佛就放着那许多奇形怪状的古怪的药草。

父亲歇了歇，慢慢地燃起第二支烟，火光一亮，他的多皱纹的脸在黑暗里现了一下，那张生满胡须的嘴慢慢地抽着烟。我望着他那张嘴，很想马上知道那张嘴里包含的全部秘密。

但是父亲微微一笑，回答说：“孩子，不要打岔我，你听我说下去。长生的仙药在人世间是不会有的。总之，皇帝把那许多古怪的药草都依次吃下去了。然而结果呢，他的身体不但不曾强健起来，反而一天一天地更衰弱了，连记忆力也渐渐地消失了。

“看见所谓长生的仙药没有一点效果，而且皇帝的身体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将军也开始恐慌起来，一则因为皇帝心里不快活，许多事情都难办；二则想到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皇帝以后，他们就有不知道怎样来处理他们的生活的危险。至于那些因献仙药而升官的大臣的恐慌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除了祷告、欢呼、说谄谀的话以外，对于皇帝的健康就再没有一点办法。他们常常暗地里思索讨论，一位贤明的

老臣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长生药之所以不灵，一定是那些住在山中和海边的‘贱民’从中作祟，他们一定在暗中用邪术诅咒皇帝。

“——啊，不错！他们果然说过对皇帝大不敬的话！一定是他们在诅咒皇帝，我就听见过他们的怨言！一个做过求药专使的大臣附和道。

“——一定是这样，‘贱民’从来没有得过皇帝的好处，所以恨皇帝。大臣们齐声附和着，就上朝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皇帝。

“皇帝素来就不喜欢‘贱民’，因为大臣们常常对他讲那般人的坏话，而且皇帝自己偶尔也看见过那种衣服破烂、面带愁容的人，他尤其不高兴的是：他们不懂礼貌，不对他跪拜、欢呼万岁。皇帝听见大臣的话，自己一想果然不错，也不再考虑，就下了一道惩罚‘贱民’的命令。于是哭声就更响亮地充满在山中和海边了。笞刑、饥饿、放逐，这就是对于不幸的‘贱民’的惩罚。他们里面年轻美丽的女人全给送到大臣家中做婢妾去了。

“可是皇帝的病体依旧毫无起色，皇帝的脾气却越发变坏了。皇帝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妃子和大臣、将军们责骂；为了一点小事情他也会把一位大臣重重地惩罚。这个时候不仅他自己很焦急，妃子和大臣、将军们也很担心。后来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一个办法——把那座传说中倒塌了的长生宝塔重建起来，让皇帝住在里面修道。在这里面皇帝不仅可以避免一切人间的诅咒，还可以接触天空的神圣的灵气。这座塔里

面的一切陈设应该全是最圣洁、最精妙、最庄严的，而且全是年代久远的供神的东西。在长生塔里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长生。

“——好，马上就给我修罢。皇帝高兴地叫起来。

“——但是这样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才修得好。一个大臣冒昧地说。

“——十年？你想我还能够等十年吗？你这混蛋！皇帝的脸色马上阴沉起来，他发了脾气，顺手把桌子上的茶杯丢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将军们胆怯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说一句话。

“——我想三年总够了。最后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说。

“——我说非给我在一年里修好不可。要知道：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都不顾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里面修好。皇帝坚决地说，就转身走了。他到他最心爱的妃子的花园里去，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皇帝的话是法律，不服从他的话便是犯罪。谁也不敢迟疑了。大臣、将军们便聚在一块儿来商量修建长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那位贤明的老臣，怪他不应该凭空编出长生塔的故事。

“老臣这个时候已经好好地考虑过了。他带着微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有什么值得发急！你们各位忘记了我们国家里还有那么多的“贱民”，反正皇帝说过不惜任何大的代价。’

“——好罢，就这样做！大臣们彼此会心地一笑。

“就从这天起征发的命令下来了，成千成百的‘贱民’络绎不绝地像囚犯一般从山中、从海边给押到京城里来。建塔的工作就这样地开始了。

“饥饿同疲劳折磨着每个人，这个工作不是人力所能够胜任的。所以在最初几天里便逃掉了几十个‘贱民’。但是这样一来却使得留下的同伴们的待遇变得更坏了。每个‘贱民’都给加上脚镣，还有凶恶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边监督。

“这个时候是冬天，落着雪，路上结了冰。每个‘贱民’的手冻坏了，又给石块磨出血来，脚也是这样。雪地上到处都是血迹，血和雪混在一起。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来。第一层的每个基石上都染着‘贱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够停止的。夜里也不停。修塔的‘贱民’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来了更多的新人。他们抬石头、拿斧子、捏凿刀，爬到梯子上的时候，大家都唱着歌。可是歌声里没有快乐，只有哭泣，只有怨愤，只有诅咒。

“皇帝的宫殿就在对面，这种歌声也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他叫了大臣、将军们来问：‘这是什么声音？’

“——那些修塔的‘贱民’在歌唱。大臣、将军们惶恐地回答。

“——哦！皇帝板着脸，略略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从这个时候起，不论日夜，皇帝的耳朵里都响着这样的歌声。晚上他睡在他心爱的妃子的床上，也会给歌声吵醒。歌声扰乱了他的脑筋，几乎使思索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

起初他还只是讨厌，后来就害怕起来。这是诅咒，是怨愤，是哀泣，他渐渐地明白了。

“一天午后皇帝躺在床上，突然唤了大臣、将军们来，又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修塔的‘贱民’在唱歌。大臣、将军们依旧惶恐地回答。

“——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我长生呢？他自语似地说着，接着又愤怒地叫出两个‘杀’字，就闭上了眼睛在养神。

“大臣、将军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问话去打扰他。他们只知道皇帝的话是法律。他们走出了宫殿，马上就在修塔的‘贱民’中间选出一批年老体弱的来，不由分说地杀掉了。

“但是‘贱民’的歌声并没有停止，他们似乎不唱歌就抬不动石头，拿不起斧子。过一些时候皇帝又在床上叫出了‘杀’字。

“这样地杀了五六回，塔还没有修好，皇帝的身体就坏到几乎连起床也不能够了。

“——长生塔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好啊？皇帝时时刻刻在床上念着。这个时候春天早已过去，夏天也已过去，秋天刚刚来到，塔也还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层。

“有一天那位贤明的老臣看见皇帝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便跟别的大臣、将军们商量道：‘就造到这里为止罢，不然恐怕这座塔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了。’大家赞成他的主张。于是他们进宫去报告：十天以后皇上就可以登长生塔了。

“这十天里面大臣们努力布置一切。他们很早就派遣了专差到各处的大庙里去搜罗供神的宝物，甚至花了高价渡海到东方的国家里去寻求，这个时候天天都有专差从各处回来，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是满载宝物回来的。

“十天以后二十二层塔全布置好了，可是皇帝已经整整有三天不能够起床了。他听说要登长生塔，居然用了最后的努力挣扎着走下床来。他由妃子、大臣、将军们扶着勉强走进了那座堂皇伟大的宝塔。

“——真是一座伟大的神圣的宝塔啊！不仅是皇帝，连每个妃子、每个大臣、每个将军都禁不住这样地赞叹了。塔里的陈设一层胜过一层，一层比一层精妙、庄严。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个病弱得快要死去的皇帝看见这个可以比得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也高兴地发出了欢呼。他由许多人扶持着，极其勉强地终于登上了最后的一层。

“孩子，我应该用怎样的话来形容第二十二层塔里的陈设呢？据说这是任何凡人的脑筋想象不出来的精妙、庄严。那一层塔是人间建筑中最高的东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像进了另一个新奇的、圣洁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天堂的门似的。

“这个时候是早晨，天空是那样清明，阳光是那样灿烂，空气是那样新鲜。宫殿在对面，从塔里看下去简直成了玩具一般的渺小的东西了。在塔的周围像蚂蚁一般的那无数忠心的臣子不住地深深跪拜，高声欢呼‘皇上万岁！’

“——我的性命有救了！暖和的新鲜空气像爱抚一样地触到皇帝瘦脸的时候，他不禁欣慰地又一次欢呼起来。同时

'万岁'的呼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耳朵里。

"——每个人都升官！皇帝快活地掉过头对贤明的老臣说。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喜色，每个人都跪下去谢恩。消息传到了下面，又响起一阵更大的欢呼声。

"皇帝高兴，妃子们高兴，大臣、将军们高兴，所有的臣子都高兴。只有山中、海边那些'贱民'仍旧在哭，在诅咒。可是他们的声音传不到这里来。

"一个可怕的大的崩裂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在一刹那间，那座精妙、庄严的二十二层的宝塔就开始散开。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使得每个人都没法防备。皇帝刚刚发出他最后的一声惊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层塔的石头从高空落在地上了。

"那个时候的骚乱的情形是不必说的。每个人只顾逃命，也没有人再去管那位伟大的皇帝。总之，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那座精妙、庄严的长生宝塔就只剩下无数的碎石头了。每一块石头上还留着修建宝塔的'贱民'的血迹，在秋天早晨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

"长生塔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父亲把第二支烟头丢在水里，疲倦地长叹一口气。

"父亲，那样伟大的宝塔怎么就会马上倒塌呢？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对父亲这个似乎还没有完的故事感到不满足，又问了一句。

"孩子，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父亲回答道。"不过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我们上岸去罢，你应当回家去睡觉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罢，不要想什么皇帝，什么长生塔，免

得今晚上会做恶梦。”

父亲说着就站起来。我们跟平时一样，父亲拉着我的手上了岸，依着北斗星给我们指的方向慢慢地走回家去。

1934年12月在日本横滨。

塔的秘密*

门外刮着雪风，炉子里的火快灭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躺在被窝里，望着桌上那盏煤油灯的微光渐渐地暗下去。我不敢动。我害怕。我拚命睁大眼睛望着灯光。

“砰，砰，”有人在外面敲门，这不是父亲敲门的声音。我不敢动，也不敢应一声。我把身子缩做了一团。

“砰，砰，”外面的人继续在敲门。那个人并不开口，只顾敲着。我仿佛看见门在动。我连忙用棉被蒙住了头。

忽地里一声响，一阵雪风吹进屋里，把我的棉被也吹落在地上。灯灭了。屋里完全黑暗。门开了。门在“依亚”地响。灰白的雪花在门外飞舞。风带着狂叫声把雪花赶进来。

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又冷又怕。我冻得牙齿打战，躺在床上不敢动。

远远地现出两点亮光，向着屋子逼近，进了房里，是一双明亮的眼睛。

这双眼睛悬在屋子中间，光直往我脸上射来。很奇怪，这眼光一点儿也不可怕，倒是很温和的，就跟父亲的眼光差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中学生》第六十三号。发表时题为《塔的秘密——〈长生塔〉的续篇》。

不多。

我正惊疑地望着那双眼睛，忽然发觉那双眼睛渐渐地扩大起来，很快地从黑暗里现出了一张脸，接着我就看见一个跟父亲的相貌差不多的老人站在我的床前。是的，房里虽然没有灯光，他的相貌我也看得很清楚。我还看见他的嘴上带着笑。他向我伸出手来。

"孩子，起来，跟我去，"他温和地对我说。这声音我听起来好像很熟。

"到哪里去？我父亲呢？"我有点不明白，便问道。

"我带你去见他，他叫我来找你，"他温和地答道。

我毫不迟疑地站起来。我相信他，好像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两个大步走出门去。

我们刚走出门，一股风迎面吹来，砰的一声门在我们的后面关上了。风吹在我身上，我不觉得冷。但是我和那老人却给风卷到了空中。

"呀！"我惊恐地叫了一声。我紧紧抓住他的手。我以为我会跌到地上去。然而我还是安稳地站在半空中，我听见老人的温和的而且带着鼓舞的声音："孩子，不要怕，这不要紧。"

我还想向他问话，可是风载着我们往前面走了。

"孩子，不要怕，这不要紧。"这句话留在我的耳边许久都不消去。

我不觉得冷。我的胆子慢慢地大起来。我们走得真快。我只看见一座一座的山在我的脚下退去，接着是一条一条的

河。风在我们的四周狂叫，把一阵一阵的雪花卷到我们的身边来，雪花一挨到我们身上，就落下去化了。

周围依旧是黑暗，下面只有白色和黑色，有些山顶上雪已经堆起来了。我看不见一线光亮，但是我们不停地在空中前进。老人一路上并不跟我讲话，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我忍不住向老人发问道。

"去哪里？"老人俯下头看我，他微微地笑了。"看长生塔去。"

"长生塔？父亲说过长生塔已经倒塌了！"我说。

"你真是个多嘴的孩子！小孩子知道些什么？"他责备地说，并不回答我的话。我们又继续前进了。

路好像很长。周围依旧是黑暗。在我们的脚下一座一座的山往后面退去，接着又是一条一条的河。没有亮光，没有人声。只有风在叫吼。我觉得我的脚动得更快了。我仿佛不是用脚走，是用翅膀在飞。

"怎么还没有到？还有多远？"我又不能忍耐地发问了。"父亲真在那里等我吗？"

"不远了，你这个性急的孩子，你不看见前面的灯光吗？那么多的灯光你会看不见！"他带笑地回答我，把我的手捏得更紧了。

果然前面有一大片亮光。一座高塔耸立在左边，塔是那样的高，那样的尖，就像一把宝剑插在天心似的。我数不清塔有多少层，但是每一层的檐角都挂满了星一般明亮的灯。那些

灯真亮，一下子就把半个天空照亮了。再没有风，没有雪，没有黑暗。我的心，我的身子都变得十分暖和。我惊奇地仰起头去看老人，他的秃头也在发亮，一部白胡子微微地抖动，一道光在胡子上面流动，使它发出音乐般的声音。

“奇怪，这好像在做梦，”我高兴地对自己说。

那个老人笑了起来：“真是孩子的话。你做过这样的梦吗？”他说着就把手在我的肩头一拍，说声：“你看！”

我注意地往前面看。十几只白鹤向我们飞来，飞得跟我们一样高。

“白鹤！”我快活地拍手叫道。

“白鹤？”老人笑起来。

白鹤飞近了。她们原来是十个美丽的仙女，穿着白纱衣服，有两只大的蝉翼一般的翅膀。她们飞得那样好，远远地看去，真像一群白鹤。

“欢迎！欢迎！”她们挨近我们，带笑地招呼我们，围着我们跳舞，然后把我们拥起走了。

一眨眼就到了塔旁边，我们落了下来。

我眼前是一片眩目的光。最下一层的塔门大开着，从里面走出来十个穿黄色制服的武士，他们向我们鞠躬行礼，大声说：“欢迎！欢迎！”然后站在两旁，让那十个仙女拥着我们进去。

塔里十分辉煌，就像在烈日下面。陈设非常精美，好像都是用金子、玉石做的，墙上绘着很好看的壁画。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不知道塔里有多少深，他们领着我走进一道门又一道门。每道门前都站着两排穿黄色制服或者绿色制服的武士，戴着插羽毛的长帽子，佩着宝剑；他们都是一样的面孔，蓄着一样长短的八字胡。他们看见我们，深深地鞠躬行礼，恭敬地叫着："欢迎！欢迎！"然后让我们进去。

大约走过了十道门，我们在两扇朱红色的大门前站住了。门紧紧地关住，门前没有武士守卫。这两扇门比别的门都好看，门上嵌满了五色宝石做成的各样花朵；门上还有两个大的金环，上面是狮子头，绿宝石做成的眼睛朝我们放光。

一片音乐声从门缝里送出来。接着又听见许多人齐声在叫"皇上"。于是门大开，我的眼睛立刻让各种颜色弄花了。我从没有看见各种颜色这么鲜明、这么好看地配合在一起。

我揉了揉眼睛，才看清楚许多人，男的和女的，里面也有刚才看见过的仙女和武士，这许多人拥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皇帝走出来。

"皇上，孩子带来了，"带我来的老人看见皇帝，连忙走上前去跪下，恭敬地说。

"好，办得好！"皇帝张开他的大嘴哈哈地笑起来，便伸出他的大手在老人的光头上一拍，他的手刚挨到老人的头，老人马上就不见了，好像给他那肥大的手掌打进地底下去了一般。

我突然害怕起来，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

"哈哈！小朋友，你来了。不要怕，我们欢迎你这位小客人！"皇帝看见我恐惧地望着他，又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他一嘴的金牙齿，他的嘴显得更大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拉

到他的身边，用他的大手在我的头上拍一下。

我恐怖地大叫一声，我以为我一定也会给他打进地底下去了。然而他的手收回去以后，我却依旧站在地面上。我的头顶还有点痛，我听见他得意地说："好，这个孩子倒结实！"

我站定身子，张惶地向四面看，我始终看不见那个老人的影子，四周尽是些陌生的面孔，不但陌生，而且这些面孔都是没有表情的，都是冷酷的，全不像是活人的脸，连先前的那些仙女也变了样子了。更使我惊奇的是，那个老人明明对我说过父亲在这里等我，我怎么看不见父亲呢？我想我一定受了骗。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我后悔不该跟着那个老人随便跑到这里来。

"进去罢，你这位小客人痴痴地在想些什么？"皇帝又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使我几乎要跌倒在地上。我的身子还没有站定，就给他拉住膀子，让那许多人拥着进里面去了。

这里面的陈设比别的房间更华丽。皇帝坐在宝座上，旁边安了一把小椅子给我坐。我们刚坐好，那无数的男男女女就"扑通"一声一齐跪下来，给我们叩头。

皇帝在宝座上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嘴张得那么大，他的金牙齿全露出来，都是像小刀一般尖利的。

我不知道他要干些什么把戏。我很害怕，只希望父亲能够早些来把我带回家去。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那无数的人跪在下面继续高声叫，他们连头也不抬起来。

"好，够了，你们都起来！"皇帝满意地命令着。

“谢皇上的恩典!”众人齐声叫道，又恭敬地叩了头，然后站起来，垂着头等候皇帝吩咐。

“好，你们去罢，留十个女子跳舞给小客人看，”皇上吩咐道。

“是，”这样答应一声，众人马上不见了，只留下十个美丽的女子，她们开始跳起舞来。

皇帝满意地看她们跳舞。她们跳得真好，身子十分灵活，一跳一动，都没有声音，好像生了翅膀一样。他聚精会神地看着，不断地发出赞美的笑声。

我坐在椅子上，很不舒服。我无心看跳舞，我在想父亲，我只希望他能够来把我带回家去睡觉。

“好看吗？你喜欢不喜欢？”皇帝忽然掉过头来问我。

“我不喜欢。我要父亲来带我回家去。”我给他一问，心里更发慌，就老实地说了出来。

他又哈哈大笑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不要着急，好好地看跳舞罢。我们好好地玩一会儿，我就领你去看你父亲。”他温和地安慰我，又用手拍我的头，这一次拍得很轻，但是我依旧怕他。不过我听见他说到要领我去见父亲的话，倒高兴了。

“他果然在这里，我的父亲？”我壮起胆子问道。

“谁哄你？你父亲就在上面。等一会儿吃了晚饭，我带你去看他，”他说着，带恶意地对我笑了笑。

“不，我不要吃饭，我就去!”我一下就跳下椅子。我预备往外面跑，自己去找我的父亲。

“你不要慌，不要着急!”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拉到他

身边，就让我站在他面前。他把我的膀子捏得那么紧，我挣扎也没有用。他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就像老鸦叫，声音叫人害怕。

我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站在那里看跳舞，心里却在打别的主意。

“好了，你们去罢。叫人开饭！”那十个穿粉红色舞衣的女子跳得正起劲，她们踮着脚旋转着身子，身子旋转得非常快，好像给狂风吹得在打转，看起来像是十朵花苞慢慢在开放一般。皇帝突然发出停止的命令，她们马上停下来，一齐跪倒在地上，行了礼，然后消失了。

我不知道她们从什么地方出去的。我正在惊讶的时候，那两扇大门忽然打开了。许多武士捧了饮食和食具进来，摆好桌子，招呼皇帝和我坐下吃饭。

桌子上摆满了金子制的碗碟，在灿烂的灯光下面闪闪地发亮。菜是那么多，每样菜我都没有见过，也叫不出名字来。皇帝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却不敢吃什么，只抓了一小块淡红色的东西来尝。味道的确好，我从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小客人，你不吃东西！”皇帝看见我不吃东西便诧异地问道。他的嘴边尽是油。

“我不饿，”我简单地回答，我只想马上看见我的父亲。

“这些菜是世界上最好的！你在别处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皇帝固执地要我吃菜。他抓了一大块我刚才尝过的肉递给我，一面说：“这很好，这是我妃子腿上的肉。”

“怎么，这不是猪肉？”我惊叫道。

"猪肉？做皇帝的还吃猪肉？哈哈！"他大声笑道，便把那块肉拿回去放在自己的嘴里嚼起来。

我惊恐地望着他，我还不相信他的话。

"我告诉你，这一桌上全是人肉。只有人肉才好吃。"他依旧带笑地说。他指着一大盆淡黄色的肉对我说："这是武士的肉；"一盆白色的："这是孩子的肉；"一盆黑色的："这是贱民的肉；"一盆深黄色的："这是老人的肉，就是那个带你来的老人。"还有许许多多人的肉，我也无心听下去了。

"你骗我！这不是他的肉！你为什么要杀他？他是个好人！"我恐怖地跳起来。我想往外面跑。

他抓住我的膀子不放我走，却望着我凶恶地狞笑。他继续指着那盆深黄色的肉说："好人的肉才好吃！你不信，尝一块试试看。"他从盆子里抓了一小块递给我，对我说。

我看见肉就仿佛看见老人的和蔼的面容，肉上面还带血，我连忙闭上眼睛摇着头说："我不吃！我不吃！"

"你怕什么？我又不会吃掉你。"我听见他在笑，还在嚼那块肉。他的牙齿的响声真可怕。我想我今晚上一定会给他吃掉。父亲不在这里，没有人来救我。

他把桌上的东西吃了一大半，看见我什么都不吃，知道劝也没有用，就叫人把碗碟收了下去。

"好，我带你到上面去看你父亲罢，"他忽然这样说了，就牵着我的手走过旁边一道小门，上了楼梯，几步路就到了上面的一层。

上面是一样明亮，而且布置得一样华丽。我们刚走上去

就听见一片“万岁”的声音。武士们跪下来给我们行礼。

“她们都吃过饭了?”皇帝微笑地问武士长。

“是，她们都在等候皇上，”武士长恭敬地回答，鞠一个躬。

“七百五十九个全很好吗?”

“是，皇上，她们都很好。”

“我今晚应该住在第几号皇宫?”

“三百六十七号，皇上。”

“吩咐她们预备好。”

“是，皇上!”武士长行了一个最恭敬的礼，于是退去了。

“我带你去看我的妃子，”皇帝得意地对我说，就牵着我走进一条走廊，那里有许多大房间，玻璃门全关着，门是上了锁的。

每个房间都是十分华丽，里面有许多漂亮的年轻女人，她们看见皇帝进来，都挤到门口，跪下去行礼。

皇帝微微点头，他的脸上出了油，他摸着八字胡快活地微笑了。

“这是我的七百五十九个妃子，她们都爱我，怕我，崇拜我，”他低声在我的耳边说。

他带着我走过那许多房间，他指给我看那许多美丽的年轻面孔。她们都跪在地上，偷偷地抬起头来看我们。她们的脸是美丽的，却带着憔悴的样子。她们微笑着，但是眼睛里却露出恐怖的神情。只有她们叫“万岁”的声音清脆得跟鸟叫差不多。

我可怜她们，就问道："她们整天就住在这里面吗？"

"当然，除非我唤她们，她们就不能够出去。除了我以外，她们不能够跟别一个男人讲话，"他骄傲地回答。

"你为什么不放她们出去？你不过一个人。她们是那样多，七百多个。你不该把她们都关在这里，"我当着许多女人的面大声叫起来。

"闭嘴！"他变了脸色，责斥地叫一声，也不再说什么，就拖着我的膀子走出去了。

"我还要带你到上面去，不许你多嘴，不然，我就不让你跟你父亲见面！"他严厉地说。

我们走上第三层，里面的情形和第二层一样。许多武士跪下来迎接我们。

"今天死了几个？"他向武士长问道。

"一位，已经送到厨房里去了，"武士长恭敬地回答。

"怎么死得这样少？"他不高兴地说，把眉头一皱，接着就问："一共还剩多少？"

"原先二百四十一位，现在只剩一百零三位了。"

"还有老一点的吗？"

"是，死的大概都是年轻的。老一点的倒容易活。"

"还是年轻的肉好吃。要是明天死得太少，就把年轻的多杀两个也行，"他冷酷地命令道。

我们走进一条走廊，这里也有许多房间，都没有玻璃门，却被金子打的栏杆隔着。里面有许多女人，也有些年轻貌美的，但大多数都是垂老的妇人，而且都穿着黑色长衣，都带着

忧戚的面容。

皇帝牵着我的手昂然地在这些房间前面走过。

那些女人指着他低声咒骂，没有一个人肯给他行礼。他却带着冷酷的微笑慢慢地走过去。

“这些都是我的妃子，有的老了不中用，有的不肯顺从我，或者背叛我爱上我的武士，我就把她们关在这里，让她们自己慢慢地死去。刚才我们吃的就是她们的肉，”他残忍地给我解释道。

“但是她们并没有罪，”我不赞成地说。

“没有罪？不顺从我就有罪！对我没有用处就有罪！我的意志就是法律，就是一切！”他马上变了脸色坚决地说，用他那凶恶的眼睛望着我，把我的膀子紧紧地捏住。

我不敢跟他争论。我想他一定发疯了。

我们走上第四层，依旧有许多武士跪下行礼。

“她们里面有人认罪吗？”他骄傲地问武士长。

“没有，皇上，她们都很倔强，”武士长鞠了躬，惶恐地答道。

“用过刑罚吗？不见得全不怕刑罚罢，”他说，露出了残酷的微笑。

“各种刑罚全用过了。今天死了三位。可是没有一位肯顺从皇上。那位十七岁的姑娘，就是皇上最喜欢的，刚才死了，已经送到厨房去了。”武士长把头埋得更深一点。

“我不信！她们居然不怕我，不崇拜我！这不可能！一定是你们胡说！”他忽然动气地骂起来，一张脸红得像猪肝一样。

"请皇上自己去看，"武士长跪下去战栗地说。

皇帝不说话，正要举步，忽然从里面送出来一片女人的悲惨的叫号，中间夹杂着皮鞭、铁器和别的东西的响声。这些就像一阵狂暴的雪风，迎着我们的面扑来。他把眉头微微一皱，就止了步，掉转身，用低沉的声音对武士长说："杀！"只有这一个字！

我们到第五层，一路上他阴沉着脸，口里接连地念着："这不可能！"

到了第五层，他并不停留就连忙到第六层去了，那里是他贮藏金器的地方。他看见那些稀有的珍品，他的态度又改变了。我们一连走了六层。他兴高彩烈地把他的财富一一指点给我看，他一面夸耀道："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有钱？"

这些东西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又害怕，又讨厌。我只想早些看见我的父亲。

"我不要看这些东西，请你带我去见我父亲！"我忍不住这样叫起来。

"你不要慌，不要着急。你应该先看完我的财宝，这还要走过七层才看得完。你不要着急，你等一会儿就会看见你的父亲，"他镇静地对我说，我不明白他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我们终于走完了第十九层，看完了那许许多多世间稀有的财宝。

在第二十层塔上，我看见异样的景象了。那里的武士特别多，而且都披着铁甲，执着长枪，好像要上战场一样。

皇帝问武士长道："今天又鼓噪了吗？嚷过要去找寻那个秘密的话吗？"

"刚才还大闹过一次，他们要跟我们相打，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才压住了。打伤了好几个。现在没有声音，大概都睡了，"武士长躬腰答道。

"没有死的吗？"

"真奇怪，不管怎样打，都没有一个人死。大概是年纪太轻，身体好。"

"那么牵几个到厨房去罢。好久没有吃这样的肉了。我不是吩咐过几次吗？"

"是的，皇上吩咐过。不过厨师说他们的骨头太硬，没有办法。"武士长惶恐地把头深深地俯下去，差不多挨到了皇帝的脚。

"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死？"皇帝生气地问道。

"不知道。先前有一个从窗里跳了出去，不知道会不会死。"武士长颤栗地叩了一个头。

"你们这群混蛋！为什么不好好地守住他们？他们跳出去，要是不死，一定会鼓动人去找寻那个秘密！"皇帝忍不住骂起来。

武士长挺直地跪在地上，惶恐地答道："从二十层高的塔上跳下去，不死也会成残废的。"

"跳下去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皇帝忽然问道。

"不敢瞒皇上，就是那个最活动的领袖，他天天在这里嚷着要找到那个秘密，"武士长说，又叩了一个头。

“那不得了。他要是活着，一定会煽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跟我作对，他说不定真会找到那个秘密。”皇帝露出了惊慌的样子。他摸着八字胡，沉吟了片刻，便向武士长吩咐道：“把所有的年轻人马上关起来。这个办法最妥当。还有，这里的武士每个人记一大过。”

“是，谢皇上的恩典，”武士长又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响头。

恰恰在这个时候从里面送出来一片“打倒”的叫声，声音很雄壮，武士们马上警戒起来。

皇帝胆怯地向四周看了看，扫兴地拉着我走开了。

“我父亲究竟在哪里？我什么也不要看了，我要见我父亲去！”我走在塔梯上不能忍耐地叫道。

“你不要着急。马上就到了。他就在上面的一层。你马上就会看见他，”他拍着我的头安慰我道。我注意到他的脸上现出了一团阴影，我才记起来他好些时候没有大声笑过了。

我们到了第二十一层塔上。这里比较清静一点。武士的数目也要少些。

“他们怎样了？”皇帝急切地问。

“七个人里面死了四个，”武士长恭敬地回答。

“没有说出那个秘密吗？”

“不管怎样威吓、劝诱都没有用。他们临死也不肯说一句关于那个秘密的话。他们似乎并不知道那个秘密藏在什么地方。”武士长深深地俯着身子，不敢抬头。

“你这个蠢材！”皇帝骂道。

"是。"

"今天来的那个人怎样?"

"他很安静,一个人在房里踱来踱去,"武士长非常惶恐地回答。

"父亲!"我叫了一声,就挣开皇帝的手往里面跑。

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看见了父亲。他埋下头在房里走来走去。铁格子门关住了他。皇帝带武士来开了门,我连忙跑进去扑到他的面前。

"孩子,你来了,好。"父亲对我微微一笑,他轻轻地拍我的背,拍我的肩头。

"父亲,带我回去罢,"我拉着他的手说。

皇帝走到父亲的面前,指着我对父亲说:"我把你的孩子给你带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吗?那个秘密藏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可以说了。"

"我不能说,"父亲坚决地回答道。

"我给你最大的报酬,"皇帝客气地微笑道。

"我不能说,"父亲用同样的调子回答。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要你说出那个秘密藏在什么地方。我只要你说一句话,"皇帝继续用劝诱的调子说。

"我不能说。"

"但是我一定要你说!"皇帝动气了。

"你没有这种权力,"父亲的态度很强硬。

"我要杀死你!"皇帝气青了脸,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严厉地说。

“父亲！”我恐怖地叫起来。

“孩子，不要怕，”父亲温和地望着我，一面说，一面拍我的肩头。过了半晌他才掉过头去，对皇帝冷冷地说：“我等着你的命令。不过这也没有用。那个秘密一定会给人发见的。关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用处。”

“你胡说！限你今晚上说出来，不然我就把你送到厨房里去！”皇帝声色俱厉地说，就大步走出去了。铁格子门立刻锁上了。房间里只有父亲和我两个。

皇帝的脚步声去远了。佩剑的武士们在走廊上踱着。此外再没有别的声音。父亲用忧愁的眼光望着我，他许久都不说话。

“孩子，你哭了，”他忽然捧起我的脸温和地说，伸过手来给我揩眼泪。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我知道“送到厨房里去”是什么意思，我想起了那一盆深黄色的肉。

“父亲，你说罢。不管那是什么秘密，你就说罢。你的性命要紧！”我哭着哀求道。

父亲微微地摇着头。他又把我看了许久，忽然落下两滴眼泪。他忧愁地说：“孩子，性命是不要紧的。每个人都要死，我怕什么。那个秘密藏在什么地方，他决不会知道。他杀死我也没有用处。”

“父亲，你不是很爱我吗？你死了我怎么办？你不能够让我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我离不开你。”我哭着，拚命地拉父亲的袖子。

父亲叹一口气，把我的头抚摩了半晌，痛苦地说："但是为了你一个人，你就忍心让我去害无数的人吗？我不做这种事情！"

"那个秘密是什么？它跟无数的人有什么关系？"父亲的话使我更莫名其妙，我不知道那个秘密是怎么一回事情。

"好，我们先坐下，我再跟你细细地说，"父亲说了，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叫我靠在他膝头旁边。他俯下头望着我的脸，温和地叙说他的故事，他的神情跟平时没有两样。"你先吃这块糖。"他摸出一块长条的糖递给我，我把它放到嘴里，奇怪！它马上就滑到肚皮里去了。

"从前有一个皇帝，他迷恋着富贵荣华，到处寻求长生的法术，后来得到一种仙药，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不过这种仙药不能够种在地上，必须种在一座高得可以接天的塔里才能够生长。为了这个缘故，皇帝便建造了一座二十七层的高塔。那仙药就种在第二十七层里面。造塔工作是很繁重的，全国的'贱民'不问老幼，都给征发来做这个工作，全国的大理石跟别的石头都搬运到首都来了。从最荒僻的村庄一直到繁华的首都，成千成万的人充塞着路途，都是来给皇帝建造伟大的长生塔的。皇帝集中全国的力量修建这座塔，整整修了十年。工作很艰难，皇帝却希望在短时间里完成它，监工的武士们用尽种种方法来逼工人，使他们中间每年死去了几万。然而塔终于造成了。

"塔造成了。皇帝兴高采烈地在塔里面开盛大的宴会庆祝他的长生。造塔的工人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死光了，就只剩

下五个。那无数的人中间就只剩下五个。

“这五个人在塔修好以后就给皇帝派到远方服劳役去了。他们知道一种秘密。这种秘密是许多建塔的工人留下来的。原来那些工人因为不甘心他们的命运，所以不肯把那座塔建造得很坚固。他们想出来一个复仇的办法：他们在一块基石里面藏了一张塔的秘密，记载着修造这座塔的经过，这是用无数人的血写成的。这个秘密在过了若干年以后倘使给人找出来，放在活人的肚皮里暖一些时候，然后取出来，拿在塔里面烧毁了，塔就会马上倒塌，而长生的仙药也就失了效用。

“这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便是我的祖父。我祖父贫苦地死在僻远的山里，他一生不能够回到首都来。我父亲也没有这个机会。别的四个人大概也得到了同样的命运，因为到现在这个秘密还没有给人发见。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像我的祖父告诉他那样。从此我们一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发见这个秘密。倘使我一生也没有机会，我就得把这个工作留给你去做。

“但是我却有机会到首都来了。不过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他知道了塔的秘密，是那五个人里面某一个人的子孙告诉他的。幸好那个人不知道秘密藏在什么地方，所以皇帝也不知道。他下命令到处搜寻我们四家的子孙，要探出秘密来，都没有成功。

“关于这个秘密的事情却因此传了出去，那般年轻人对皇帝本来就没有好感，这个时候便骚动起来了。他们疯狂地到处奔走，去寻找塔的秘密。奔走的结果，秘密并没有寻到，他们

却全给皇帝关在塔里面。皇帝因此更加戒备起来。他果然把那三家的子孙全捉到了。另外一家早告了密，得到了皇帝的奖赏，做了武士。还有一家就只有我跟你两个人。

“那些人似乎都不知道秘密藏在什么地方。知道这个秘密的大概就只有我一个。他到底把我也捉住了。他现在要从我这里找到塔的秘密。倘使我告诉了他，那么这座塔就真成了长生塔，而那无数‘贱民’的血也是白白地流了。”

父亲忽然站起来，按住我的头，严厉地说：“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的血管里有我的血。你老实地对我说：你愿意我死，还是愿意长生塔永远存在下去？”

我抬起头，觉得父亲的眼光像针一般地刺到我的身上，我战抖起来。我忘了一切，疯狂地恳求说：“父亲，告诉我，告诉我那个秘密。我来做，我来替你做！”

“好，这才是我的好孩子。”父亲把我抱起来，对我笑了笑，然后放我下去。

这个时候武士们的脚步声又在走廊上响起来。灯光摇得厉害。在不知不觉中天亮了。

“父亲，快，快！快告诉我那个秘密，天亮了，他们就要来了。”我着急地催促他。

“我已经取到了，我取到秘密以后才给他们捉住的，”父亲微微一笑，安静地答道。

“那么它在什么地方？快交给我！”我向着他伸出手来。

父亲往四下一看，忽然变了脸色，从怀里摸出一把刀，痛苦地说：“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个秘密就藏在你的肚皮里。”

他看见我惊疑地望着他，便接着说了一句："你不记得刚才吃的那块糖吗？"

我听见父亲的话，看看他的脸色，看看他手里的刀，我马上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再没有犹豫的必要了。我就拉开衣服露出胸膛，勇敢地对他说："父亲，你来罢，我是你的孩子。"我闭上眼睛不顾一切地向着他手里的刀迎上去。

"孩子！"我听见父亲悲惨地轻轻叫了一声。我想睁开眼睛看他，但是我的肚皮发生了一阵剧痛。我忍不住大声叫起来。我倒在地上。

"孩子，孩子！"我耳边响着父亲的声音。我恐怖地睁开眼看，父亲的头俯在我的脸上，平静地望着我。

"什么事情？"他温和地问道。

"你把那个秘密取出来了吗？"我关心地问道，我还记得那个秘密。

"什么秘密？你在说什么？"父亲惊讶地问。

"你不是说要剖开我的肚皮，取出塔的秘密吗？"

父亲不答话，却微微地笑了。

"你的刀呢？你为什么不剖我的肚皮？你剖罢，我不怕，我是你的孩子。"我掀开被单，动手解衣服，我要把肚皮露出来给他看。

"孩子，好好地睡罢，你又做梦了，"父亲微笑道，他拉开我的手，把被单给我盖好。

"那么长生塔已经倒塌了吗？"我依旧半醒半梦地问道。

父亲嘘了一口气，温和地说："孩子，你不要再说梦话了。长生塔这类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雪还在下罢，外面的风真大，"我也嘘了一口气，我觉得我已经醒过来了。

"雪？你这个傻孩子，这个时候怎么会下雪？我看你真是做梦做糊涂了。今天刚刚给你讲了一个长生塔的故事，你就做了许多梦，"父亲爱怜地责备我道。

"我的确做了许多梦。"我含糊地说，我疑惑地望着父亲的脸。

"你好好地睡罢，明早晨我们早些起来一道爬山去，"父亲说着，就伸手摩我的脸颊，又露出慈祥的笑容来。

我点一点头，微微地一笑，又瞌睡地闭上了眼睛。

1935年冬在上海。

隐　身　珠*

"孩子，歇歇罢，我看你也有点累了，"父亲在后面叫起来。

"不，我一点也不累！"我毫不在意地顺口答道。我也不回过头去看父亲，却只顾点着手里的竹竿，往上面走。这个时候我们正走在半山里，沿着曲折的山路盘旋上去。山上树木很多，两旁夹杂地生着银杏树和红叶树。阳光像一只魔术家的手指把银杏树的叶子点成了金色，在那里发亮。几只山鸟站在树梢清脆地互相呼唤同伴的名字。我一抬头就看见那边一根树枝上一只松鼠耸起它那绒线球似的尾巴，愣着两只小眼睛望我，忽然一下子就沿着树枝窜起走了。一股微风迎面吹过来，我觉得一阵轻松，一阵爽快。我毫不费力地移动脚步一直往上面走去。

"孩子，歇歇罢。我们坐坐，等我来抽支烟，"父亲又在后面说。我听见他喘气的声音，我便停了脚回头去看。父亲把脸都挣红了，额上有些汗珠，他正摸出手帕揩汗。

父亲并不责备我，我倒开始怪起自己来。我只顾自己放开脚跑路，就把父亲的年纪忘掉了。我自己像一匹脱了缰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发表时题为《隐身珠——〈长生塔〉之三》。

的野马，却把父亲累得这样。我不敢再往前面走了，就依了他的话停下来，在路旁一块突出的山石上坐了。

父亲旁边那棵银杏树下有一块青石。他便在那上面坐下，取出一支烟来，点燃了，放在嘴上抽着。他长嘘似地吐着烟雾。他那略带苍老的脸上渐渐地浮出了安闲的笑容，他忽然带笑地对我招手，一面说："孩子，过来，在这里坐，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听说要讲故事，心里非常高兴，父亲的故事比任何东西更能抓住我的心，我忘了山顶上的好景致，我忘了松鼠和山鸟，我连忙跑到父亲面前，就坐在他的脚边，我把一只膀子放在他的膝上，快乐地问道：

"你讲长生塔的故事吗？"

父亲摇摇头，吐了一口烟，才说："还讲长生塔的故事！哪里有许多座长生塔的？长生塔已经倒塌了，你还记住它做什么？"

"那么你讲皇帝的什么事情，"我接口说，我以为一定猜准了。

父亲用指尖捏着烟头狂吸了一口，就把它放在脚下踏熄了。他把最后的一口烟也从鼻孔和嘴里喷出来，把手背在嘴上擦了一下，然后摇头说："这回不是讲皇帝的事，你不要打岔我，让我来给你讲罢。"

我不再打岔父亲了。我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的脸，尤其是他的嘴，静静地等着他开始讲故事。

"从前有过一个孩子，就像你这样大的年纪。——"

“父亲，你跟我开玩笑，我不听这个！”我认为这个小孩子就是指我，所以我打断了父亲的话头。

“孩子，叫你不要来打岔。我说的并不是你，我正经地给你讲故事，你只管听着。你再打岔，我就不讲了。”父亲庄重地说，他脸上的表情仍然是很温和的。我知道他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便放了心，急急地答道：

“我不打岔，你讲罢，你快些讲！”

“从前有一个小孩子，年纪跟你差不多。他家里很穷。父亲是乡下教书先生，在破庙里开个蒙馆，教几个小学生糊口度日。

“有一年年岁不好，遇着天旱，田里的稻子都枯死了。种田的人没有收成，衙门里的差役却来逼着收税。一些人捉了去，另一些人遭了打。差役们还不满足。他们挨门挨户勒索，得不到钱，就把可以拿走的东西都带了去。那些吃树皮草根的人被逼得没法生活，就闹起事来，许多人把差役们围着打一顿，把抢走的东西夺了回来。然而不久大队兵马从城里开来了。枪声、喊声、哀号声响成一片。不到半天功夫那群徒手的人就给征服了。死的死，逃的逃，捉的捉。大路上涂满了血迹，摆满了死尸。许多茅屋烧毁了，许多女人带走了。整个乡村里就剩下一些老太婆、小孩子守住那些未烧尽的破屋叹息流泪。”

“父亲，你骗我！不会有这种事！那些人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情，为什么应该受罚？这不公道！”我忍不住气愤地打岔道。

“孩子，你还年轻，世界上的事情你还不懂得，”父亲温和地安慰我。过后他略略皱一下眉头，声音低沉地说：“不公道的事情多着呢！你不要打岔我，好好地听我讲下去。你记住，这是人家编的故事。”

我不作声了，不过我还疑惑地望着父亲。我总觉得父亲每次讲给我听的故事都是真的事情。

“那个教书先生没有给抓去，这个时候全亏得他出来照料那些老太婆、小孩子。但是过了两天差役又下乡来把他也捉去了。”

“为什么捉他？他一点罪也没有！”我不平地嚷起来。

父亲看我一眼，但过后又微微地笑了。不知道怎样我总觉得这笑里带着不愉快的神气。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父亲突然问道。

一股风吹过，下面起了一阵波涛的声音。我知道是从半山里松林那边发出来的，便答道：“松树——”我还想说话，但是父亲不理睬我，却接下去说：

“那个教书先生给关起来。人家说他鼓动种田人闹事，可是又找不到证据，把他关了几天，说是要放他出来。然而事情又突然变了。据说有人向县官告发了教书先生，说他家里藏得有一颗珠子，这是一件宝物，人带着它，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会给人看见。这叫做隐身珠。告发的人是教书先生的一个朋友，他说这颗隐身珠便是教书先生鼓动闹事的一个大证据。

“县官用严刑拷打教书先生，要他交出珠子。可是教书先

生矢口否认，说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隐身珠。

“种种残酷的刑具都用过了。然而教书先生始终不肯招出一句话，到后来他连张嘴的力量都没有了。他的死只是时间的问题。

“县官叫人把他的身子丢在河里。又派差役到他家里去搜查，就是那个卖朋友的人在引路。他们到了那里，把他母亲、儿子都赶在屋角里。他们开始到处搜索，把什么东西和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找不出一颗珠子来。

“儿子和母亲忍住恐怖和悲愤颤栗地蹲在屋角，眼睁睁望着他们的横暴的举动，不敢说一句话。

“儿子忽然触了一下母亲的肘，轻轻喊了一声‘妈’。原来他看见一颗小小的红珠子在他脚边发亮，止不住他的惊讶。

“母亲也看见了珠子。她连忙低声在儿子的耳边说：‘闭嘴。’这个时候儿子已经把珠子拾了起来。他刚要回答母亲的话，忽然看见差役们掉过头来看他，他慌张起来，不假思索就把珠子一下子塞进嘴里。

“父亲的朋友眼睛快，忽然起了疑心，便走过来厉声叫道：‘张开嘴！’

“孩子迟疑一下就把嘴张开，那个人扳开孩子的嘴仔细看了一遍，找不出什么东西。因为珠子已经滑进肚皮里去了。

“差役们又仔细搜索了半天，依旧找不到珠子，只得把屋里的东西顺手拿了带回城里去，剩下一个空屋给这一对贫苦的母子。

“差役们一走，孩子就忍不住大声嚷起来：‘妈，我口渴！’他

便去地上抱起一只破瓦罐，把里面剩下的一点冷水一口气全喝光了，母亲惊讶地望着他的烧脸，忽然想起了珠子，便问道：‘孩子，珠子呢？我从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隐身珠。’

“听见提起珠子，孩子才记起来他已经把它吞进肚里了，便恐怖地答道：‘妈，我把珠子吞下去了。’他刚说完又觉得一阵心烧，口很干，他忍不下去，又接连地嚷：‘冷水，冷水！我口渴，口渴。’他不等母亲答话就跑出去，在院子里找到一只小水缸，一下子俯下头，不管水干净不干净，只顾古都古都地喝着。

“母亲跟了出来，看见孩子这种举动，她连忙跑去拉他，扳起他的头，担心地问道：‘孩子，你怎么了？你做什么拚命喝水？’

“孩子愣着眼睛，红着脸，摇着头疯狂地答道：‘我口渴！我口渴！’其实水缸里的水全给他一下子喝光了，连小虫也都进了他的肚皮。

“母亲抱住儿子呜咽地说：‘孩子，你进去躺躺罢。怎么你一下子就病了？你爹爹生死不明，要是你再有什么长短，我一个人靠什么过日子？我又怎好替你爹爹伸冤？’她拉他，她想把他扶进屋里去。

“孩子的眼里也淌了泪，但是他额上却淌出更多的汗珠。他一张脸红得可怕。他刚刚对母亲说了‘不要紧，妈，我会替爹——’这半句话，忽然忍不住疯狂地叫起来：‘妈，我口渴！水，水！’

“母亲又着急，又惊恐，她搂住儿子流泪说：‘连脏水都给你喝光了。哪里还有水呢？你忍耐忍耐些罢。’

“儿子痛苦地望着母亲哀求道：‘那不行，我心里烧得很。我口渴，我口渴，妈，给我一点水喝罢。’儿子说着，一面拉开衣服，用力抓着自已的胸膛。

“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忍住心痛，说：‘那么，我带你到河边去，河水够你喝的。’

“母亲果然把儿子带拉带扶地领到了河边。这是一条小河，像一根蚯蚓似的蜿蜒地沿着一座山通到城里去。天已经黑了。小河像一根明亮的带子在黑暗里闪光。儿子一看见河，便惊喜地大声喊叫。他挣脱了母亲的手，往河边跑去。‘孩子，慢点跑，看你会跌倒的！’母亲关心地在后面叮嘱道，但是孩子已经扑到河边草地上，把头俯在水面，张开嘴大口地喝起来。

“母亲连忙赶上去，抱住他的身子，要把他拉起来。但是他忽然回过头来说：‘妈，放开我，我要喝水，我还没有喝够。’他用力挣扎，要挣脱他的身子。母亲看见一双电光似的异常明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她一吃惊，就略略松开手，让儿子的身子慢慢地往水里滑下去。等她连忙用手抓着他的时候，她手里只有他的一只脚了。

“她在黑暗里看不见什么，就惊惶地叫起来。她大声唤着‘孩子’。儿子忽然回过头来，晴空起了一个霹雳。一股闪电把周围、把山和水全照亮了。在这光彩夺目的电光中母亲看见他儿子的脸。在他的头上生了两只突出的角；两根长须从

大鼻子中伸出来，不住地左右晃动；一张血盆似的大嘴张开，里面有一排尖利的牙齿；只有那一对灯笼似的大眼睛还含了眼泪在望着她。他身上盖满金色的鳞，在水面摆动，把水高高地溅起来。孩子变成了一条龙。只有她手里捏的还是一只人脚，她孩子的脚。她紧紧地抓住这只脚不肯放，她悲痛地大声唤着'孩子'。

"龙的眼睛里淌着痛苦的泪。他还回过头看他的母亲，声音含糊地唤着'妈'。他频频地点着头，仿佛在向母亲哀求，求她放他到别处去。

"母亲明白这个意思。她伤心地哭着，她用力握着那只没有改变的脚，她摇着头坚决地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放你走！'

"龙痛苦地对他母亲点着头，两行眼泪雨水似地流下来，他哀声连叫着'妈'，还是在哀求母亲放开手。

"'不能，不能，我不能放走你，'母亲哭着狂叫道，她牢牢地抱着儿子那只没有改变的脚。

"龙的嘴忽然张开，苦痛地吼叫一声，周围的土地都震动起来。他的眼睛又望了望母亲。他猛然摆脱他的身子，那只脚立刻从她的手里挣脱出来，一进到水里它马上也变成了龙爪。周围突然大亮了，接着起了一个天崩地裂般的响声。河水即刻大涨，水溅得很高。土地震动着，连对面那座山也显出摇摇要倒的样子。

"母亲无力地坐在河边草地上。她圆睁两眼呆呆望着水面，口里不住地叫着'孩子'。然而她儿子却摆动着身子往前

面走了。

“随着龙的身子的摆动，河面渐渐宽起来，许多土地都沉下去了。龙鼓着浪沿了河道往城里走去。他的母亲还在后面哀声唤他。他听得很清楚。他回过头去看他的母亲。他每一次回过头，唤一声‘妈’，就使得周围起一个极大的响声。天空响了一个霹雳，山也塌下一角，土地也沉了一块。他听见母亲的哭声，自已的眼里也不住的淌泪，他的眼泪把许多土地都淹没了。他顺着河道往城里去。他所经过的地方全成了河，只有那个乡村还原样地存在。”父亲讲到这里忽然住了口，摸出第二支烟，把它点燃放在嘴边衔着。他抽了一口烟，就站起来说：“我们还是到上面去罢。”

“但是，那结果怎样呢？那条龙到了城里又怎样呢？”我看见父亲不把故事讲完就要继续爬山，便也站起来着急地问道。

“龙到了城里自然把全城都淹没了，那个地方也变成了一条大河，”父亲淡淡地答道。

“城里的人呢？还有那些县官和差役们呢？还有那个教书先生的朋友呢？”

“我也不大清楚，他们大概都变做鱼虾了。”

“那条龙呢？”我还不满足，又问道。

“谁知道！你苦苦地追问这个做什么？”父亲带了点责备的口气说，但他的神气依旧是很温和的。“这不过是一个故事。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你相信一个小孩子会变成一条龙吗？”

“但是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故事呢？编一点更真实的故事

不更好吗？"我疑惑地继续追问。

父亲爱怜地摸着我的头回答说："这大概是一种寓言。编故事的人就跟你差不多。他们大概也是爱管闲事的。"他说罢就扑嗤笑了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呆呆望着父亲的脸。我奇怪父亲为什么要跟我开玩笑。

"孩子，走罢，你刚刚听了一个故事，难道就发痴了？"过了一会父亲忽然拍着我的肩头，在我的耳边大声说。

这个时候恰巧又有一股风吹来，下面松林里起了一阵波涛，把父亲的话掩盖了。一张银杏树的叶子飘落在我的头上。我伸过手去把父亲的一只手紧紧捏住。

1936年秋。

能 言 树*

一

营火渐渐地小了。父亲的滔滔不绝的话也忽然停止。他站起来，抱了一大捆枯枝放进火堆里去。我也去捧了些树叶加进去。我们又在火旁边坐下来。

火堆里冒着烟，火势又渐渐地加大了。树枝着了火发出轻微的叫声，好像一些小生物在呻吟。父亲默默地望着火，好像在深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空气似乎突然冷起来。忽然吹起了一阵风，火给风煽旺了，熊熊地燃着。父亲的脸映着火光显得绯红。他始终不作声，好像落进了梦境里似的。

旁边不远处有几棵桦树，一刮风，树叶就飒飒地响起来，好像有人踏着地上的枯叶走路一样。父亲取出一支烟，拿一根枯枝在火堆里点燃了，燃起烟来。他默默地抽着烟。

周围没有别的声音。夜渐渐地深了。我觉得冷，又有点害怕。我把身子缩做一团，伸出两只手去烤火。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新少年》第一卷第三期。

远远地响起了一阵尖锐的汽笛声，不用说是从火车站那边送过来的。我知道是一班火车经过那个小站往前面去了。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

“父亲，我怕！”我忍不住嚷起来。

父亲像从梦里惊醒过来似地望我一眼，他惊讶地问道：“孩子，你怕什么？”他轻轻地喷了一口烟。

我听见父亲的温和的声音，受到父亲的关切的注视，我又安静下来。我诉苦般地说：“你又不说话！——你听那树叶……”我伸手指着前面左边两三棵桦树。这个时候它们变成了一堆黑影，就像是两三个巨人躲藏在那里，设了陷阱等待着捕获物似的。刚刚又有一阵风吹过，飒飒的声音响得更厉害了。

父亲微微地哂笑。他不在意地说：“风吹树叶响，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用不着害怕。”他看见我不作声，便加了一句：“有我在这里，你更不用害怕。”

我含糊地答应一声，我的眼睛仍旧望着那些桦树。那堆黑影微微地动着。我的眼睛花了。一团黑影威胁地向我扑过来。我缩回手，连忙向父亲身边移动，我把身体紧紧地靠着父亲。

“孩子，你累了，你就在我怀里睡一会儿罢，也暖和一点，”父亲爱怜地说。

我躺在父亲的怀里，心里安静多了。但是我还不能够闭眼睛。我仰望着父亲的脸。他依旧不做声，带着严肃的表情望着远处。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一刮风，他就抚摩我的膀子，像催眠婴孩似地说："不要紧，树叶又响了，好好地睡罢。"

我不能够闭眼。我说："树叶在说话啊！"

"不错，树叶在说话，"父亲也不加思索，顺口念着我的话。

"父亲，树叶真的能够说话吗？"我听见父亲也说这样的话，就带点惊疑地问道。

父亲不回答我，他只顾望着桦树，从那边不时送过来飒飒的声音，像一些人悄悄地在讲话，又像一些人在走路。我的头在父亲的怀里动了一下。父亲抚着我的头，忽然嘘了一口气，接着说："从前有一棵树，一棵能言树。"他把烟头掷进了营火堆里。

"真的？"我一下子就坐起来，好奇地追问道，"父亲，真有能言树吗？"

父亲那张带严肃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溺爱的哂笑。他俯下头，对着我的脸，平静地说："这是故事！"

"故事？"我疑惑地念道。我起初有点失望，因为我知道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我希望能言树是实在的东西。但是过一会儿我又高兴起来了。我一向喜欢听父亲讲故事，即使是故事罢，它们从父亲的嘴里出来，也跟真实的事一样地使人感动。我很喜欢听它们。我便说："父亲，给我讲个故事，就讲能言树的故事。"我这样央求他。

风吹起来，这一次桦树的影子抖得更厉害了，飒飒的声音响个不止。还有那鬼哭似的风声。树叶、灰沙等等给风吹起在空中飘动，有的就落在营火堆里。火燃得更起劲，一股一股

的火光直往父亲的脸上射过来。

父亲依旧沉静地坐在这里，动也不动。他俯下头，拍拍我的肩膀，摩摩我的头发，和蔼地问道："孩子，你冷吗？"

父亲的爱护给我带来温暖和勇气。我带着感激的微笑回看他。我摇摇头答道："我不冷。我要听你讲能言树的故事。"

"好，我给你讲，"父亲点头说。他又抬起头望了望那几棵桦树的影子，然后说下去：

"从前有一棵树。不错，从前有一棵树，这棵树跟别的许多树完全是一样的，也就跟这几棵树没有分别。"他伸手指着前面那几棵桦树的黑影。"总之，从前有过这样的一棵树罢了。——"

"父亲，你又在跟我开玩笑，"我忍不住打岔道。"既然是一棵能言树，怎么它又跟别的树完全一样呢？……"

"你听我说下去。以后的话你还没有听见，我不许你多嘴。"父亲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我不作声了。我等着听他的下面的话。

二

这棵树站在大路旁边，这条大路通到一个大城市，而且一直通到国王的宫殿里去。这个国家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也有国王，而且国王也住在庄严、巍峨的宫殿里面。

这棵树同别的许多同样的树长在一个地方，并没有人注意它，因为它跟别的树完全一样，它只是一棵很平常的树。

这棵树是年轻的。它一生就站在大路旁边。它见过不少的人，年老的，年少的，做官的，作工的，读书的。他们都经过这条大路。还有国王，国王坐在漂亮的马车里，后面跟着大臣们的车子，前后左右都有武装的卫士保护。马是雪白的大马，车身是金光灿烂的，卫士们的武器射出寒冷的银光。国王得意地坐在车里，红鼻子，斜眼睛，颔下寥寥几根胡须。百姓们看不见国王的龙颜，他们早给卫士们赶走了。看得见龙颜的就只有道旁的树木。然而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

国王的马车过去了。大臣们的马车也过去了。无数的卫士们也喧嚷地过去了。要等到这班人去远了，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时，大路上才现出来别一类的人，那就是所谓“贱民”了。那些人衣服褴褛，赤脚污手，面黄肌瘦，还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他们不是手里提着东西，就是肩上抬着东西。他们常常沉默着，慢慢地走过去。他们的脸上从来没有露过笑容。这沉默的行列，这忧愁的行列，有时候会给不远处的马车声惊散。他们就躲在道旁树林里面，进了树林深处，等车马去远了，他们才偷偷地走出来。要是他们不躲藏，阻碍了国王或者大臣们的车马的路，他们不是给马踏死，就会给捉去关在地牢里面。道旁的树木看见了这一切。然而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

冬天，落了雪，雪落得很大，地上盖满了雪。早晨刮着风，天刚亮，大路上就有人影在晃动。褴褛的衣服，满是伤痕的赤脚，有的扛锄锹，有的挑东西，有的推着、拖着载重的车子，冒着风在大路上走。寒冷使他们不能够沉默，他们不时发出呻

吟似的歌声。下午天气好起来，国王带着妃子坐在雪车上让一群卫士拥着跑过这里。卫士们谄谀地欢呼着。妃子的清脆的笑语跟着国王的鸭叫似的笑声响起来。路旁的树木看见了这些，也听见了这些。但是这个时候连枯黄的树叶也早给风吹落了，它们只是些光秃的树。

春天，树木开花了，是晴明、暖和的天气。早晨大路上到处都是褴褛的衣服和光赤的脚。依旧是忧愁的行列，甚至醉人的春风，也不能够使他们发出一句喜悦的话。他们好像不知道有春天似的。下午国王的马车又骄傲地出现了。国王笑容满面。他的鼻子更红，眼珠更斜，胡须有点灰白了。他脸上还出了油。他笑着，快活地笑着，笑声就像老鸦的叫声。妃子们娇媚地奉承他；大臣们谄谀地侍候他；卫士们恭敬地护卫他。马车来来去去在大路上经过几次，一直到傍晚。

天黑了。夜里大路上很静。只有一个人的迟缓的脚步声单调地响了许久。这是一个青年。他终于疲倦地在一棵树下面坐了。他把身子靠在树干上。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他仰起头看天。上面是满天的星。空气中弥漫着树木的香气。他却苦恼地叫道："我怎么看不见星星？它们一定都在天上。我怎么看不见星光？全是黑暗，全是黑暗！啊，我记起来了！他们把我的眼睛怎样了？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伸手去揉眼睛，他感到一阵痛。睫毛眼皮粘在一起，只露出一条缝。他依旧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从眼角滴下来两颗泪珠。他突然把头埋在手里，悲声叫起来："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他绝望地哭着。树木看见这情形，听见这哭声，然而它们是不能够说

话的。

于是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在静夜里响起来，从远处渐渐地逼近。这是一个女人在走路。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不过十五六岁的光景。她也听见了那个青年的哭声，这哭声引着她走了一段路。她到处找寻一个人，在黑暗中她看不见那个人在什么地方。她一面走，一面俯下头往四处看。她发出一声叫唤，但是声音很低，别人听不见。

青年依旧绝望地哭着。他忽然疯狂地叫起来："还我的眼睛！还我的眼睛！"这声音告诉了少女他在什么地方。她终于在一棵树下把他找着了。他坐在树下，仰着头，两手捧着下颔，好像在凝视天空的星星，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一颗一颗的泪珠从微露了缝隙的眼角滴下来。微风在他那孩子似的面颜上轻轻地拂着，好像要把泪痕给他扫去一般。

少女的脚步声使得青年惊疑地掉头往四处看。他看不见什么，他也不说话，不过用手揉了揉眼睛，揩去了泪痕。

"哥哥，"少女抽泣地叫了一声，就扑倒下去；她坐在他旁边，抱住他，悲声央求道："哥哥，你在这里，你跟我回去罢。"

男子不回答，只是流眼泪，他紧紧地抱着妹妹的身体，过了半晌才吐出了一句话："你不要缠我。"

妹妹不明白哥哥这句话的意思，她吞着泪水责问道："你为什么不回家？我早晨到那边去，他们说你已经出来了。我又回家等你，也不见你回来。后来有人说看见你在这条大路上走，我才找到这里来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他们用车子把我放到这条路上来

的，我才走到这里来歇歇，"哥哥低声答道。

"这半个月来你受够苦了，他们把你变成了这个样子！"妹妹望着哥哥的脸怜惜地说。

妹妹央求哥哥回家去，哥哥始终不答应。他说话不多，都是简短的话。妹妹不明白哥哥的意思。哥哥的心思只有路旁的树木知道。但是树木不能够说话。微风轻轻地吹过，树木微微地摇头叹息。

夜渐渐地深了。大路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许多人在走路。皮靴的声音和镣铐的声音响成了一片。有人在叱骂，有人在叫号。鞭子响着。许多只灯笼放射出红光，不住地向前移动。那一对年轻的兄妹颤栗地抱在一起，躲在树下，屏住呼吸，连动也不敢动一动。

那一队人走过他们的面前。灯笼的红光四处晃动。武士们大声叱骂，挥动手里的皮鞭，朝那一群戴脚镣手铐的年轻人的头上和背上胡乱打下去。跟着皮鞭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叫号和几句愤怒的责骂。武士们不断地催促那群年轻的囚人快走。那些年轻人不过十五六岁的光景，年纪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左右。他们的孩子一般的面孔已经失掉血色，加上一头乱发，给武士们的灯笼的红光一照，那些面孔显得更可怕了。赤脚上涂满了血和泥。年轻的疲倦的身体在皮鞭下面战抖着。他们很艰难地移动脚步。一个孩子突然跌倒在地上，嘴里还发出小声的呻吟，血从他的脸上、背上、脚上流出。一个高大的武士用一只手抓起他来，一只生毛的拳头打在他的脸上，接着又是一阵辱骂。这个孩子给人挟着往前面走了。没有哀求，

没有哭泣，那群年轻的孩子咬着牙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他们忽然齐声唱起歌来。这首歌是武士们不高兴听的。但是武士们的皮鞭也没有用。皮鞭下得愈勤，歌声也就愈响亮。就在这条路上三四个孩子在皮鞭下面死去了。

道旁的树木看见了这一切。年轻的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些年轻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它们沉默着。

年轻的孩子们给那群虎狼般的武士押着慢慢地去了。灯笼的红光也消失在远方。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些年老的树木是知道的。因为它们中间有的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它们看见过一座大的堡垒，那里面就关着无数的孩子，铁的窗，铁的门。堡垒后面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每天夜里总有几个病得垂死的孩子给人投到深渊里去。每年都有不少的孩子经过这条路给人送进堡垒，却从没有看见一个人回来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这个连年老的树也不知道。

“哥哥，你看见了没有？”在那棵年轻的树下，妹妹的颤抖的声音打破了静寂。

哥哥痛苦地摇着头，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那些声音给他描绘了一些场面。刚才在他面前发生的一切，他的脑子早已熟悉了，他从别人那里早就知道了这类事情。然而对着他的妹妹他却只是默默地摇头。

“哥哥，你从今以后都改了罢。你的好心是得不着好报的。你看他们就这样对待你们这班人！”妹妹恳切地哀求道。

哥哥用力地摇头，他不作声。他心里很痛苦。

"我怕，我怕他们会把你再抓去，也送到那里去。我不敢想象你有一天也会在那一群年轻孩子的中间，"妹妹又说。

哥哥终于忍耐不住开口回答了："怕也是没有用的。我既然是那种人，也就该得到那种人的命运。他们要摧残就让他们摧残罢。反正我的心思是不能够改变的。"

妹妹继续央求。但是这也没有用。妹妹哭了。哥哥要她撇下他，一个人先回家去。她不肯。她说："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哥哥，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两兄妹又抱着哭了一回，哥哥为什么哭，妹妹不明白；妹妹的心思哥哥也不了解。

"哥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年轻的孩子呢？"妹妹问道。

"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你不知道？从没有一个孩子跑到宫殿附近去喊过：'国王万岁。'从没有一个孩子把一只脚踏在'贱民'的头上。在那些漂亮的马车里面你找不出一个年轻的孩子来。在这个国度里，在这个国王的统治下，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妹妹，你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白发的老头子给一个大臣府邸里的武士打得半死了，我们把他弄到家里来医治吗？那就是我的罪！你不记得我们看见一群武士蛮横地把一家穷人从他们自己的茅屋里赶出来，我跑去跟那些武士交涉吗？那就是我的罪！我是有罪的，因为我不相信现在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安排。我们要帮助人，同情人，爱别人。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很多。他们应该惩罚我。"哥哥愤激地说了这许多话。他努力想把眼睛睁开，但是

没有用，他依旧看不见什么。

“那么你让我跟你去罢。我也是有罪的。我也跟你一起做过这样的事情，”妹妹忽然勇敢地说。她下了决心要跟她的哥哥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哥哥想起了一件事情，他阻止他的妹妹，他接连说：“不，不行，你不能跟我去！”

妹妹现在不伤心了。她已经揩干了眼泪。她坚决地说：“我一定要跟你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个哥哥，只有你这一个亲人，我不能够让你离开我。你告诉我，你要去什么地方，我跟你去。你可以教导我做些事情。”

哥哥很感动。他本来也愿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觉得现在迟了。他不能够再隐瞒她，他终于痛苦地说了真话：“妹妹，你还看不出来我的眼睛现在有什么不同吗？你跟着我有什么用？我连你的脸也看不见！”

妹妹发出惊恐的叫声。她捧起他的头，仔细地看他的眼睛。夜是黑暗的，她看不清楚什么。但是她平日熟悉的那一对发光的瞳人没有了。脸上是一片黑暗。他说他连她的脸也看不见。他们把他的眼睛也夺去了！这是多么残酷！她怜惜地抚摩着这双闭着的眼睛，悲声唤“哥哥”。她的心痛得厉害，她把哥哥的头紧紧地抱在胸前。

“你现在该明白了罢。那么撇开我，你一个人回家去。我是一个废人，值不得人怜惜。”哥哥的头在妹妹的怀里微微地颤动，从嘴里吐出来这样的话。但是做妹妹的已经决定不再听从他的话了。

妹妹吻着哥哥的眼睛，她的眼泪滴在他的眼睛上面。两

个人的泪水合在一起，把那个年轻孩子的脸打湿了。

“妹妹，放我走。我不能活，我没有眼睛不能够活下去！做个废人活着捱日子有什么意思？那是在浪费生命！你放我走！”哥哥忽然挣脱了妹妹的手，站起来打算往大路上跑。他刚刚站起，还没有举步，就倒了下去。他绝望地叫了一声，身子动一下，脸无意地挨着树根，一颗泪珠浸进树里。像受着渴望了许久的雨露似的，这棵树马上颤抖起来，整个树都给这一滴泪水打湿了，从树梢发出来“飒飒”的声音。

妹妹连忙扑到哥哥的身上去，搀扶哥哥坐起来。她关切地接连询问：“你怎么了？伤了没有？”他并没有受伤。他的伤痕是在心里。他痛苦地对妹妹说：“你回去罢，你不要管我，我已经完了。”

妹妹偎着哥哥坐在树下。她现在了解哥哥的心情了。她知道哥哥心上的伤痕。她不晓得应该怎样安慰他。哥哥因为疲倦，渐渐地在她的怀里睡去了。她不敢看他的脸。她想到过去的一切。她想到双亲去世以后他们兄妹在一起生活的这几年的情形。她的心上也裂开了一道伤口。她把脸压在树干上面，痛苦地申诉道：“明鉴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啊，为什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安排的？为什么这无数的年轻孩子就应该受这样残酷的待遇？这一切都是您允许的吗？”

神没有回答。只有那棵树飒飒地响起来。它知道天上是没有神存在的。但是它不能够说话，它现在也只能够发出飒飒的声音。

“万能的天上的大神啊，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

罢。难道年轻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吗？难道人就只是为着自己一个人活着的吗？难道人就不应该同情别人吗？难道看见同类的人挨打、受辱、受虐待就不应该帮助他们吗？为什么会有那许多镣铐，那许多皮鞭，那许多地牢？为什么他们会把我哥哥的眼睛夺去？"

神没有回答，因为神是不存在的。那棵树知道这个，它也同情那个苦苦地哀告着的年轻女子，然而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它只好飒飒地响着。

"普照一切的大神啊，所有的人不都是您同样创造出来的子孙么？为什么一个人就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为什么就该有国王、大臣和'贱民'的分别？为什么做国王的就应该坐在马车里得意地欢笑，做'贱民'的就应该赤脚污手地整天劳苦？为什么那些同情别人、帮助别人、爱别人的年轻孩子就该戴镣铐，挨皮鞭，坐地牢，给夺去眼睛，给摧残到死？

"普照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啊，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您允许的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必需的吗？……我哥哥说，没有眼睛他就不能够活下去；我没有哥哥也不能够活下去。伟大的万能的神啊，请您垂听我这个小女孩的哀告罢。"

依旧没有回答。神听不见这个小女孩的哀告，因为天上根本就没有神。树木知道这个，它由于同情和感动颤抖得更厉害了，它飒飒地响个不止。它想给她一个回答。但是树木是不能够说话的。

小女孩绝望地哭了。她知道自己是一个值不得神明怜悯的小生物。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她一时没有主意，哭得很伤心，只顾把眼泪滴在树干上。

那棵树把她的眼泪尽量地吸收了去。从树根一直到树梢，这一次，树梢、树枝、树叶、树干、树根全受到了润泽。好像受到一次魔术似的，它起了一个大的震动。它的内部似乎有了极大的变动，它觉得自己能够说话了：

"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不合理的。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并没有谁应该受到特殊的待遇。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镣铐、皮鞭、地牢等等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他们终于会失掉幸福。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毁坏它。去罢，伴着你哥哥去罢。不要以为你哥哥已经失掉了眼睛，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他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看见一切。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帮助，同情，爱，这都是没有罪的。"

庄严的话语，清朗的声音从树梢送下来，响彻了整个树林，使别的树木都吃惊了。它们很奇怪那棵年轻的树会说起话来，而且说出了那样的话。

年轻女子意外地吃惊了。在那棵树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她便仰起头看上面，上面是树梢，是天空，是星星，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她想这一定是神在说话，神在回答她的哀告。她怀着虔诚的心情倾听着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像一颗星照

亮了她的内部。她的悲哀和恐怖都飞走了。她快活地推动他哥哥的头，她唤醒他，把这件事情和这些话全告诉了他。

哥哥素来相信妹妹。这件事使他的心情也完全改变了。妹妹搀扶着哥哥，两个人勇敢地站起来，在树下停留了一会儿，希望再得到神的指示。但是他们再也听不见什么话，终于向着大路走了。妹妹的眼睛做了哥哥的眼睛，两个人紧紧地偎着，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远了。

那棵年轻的树望着这两个孩子去远了，它很高兴，它还想说几句话，结果它发出来的只是飒飒的声音，它以后也只能够发出飒飒的声音。至于那说话的能力，它偶然地得到"它"，又偶然地失掉了。

三

父亲一口气讲完了这个故事。这一次他连抽烟的事情也忘记了。所以他刚闭嘴就取出一支烟点燃了来抽着。他用力吸了一口，然后大大地吐了一口气。我的眼前全是烟雾。我的眼光透过烟雾去看父亲的脸。营火的光很弱，我看不清楚父亲的脸。不过我觉得父亲的脸跟平常有些两样。今晚上他一定想着什么重大的事情，不然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严肃的面容，也不会讲这个好像没有完结的故事。自然这个故事也使我很感动，我尤其关心那一对年轻孩子的下落。父亲不告诉我。我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父亲，你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呢！哥哥跟妹妹走了以后又

怎样？又有什么样的结局？”

“真是个好奇的孩子！”父亲抽了几口烟，又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责备道。“以后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等你将来长大了自己去打听罢。”他站起来，又用力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掷进了快要熄灭的营火堆里。他温和地但略带疲倦地吩咐我：

“孩子，火要熄了，我们去睡罢。明天早晨早点起来，好去打猎。”

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冷了。火堆里只剩了一点余烬。我打了一个冷噤。

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告诉我什么事情了，只得站了起来。我不再说话，只是拉着父亲的手，跟他一起回到帐篷里去。

这周围就只有桦树的飒飒的声音。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个孩子的背影。他们从那几棵桦树中间走出来，两兄妹紧紧偎依着慢慢地向前走去，好像我们就在后面跟着他们一样。

1936年冬在上海。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要不是你寄来《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的复印件，问我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我会把那篇文章忘得一干二净。这两天我翻看了几本书，回忆了一些旧事，我仿佛找回了失去的东西。自己五十几年前的文笔我又熟习了。我读完初稿，又找出第二稿。我顺利地修改了它。现在寄回给你的复印件是一九三六年年初增订过的第二稿，同时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篇故事。

一九三○年我译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店的总编辑夏丏尊先生建议我在序文里讲讲法国大革命的经过情形，或者另写一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故事"。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写了一篇较长的《译者序》。

当时我并未想到会写《罗伯斯庇尔的秘密》等短篇小说，那是一九三四年的事。同年我在北平编辑我的第六本短篇集《沉默》，把那三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短篇小说收在一起，忽然想到一九三○年写的《译者序》读者不多，便找出来，稍稍改动一下，作为小说集的附录印在卷末，这样也许可以帮助读者理

解那三个主人公的“秘密”。

这就是“故事”的第一稿，也就是你寄给我的那个复印件。一九三五年年底，我向上海新中国书局赎回了我卖给他们的几本书的版权，另编两集短篇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刊行。第二集是一九三六年年初交稿的，据说编好这一卷“花了将近半个月的功夫”。其实并不止这十几天。这期间我把“故事”又改了一遍，因为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我在日本东京搜集了一些资料，才过了几个月，记忆犹新，我拿起笔，它们就像喷泉似地落到纸上。大概一个星期罢，我做完了增订的工作。那就是收在开明版短篇小说第二集第四编中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二稿)。后来重印《丹东之死》，我又从《译者序》中删去构成“故事”的一部分，把小说集里那篇增补过的“故事”作为剧本的附录。这次寄给你的复印件便是根据《丹东之死》第七版复印的。我校了一遍，改动不多。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不曾把“故事”编入《文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编印《自选集》，又漏掉了它。现在感谢你的提醒，它终于给保留在《全集》里了。

巴　金 1988年7月16日热浪袭击上海的时候。